

珍珠姑娘

[美] 德莱塞 著



PDG

珍妮姑娘

〔美〕德莱塞著

傅东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Theodore Dreiser
Jennie Gerhardt

根据 Constable & Co. Ltd., London 1929 年版本译出

珍妮姑娘

〔美〕德莱塞著

傅东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8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07,000

1979 年 11 月新 1 版 197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10,000 册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10188·124 定价：1.00 元

内 容 提 要

《珍妮姑娘》是美国著名作家德莱塞继《嘉莉妹妹》之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主要写贫苦的老工人女儿珍妮为了接济家庭生活，先是成为青年参议员白兰德的情妇，继又跟一个富商阔少雷斯脱同居，最后为了让雷斯脱能够继承遗产，自动同意断绝他们之间的那种关系。

德莱塞在小说中以工人女儿珍妮的不幸命运为线索，真实动人地描写了处于美国社会底层的普通人民的悲惨生活情况，撕去了资产阶级的伪善面纱，塑造了勤劳、纯洁、爽直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珍妮这个劳动妇女的形象，因而被认为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一部重要小说。

关于《珍妮姑娘》

《珍妮姑娘》是西奥多·德莱塞继《嘉莉妹妹》（写于一九〇〇年）之后，于一九一一年十月出版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德莱塞在《嘉莉妹妹》一书中揭示了美国“镀金时代”的残酷现实，这部作品使这位默默无闻的青年作家在文学界赢得了很大声誉，另一方面也使他多年来一直受到责难和攻击。但是，德莱塞坚持认为“生活就是悲剧……我只想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生活”，他“宁愿饿着肚子跑到纽约格林威治村来写几部反映真实的小说”。他就这样锲而不舍地坚持着，“一年接一年，写出了他的生动有力的小说，描写被压迫的妇女，暴露巧取豪夺的美国金融家，或是分析下层中产阶级的各种惨痛的悲剧”（援引迈克尔·高尔德语）。《珍妮姑娘》就是当时德莱塞继续探讨现实、大胆揭示贫富悬殊的美国社会生活的又一部重要的作品。

远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列宁在谈到当时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时，曾经作出了如下的概括：

“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在美国大城市里以及乡村里，存在着可怕的失业和贫困的现象，人的劳动白白地被掠夺；另一方面，亿万富翁即拥有亿万家产的有钱人却过着空前未有的豪华生活。”^①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55页，人民出版社。

德莱塞在《珍妮姑娘》中用鲜明的艺术形象相当出色地反映了这一特征。他既写了吹制玻璃的老工人葛哈德及其一家人贫病交迫、孤苦无告的境况，也写了骄奢淫逸、炙手可热的资产阶级政客、富翁白兰德、雷斯脱之流的生活，两者对照之下，确实令人怵目惊心地看着资本主义国家尖锐的社会矛盾。

小说着重描写了珍妮姑娘悲惨的遭遇。女主人公——珍妮，起先是青年参议员白兰德的情妇，后来又成为富商纨绔子弟雷斯脱的情妇，注定了她必然要得到含垢忍辱和苦难深重的命运。看到情节的骤变，人们自然而然会得出结论：产生珍妮这一悲剧的世界，是不公正和惨无人道的。——在这里，小说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

德莱塞在艺术上塑造人物性格，往往具有相当感人的力量。在他栩栩如生的描绘下，老工人葛哈德的诚实、勤恳、耿直和贫贱不可移的气节，令人读后肃然起敬。至于资产阶级政客、富商之流荒淫无度、寡廉鲜耻的生活，也是刻画得入木三分。尽管参议员白兰德从外表来看可谓温文尔雅，道貌岸然，但他骨子里却是一个恬不知耻和缺德透顶的伪君子。雷斯脱及其整个家族，同样是伤天害理、灵魂丑恶、崇拜金元的无耻之徒。这是一个冷酷无情、爱财如命的罪恶之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①

这里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爱情。因此，当口是心非的雷斯脱煞有介事地跟天真无邪的珍妮吐露自己心曲的时候，总是好象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演滑稽戏，简直虚伪透顶，令人憎恶。

另一方面，德莱塞在小说中却感人至深地写出了珍妮的勤劳、纯洁、真挚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性格，写出了她的道德品格远远地凌驾于那些衣冠禽兽之上。特别是德莱塞饱含着无限同情，写出了年轻的珍妮一生中极其悲惨的命运：她忠于贫病煎迫中的德国移民的父母——葛哈德夫妇，她忠于头一个情夫留下的那个弃儿——味丝搭，同样，她忠于遗弃了她、但在临终前似乎又回心转意的那个负心汉——雷斯脱。由于作者写得真切动人，人们读到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牺牲者——弱女子的悲惨结局，禁不住都要流下同情之泪。但由于德莱塞在当时还只是一个“朦胧的社会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因此在小说的结尾处不免流露出悲观主义色彩。尽管如此，德莱塞的文学创作生涯毕竟是从《嘉莉妹妹》和《珍妮姑娘》开始的，说明他从那时起就走上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从而预示着他的文学创作将在现代美国文坛上大放异彩。

潘 庆 龄

一九七九年八月

珍 妮 姑 娘

1880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有一个中年妇人，带着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女子，走进俄亥俄州科倫坡市的大旅館里，到帐房的写字台面前，問他旅館里有没有她能做的活。那妇人生着一副綿軟多肉的体格，一張坦率开誠的面容，一种天真羞怯的神气。一双大落落的柔順眼睛，里边隐藏着无穷的心事，只有那些对于凄惶无告的穷苦人面目作过同情观察的人才看得出来。跟在她后面的是她的女儿，一种畏惧和羞怯使她躲縮在后边，眼睛不敢对面前正視，这种神情是誰都看得出她从哪儿得来的。原来她的母亲虽然沒有受过教育，却有一种含有詩意的心情，具备着幻想，感情，和天生的仁厚，她的父亲呢，又特具一种沉着和稳重的性格，两下結合起来就造成她这样一个人了。如今貧穷正在逼迫她們。当时她母女俩那种穷困窘迫的情景是很动人的，連那帐房也受感动了。

“你要做怎么样的活？”他問。

“也許你們会有一些洗洗擦擦的活儿，”她羞怯地回答。“我能擦地板。”

她的女儿听見这句话，就觉得不舒适地轉动起身子来，并不是因为她不耐煩做活，而是因为她不愿意人家看破她們貧穷到了不得不做活。那帐房倒有些俠气，他看見这样的美人儿处于这样的窘境，心里不免动怜。看那女儿那种无可奈何的神色，就

可見得她們的境遇确实困苦了。

“請呆一会儿，”他說了，就走进背后一間办公室，去叫女管事长出来。

旅館里的工作是有的。因为常雇的扫地婆子走了，大楼梯和大客厅都还没有打扫。

“那是她的女儿嗎？”女管事长問，因为她从她站的地方就可以看見她們。

“是的，我想总是的。”

“今天下午她就可以来，如果她要来的話。我想那女孩子也会帮她的忙吧？”

“你去見管事长去，”帳房回到写字台旁边来欣然的說。“就打那儿过去”——指着近旁的一个門。“她会給你安排的。”

上述这小小的一幕，可以說是玻璃匠人威廉·葛哈德一身的悲劇的頂点。原来威廉·葛哈德的这个职业，也和其他的低級职业一样艰难，每天都得看着他的一个妻子，六个孩子和他自己，光靠幸运吹来給他的那一点东西維持生活。他自己正病在床上。他的长子西巴軒——他的同伴們把它叫做巴斯的——在本地一个貨車制造家那里做艺徒，每禮拜只有四块錢的收入。最大的女儿珍妮妃甫，年紀已过十八岁，却还不曾有过任何工作的訓練。其他的孩子，乔其十四岁，馬大十二岁，威廉十岁，味罗尼加八岁，都还年紀太輕，什么事都不能做，只叫生活問題更难解决罢了。他們所能依靠为生的，主要是一所住宅，虽然已經为了一笔六百块錢的借款押給人家，总还算是他們父亲的财产。他当初所以要借这笔債，为的是他积下的錢足够买这所房子，却还要扩充三个房間和一个門廊，以便全家人都住得下。抵押的期限本来还有几年，可是他境遇非常不順，不但把那准备还本的一

点点儲蓄用得精光，就連逐年的利息也付不出。葛哈德弄得一筹莫展，医生的診費，房子的利錢，还有欠肉店的，欠餅店的，虽則人家曉得他誠实可靠，随他拖欠，可是后来也不能再信任他了。这种种的心事放在他的心上，天天折磨着他，他的病也就一时难好。

葛哈德的老婆并不是一个軟弱无能的人，曾有一个时期她替人家洗衣服，有多少就洗多少，余下来的工夫得替孩子們穿衣服，燒飯，打发他們上学，給他們縫縫补补，还得服侍丈夫，还得偶然抽出点時間来掉掉眼泪。旧店家賒不动东西，她又常得去找較远的新店家，先拿一点現錢起个賒，賒貨度日，直到那店家受人警告，不肯再賒給她，她又得到更远的地方去找。玉米便宜，她有时就只熬一罐灰湯玉米粥，再沒有別的东西，就整整的吃过一禮拜。玉米粉做羹，是聊胜于无的吃法，这里面要是加上点牛奶，那就差不多要当筵席看待了。油炸山薯是他們最近似奢侈的食品，咖啡就属难得尝到的珍品了。煤是他們拿着桶子和籃子从附近鉄路站場的軌道网里檢来的。木柴也用同样方法从附近的木料場里拾得来。这样的，他們一天天捱过日子，一徑巴望父亲的病好起来，玻璃工厂早些儿开工。但是到那年冬季将近，葛哈德就开始覺得絕望了。

“我得馬上跳出这一种境地才好，”这是那頑强的德国人常常要說的一句話儿，当时在他那种不大有勁的声音里，他的焦急只能得到一种虛弱的表現。

真是禍不单行，剛巧味罗尼加又出了疹子，一連好几天，大家都当她是要死的。她的母亲什么都不管，只是守着她，不住的替她祈禱。爱温吉医生純然出于人类的同情，每天来一趟，給那孩子認真的診察。路德派的教士翁德牧师也用教堂的名义来給

她安慰。他們两个都把一种严肃的宗教气氛带到她家里来。他們是代表超越的力的黑袍神圣使者。那葛婆子好象馬上就要失掉她那个孩子一般，一徑悲悲切切的在那小床边守着。三天之后，危險是过去了，可是家里的面包也完了。西巴軒的工資都已經用来买药。只有煤一項是可自由去拾的，但是孩子們也已經有好几次从鉄路站場被赶回来。葛婆子把可找事的地方都想尽了，絕望之余，方才想起这个旅館来。現在她得到这个机会，真是奇迹。

“你要多少工錢？”女管事問她。

葛婆子想不到这是可以由她自己說的，可是她既有需要，也就胆壮起来。

“一块錢一天不太多嗎？”

“不多，”管事說；“这儿每礼拜大概只有三天的活。你只要每天下午来一趟就做得完的。”

“很好，”葛婆子說。“今天就开头嗎？”

“好的；現在你跟我来吧，我指給你看那些洗擦的家伙放在什么地方。”

她們这么草草被介紹进来的是当时当地一家豪华的旅館。科倫坡是本州的首府，人口有五万，来往的旅客也多，确是經營旅館业的一个好地点，年来的情况又有进境，至少科倫坡的居民要以此自豪。这旅館是个五层的建筑，規模很宏大，坐落在中央广场的一隅，議事厅和大店鋪都在那里。旅館里的接待室很大，而且新近重新裝飾过。地板和护壁板都是白色大理石的，由于常常擦，一徑都光耀夺目。有一張龐大的楼梯，胡桃木做的扶手，黄銅做的橫条。旁边有很惹眼的一角，专設一个卖报纸和烟卷的柜台。楼梯拐弯的地方，就是帳房的写字台和办公室的所

在，全是硬木做的隔板，并且有新式的煤气灯装饰着。从接待室一端的一个门口，可以看见附设的理发室，放着一排排的椅子和修脸用的水杯。门外经常有两三部公共汽车，配合着火车开行的时刻来来往往。

这个大旅馆，是本州政治和社会的第一流人物所住的。有好几个州长，在任期间都把这里当做固定的住所。又有两个合众国的参议员，每次有事到科伦坡来，总在这里开着有会客室的房间。其中有一个，参议员白兰德，旅馆主人差不多当他是永久顾客，因为他是本城人，而且是个没有家的独身汉。其他较暂的住客，则包括众议员，各州议员，以及院外游说的人，商人，专门职业者，乃至大批行业不明的人物，来来往往，造成这个万花筒式世界的繁华和热闹。

当时母女两人突然投入这个光辉灿烂的境界，就感觉到无限惊惶。她们生怕要闯祸，始终小心翼翼的，什么东西都不敢去碰一碰。她们正在扫除的那个铺着红色地毯的大穿堂，在她们看来简直同王宫一般华丽；她们眼睛不敢仰视，说话用极低的声音。及到去擦阶台上和楼梯上那些铜条的时候，她们就都得拿出勇气来，为的那母亲过分畏怯，那女儿觉得这样出现在大庭广众很害臊。楼梯下面就是那间富丽堂皇的接待室，人们有的在闲坐，有的在吸烟，不断的进进出出，都看得见她母女两人。

“这里不顶漂亮吗？”珍妮妃甫低声的说着，却因听见自己的声音而觉得不安起来。

“是啊，”她的母亲回答说，其时她正跪在地上，勤勤勉勉地用她那双笨拙的手在绞擦布。

“住在这种地方该花很多的钱吧，你想是不是？”

“是的，”她的母亲说。“不要忘记这些小角儿里也要擦的。

看你漏了多少地方了。”

珍妮听了很委屈，但仍旧认真地干活，使劲地磨擦，再也不敢抬起她的眼睛。

那母女俩辛勤劳苦，从楼上一路工作下来，一直工作到五点钟光景，外面天黑了，整个客厅都灯烛辉煌，其时她们已经快要擦到楼梯脚。

经过大旋门，从外面寒冷的世界进来一个魁梧杰出的中年绅士，他那缎子的帽子，宽敞的军用斗篷，在一群闲荡人中立刻显出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脸面属于黝黑而庄严的一型，但是线条开朗，显得是富于同情；他那闪亮的眼睛上面有浓黑蓬茸的眉毛掩盖着。他打写字台旁边经过，捡起预先给他放出的钥匙，就走到楼梯边拾级而上。

他看见那在他脚下擦地板的中年妇人，不但特地为她拐了个弯儿，并且蔼然的挥着手，等于说，“不消回避。”

可是那个女儿已经站起来，接触着他的视线，她那惶恐的眼光显出她怕自己挡住他的路。

他鞠了个躬，欣然的微笑了。

“你不必劳驾，”他说。

珍妮只微微的一笑。

他走到了楼梯顶，禁不住又回过头来侧眼看了看，这才看清她那非常动人的面貌。他看出了她那白皙的高额头，上面平滑地分披着两支发辫。他又看出了她的眼睛是蔚蓝的，皮肤是娇嫩的。他甚至于可以从容叹赏她的嘴和她那丰满的腮帮，尤其是那圆浑婀娜的体态，因那其中充满着青春和健康，以及中年人认为最值得向造物祈求的那一种幸福。他看过了这一眼之后，就庄严地向前走去了，可是她那魅人的体态，已经印在他脑海

里跟着他一起走了。这人就是青年议员乔其·雪尔佛斯脱·白兰德阁下。

“刚才上去的那个人不很漂亮吗？”过了会儿珍妮说。

“是的，很漂亮，”她的母亲说。

“他还拿着根金头的手杖。”

“人家走过的时候你别瞪着眼睛看，”她的母亲贤明地告诫她。“这是不象样儿的。”

“我没有瞪眼看他呀，”珍妮天真地回答。“是他向我鞠躬的。”

“好吧，你总别去注意人家，”她的母亲说。“人家也许要不乐意的。”

珍妮又默默的工作起来，可是这个奇妙世界的魅力，已经对她的官感起了作用了。她对于周围的热闹和谈笑，实在不能不听它。大接待室的一区就是餐室，听那里盘碟琳琅，分明正在预备晚餐。另外一区就是接待室的本部，那里有人正在弹钢琴。晚餐以前所常有的那种悠闲舒适的气氛正弥漫在那个地方。这就在那天真的劳动女子心中触起了一种希望，因为她年华正富，贫穷还不能拿忧虑去充塞她那青年的心。她无时不在勤奋地擦着，有时忘却身边辛苦的母亲，忘记母亲眼边皱纹密布，母亲嘴里常常要嘟囔。她只想着周围的一切都很魅惑人，深愿自己也得占有其中的一份。

到五点半钟，女管事想起她们，就来对她们说可以走了。她俩松了一口气，离开那已经全部擦完的楼梯，放好洗擦的工具，就急忙动身回家。至少是那个母亲，她想起了自己好歹有活儿可做，自然觉得高兴。

路上经过几座漂亮的房屋，珍妮心中就又触起日间因见旅

館中的新奇生活而萌動的那種朦朧的情緒。

“有錢不很適意嗎？”她說。

“是啊，”她的母親回答說，當時她正想着害病的味羅尼加。

“你看見旅館里多麼大一間飯廳嗎？”

“看見的。”

她們經過一些低矮的草房，在零落的枯葉里走着。

“我巴不得咱們也有錢，”珍妮象是自言自語的說。

“我可不知道怎樣才好呢，”她的母親嘆了一口長氣說。“我不相信家里還有一點東西可吃的。”

“咱們再去看看包門先生吧，”珍妮大聲的說，因為她那天生的同情心又被她母親的絕望聲音喚起了。

“你想他還肯相信咱們嗎？”

“咱們去對他講明咱們在什麼地方工作。我會去對他講的。”

“好吧，”她的母親疲倦地說。

離開她們的家兩段街坊的地方有一家燈光昏暗的小雜貨店，她們怯生生的冒險走進去。葛婆子正要開口，可是珍妮搶先說了。

“今兒晚上您肯給我們一點麵包和咸肉嗎？我們這會兒在科倫坡大旅館做工。禮拜六一准給你錢。”

“是的，”葛婆子補充說，“我現在有事兒做了。”

包門是她們家里還沒有病人也還不覺得困苦的時候跟他們做生意好久了的，所以知道她們說的是實話。

“你們在那兒做工多久了？”他問。

“剛剛今兒下午。”

“您總知道的，葛奶奶，”他說，“我是怎麼個景況。並不是我不肯。葛先生是沒有錯兒的，可是我自己也窮。日子又艱難，”他

再加上解說道，“我也得养活我的家的。”

“是的，我知道，”葛婆子虛弱地說。

她那旧絨綫打的圍巾掩盖着她一双做工做紅了的粗手，可是它們在那里边不安地动着。珍妮勉強攔着嘴站在一旁。

“好吧，”包門先生最后說，“我想这回是可以的。禮拜六可得請您尽快归还我。”

他把面包和咸肉包起来交給珍妮，又帶着点挖苦的語气說道：

“我想你家一有錢，就去作成別处的生意了。”

“不会的，”葛婆子回答說，“您有不知道的嗎？”可是她有些心慌，不敢再談下去了。

她們踏进那阴沉沉的街道中，沿低矮的草房向自己家里走去。

“我不知道，”将近門口的时候母亲疲倦地說，“他們有煤拿回来沒有。”

“你別操心，”珍妮說。“要是他們沒有拿，我会去拿的。”

“有一个人赶走我們呢，”当母亲問起煤的时候，这是那心慌意乱的乔其回答她的第一句話。“我可也拿到一点儿了，”他又說。“我是打一輛車子上扔下来的。”

葛婆子只微微一笑，珍妮却大笑了。

“咪罗尼加怎么样？”她問。

“她好象睡着了，”父亲說。“我五点钟又給她吃过药。”

一頓菲薄的晚餐正在預备的时候，母亲就走到病孩床边，又照例开始熬夜。

吃飯的时候，西巴軒提出一个建議。他是在社会上和商业上有較大的經驗的，所以大家都認為他的建議值得考虑。他虽

不过是一个造車匠的艺徒，而且除开他所竭力反对的路得教义外不曾受过任何教育的，但是他已經飽和着了美国人的特色和精力了。人家給他改的巴斯这个名字跟他十分相称。他显得魁梧、勇武，以他的年齡而論相貌要算不錯的，正是一个典型的都市青年。他早就有一种人生哲学，以为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就必须做点事儿——必須去結交体面社会的头等人物，至少要装得同他們結交的样子。

就因为这个緣故，这个青年老喜欢到科倫坡旅館一带去走动走动。他觉得这个旅館就是社会上一切有身分人物集中的地方。他一有錢买得起一套体面的衣服，就天天晚上混到市上去，同三朋四友站在旅館門前，閑蕩着，衔着五分两支的雪茄，揮拂揮拂身上的时髦衣服，等着看女人。和他同道的，就是城里的花花公子，浮浪子弟，以及那些到那儿去理发的和喝杯威士忌酒的青年們。凡是这一流的人，都是他所羨慕而要去同他們比賽的。衣服是主要的試金石。人家如果穿着漂亮的衣服，戴着戒指，插着別針，那么無論他們怎样的行为都是正当的。他要做这一流的人，要学这一流人的行徑，因此，他那游蕩生活的經驗就很快地增广了。

“你們为什么不去問旅館里的客人要些衣服来洗洗？”他等珍妮說了那个下半天的經歷之后就这样問她。“这个該比擦楼梯好些。”

“怎么个要法呢？”她回問。

“怎么，自然去問那个帳房咯。”

珍妮覺得这个計劃很有价值。

“要是你在那儿看見我，可別跟我說話，”一刻儿之后他又背着人告誡她。“你別露出認識我的样子。”

“为什么呢？”珍妮天真地问。

“唔，你知道是为什么的，”他回答说，因为他先前已经说过，她们这么一副穷样子，他不好意思认她们做自己一家人。“你只装做不看见好了，听见吗？”

“好吧，”她柔顺地回答，因为他的年龄虽然比她大不到一岁，可到底是哥哥，该听他的话。

第二天到旅馆里去，路上她把这桩事情告诉她的母亲。

“巴斯说咱们可以问旅馆里的人要些衣服来洗洗。”

葛婆子已经把怎样可以添补她那六个下午挣来的三块钱的问题想过了一夜，可解决不了，所以就赞成这个主意。

“这是可以的，”她说。“我去问那帐房去。”

但是她们到旅馆以后，一时没有机会去问这句话。她们一直工作到傍晚，这才碰巧得很，女管事差她们去擦帐房写字台背后的地板了。那帐房对她母女俩很有好感；他喜欢那个母亲的并不讨厌的愁容，也喜欢那个女儿的姣好悦目的面貌。所以当葛婆子把在心中酝酿了整个下午的那个问题怯生生地冒险提出时，他就耐心地听着。

“这儿有哪位先生，”她说，“会给我东西洗吗？那我是要谢他不尽的。”

那帐房把她看了看，认出她那焦急的脸上充满贫困已极的神情。

“让我想想看，”他一面说，心里就想起参议员白兰德和马歇尔·霍布金来。他们两位都是好心人，想来乐意帮助贫穷的女子。“你上去看看参议员白兰德看，”他继续说。“他在二十二号里，拿这个去吧，”他写上了号数又说，“你上去，说是我叫你去的。”

葛婆子感激得发抖，接过卡片来，眼睛看着她念不上来的那几个字。

“就这么行了，”那帳房观察着她的神情说。“你马上就上去。这会儿可以在他房间里找到他的。”

葛婆子怀着满腹狐疑去敲二十二号的门。珍妮默默的站在她旁边。

一会儿门开了，满室的光辉里面站着那位議員先生。他穿着一件漂亮的吸烟服，比他们初次会面的时候更显得年轻。

“好啊，奶奶，”他说道，原来他已经认出了她们，特别是那个小的；“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那母亲很觉羞惭，囁囁着回他的话。

“我们来问问，您有什么赏我们浆洗的没有？”

“浆洗的？”他用一种特别响亮的声音重述她的话。“浆洗的？进里边来吧。让我瞧瞧。”

他很客气的让开一边，招手叫她们进去，把门关上。“让我瞧瞧，”他又重述一遍，随即把一口乌木大衣橱的抽屉一个个的开关起来。珍妮津津有味的端详着那个房间。壁炉台上和妆台上陈列着那么多的玩艺儿和好物件，都是她生平从来没有见过的。議員先生的安乐椅，旁边放着的绿罩灯，华丽的厚地毯，地板上的美丽毡条——这是多么的舒服，多么的奢华啊！

“坐吧；那边两个椅子上坐吧，”議員先生蔼然可亲地说着，走进一个壁橱去。

母女俩依然惶恐，觉得礼貌上不如不坐的好，可是議員先生已经找了东西出来，重新又请她们坐。她们这才诚惶诚恐地坐了下来。

“这是你的女儿吗？”他对珍妮微微一笑接着说。

“是的，先生，”母亲回说；“她是我大女儿。”

“你的丈夫还在吗？”

“他叫什么名字？”

“他住在哪里？”

对于这些问题，葛婆子都很恭顺地回答了。

“你有几个孩子？”他继续说。

“六个，”葛婆子说。

“好啊，”他回说，“那是一个大家庭了。你的确已经对国家尽了你的责任。”

“是的，先生，”葛婆子回说；她被他那恳切殷勤的态度所感动了。

“你说这是你的大女儿？”

“是的，先生。”

“你的丈夫做什么行业？”

“他是个玻璃工匠，可是他现在害病。”

谈话之间，珍妮的蔚蓝大眼一径都有兴味地睁着。他每看她一眼，她就报以一种坦率天真的瞪视和一个依稀恍惚的妩媚的微笑，因此他的两眼也就很难离开她了。

“唔，”他同情地接着说，“那是太糟了！我这儿有一点浆洗的——不很多——可是欢迎你们洗。下礼拜也许还有。”

说着他就走动起来，把衣服装进一个边上有花的蓝布口袋里。

“您这衣服有一定的日子要吗？”葛婆子说。

“不，”他沉吟着说，“下礼拜哪天都可以。”

她用一句简单的话谢过他，就动身要走。

“让我想想看，”他说着走上一步，开了门，“你就在下礼拜一

拿回来吧。”

“好的，先生”葛婆子說。“謝謝您。”

她們走出門，參議員就又回去看他的書，可是不知怎的，覺得心境不寧了。

“糟得很，”他蓋上了書本說。“这一班人真有令人伤感的地方。”原来珍妮那种惊奇叹賞的神情已經弥漫了全室。

葛婆子和珍妮重新走上那阴沉的街道。她們經这一番幸运的冒險，心里感着无限兴奋了。

“他那房間不很漂亮嗎？”珍妮低声說。

“是的，”母亲回說；“他是一个闊人呢。”

“他是一个議員不是？”女儿接着說。

“是的。”

“做有名的人一定是舒服的，”女儿輕輕的說。

二

講到珍妮的精神——誰能够描写它呢？現在正給科倫坡这位闊人收送衣服的貧家女子，生就一种非常柔和的性情，用言語是形容不尽的。原来有一些人的某一种性格，来也不解所以然，去也不問是何故。人生，当这种人还能忍受的时候，便是一种奇异的国土，一件无限美好的东西，只要他們能够怀着惊异的心情飄泊到里面去，那就簡直是天堂一般。他們睜开了眼睛，便見一个舒适而完美的世界。树呀，花呀，也有声音的世界，也有色彩的世界。这些，就是他們的国家的宝貴遺產。倘如沒有人对于这些东西声明是“我的”，他們就会喜气洋洋的飄泊而前，口中唱的歌儿是全地球的人都有一天希望听到的。这就是善良之歌。

然而关闭在物质的世界里，这样的性情差不多照例要算是有点反常。其他那个曾经织进了骄傲和贪婪的肉的世界，是要对于理想家和梦想家侧目而视的。倘如有人说看云有趣，那回答的话就是告诫他不可闲荡。倘如有人愿意听听风声，这对于他的灵魂固然很好，可是那风声就要夺去他所有的东西。倘如一切所谓无生命的世界用一种非常完美而使人不得不了解的柔和声音将人感召，致使人留恋不舍，那人的肉体就要受害了。实际世界的手永远向这种人伸着——永远要贪婪地擒住这种人。世界上卖身的奴隶就是这样造成的。

在实际的世界里，珍妮就是具有这样一种精神的。从她的青年期开始，她的每一行为的动机都由善良和慈悲塑造的。如果西巴軒跌坏了，很着急地拚着性命把他平安送到母亲那里去的就是她。如果乔其嚷着肚子饿，她就把她自己所有的面包都给他。她一天要花费许多时间摇她的弟弟妹妹睡觉，该唱歌的时候她就尽情的唱，还要做一些渺茫的梦。自从她会走路的时候起，她就是她母亲的好帮手。擦地板，烤面包，跑差使，喂孩子，哪一样都是她做的事儿。她虽然也常常想起自己命苦，却从来没有人听见她埋怨过一声。她也知道别的女孩子生活比她自由得多，美满得多，可是她从来没有萌起过卑鄙的嫉妒；她心里也许会感到寂寞，嘴里却继续唱歌。天气晴明的日子，她就在厨房里看窗口，渴望去逛逛牧场。自然的美丽曲线和阴影接触着她，她会觉得它简直是一种歌曲。有时候，她也跟乔其他们一同出去，领他们到一片胡桃树繁生的地方，因为那里是开垦的田野，上面有舒适的阴影，下面有活水的溪流。她虽然不是一个能把感觉构成概念的艺术家的灵魂可也会对这些东西起反应，每一个声音和每一声叹息，她都会觉得它的美而欢迎它。

每当作为夏季精灵的斑鳩儿从远处发出柔婉呼声的时候，她总側着脑袋倾听着，那声音的全部精髓就跟銀色的水泡一般落进她自己那个偉大的心。

見到太阳和暖而树蔭中有它的光輝点綴着的地方，她常喜欢在那里惊叹那种图案，到那金色最濃的地面去散步，并用她本能的鉴赏力去巡行群树間的神圣走廊。

色彩也不会不对她发生影响。傍晚时分充滿着西天的那种奇异的光彩，常要感动并且輕松她的心。

“我真不曉得，”她有一次带着女孩子家的傻气說，“飄浮到那些云头里去該有怎样的感觉。”

其时她因发现一株野葡萄藤天然形成的一个圈子，正同馬大和乔其坐在里边。

“啊，假使你有一只小船可以坐到那里去，不是有趣嗎？”乔其說。

她正抬头看着远处的一朵云头，一片銀海里的一块紅色的海島。

“你就想想看，”她說，“假使人們能够住在那么一块海島上的話。”

她的灵魂早已是在那里了，它那仙境的路徑已經認識她的輕盈的脚步。

“那边一只蜜蜂飞去了，”正在注意一个大蜜蜂飞过的乔其說。

“是的，”她象做梦似地說，“它是回家去的。”

“什么东西都有一个家嗎？”馬大問。

“差不多什么东西都有的，”她回答。

“鳥儿也要回家嗎？”乔其問。

“是的，”她說着，也深深感覺到這裡面的詩意，“鳥兒也要回家的。”

“蜜蜂也要回家嗎？”馬大問。

“是的，蜜蜂也要回家的。”

“狗要回家嗎？”乔其看見近旁路上一只寂寞獨行的狗，就這樣問。

“怎麼，當然咯，”她說，“你也知道狗要回家的。”

“牛蠅呢？”他看見那微弱的陽光里有那一陣陣的小昆蟲正在努力回旋，就又硬要問下去。

“是的，”她說雖這麼說，可只一半相信她自己的話。“听啊！”

“哦哦，”乔其顯出不信的樣子嚷道，“我想不出它們住在怎樣的房子里。”

“听啊！”她又說了一遍，一面擺擺手叫他不要作聲。

這時正是一天中靜謐時刻，晚禱的鐘聲如同祝福一般落在垂暮的天空。遙遠處，種種音調一齊柔和地響出，“自然”因她在傾听，似乎也已停止活動了。一只胸部猩紅的知更雀在她面前草地上小步跳躍着。一個蜜蜂營營的叫，一個牧牛鈴叮噠的鳴，同時有一種可疑的悉索聲，報告一只松鼠正在秘密偵察。她把她的美手繼續擎在空中，側着耳朵傾听着，一直听到那些柔和的音調疏散稀微，使她的心不復能把捉為止。她這才站了起來。

“啊，”她感覺到一陣詩的傷感，捏緊了手指嘆出這一声。隨即有晶瑩的眼淚從她眼睛里泛濫出來。她心里的汪洋情海已經冲破它的堤岸了。珍妮的精神就是這樣的。

三

青年参議員乔其·雪尔佛斯脫·白兰德是一个特殊模型的男子。在他身上以显著程度混合着机会主义者的智慧和真正人民代表的同情心。他生在南部的俄亥俄州，除开在哥倫比亞大学讀过两年法律外，是在本州长大和受教育的。他熟悉民刑法律，也許不在州内任何人之下，但是他从来沒有下苦功去实地应用他的知識，所以在律师界并沒有卓越的成績。他也賺过一点錢，而且如果他肯昧良心的話，原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多賺的，但是这样的事情他始終不干。不过他的操守也还不能杜絕对朋友的徇情。就在上次的总统选举，他曾支持一个人当选州长，而那个人是他明知道良心上断断不能支持的。

还有几次官吏的任命，他都很有嫌疑，有一两次干得簡直不象話。每当良心刺戟得他过于尖銳的时候，他就用“我一生中只不过这点劣迹”一句話来自安自慰。他有时独自坐在安乐椅上，把这些事情想过一番，就念着这一句話，站起身来，露出一種羞慚的微笑。在他身上，良心是無論如何沒有死的。至于他的同情心，更是一天强似一天了。

科倫坡是他的选举区的一部分，他在这个选举区里曾經三次当选为众議員，两次当选为参議員。可是他至今还是独身。在他青年的时期，他曾經有过一度热烈的恋爱，但是終于一場沒結果。这倒并不是他的过失，而是由于那个女子覺得不便再等他。他要造就一个能够維持生活的資格，時間拖得太久了。

他生得魁梧而挺拔，不胖也不瘦，可以算得是相貌堂堂。他受过种种打击，吃过許多亏，因而外貌上帶着一種神气，能够喚

起那些富于想象的人的同情。人家都觉得他天生是和藹可亲的，他的参議院的同僚們，也觉得他內才并不高明，外貌却还漂亮。

此番他到科倫坡来，为的是他的政治的屏障需要悉心的修理。这次普通选举，已經把他那一党在州议会里的勢力削弱了。他想要重新当选，原也还有足够的票数，可是需要极审慎的政治手腕才能把它們拉攏来。別人也有野心的。除他之外相当有希望的候选議員还有半打之数，誰都有心要取而代之。因此他見到形勢严重了。不过他心里想，他們是打他不倒的，而且即使打倒他，他也一定可以运动总統給他一个駐外的使节。

总之，参議員白兰德是算得一个成功的人物了，可是他总觉得有一种缺憾。他生平想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如今他已經五十二岁，虽然純洁无瑕，体面而杰出，却依然是个独身。有时他不禁要环顧四周，而想起了沒有一个关心自己的处境。有时他的房間显得异常的空虛，連他自己这个人也似乎是非常可厌了。

“五十了！”他常常这样想。“孤独——絕对的孤独。”

那天礼拜六的下午，他在房間里坐着，忽然听見打門的声音。那时他正在冥想人生和名誉之无常，而感觉到他的政治活动之徒耗心力。

“我們为着要維持自己，得費多大的力气去奋斗啊？”他想。“从此再过几年，这种奋斗还能对我有什么用处呢？”

他站起身，把門大开着，一看是珍妮。她所以不等下礼拜一，今天就来，为的是她对母亲說过，要給人家一个好印象，覺得她們做事很迅速。

“进来吧，”参議員說；他也同上次一样，藹然可亲的讓路給她。

珍妮踱進門，心里期待着一句稱贊她洗衣迅速的話。可是那參議員並沒有注意到這個。

“哦，我的姑娘，”他當她放下衣包的時候說，“你今晚好？”

“很好，”珍妮回說。“我們想不如把衣裳早點兒給您送來，不等禮拜一。”

“哦，那沒有關係，”白蘭德不當要緊地回說。“放在椅子上吧。”

珍妮沒有想到她還沒有拿到洗衣服的工錢，就想走出去，可是參議員留住她。

“你的母親好啊？”他欣然地問。

“她很好，”珍妮簡單地說。

“你的小妹妹呢？她好一點兒了嗎？”

“醫生想是好一點兒了，”她回說。

“坐坐，”他藹然的接着說。“我要同你談談。”

那青年女子走到近旁一張椅子去坐下來了。

“唔，”他輕輕的清一清喉嚨接着說。“她是什麼病？”

“出疹子，”珍妮回說。“我們前幾天都當她是要死了。”

白蘭德趁她說這句話時，細細端詳她的臉，覺得從那上面可以看出一種非常令人傷感的东西。那女子的襤褸衣服，和她羨慕他生活舒服的那種神情，使他感動了。他幾乎覺得周圍的一切舒適和奢侈都是可耻的。他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誠然是高了！

“她好些了，我很高興，”他好心地說。“你的父親幾歲了？”

“五十七。”

“他也好些了嗎？”

“啊，是的，先生；他有些兒起色了，可是還不能出門。”

“我記得你母亲說他是个玻璃工匠不是?”

“是的,先生。”

本地这种工业之不景气,是他所深知的。上次的选举运动,这也就是政治問題的一部分。那末他們的景况真是不堪了。

“你家的孩子都上学嗎?”他問。

“怎么,是——是的,先生,”珍妮口吃着回答。她家里原有一个孩子因为没有鞋子不能够上学,可是她覺得太不好意思招認出来。現在說出这一句假話,使她心里很难受。

他默想了一会儿,这才覺得沒有理由可以再把她留住,就站起来,走过她这边。他从口袋里掏出薄薄儿的一叠鈔票,揭了一張交給她。

“你拿去,”他說,“告訴你母亲,說我說的,拿它做什么花費都行。”

珍妮带着混杂的感情接过錢来;她竟不曾想起去看看那是几元的鈔票,这个偉大人物这么貼近她的身,他所住的这个奇异的房間又这么惹眼,她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

“謝謝您,”她說。“您有一定的日子要我們来取衣服嗎?”

“哦,是的,”他回答;“禮拜一——禮拜一的晚上。”

她走了,他象出神似的把房門关上。他对于这一班人的兴趣是异乎寻常的。貧穷和美确乎成功一种动人的結合了。他坐在他的椅子上,专心于她这一来所引起的愉快的冥想。他为什么不應該去幫幫她們呢?

“我要去寻出她們的住处,”他最后下了这样的决心。

从此以后,珍妮就常常来取衣服。白兰德覺得自己对于她的兴趣一天濃似一天,而且經過相当时期之后,他竟能使她去掉她同他見面时要覺得不适意的那点羞怯和恐惧了。有一桩事情

帮助他达到这个目的，就是他叫她的小名。这是她第三次来的时候开始的，此后就不知不觉的这么叫惯了。

他这样叫她的小名，不能說是由于他把她当自己的女儿看待，因为他对于无论什么人都难得有这样的态度的。他跟这个女子谈话的时候，老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又常常猜想她也许也能觉察并且赏识他这年轻的一面。

至于珍妮，她是被这个人周围的舒适和奢侈所迷惑了，并且下意识地被这个人的本身所迷惑了，因为她生平见过的人，要算他最有吸引力。他所有的东西样样都是好的，他所做的事情样样都是文雅的，出色的，周到的。从一种遥远的来源——也许从她的日尔曼祖先身上，——她承袭了一种对于这一些东西的理解力和赏识力。生活是应该象他那样生活的，其中特别使她赏识的就是他那种慷慨的精神。

她的这种态度，一部分是从她的母亲那里得来的，因为在她母亲的心灵里，同情常比理性有力量。例如她把那十块钱交给她的时候，那葛婆子竟乐得个出了神。

“哦，”珍妮说，“我走出了门口才知道有这么多呢。他叫我把这交给你。”

葛婆子接了过去，把它轻轻夹在两只合叠的手中，当即分明看见那魁梧的参议员的漂亮影子在她面前了。

“他是多么漂亮的人啊！”她说。“他心眼儿太好了。”

当天晚上以及第二天，葛婆子都不住赞美这一棵珍奇的摇钱树，一遍又一遍的说他做人不知该有多么的好，心肠不知该有多么的宽宏。替他洗衣服的时候，她差不多把衣服都擦烂了，只觉得她无论怎样用力，也是报他不尽的。这桩事儿她可不让老头子知道。因为葛哈德有种固执的脾气，虽然在困苦之中，也决

不愿意无功而受禄，所以要他收下这笔钱，她一定得费点事儿。因此她一句不提，只用它来买面包买肉，仍旧非常刻苦的过日子，使他不至觉察这笔意外的横财。

从此以后，珍妮就把她母亲的这种态度反映到参议员身上去，心里既然非常感激他，说话也比以前随便些了。后来他俩搞到很要好，他竟把橱柜里一个皮革做的相片框子送给她，因为他看出她很欢喜。她每次来的时候，他总借故留她一会儿，后来不久，就发现她那温柔的处女性里深深埋藏着一种厌恶贫穷的意识和一种不肯向人诉苦的羞惭。他诚心地喜欢她的这一点，又见她衣服槛褛，鞋子破烂，恨不能够想出一种不致得罪她的法子来帮助她。

他常常想找一个晚上跟她回家去，亲自去看看她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不过他是一个合众国的参议员呢。她们住的那一带地方一定是很贫苦的。想到这里，他就得考虑一下，慎重的办法暂占优势。结果是，这个探访的计划终于搁起了。

十二月初头，白兰德回到华盛顿去住三个礼拜，有一天葛婆子和珍妮知道他走了，大家都吃了一惊。他每礼拜给她们的洗衣钱，没有少过两块的，有几次还给她们五块。他的这一走，也许没有想到对于她们的经济有怎样的影响吧。可也没有法子了；她们只得熬过日子去。葛哈德的病好些了，曾经到各工厂去找过工作，结果是一无所获，这才弄到一个锯木架和一柄锯子，挨门逐户去找锯木头的活儿。这种活儿并不多，可是他拚命的干，一个礼拜也弄到两块乃至三块钱的收入。把这收入补凑他老婆和西巴軒挣来的钱，已经够他们有面包可吃，可也只够吃面包罢了。

及到快乐的圣诞节开头，他们才深深感觉到穷苦的难受。德

国人是喜欢在圣诞节鋪排場面的。这是一年之中他們那个大家庭的感情能够充分表現的季节。他們看重儿童时代的快乐，所以喜欢看孩子們享受他們的玩物和游戏。老头子在聖誕前的一禮拜，手里鋸着木头，心里就常常想到这桩事。小味罗尼加病了这么久，什么不該买給她呢！他巴不得每个孩子都給一双結实的鞋子，外加男的各人一頂暖和的便帽，女的各人一頂美丽的风兜。玩物，游戏，和糖果，他們以前是常常有的。想起下雪的聖誕早晨，家中桌子上头沒有滿滿堆着使孩子們称心如意的物件，他就覺得痛心了。

至于葛婆子心中的感情，那是与其形容它，不如想象它的好。她感覺到非常痛楚，不敢去跟老头子談起那个可怕的时节。她曾經貯起三块錢，希望去买一吨煤来，免得可怜的乔其天天去偷，可是現在圣诞节将近，她就决計用来买恩物了。老头子也私下积起两块錢，不讓老婆知道，心想等聖誕夜里，到了紧要关头才拿出来，借以寬慰那做母亲的心中的焦急。

但是到了圣诞节那天，却很难說他們得到了什么安慰。整个城市都充滿着节日的气氛了。杂货店和肉食店都扎着冬青树。玩具店和糖果店都摆設得滿目琳琅，色色齐备，每个体面人家的聖誕老公公都要帶几样回去的。他家的父母和孩子也都看見了，却使前者感覺到了需要和焦急，后者萌起了胡乱的幻想和不能完全压制下去的希求。

葛哈德曾經当着他們面前屢次說起。

“今年聖誕老公公窮得很。他沒有很多东西可以送給我們。”

可是孩子們虽然貧苦，却沒有一个肯相信他。他每次說了這句話，就向他們眼睛里看看，看出他們虽然受到了警告，眼睛

里冒出来的希望可并没有减少。

圣诞节那天是礼拜二，前一天礼拜一就放学了。葛婆子动身到旅馆之先，吩咐乔其要多捡些煤回来，以便维持过圣诞节。乔其立刻就带他的两个妹妹前去了，可是没法可以多捡，要费好大工夫才能装满他们的篮子，所以直到夜里，他们只不过捡了一点点儿。

“你去捡煤没有？”葛婆子晚上从旅馆回来，第一句就问这话。

“去过了，”乔其说。

“够明天用吗？”

“是的，”他回答，“我想总够了。”

“好吧，我去看看去，”她说。他们就拿了灯，一同到放煤的木棚里去。

“啊，我的天！”她看了看就这么嚷道；“还差的远呢。你得马上再捡去。”

“哦，”乔其噘着嘴说，“我不去了。叫巴斯去吧。”

巴斯六点一刻就回家来了，当时正在后房里洗脸穿衣，预备要到城里去。

“不行，”葛婆子说。“巴斯忙了一天了。还得你去。”

“我不去，”乔其仍旧噘着嘴。

“好吧，”葛婆子说，“你明儿没有火生，看你怎么办？”

他们回到屋子里，乔其受到良心的刺激，觉得事情不能就此僵下去。

“巴斯，你也来，”他叫他那正在里房的哥哥。

“上哪儿去？”巴斯说。

“去拿点煤来。”

“不行，”他的哥哥說，“不行。你把我当什么人看了？”

“好吧，那末我不去，”乔其把头一翘說。

“今天下午你干嗎不去拿？”他哥哥厉声地問；“你是整天閑着的。”

“哦，我去拿过了，”乔其說。“我們找不着多少呀。沒有煤叫我拿什么呢？”

“我想你沒有用心找吧，”那个花花公子說。

“怎么回事？”剛替母亲到杂货店去了回来的珍妮看見乔其噘嘴，就这么問。

“哦，巴斯不肯捡煤去！”

“你下午沒有去拿嗎？”

“去过的，”乔其說，“可是媽說我拿的还不够。”

“我同你去，”他的姊姊說。“巴斯，你愿意去嗎？”

“不，”那青年毫不在意的說，“我不去。”他正在弄整領帶，覺得有些恼怒了。

“沒有煤好捡啊，”乔其說，“除非我們打煤車里去拿去。我去的那个地方可連煤車也沒有。”

“那个地方也有煤車的，”巴斯嚷道。

“沒有的，”乔其說。

“哦，別鬧了，”珍妮說。“拿籃子来我們馬上就去，別等太晚了。”

其他的孩子都喜欢他們的大姊；大家就把要用的东西拿出来——味罗尼加拿一只小籃儿，馬大和威廉拿桶子，乔其拿一个洗衣服的大籃子，打算同珍妮捡满了，两个人抬回家来。巴斯看見珍妮这样热心，有些过意不去，而且他仍旧有些看得起她，現在也替他們出主意。

“我告訴你怎麼辦，珍，”他說。“你帶孩子們到八條街，在那些車子旁邊等着。過一会儿我也來。我來的時候，你們誰都別當認識我。你們只說，‘先生，您肯替我們扔一點煤下來嗎？’那時我就爬上煤車，多扔些下來讓你們裝滿籃子。你們懂得嗎？”

“好的，”珍妮很高興的說。

他們進入了雪夜，向鐵路的軌道進行。在街道和寬闊的鐵路站場交叉的地方，有許多輛裝滿烟煤的車子新近停在那里。所有的孩子都聚在一輛車的蔭庇下。他們正在那里等待哥哥到來的时候，華盛頓的特別快車開到了。那是一串美麗的長列車，里面有几节新式的客座，大玻璃窗亮晶晶的，旅客們躺在舒適的椅子上向窗外瀏覽。列車隆隆的駛過，孩子們都本能地向后退却。

“哦，這不很長嗎？”喬其說。

“我可不喜歡做司機人，”威廉說。

只有珍妮一個人默默不响，但是对于她，旅行和舒適的暗示特別有力量。有錢人的生活該够多么美麗啊！

這時西巴軒在一段路外出現了，神氣活現的大踏步走着，顯得他自以為非常了不起。他的脾氣是特別頑強而且固執的，倘如那時孩子們沒有依照他的計劃做，他竟會佯為不知的走過去，不肯給他們幫忙。

可是馬大採取當時應有的辦法，當即孩子氣地嚷了出來，“先生，您肯替我們扔一點煤下來嗎？”

西巴軒突然停步，把他們細細一看，好象真的同他們一點都不相識的樣子，喊道，“可以，可以，”隨即爬上了那輛煤車，從那上面極迅速地扔下許多煤片，一会儿就够裝滿他們的籃子了。然後他又裝作不愿在這貧民隊里耽擱太久的樣子，急忙走過那蜘蛛網似的軌道，不見了。

在他們回家的路上，他們又遇着一個紳士（这回却是真的了），戴着高帽子，穿着坎肩式的大衣，珍妮立刻就認出他了。原来他不是別个，正是那体面的参議員，剛从华盛顿回来，准备要过一个很无聊的圣诞节。他就是剛才惹起孩子們注意的那一列快車里来的，現在提着他的輕提箱，当好玩似的步行到旅館里去。当他走过的时候，他好象也認識珍妮。

“是你嗎，珍妮？”他說着，就站住了細認一認。

珍妮却比他認識得快，嚷道，“哦，那是白兰德先生！”她就丟开抬着的籃子，示意叫孩子們一徑拿回家，自己却向对面的方向急忙跑去。

那参議員跟着她，喊了三四声“珍妮！珍妮！”她总是不应。后来看看无法追上她，并且突然的明白过来，要顧到她那單純的女孩子家的羞耻，他就停住步，回轉身，决計跟孩子們一道去。那时候，他又发生向来同珍妮接近的那种感觉，覺得她的身分和自己的身分实相悬殊。他看見孩子們正在捡煤，方才覺得做参議員是有些意思的。明天这个快乐的假日，在他們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同情地步行前去，不期脚步上感到一种輕快，一会儿就看見孩子們进入一座矮屋門中了。他跨过了街心，到一些雪盖的树的稀薄阴影里去站着。屋后一个窗子里有黄橙橙的灯光。四周尽是皚皚的白雪。他能聽見木棚里孩子們的声音，有一会儿他又仿佛看見葛婆子的影子。过了一会，他看見一个依稀的人影穿过了一个旁門。他認識那是誰的影子，不由心里怦怦跳起来，当即咬紧了嘴唇，压住过分流露的情緒，然后使劲轉过了身子，走开了。

城里的头号杂货店，是个名叫曼宁的开的，他是白兰德的忠实信徒，且以得跟参議員結識为光荣的。当天晚上，白兰德到这

人正在忙碌的写字台边去。

“曼宁，”他說，“今晚上你肯替我做一点小事嗎？”

“怎么，那还用說得？議員先生，那还用說得？”杂货店的掌柜說。“您多僭回来的？惦记得很！那还用說得？”

“我請你把一家八口人家过圣诞节应用的东西都配齐全，要丰盛些——他家里是父亲，母亲，和六个孩子——圣诞树，杂货，和玩艺儿——你該明白我的意思吧。”

“一准，一准，議員先生。”

“你甬問多少錢。每样都要多多的。我給个地址給你，”說着，掏出一本筆記簿来写地址。

“怎么，我乐意得很，議員先生，”曼宁接着說；他自己也很感动了。“我乐意得很。您向来是慷慨的。”

“你听我說，曼宁，”白兰德只为不得不維持参議員的尊严，所以很严肃地說。“把所有的东西即刻就送去，賬单子送来給我。”

“乐意得很，乐意得很，”这就是那受惊而心許的杂货店老板所仅能說的話了。

参議員走出店門，才記起了他們两老，就又去找估衣店和鞋子店，却因不曉得尺寸，所以言明定买的各件都可以退換。及到这些工作都做完，这才回到自己房里去。

“抬煤呢，”他把这一点想了又想。“我真是太卤莽了。我应当不再忘記他們。”

四

珍妮看見参議員所以要逃，无非是因她覺得自己处境的可耻。她想他这般看得起她，却发見她做这样不相干的事，覺得很

难为情。她到底还是女孩子脾气，以为他对她的兴趣一定另有所属，不单在她的人物上。

她到家的时候，葛婆子已经听见其他孩子说起她先逃的事儿了。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进来的时候乔其就问她。

“哦，没有什么事，”她回答，但她立刻对她母亲说，“白兰德先生路上走过看见我们了。”

“哦，是吗？”她母亲轻轻的嚷道。“那末他已经回来了。可是你为什么还要跑呢，你这傻孩子？”

“这个吗，我不要他看见我嘛。”

“哦，也许他还没有认识你呢，”她对女儿的为难处表示同情。

“哦，他已经认识我了，”珍妮低声说。“他还叫过我两三遍呢。”

葛婆子摇摇她的头。

“什么事情？”在里边房间里听见她们说话的葛哈德现在走出来说道。

“没有什么，”母亲说；她不愿意说明参议员在他们生活上的意义。“他们捡煤的时候有个人吓唬他们啦。”

入夜之后圣诞的礼物送来，引起全家人一阵兴奋的吵闹。当一辆杂货店的送货车停在他们的矮屋门前和一个壮健的伙计开始搬进礼物的时候，老夫妻俩是谁都以为自己眼睛看错的。他们对伙计说他送错了，伙计可不听，于是那么些好东西都被他们欢天喜地的一一过目了。

“你们放心好啦，”这是那伙计一本正经说的话。“我是不会错的。葛哈德，不是吗？那末正是给你们们的。”

葛婆子脚步不停，兴奋得只会搓手，并且偶尔发出一声，“好吧，現在不是好了嗎？”

老头子看見这个不知名的施主如此慷慨，也不由得不軟化了。他以为这是本地某大工厂的主人送他的，因为他跟他相識，并且待他們很好。葛婆子感激涕零的，对于这个来源的猜測有些怀疑，可是她不說什麼，至于珍妮，她是本能地明白这桩事是誰做的。

聖誕第二天的下午，白兰德在旅館里遇見珍妮的母亲，因为那天珍妮在家里看家。

“你好啊，葛奶奶，”他伸着手欢然喊道。“圣诞节过得快活吧？”

可怜的葛婆子颤抖抖地接了他的手，眼睛里立刻充滿眼泪了。

“怎么，怎么，”他拍拍她的肩膀說。“別哭啊。不要忘記今天得来拿衣服。”

“哦，不会忘記的，先生，”她回說。她本来再要和他談几句，可是他走开了。

从此以后，葛哈德就常常听見她們談起旅館里有个漂亮的議員，为人怎么怎么和气，給她們的洗衣錢怎么怎么多。德国劳动者的脑筋是簡單的，所以他很容易相信这位白兰德先生一定是个很偉大而且很好的人。

珍妮的感情是无須向这方面加以鼓励的，所以她对于他的好感是有了偏心的了。

她那时正在成年，模样身段儿漸臻丰滿，任何男子都不能不受她的吸引。原来她的体格本来就結实，身材也很高，不象一个女孩子。倘使叫她穿上时髦女人的长裙，她就尽可做得那参議

員那么高个儿的伴侣。她的眼睛皎洁光亮得出奇，她的皮肤很娇嫩，她的牙齿洁白而匀整。她又很聪明，很灵敏，而且并不缺乏观察力。她所缺乏的只是训练，只是自信心，那是因她知道自已必须完全依靠别人才丧失了。但是她得常常出外送衣服，又差不多见到任何东西都不得不认做施恩，这是对于她的处境不利的。

近日以来，她半礼拜一次到旅馆里去送衣服，白兰德总是和颜悦色的对待她，她也总以和颜悦色相报答。他常常把小东西送给她和她的弟妹们，而且跟她极其随便的谈话，终至她心中觉得身分相差的那种畏惧的意识完全消除，而她就把他当做一个慷慨的朋友，不当做一个威严的议员看待了。他有一次问她愿不愿意进学校去读书，因为他一径在想，她从学校出来之后，必定是个非常出色的人物。最后有一天晚上，他把她叫到身边。

“到这儿来，珍妮，”他说，“站在我身边。”

珍妮走到他身边，他就由于一种突发的冲动捏住她的手。

“我说，珍妮，”他用一种叫人猜谜似的询问神气细看她的脸儿说，“你到底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哦，”她有意地转过脸去回答说，“我不知道。你干吗要问我这句话？”

“哦，你是知道的，”他回答说，“你对于我总会有个意见的。现在告诉我，你的意见怎么样？”

“不，我没有，”她天真地说。

“哦，你有的，”他赏识她这种明显的遁词，欣然的继续说道。“你对我总想过什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法的？”

“你可是问我喜欢你吗？”她直率地问，一面眼睛朝下看着他那一撮颇有点花白的头发，那是披散在他的前额上的，使他那张清秀的脸面近乎狮子型。

“唔，是的，”他有点儿失望似的說。他觉得她缺乏媚人的艺术。

“怎么，我当然喜欢你的，”她嬌俏地說。

“你对我想过别的嗎？”他繼續說。

“我想你很和气，”她更觉羞愧地接着說；这时她才觉得他仍旧捏住她的手。

“就只这样嗎？”他問。

“哦，”她眼皮一动一动的說，“这样还不够嗎？”

他看着她，而她回盼中的那种好玩而可亲的坦率神情使他渾身震战了。他默默端詳她的臉，她很是扭捏不安，觉得他的端詳里含有深意，却又不很明白到底是什么。

“我說，”他最后說，“我想你是一个漂亮女孩子。你不想我是个很好的男人嗎？”

“想的，”珍妮毫不迟疑地說。

他向椅背上一仰，觉得她的回話里含着一种无心的滑稽，不觉笑了起来。她好奇地看了看他，微微一笑。

“你笑什么？”她問。

“哦，我笑你的話回得有趣，”他回說。“我本来不應該笑的。我看你一点儿也不賞識我。我不相信你会喜欢我。”

“可是我实在喜欢你的，”她恳切地回說。“我想你这人太好了。”她眼睛里明明表示她的話是从心里出来的。

“好吧，”他一面說，一面把她輕輕拉到身上来，就在她面頰上亲了一个吻。

“哦！”她豎起身子来嚷着，大大吃了惊吓了。

这事在他們两人的关系上开了一个新局面。他那参議員的身分立刻消失了。她在他身上認出了一种她向来沒有感觉到过

的东西。他又似乎比从前年轻些了。现在她在他眼睛里是一个女人，而他正在扮演一个情人的脚色。她迟疑了一会儿，不知道該有怎样的举动，所以就索性沒有举动。

“唔，”他說，“我吓了你了吧？”

她看了看他，心里却仍旧尊敬这个偉大的人物，就微笑着說，“是的，你吓了我了。”

“这是因为我在喜欢你不过。”

她默默想了一会，这才說道，“我想該走了。”

“那末，”他恳求似的說，“你是为了这桩事情想要逃走嗎？”

“不是的，”她覺得不好忘恩負义，所以这么說，“可是我應該走了。他們要惦记我的。”

“你一定不动气吧？”

“我一定不动气，”她回說；这时她才显出更多的女性态度来。她处在这样威严的境地，实在是一种新鮮的經驗。显然他們两个都有些儿迷乱了。

“你无论如何总是我的女人了，”他站起来的时候說。“将来我总留心照顧你。”

珍妮听見这話，心里高兴。他是完全配做惊人的事情的，她心里想；他簡直就是一个魔术师。她四面看看，想起进入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空气，真象上天堂一般。但是她并没有充分了解他的意思。她只曉得他做人好，曉得他很慷慨，曉得他給她好东西。她自然覺得快乐。她拿起了本来来取的一包衣服，并没有发見也沒有感覺她的地位的矛盾，他却覺得这是对他一种当面譴責了。

“她是不應該拿那东西的，”他想。一陣同情的巨浪冲过他。他双手捧住了她的面頰，这回却用一种較尊重而大方的态度了。“不要紧的，姑娘，”他說。“你用不着老做这种事。我会替你想

法儿的。”

这回事情的結果，只不过使他們两人中間发生一种更多同情的关系。下一次她来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叫她坐在他自己坐的椅子的靠手上，并且亲亲切切問她家里的情形，和她本人的愿望。有好几次，他覺察到她閃避他的問話，特别是关于她父亲近来做什么事的問題。她不好意思承認他在替人家鋸木。他恐怕她家的景况更加窘迫，就决計要亲自去看一看。

这事的实现，是在一天的早晨，因为那天他沒有要紧的事，抽得出空来。这是在議會里大斗争开始前的三天。那場斗争是他失败的，但在那胜败未决的几天内，他沒有事情可做。因此他拿了手杖，漫步出門，約經半点鐘的时光走到她家的矮屋，就大胆去敲門。

葛婆子把門开了。

“早安，”他欣然的說，可是他見她有些躊躇，就又說，“我可以进去嗎？”

葛婆子見他突如其来，吓得呆了，慌忙把双手在千补百衲的圍裙上偷偷的擦，又見他等着回話，就說：

“哦，是的。請进来吧。”

她匆匆的引路进去，門也忘記关，就端給他一把椅子，請他坐下。

白兰德見她因自己来了这般忙乱，很覺过意不去，就說：“你別操心，葛奶奶。我打这儿經過，想起来看看你們。你的丈夫好嗎？”

“他好，謝謝，”葛婆子回說。“今天他出去做工了。”

“那末他已然找到事儿了？”

“是的，先生，”葛婆子說，她也跟珍妮一样，不肯說出他做什

么事儿。

“孩子們都好了，都在学校里吧，我想是？”

“是的，”葛婆子回說。这时她已經解下圍裙，顫抖抖的在膝上卷着。

“那就好了，珍妮呢？”

那时珍妮剛剛熨好衣裳，丟开熨板躲到房里去，正忙着整理头臉，生怕母亲沒有騙他不在家，自己躲避不了。

“她在家里，”葛婆子回說。“我去叫她出来。”

“你干嗎說我在家里？”珍妮有气沒力地說。

“那末叫我怎么办呢？”母亲問。

那母女俩正在迟疑的当儿，那議員先生独自在察看房子。他想起这样的好人会吃这样的苦楚，心里很是难过；他萌起了一种模糊的念头，总望能够改善他們的景况。

“早安，”他当珍妮終於怯生生进来的时候对她說。“你今儿好？”

珍妮走上前，伸出她的手，臉上泛起紅潮来。她因他这一来，覺得心乱得很，連話也回不出了。

“我想，”他說，“我應該来看看你們住的地方。这是一座很舒服的房子。你們有几間屋子？”

“五間，”珍妮說。“今天弄得不象个样儿，請您原諒。我們剛剛在燙衣裳，弄得乱七八糟了。”

“我知道的，”白兰德温和地說。“你当我不明白嗎，珍妮？你千万不要为着我覺得不安。”

她听得出他那种安慰而亲切的語气，这是她在他房間里的時候常常听見的，因而心里略覺安定了。

“我要是偶尔来走走，你們可別当一桩事情，因为我自己愿

意来的。我要看看你的父亲。”

“哦，”珍妮說，“他今天出去了。”

但是他們談話的当儿，那老实的鋸木匠已然带着鋸架和鋸子从門口进来了，白兰德一看見他，覺得他跟他女儿略微有点相象，立刻就認識他了。

“那边你父亲来了，我看是，”他說。

“哦，是他嗎？”珍妮看着外面說。葛哈德近来很喜欢默想，头也不抬的走过窗前。他放下他的鋸架，把鋸子挂在屋旁一个釘上，这才走进来。

“媽媽，”他用德語叫了一声，看看沒有她，就从前屋的門口进来向里面探視。

白兰德站起来，伸出他的手。那个皮肤結块滿面风霜的德国人走上前去，带着一种很怀疑的神情去接他的手。

“这就是我的父亲，白兰德先生，”珍妮說；她的一切羞怯都被同情溶解了。“这就是旅館里的那位紳士，白兰德先生，爸爸。”

“什么名字？”那德国人轉过头来問。

“白兰德，”参議員說。

“哦，是的，”他带着很明显的德語重音說。“自从我害了热病，耳朵就有些不便。我的妻子她說起过您的。”

“是的，”参議員說；“我早就想来看看你們，你們是大家庭呢。”

“是啊，”父亲說；他覺得自己衣裳破烂，急乎想要站开些。
“我有六个孩子，年紀都还小。她是大女儿。”

这时葛婆子又走过来了，他趁这个机会急忙說：

“請您別見怪，我要失陪一会儿。我的鋸子断了，得去拾掇

拾掇。”

“当然，当然，”白兰德驀然的說，这时他才明白珍妮所以始終不肯說明他父亲做什么事的道理。他希望她胆子大些，什么事情都不要瞞他。

“我說，葛奶奶，”他見葛婆子硬僵僵的坐在那儿，就对她說，“我要你們別把我当做陌生人看待。以后我要你們把家里的事情都告訴我知道。珍妮是不大肯說的。”

珍妮靜靜地微笑一笑。葛婆子只是搓手。

“是的，”她很謙恭地回答。

他們又談了一会，参議員才站起身来。

“告訴你的丈夫，”他說，“叫他下禮拜一到我旅館里的辦事間来一趟。我有事情跟他講。”

“謝謝您，”葛婆子顫抖抖的說。

“我不能再耽擱了，”他又說。“不要忘記叫他来。”

“哦，他会来的，”她回說。

他一只手套着手套，把那一只伸給珍妮。

“这是你的好寶貝，葛奶奶，”他說。“我可想要她。”

“这个嗎，”母亲道，“我可还不知道舍不舍得她。”

“好吧，”参議員走到門口的时候伸手給葛婆子說，“再見。”

他点点头，走出了。左右那五六家曾經見他进去的邻舍，这时都从門帘背后和百叶窗背后拿惊异的眼光窺探他。

“这到底是誰呢？”是一般人的疑問。

“看看他給了我什么了，”当他把門带上了之后，那天真的母亲就这样对她的女儿說。

那是一张十元的鈔票，是他跟她說再見的当儿輕輕放在她手里的。

五

珍妮既为情境所推动，不得不用感激的心情对待参議員，所以她对于他以前所做和往后要做的一切事情，自然而然都唯有五体投地了。参議員写了一封信，把她父亲荐給本地一个工厂的主人，当即派到一件事。事情原不怎样好，不过是个看門的职务，但对他不无帮助，而葛老头子也就感激不尽了。这样偉大、这样好的人是从来没有的呢！

他对于葛婆子也很关心。有一次他送給她一套衣服，又一次送給她一条圍巾。这一些恩賜，都是由慈善精神和自图快意的精神交混而来的，但在葛婆子看来，总觉得动机只有一种。白兰德先生心眼儿好就是了。

至于珍妮，他用着一切可能的方法使她和自己亲近，所以到末了，她就用一种須經仔細分析才能弄明白的眼光来看待他了。但是这个新鮮的青年灵魂里边包含着多量的天真和肤淺，所以是决不会把世俗人的观点考虑一下的。自从那一次非常而快乐的会見使他祛却她原来的羞怯并且在她面頰上亲了一个吻之后，他們就生活在另外一种空气里了。現在她已經成为他的伴侶，而他一天天的寬解了甚至欣然抛开了他的尊严所用的服装，她对他的認識也就一天天的更加清楚。他們已經能够很自然地欢笑和閑談了，他之得能重新进入这种青年幸福的光輝世界，是深切地覺得欣幸的。

但是有一点使他覺得不安，就是他常要不能遏制地想起他所做的事并不正当。人家一定就要发見他跟这个洗衣服老婆子的女儿有些不大規矩了。珍妮每次来拿衣服或是送衣服来，差

不多照例要在他房間里耽擱一刻鐘到三刻鐘之久，他疑心女管事已經有点看出来。他曉得这个消息要傳到旅館人員的耳朵里去，因而不免要弄到滿城风雨，声名狼藉，但是这种思想并不曾改变他的行为。他有时自解自慰，以为他这样做对她并没有实际的損害，又有时，則以为这种快乐的慰藉是他生活上所不能缺少的。他难道不是真心要她好嗎？

他偶尔想起这些事情，就决定断然不能中止。由这种决心引出的自慰，是不值得因自己遏制而受苦痛的。他是沒有多年可活的了。那末又何必要銜恨而死呢？

有一天晚上，他曾双手抱住她，将她硬摟在怀里。又有一次，他把她抱在膝上，跟她講自己在华盛頓的生活。象这样跟她拥抱和亲吻的事，是近来常常有的，可是仍属一种試探的性質。他还不愿意很深入地探进她的灵魂里去。

珍妮对于这一切都天真地享受着。幻想和新奇两种成分进入她的生活了。她是一种毫无詐伪的动物，很富于感情，对于爱一类的事情还毫无經驗，可是心力已經很成熟，对于这位偉人如此屈尊来跟她做朋友，她是会受用的了。

有一天晚上，她站在他坐椅旁边，摸他額上的头发，又看看沒有別的事情可做，就把他的表掏了出来。那位偉人看看她这般天真烂漫的模样儿，不由得渾身震动。

“你也想要一只表嗎？”他問。

“是的，我确实想要一只，”珍妮深深叹了口气說。

第二天，他經過一家珠宝店，就进去买了一只来。那是金的，并且有裝飾得很美丽的指針。

“珍妮，”他等她下次来的时候对她說，“我有一点东西給你看看。你看我的表上什么时候了。”

珍妮从他的背心口袋里掏出表来，不觉吓得一跳。

“这不是你的表呀！”她喊着，脸上充满天真的惊异。

“不是的，”他说时，觉得这小小的欺骗很有趣。“这是你的表。”

“我的？”珍妮嚷起来。“我的！哦，这不可爱吗！”

“你说可爱吗？”他说。

他看她这般欢喜，心里非常感动而且高兴。她脸上焕发出光辉，她的眼睛妩媚地跳舞。

“那是你的，”他说。“你现在可以把它挂起来，不要丢了。”

“你真好啊！”她嚷道。

“别那么说吧，”他说；可是他一面说，一面已经擒住她的腰，先放她在一臂的距离外，心里盘算着要她怎样的报答自己。慢慢地， he 把她拉近身来，及到非常贴近的时候，她就搂住他的脖子，把自己的面颊贴上他的面颊，以示感激。这就是他的快乐的精华。他仿佛觉得这是他已经渴望多年了的。

当议会里斗争发生的时候，他这浪漫牧歌的进行只好暂时停顿下来。议会里有一群劲敌联合起来攻击他，使他经历一次生平未有的苦战。他发现一个向来跟他友善的大铁路公司，现在却在替一个已经有势的候补人暗中助力，这使他很觉骇异。他既发觉这个大破绽，心中就只有交互而作的深沉忧郁和突发忿怒了。这种命运的打击，他虽然装作不以为意的样子，可是已经使他受到了创伤。他是好久没有碰过失败的。

在这期间，珍妮就受到了男子变心的最初教训。两个礼拜以来，她甚至连他的面也见不着，后来有一个晚上，正当他跟他的领袖有过一次极不适意的会商之后，他才用着极冷漠的正经样子会见她。她去敲门时，他只肯开出一尺来宽的一条缝儿，就差不多厉声的喊道：“今晚上没有要洗的衣裳。明天来吧。”

珍妮立刻退了出來，料不到會受這樣的招待，大大的吃了驚吓。她簡直是莫名其妙了。他好象突然回到他那遙遠而威嚴的寶座上，儼然不可侵犯了。他要把臉上的春風收斂起來，原是由他高興的。但是為什麼——

一兩天之後，他稍稍有點兒懊悔，可是仍舊沒有工夫彌補這一個缺憾。她來收送衣裳的時候，他總是一本正經的。他把別的事情一概都丟開，繼續苦鬥了一陣，終至因缺了兩票而慘遭失敗。他驚悉這個結果後，當即沉入一種悵郁頹喪的心情。現在他是無可奈何了！

珍妮帶着她自己那種輕快和舒適的樂觀心情進入這種空氣里來。白蘭德正在滿腹心事排解不開的時候，先不過跟她談談作消遣，可是過不多會兒，他的煩惱就已不知不覺的飛去，而覺得自己確實微笑了。

“啊，珍妮，”他象跟小孩子說話似的對她說，“青春是在你身上。你有人生最可寶貴的東西。”

“是嗎？”

“是的，可是你不認識它。你要等到來不及的時候才會認識。”

“我愛那個女孩子，”那天夜里他在想。“我願意她一徑跟我在一起。”

但是命運又叫他遭受另一次打擊。那時旅館里已經在紛紛議論，至少也說她的行為有些詭秘了。原來一個收洗衣裳的女子，如果身上的穿着有些兒不合身分，那是一定要受批評的。那時人家看見珍妮身上居然戴起金表來了呢。旅館里的女管事就把這情形告訴她的母親。

“我想我應該通知你一聲，”她說。“人家都在議論了。你不如不叫她到他房里去拿衣裳的好。”

葛婆子听见这话，又吓又气，连话都说不出来。珍妮并没有对她说过什么，而且就是现在，她也还不相信她有什么可以说。那只表是经她的赞许和叹美的。她不曾想到这会危及她女儿的声名。

她一路回家，心中不住的着恼，就把这桩事告诉珍妮。珍妮不肯承认事情已经有些做过分。而事实上，她本来就不这么看法的。至于她在议员房里的情形，她并不肯实说。

“人家谈论起来是可怕的呢！”她的母亲说。“你真个在他房间里呆得那么久吗？”

“我不知道，”她受良心的逼迫，至少也招出一部分的实话来了。“也许是有过的事。”

“他没有说过什么不规矩的话吗？”

“没有，”她回说，原来她对她们之间经过的一切都不曾疑心有什么歹意的。

倘如那个母亲当时再肯逼紧一步的话，是可以再问出一些底细来的，可是她为要保持自己心境的平静起见，就高兴得不往下问了。人家常常要毁谤好人，那是她知道的。珍妮向来没有一点不慎重。人家可是向来喜欢说长道短的。可邻的女孩子处在这样不幸的境地，还能有别的办法吗？她想到这里，不由得大哭起来。

这事的结果，不过使她决计自己去收送衣服。

决计之后的下个礼拜一，她走到他的门口。正在盼望珍妮的白兰德是又惊骇又失望了。

“怎么，”他对她说，“珍妮怎么样了？”

葛婆子是盼望他不会觉察或者至少不会问起她来替换这一桩事儿，一时竟回不出话。她用着一种天真的母性神情虚弱地

朝他看了看說，“她今晚上不能來。”

“不是病了吧？”他問。

“不是。”

“那我才放心，”他松了一口氣說。“你近來好？”

葛婆子回答過他好心的詢問，就走開了。她走了之後，他把事情想過了一番，可想不出其中有什麼緣故。他還覺得這樣猜疑是有些兒奇怪的。

但到禮拜六，仍舊是母親送衣服回來，他這才覺得其中必有緣故。

“怎麼一回事，葛奶奶？”他問。“你的女兒出了什麼事了嗎？”

“沒有事，先生，”她口里回答，心里覺得很不忍心欺騙他。

“她從此不送衣服了嗎？”

“我——我——，”她慌得格格說不出口來；“她——人家在談論她呢，”最後才逼出了這句話。

“誰在談論？”他莊嚴地問。

“這兒旅館里的人。”

“誰？什麼人？”他打斷她說，聲音里面已經有些着惱了。

“女管事。”

“女管事，哦！”他嚷道。“她說什麼來的？”

葛婆子把她聽到的話告訴他。

“那末這是她對你說的，是不是？”他含怒問。“她竟肯費心來管我的事情，是不是？我看人家好象非干涉我的事情就管不了自己的事情似的。你的女兒，葛奶奶，在我這兒盡可以放心。我並沒有對她不懷好意。這是可恥的，”他忿忿的接着說，“要是是一個女孩子家不問情由就不許她到我房間里來。這樁事情我非要徹查一下不可。”

“您可別当这是我干的事儿，我希望，”她辯解地說。“我知道您喜欢珍妮，不会害她的。您待她这么好，并且待我們都这么好，白兰德先生，我叫她不来，实在过意不去。”

“没有什么，葛奶奶，”他坦然的說。“你是完全对的。我一点儿不怪你。我只反对旅館里放的謠言。咱們将来再瞧吧。”

葛婆子站在那儿，激动得臉色发白。她怕的是把这个对她們这么好的大恩人深深得罪了。她恨不得馬上把事情說个明白，免得他当她是個好說閑話的人。她所愁的是外面的謠言啊。

“我想我是什么都尽了心的，”她最后說。

“不錯，”他回說。“我非常喜欢珍妮。她到这里来的时候总使我高兴。我不过是要她好，可是也許还不如叫她不来，至少暫時不要来。”

那天晚上，白兰德又坐在他的安乐椅上，默想着这个新的发展。珍妮对他这么可珍貴，实在是他意想不到的。現在他再沒有在房間里見到她的希望，这才認識她以前的到来具有多大的意义。他把这一桩事很审慎地想过一番，覺得对于旅館里的流言是沒有法儿可办的，并且断定自己的确把那女子放在一个很尷尬的地位了。

“我或者不如把这桩小小事情就此終止吧，”他想。“我这办法原是不大妥当的。”

根据着这句断語，他就回到华盛頓，过完了他的任期，这才又回到科倫坡，等候总統提拔他，放他出外做公使。他对珍妮是一点儿沒有忘記的。他在別处呆得越长久，回来的心越急切。这回他又重新长住在这老地方，有一天早晨他拿了手杖，向那矮屋的方向漫步走去。走到矮屋門前，他就决心要进去，敲了門，随見葛婆子和她的女儿带着惊异和怀疑的微笑開門迎接。他含

糊地說明他曾离开科倫坡，并且提起了他的衣裳，好象这是他此来的目的。后来珍妮的母亲走开了。他就趁机会对珍妮放胆的說：

“明天晚上你跟我去坐車遛弯儿好不好？”他問。

“好的，”她說，因为在她看起来，这个提議是一种光荣的創举。

他微笑一笑，摸了摸她的面頰，覺得跟她再見面，心里有說不出来的快乐。她的美是似乎与日俱增了。那时她身上穿着洁白的圍裙，美好的額头披着朴素的辮发，任何男子見了都要覺得嫵媚的。

他等到葛婆子回来，因已达到此来的目的，就站起身来。

“明天晚上我要带你的女儿出去坐車去，”他对她說明。“我要和她談談她将来的事情。”

“这不很好嗎？”母亲說。她并不覺得这个提議有什么失当。当时他們就在微笑和热烈的握手之中分別了。

“这个人心眼儿再好沒有了，”葛婆子評論說。“他不是老說你的好話嗎？他也許会帮助你去念書。你是應該覺得得意的。”

“可不是嗎？”珍妮坦白地說。

“我不知道这桩事儿应不應該告訴你父亲一声，”葛婆子最后說。“他是不喜欢你晚上出門的。”

結果是，她們决計不去告訴他。他也許不会理解。

第二天他来的时候，珍妮已經預备好了。他从客堂的微弱灯光里，看出她是为了他打扮过一下的，又看出这个机会已经拿出她最好的衣裳来了。她穿着一件淺蓮灰的棉布衣，浆过烫过，簡直做得洗衣作里的样品，又跟她那姣好的模样儿相配得恰到好处。那件衣裳鑲着一点花边的袖口，配着一条很高的領圈儿。

她不戴手套，也沒有什麼首飾，並且沒有一件稍好的短套衫可穿。可是她的頭髮梳得非常精緻，配着她那好模樣的腦瓜兒，就比什麼帽子都好了，而且有几縷頭髮飛散在外邊，好象是一個光輪把她籠罩着。白蘭德提醒她該穿一件短套衫，她遲疑了一會，這才進去借了她母親的一件素灰毛綫的坎肩來。白蘭德這才明白她並沒有短套衫，因而想起她要出門而沒有套衫，一定是很費躊躇的，替她覺得非常的難受。

“她明知要去冒那夜里的冷風，”他想，“可是不肯說出口。”

他看了看她，若有所思地搖搖他的頭。隨後他們動身了，他馬上就忘記一切，只意識到她在自己身邊這一偉大的事實。她毫無拘束地談着話，流露出一種溫柔的處女的情緒，使他感着不可抗拒的魅惑。

“啊，珍妮，”那時路旁的樹木映着新月，發出一種黃橙橙的光，覺得朦朧可愛，她叫他注意的看，他就這麼對她說。“你真是偉大。你如果讀過一點書，我相信你一定會做詩。”

“您猜我會做嗎？”她天真地問。

“我怎麼是猜，小女孩子？”他捏住她的手說。“我怎麼是猜？我是知道的。你是世界上最可愛的小白日夢者。當然你會做詩。你就生活在詩里。你就是詩，我的愛。你是不必費神去寫的。”

這一篇頌辭比別的任何東西都使她感動得厲害。他老說這樣好聽的話。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有一半象他這麼喜歡她，看得起她。真不知道他這個人有多麼的好！人人都這麼說的。她自己的父親也這麼說的。

他們再上前去一段路，這才他突然的記起來，說道：“不知什麼時候了。咱們該回去了吧。你的表帶來沒有？”

珍妮吓了一跳，因为这一只表正是她希望他不要想起的一件东西。自从他回来之后，这是天天放在她心上的一桩心事。

原来当他离开科倫坡的时候，她家里的經濟窘迫不堪，逼得她把那只表拿去当了。那时馬大的衣服已經穿破，非换一件新的上不得学，于是經過了許多討論，才决定那只表非当掉不可。

当时巴斯拿了那只表，同当地的当鋪老板費了許多唇舌，才当得十块钱回来。葛婆子把錢都花在孩子們身上，这才深深叹了一口气，寬了心。馬大是象样得多了。珍妮自然是高兴的。

但是現在，白兰德問起了它，她就覺得受刑罰的时间快到了。当即她实实在在的发起抖来，他也覺察到她的窘状。

“怎么，珍妮，”他温和地說，“你干嗎吓得这个样儿？”

“没有什么，”她回說。

“你沒有带表来嗎？”

她呆了一会儿，因为要她存心說假話，似乎是不可能的。經過一会緊張的沉默之后，她才用一种哭一般的声音說，“沒有，先生。”他也就听出来了，还是向她追問，她这才把經過的事情一一說出来。

“好吧，”他說，“最最亲爱的，你不要难过。世界上从来沒有象你这样的女孩子。我去替你把表贖出来。以后你如果缺少什么，我要你来对我說。听见嗎？我要你应許我。我如果不在这儿，我要你写信給我。从今以后我老跟你通消息。我把地址交給你。你只消通知我一声，我就会給你帮忙的。你懂得嗎？”

“懂得了，”珍妮說。

“我要你应許我这样做，好不好？”

“好的，”她回答。

接着的一刻儿，两个人都沒有話說。

“珍妮，”他最后說，因为那种夜間的春意使他感情冲动了，“我差不多已經断定，非同你在一起不可的了。你也能够决計从今以后同我一起过活嗎？”

珍妮把臉朝开，还不十分明白他这話里的意义。

“我不知道，”她含糊地說。

“好吧，你且想想看，”他欣然的說。“我是認真說的。你愿不愿意嫁給我，讓我送你去讀几年書？”

“去讀書？”

“是的，你嫁我之后。”

“我想可以的吧，”她回答。她想起她的母亲来了。也許她能給家庭有点帮助。

他旋轉身去看她，要想看出她臉上的表情到底怎么样。那时天色并不黑。月亮正在东边的树頂上，大群的星在它面前都觉失色了。

“你一点也不关心我嗎，珍妮？”他問。

“关心的！”

“可是你連衣服也不来拿了，”他伤心地說。她听見这話也很受感动。

“这不是我的意思，”她回答。“我是沒有法子啊；媽想是不来的好。”

“这是真的，”他同意說。“你不要难过，我跟你說着玩儿的。你如果能来，你是很高兴来的，是不是？”

“是的，我很高兴来，”她坦白地回答。

他拿住了她的手，一往情深的紧紧捏牢它，使他說过的那些好話都对于她加强了力量。她冲动地抬起身子来，一把将他摟住。“你待我太好了，”她用一個女儿对待父母的那种亲爱的語

調說。

“你是我的人呢，珍妮，”他怀着一片深情說。“無論什么事情我都愿意替你做。”

六

这个不幸家庭的父亲威廉·葛哈德，从他的个性方面講是个很可注意的人物。他生在薩克森王国，生性很强硬，十八岁上就因反对不法的征兵制度逃到了巴黎。后来又从巴黎搬到希望无穷的美国。

到美国之后，他慢慢一步步的从紐約迁移到费拉德尔菲亚，然后更向西，曾有一段时期在宾夕法尼亚各家玻璃工厂里工作。在这新世界的一个浪漫乡村里，他获得了他的意中人。她是一个日耳曼血統的美国女子，他同她迁居到羊氏鎮，又从那里搬到科倫坡，都是跟着一个名叫汉孟德的屡兴屡敗的玻璃制造家走的。

葛哈德是个老实人，他高兴人家看重他这点老实。“威廉，”他的主人慣常对他說，“我所以用你，是因我能信任你。”这句话在他看来，就比金銀宝贝都可貴。

他这点老实，也跟他的宗教信念一样，是从遺傳得来的。他对于这种品德从来不曾去加以理解。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很剛强的德国工匠，从来不曾騙过誰的一块錢，而这忠实的秉性，就不折不扣地傳进他的血脉里来了。

他那路德教派的傾向，是因跑过多年礼拜堂和家庭里遵守宗教仪式的习惯而加强的。在他父亲的矮屋里，路德派牧师的势力向来万能，他因此遺傳了一种感想，以为路德派的教堂是一

种完美的組織，又以为它的教訓对于将来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他的妻，名义上虽属曼諾教派，却很愿意接受她丈夫的信条。因此，他的家庭就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家庭；他們無論到什么地方，第一件社交事項就是跟当地的路德派教堂去聯絡，而路德派的牧师就老是他家所欢迎的貴客了。

科倫坡教堂里的翁德牧师，原是一个誠篤熱心的基督教徒，但是他的頑固脾氣和他那種嚴肅的正教教條，使他的為人變得非常偏執。他以為他的信徒們如果跳舞，打牌，看戲，就要危及最後的得救，又常常對人家大聲疾呼，有誰不遵守他的訓誡，地獄就要張開嘴來把他吞下去。喝酒，哪怕是偶爾為之，也要算一種罪惡。吸煙——好吧，他自己是吸煙的。可是正當的結婚行為，以及結婚以前的純潔，都屬基督教生活的絕對必要條件。他曾經說，做女兒的要是不能夠保持她的貞操，做父母的要是疏忽大意，縱容女兒去墮落，那就都談不到得救了。對於這樣的人，地獄都要開著口等他們進去。你如果要避免永遠的刑罰，就必須走正直而狹窄的路，而且有個公正的上帝每天都要對罪人發怒。

葛哈德和他的妻子，乃至於珍妮，都無條件地接受翁德牧師所解釋的教義。但是在珍妮，只不過是名義上同意罷了。宗教對於她還沒有發生顯著的拘束力。她知道有一個天堂，是有趣的，知道有一個地獄，是可怕的。青年的女子和男子都應該好好的做人，應該服從他們的父母。除此以外，全部的宗教問題在她心裡都混亂得毫無頭緒。

葛哈德相信教壇上所講的一切是字字都真確的。死和未來的生活，在他都屬實有的東西。

到現在，年紀一天天的老了，處世的問題一天天的難以解釋

了，他就越发怀着焦灼的感情而固执那可以解决问题的教义。啊，他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诚实，真正的正直，使得那在天之主没有可以排斥他的借口呢！他不但替他自己害怕，并且替他的妻儿害怕。他将来不要有一天该替他们负责吗？他因自己的疏忽，因对他们教导不得法，结果不要使他自己跟他们一起永远定罪吗？他常想象地狱里的苦楚，不知道到了那最后的时间他跟他的家人要落到怎样一步田地。

自然而然的，这样深彻的宗教感情要使他对孩子非常严厉。凡是青年人在情欲上感到的快乐和流露的弱点，他都用一种严密的眼光监视着。珍妮如果不经父亲的允准，就断断不能有钟爱的人。如果她在科伦坡街上遇着青年的男子，和他们有过些眉目传情，一回到家中就必须断念。原来葛哈德忘记他自己也曾经做过青年，却只想到她精神上的幸福。因此，那参议员就成为她生活中一个新奇的因素了。

那参议员刚刚开始成为他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葛哈德老头子就觉得自己向来信奉的那套传统的标准有些不可信任了。他没有方法可以判定这样一个人物。这在追求他的美貌女儿的，并不是一个寻常人啊。白兰德闖进他们家庭生活里来的方式是很新鲜而可嘉许的，所以他等不到任何人加以考虑，就已成为他家生活中的一个有力部分了。葛哈德自己也已受了骗，而且他对于这样一个来源，就只盼望荣誉和利益源源不绝的流进自己家里，所以也接受他的关切和效劳，而让日子平安无事的过去了。至于他在那快乐的圣诞节前后送来的许多东西，他的老婆始终没有向他说起过。

但是有一天早晨，葛哈德做了夜工回来的时候，一个名叫奥多·卫佛尔的邻人招呼他。

“葛哈德，”他說，“我要同你說句話。我是你的朋友，耳朵里聽見的話应当告訴你。你要知道，現在鄰舍家們都在談論到你家來看你女兒的那個人了。”

“我女兒？”葛哈德說時感覺着一種惶惑和苦痛，却不全是由于那人話里所含的意思，而是由于這樣突然受攻的情勢。“你說哪一個？我不知道有什麼人來看過我的女兒。”

“不知道嗎？”卫佛尔說時，差不多跟葛哈德一樣驚異了。“就是那個頭髮花白的中年人。他有時拿着手杖。你不認識那個人嗎？”

葛哈德帶着惶惑的面容搜索他的記憶。

“人家說他是做過議員的，”卫佛尔接着說，心里却將信將疑；“我可也不知道。”

“哦，”葛哈德鬆了口氣似的回答說。“白蘭德議員。是的。他曾經來過幾回的。好吧，怎麼樣呢？”

“沒有怎麼樣，”他的鄰人說，“不過人家在談論罷了。他已經不是一個青年，你知道的。你的女兒近來同他出去過幾回。人家看見了，現在都在談論她。我想你也許要知道知道。”

葛哈德聽見這話，气得渾身打戰起來。人家說這種話，一定不會無理由。珍妮和她的母親是難辭其咎的。可是他仍舊要替他女兒辯護。

“他是我家的朋友。我想人家應該打听清楚才說話。我的女兒並沒有干什么壞事。”

“是的是的。本來沒有什麼，”卫佛尔繼續說。“人家說話靠不住的。多。你我是老朋友。我想你也許要知道這件事。”

“謝謝你的好意，”他動身回家時候口里喃喃說。“我也要去查查看。再見。”

他一回家就把这桩事情問他的老婆。

“白兰德先生来看珍妮是怎么回事？”他用德語問。“邻舍家們都在說話了。”

“怎么，沒有什么事，”她也用德語回答。可是她被这問題吓了一跳。“他曾經来过两三次。”

“你沒有对我說起过这桩事情，”他回說；他觉得她縱容孩子并且替她回护，心里有些着恼了。

“那倒是真的，”她十分狼狽的說。“他不过来过两三次。”

“两三次！”他嚷起来，德国人大声說話的习惯回复了。“两三次！邻舍家們都在談論了。那末到底是怎么的？”

“他是不过来过两三次啊，”葛婆子虚弱地重复的說。

“剛才卫佛尔街上碰到我，”葛哈德繼續說，“他告訴我說邻舍家都在談論那个跟女儿一块儿出去的男人了。我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我听他的話，弄得我口也难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不知要当我什么人了呢！”

“实在是毫沒相干的，”葛婆子用一句有效的德国成語說。“珍妮跟他出去散步过一两回。他也到咱們家里来过。人家有什么好瞎扯的？难道女孩子家就不應該寻点儿快乐嗎？”

“不过他是一个老头子了，”葛哈德引用卫佛尔的話說。“他是有职务的。他要来看珍妮这样的孩子干什么？”

“那我不知道，”葛婆子自卫着說。“是他自己到咱們家里来的。我只知道他是个好人。你想我能叫他不来嗎？”

葛哈德呆了一呆。那参議員給他的印象是极好的。他不知道現在有什么东西可怕得这个样儿。

“邻舍們是頂高兴談論人家的。他們現在大概是沒話可說，所以說到珍妮身上来了。孩子的好坏你是知道的。他們干嗎要

說这样的话呀？”說着，眼泪就从那軟心腸的母亲眼里流出来。

“那就好了，”葛哈德喃喃的說，“可是他不应该到咱們家里来带这样年紀的女孩子出去散步。就算他没有歹意，看起来也不象个样儿。”

这个当儿珍妮进来了。她本来在前面屋子里同一个孩子睡覺，已經听见后面在說話，可并没有听出話里的意思。她进来时，她母亲背过臉去，朝她正在做餅的桌子上低下了头，想要女儿不看見她的紅眼睛。

“什么事？”她看見父母都那么默不作声，心里有些疑惑。

“沒有事，”葛哈德坚决地說。

葛婆子并没有表示，可是珍妮看見她一动都不动，知道其中必有緣故了。她就走过她那边去，立刻发見她剛剛哭过。

“什么事？”她眼睛瞠視着父亲，滿腹惊疑的又問了一遍。

葛哈德只是站着不动，他女儿的清白已經战胜他对罪恶的恐怖了。

“什么事？”她又向母亲輕輕追問一句。

“哦，都是那些邻舍家，”母亲断續地回說。“他們老喜欢瞎扯。”

“又是說我嗎？”珍妮微微的紅着臉說。

“你瞧，”葛哈德仿佛是向全世界人說話一般，“她自己也知道。那末他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告訴我呢？邻舍家都在談論了，可是我直到今天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啊，”珍妮純然出于对她母亲的同情，不由得嚷道，“这有什么关系呢？”

“有什么关系？”葛哈德仍旧用德語嚷着，虽然珍妮已經用英語回答过他。“叫人家街上拦住我告訴这件事情，还没有关系

嗎？你会說出這話來，真不害臊！那個人我本來對他沒有什麼，可是你不告訴我，要等別人告訴我，我就莫名其妙了。難道我家裏的事情一定要等鄰舍家來告訴我嗎？”

母女倆都楞住了。珍妮已經開始覺得她們的錯誤有些兒嚴重。

“我從來不曾因為做壞事情瞞過你，”她說，“他不過帶我去遛遛彎兒罷了。”

“是的，可是你沒有告訴我啊，”她的父親回答。

“你是不願意我晚上出門的，”珍妮說，“所以我沒有告訴你。此外並沒有瞞你的事情。”

“他不應該帶你晚上出門啊，”一向留心外界事情的葛哈德說。“他要你做什么？他為什麼要到這兒來？總之，他太老了。我想你不應該跟他有什麼事情——象你這樣年輕的女孩子。”

“他除開幫助我，跟我沒有什麼事情，”珍妮喃喃的說。“他要娶我。”

“娶你，吓！他為什麼不告訴我！”葛哈德嚷道。“這事我要查一查。我不願意他同我女兒一路跑，叫鄰舍家說話。而且，他年紀也太老了。我要告訴他。他應該知道，叫一個女孩子去受人家談論是不對的。他應該跟你完全斷絕關係。”

葛哈德要去叫他從此斷絕關係的這種恫吓，對於珍妮和她的母親簡直是可怕的。象這樣的態度到底能有什麼好處呢？為什麼她們在他面前就一定要墮落呢？當然，白蘭德在葛哈德出去做工的時候仍舊來過幾次的，可是她們怕父親發覺，都吓得直發抖。幾天之後，白蘭德曾來帶她去作長途的散步。她跟她的母親都沒有把這樁事告訴葛哈德。不過這是瞞不得他多久的。

“珍妮又跟那人出去過了嗎？”第二天晚上他就問葛婆子。

“昨天晚上他到这里来过了，”她閃爍其詞地回答。

“她曾經叫他不要再来嗎？”

“我不知道。我想沒有吧。”

“好吧，那末我自己来試試看，到底这种事情能不能終止，”那意志坚决的父亲說。“我自己同他說去。且等他下次再来。”

根据着这个决心，他費了三个晚上的工夫，从工厂里抽空回来，每次都留心窺探他的房子，看有沒有客人在里边。到了第四天晚上，白兰德来了，就找着珍妮，尽管她神魂不定，仍旧帶她去散步。珍妮害怕她父亲，唯恐鬧出不好看的事儿来，可是她不知道怎么样才好。

那时葛哈德快要到家，眼見她走出門去。这在他已經够了。他就不慌不忙的走到里边，找着葛婆子說道：

“珍妮哪儿去了？”

“她出去了，”她的母亲說。

“是的，我知道她到哪儿去了，”葛哈德說，“我看見她的。且等她回来。我来同她算賬。”

他安靜地坐了下来，看着一張德文报，一面又注意着他的妻子，过了一会听見大門响了一声开进来，他这才站起。

“你到哪儿去来的？”他用德語嚷道。

白兰德不料会有这样的波折，心里又是煩惱，又是不安。珍妮是慌得什么似的了。她的母亲在厨房里感覺到一种非常的苦痛。

“怎么，我出去散步来的，”她惶惑地回答。

“我不會叫你晚上不要出門嗎？”葛哈德完全不顧白兰德，只管說他的。

珍妮臉上漲得緋紅，一句話也說不出。

“出了什么事了？”白兰德庄严地問。“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儿对她說話？”

“她不應該晚上跑出門，”葛哈德粗魯地回答。“我已然跟她說過兩三次了。我想你也不應該再到这儿來了。”

“为什么？”那参議員問过这一句，就又停住了斟酌他的措辭。“这不是奇怪嗎？你的女儿做过什么事了？”

“做过什么事！”葛哈德嚷道；他因熬忍得过分緊張，以致激动得更加厉害，連他說的英語也不成腔了。“什么事，她不應該黑更半夜的上街去乱跑。我不愿意我的女儿跟你这样年紀的人晚上出門去。你到底想要她的什么？她还是个孩子呢。”

“我想要她的什么？”那参議員竭力挽回他那已受損害的尊嚴說。“当然，我想要跟她談談。她的年紀已經够我对她发生兴味了。我还要跟她結婚，如果她要我的話。”

“我要你离开这里，永远不要再来，”完全丧失了理性而采取强迫态度的父亲回答說。“我不要你再到我家里来。我已經够麻煩的了，怎么还能把我女儿带出去损坏名誉？”

“我老实告訴你，”那参議員摆起十足的架子來說，“你必須把你的意思講个明白。我並沒有做过对不起人的事。你的女儿并不曾因我受过任何的損害。現在我要曉得你这种行为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葛哈德憤激地重复着說，“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說人家都在談論，說你怎样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常到这里来，怎样带我的女儿去溜弯儿，去散步——我的意思就是这样。我說你不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不然就不至于带着一个跟你自己女儿年紀差不多的女孩子到外面去瞎跑。人家已經把你的为人詳細告訴我了。我只要你走开，不再同我的女儿勾搭。”

“人家！”参議員說。“好吧，我管不了你的什么人家。我爱你的女儿，我到这里来看她，就因为我爱她的緣故。我的意思就是要娶她，如果你的邻舍家要談論什么，就讓他們談論吧。你沒有明白我的意思，就摆出这副样儿来，那是沒有理由的。”

珍妮被这不及料的可怕的爭吵吓昏了，就向通吃飯間的一头門里縮进去，她的母亲看見她，就走上前来。

“啊，”她的母亲激动地喘着气說，“他是你不在家的时候来的。我們有什么办法呢？”母女两人糾作一团，默默地哭泣。两个男子的爭辯还是繼續下去。

“娶她，嘿，”那父亲嚷道。“是这个意思嗎？”

“是的，”参議員說，“娶她，正是这个意思。你的女儿已經十八岁了，她自己能够决定了。你是侮辱我，并且伤害你女儿的感情。現在你要知道，事情是不能这样就完的。如果你除开旁人的話，还有理由說得出我的不是，我愿意你說出来。”

那参議員站在他面前，直是一座正义的堡垒。他也不大声，也不暴怒，嘴唇却是紧帮帮的，显出他是一个有力量有决断的人。

“我不要同你再說什么了，”那个虽然有些丧气却还没有被吓倒的葛哈德說。“女儿是我的女儿。她該不該黑夜跑出去，或者該不該嫁給你，是要由我作主的。我曉得你們政治家是怎么样的。我初次見你的时候，还当你是个好人，現在見你对我女儿这个样儿，我就跟你沒有关系了。現在只請你走开，不要再到这里来。我所請求你的就是这样。”

“对不起，葛奶奶，”白兰德从那发怒的父亲安詳地掉过头去說，“不要怪我在你家里引起这样的爭吵。我想不到你的丈夫是反对我到这里来的。可是我要把这桩事暫時攔一攔。你千万不

要把今天的事情看得太認真。”

葛哈德見他的态度这样冷靜，不由得惊异起来。

“現在我要去了，”他重新向葛哈德說，“可是你千万不要当我把这事从此丢开。你今晚上干了一桩大大的錯事了。我希望你自己能够觉悟。晚安。”他微微鞠了一躬出去了。

葛哈德把門牢牢关起来。“現在，”他向他的妻子和女儿說，“且看咱們是否已經把这人摆脱了吧。你們應該知道，人家已然在談論，还要黑更半夜到街上去跑，的确是有不是的。”

現在口舌上，這場爭吵总算已經終止了，但是神色上和感情上的不睦是越发加深，此后几天之內，那小小矮屋里边竟听不見有人說話。葛哈德开始想起自己的差使是白兰德給他的，就决計放弃了它。他又宣言他家里从此不得替那議員洗衣服，而且，他如果沒有确实曉得葛婆子在旅館里的工作是她自己出力找来的話，他也要不許她去的。他以为这样的事情总沒有好处。要是她从来不曾到过那旅館，这一切的談論是始終不会有的。

至于那参議員，他受过这次魯莽的待遇之后，就决然的要走了。邻舍家的流言，对于他們那种地位的人就已經是很不利，至于象他这样的身分，也要被他們牵累进去，他現在想想覺得有点儿犯不着了。他对于这种局面，真不知怎么样才好，但他还没有考虑出办法，忽忽已經过去了几天。于是他被召到华盛頓，走的时候並沒有跟珍妮見過一面。

在这期間，葛哈德的家庭还是照常掙扎着过日子。他們原是貧穷的，可是葛哈德宁愿挨穷，只要能够挨得过的話。而无奈杂货店的賬单並沒有减小篇幅。孩子們的衣服是慢慢地破下去了。他們不得不竭力节省，而旧欠的店賬不曾还过一文錢。

后来到了一天，就是押款年利到期的日子，又有一天，两家

杂货店的老板跟葛哈德街上碰头，向他要賒。他只得馬上對他們說明景況，并且告訴他們說他一定竭力去設法。但是他的精神并不因这种种不幸而松懈。他一面工作一面禱告上天給自己施恩，并且抽出早晨睡覺的時間來到處奔走，或者是找收入較好的位置，或者是找偶尔会有的零工。其中有一項就是割草。

葛婆子提出抗議，說他這樣的拚命簡直就是自殺，但他說明他的這種辦法是出于不得已的。

“人家滿街拦住我問我要錢，我是沒有時間好睡覺的啊。”

這就是他們一家人的困苦艱難的情況。

真是禍不单行，西巴軒又正在這個時候進了牢獄。原因在於他那偷煤的勾當不幸多干了一回。有一天晚上，他叫珍妮和孩子們等着，自己爬上煤車，就被鐵路上的偵探逮住了。這兩年來，偷煤的事件原也不少，但向來數量有限，鐵路上也就不甚注意。及到後來交運的客家口出怨言，說從賓夕法尼亞煤場運到克利夫蘭，辛辛那提，芝加哥等地的貨色往往磅數不足，偵探們便開始活動了。從鐵路上偷煤過日的，也原不止葛哈德一家的孩子。科倫坡別的人家也有許多常干這勾當，可是西巴軒剛巧被逮去做榜樣了。

“你得下來了，”突然從陰影里出現的偵探說。珍妮和孩子們看見情形，馬上丟掉籃子桶子去逃命。西巴軒的第一個沖動是要跳下車來逃，但是那個偵探逮住他的衣裳了。

“站住，”他喊道。“我要你。”

“喂，放手，”西巴軒野蠻地說，因為他並不是一個弱者。他是不会慌張却有決斷的，并且立刻感覺到了自己的危急了。

“放手，我告訴你，”他重復地說，同時將身一縱，幾乎把那個想要擒他的偵探撞倒了。

“下来，”那偵探要显出自己的权威，一面說着，就狠狠地把他往下拉。

西巴軒只得下来，可是馬上向他的敌人一拳揮去，打得他立脚不稳起来。

随后两个人扭打多时，才有一个过路的铁路人員来助那偵探一臂之力。两人合力把他擒到了車站，見過地方官，送他进牢獄。那时西巴軒撕了衣服，伤了手臉，烏了眼睛，在牢里关了一夜。

孩子們回家之后，也不曉得西巴軒究竟怎样，但听听九点鐘敲过，一直等到十点十一点，西巴軒还是不回来，葛婆子就有些着急。他常常是十二点一点才回来的，可是那天夜里，他的母亲就料到有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直到一点半鐘，仍旧沒有西巴軒的消息，她就开始哭了。

“你們得有一个入跑去告訴你的父亲，”她說。“他也許是在牢里了。”

珍妮自告奋勇，可是正在熟睡的乔其也被叫醒来跟她同去。

“什么！”看見他的两个孩子而覺得惊异的葛哈德說。

“巴斯到現在还没有回来，”她說；接着就对他說明那天晚上的冒險故事。

葛哈德立刻丢开他的工作，跟他两个孩子一同走出来，到了一个地点，才分路向監獄那边去。他心里已經猜到几分，覺得非常难过。

“难道弄到这步田地嗎！”他不住的念着，一面拿他的粗手擦着淌汗的額头。

走到警察局，当值的巡长簡略地告訴他巴斯是在拘押。

“西巴軒·葛哈德嗎？”他查着他的簿子說；“是的，在这里。

偷煤和拒捕。他是你的孩子嗎？”

“啊，我的天！”葛哈德說，“我的天老爷！”他急得不住搓手。

“要見他嗎？”巡長說。

“是的，是的，”父親說。

“帶他到後面去，勿雷特，”巡長對當值的看守員說，“讓他去見他的兒子。”

葛哈德站在接見室里，西巴軒滿身烏青稀爛的被帶出來，他一見傷心，開始哭泣，一時竟說不出話。

“你別哭，爸爸，”西巴軒勇敢地說。“我是沒有法子。現在沒有什麼。我明天早上就出來了。”

葛哈德心里悲痛得直發抖。

“別哭啦，”竭力熬住眼淚的西巴軒接着說。“這裡沒有什麼的。哭有什麼用呢？”

“我知道，我知道，”白頭的父親斷續地說，“可是我熬不住了。你干這樣的事是我的過失。”

“不，不，不是你的過失，”西巴軒說。“你也是沒有法子。母親知道了嗎？”

“是的，她知道了，”他回答。“珍妮和喬其剛才跑到我那里去告訴我的。我到現在方才知道。”說着又哭起來。

“好吧，你別難過，”巴斯接着說；他性情中的最好部分全然流露了。“事情就會好的。你只管回去做工，別着急。事情就會好的。”

“你的眼睛怎麼壞的？”父親用紅眼睛看着他問。

“哦，我曾經同那個逮我的人扭過一下，”那孩子勇敢地微笑着說。“我想是可以逃走的。”

“你不應該那麼樣的，西巴軒，”父親說。“為着這個你也許

要多吃些苦。你的案子什么时候結？”

“明天早上，他們告訴我，”巴斯說。“九点鐘。”

葛哈德和他的儿子再站了一会，商量着保人，罰金，以及其他的问题，却都得不到具体的結論。最后，他才被巴斯劝了回去，但是临别时又引起他一陣伤心；他是簌簌抖着抽抽咽咽地被拉开去的。

“这是很难受的呢，”巴斯回到牢里时对自己說。他想起父亲觉得很痛心。“我还不曉得媽要多么难过呢。”

想到这里他伤心极了。“我当时是該一下就把那个家伙打倒的，”他說。“我不先逃走真是傻子。”

七

葛哈德是絕望了；从早晨两点到九点这几个时辰里边，他不知道該去求誰才好。他回家来跟老婆商量了一下，这才又回到做工的地方。怎么办呢？他只想到一个朋友能够帮忙他，或者愿意帮忙他。这人就是玻璃制造商汉孟德；可是他不在城里，当时葛哈德却还不知道。

到九点鐘的时候，他独自个儿跑到法庭，因为他想别人还是不去的好。他預备一得到消息就馬上回去告訴老婆。他預备去一去即刻回来。

当西巴軒带进犯人席里的时候，他得在那里等候許久，因为还有好几个犯人在他前头。末了他的名字叫到了，他就被推到被告席里。“回推事的話，他偷煤，并且拒捕，”那逮捕他的警官說明道。

推事把西巴軒細細一看；那青年的破損和受伤的臉給他不

好的印象。

“唔，青年人，”他說，“你有什么話替自己辯護？你这臉上的烏青是怎么来的？”

西巴軒眼看着推事，可是并不回話。

“是我拿住他的，”偵探說。“他在公司的一輛車上。他想要脫逃，我去逮他的时候他还打我。这里这个人就是見證，”他回头向着当时帮助他的一个鐵路人員补上一句說。

“那就是他打你的地方嗎？”堂上指着偵探肿起的牙床問。

“是的，先生，”他回說；他見有可进一步报复的机会，心里高兴。

“容我說一句，”葛哈德把身子向前插进來說，“他是我的孩子。是我叫他去檢煤的。他——”

“他如果在站場旁边檢煤，我們不管，”偵探說，“可是他从車輛上把煤扔給底下的五六个人。”

“你难道掙錢不够，非到煤車上去偷煤不可嗎？”堂上問；但不等他父子两人有回話的机会，就又接着說，“你做什么行业？”

“是造車匠，”西巴軒說。

“你呢，你做什么事？”他又向葛哈德問。

“我是密勒尔家具厂的看門人。”

“哼，”堂上覺得西巴軒的态度到底倔强，就这么說。“好吧，这青年人就算可以免掉偷煤的罪名，他的拳头可也用得太随意些了。科倫坡地方这种事太多。罰他十塊錢。”

“容我說一声，”葛哈德剛要說話，庭丁已經把他推开去了。

“不要多說了，”堂上說。“他态度倔强是实。下一案是什么？”

葛哈德走过他孩子这边，心里覺得慚愧，可是喜得还没有更坏的結局。他心里想，这笔款子他总可以办到的。西巴軒当他

近前时，用恳切的眼光看着他。

“好了好了，”巴斯带着安慰的神气说。“他竟不给我一点说话的机会。”

“亏得还没有更坏的结局，”葛哈德兴奋地说。“我们且去把钱弄起来。”

葛哈德回到家里，把结果报告给正在发愁的家里人。葛婆子面孔发白的站着，可是也放心了，因为十块钱似乎还可以办得到。珍妮目瞪口呆地听着全篇的故事。她只觉得巴斯可怜。他是向来这么活泼，这么好脾气的。他也会坐监牢，似乎可怕得很。

葛哈德匆匆去到汉孟德的美丽的住宅，可是他不在城里。他于是想起一个名叫陈金斯的律师，是他从前偶然认识的，可是也不在事务所里。此外有几个杂货店家和煤商跟他很熟，但他还欠他们的钱。翁德牧师也许可以借钱给他，但一想起了要对这样的好人去丢这样的丑，心里难过得很，就不敢去了。他又去找过两三个熟人，但都觉得他的请求来得唐突，婉言拒绝了。直到四点钟，他才力乏气竭的回到家里。

“我简直不知怎么样才好了，”他绝望地说。“叫我有什么法子好想呢！”

那时珍妮就想起白兰德来，但是当时的局面还未能使她不顧一切的去向他要钱，因为她晓得父亲要反对，而且父亲给那参议员的可怕的侮辱，怕他也未必就能忘怀。她的表是第二次又当掉了，此外她再没有弄钱的方法。

家庭会议延长到十点半钟，可是仍旧没有决定什么。葛婆子只是固执而单调地把两手翻来复去，眼睛瞪视在地板上。葛哈德只是发狂似地拿手挠他那红褐色的头发。“没有用的了，”他

末了說。“我是什么法儿也想不出来了。”

“去睡去吧，珍妮，”她的母亲恳切地說；“孩子們也帶去睡去。叫他們坐着是沒有用的。我也許会想出法儿来，你睡去吧。”

珍妮走到她房中，可是哪里会想睡？自从她父亲跟参議員那場爭吵，不久之后她就在報紙上看見参議員到华盛顿去了。他到底回来沒有，尙无消息，可是他作兴在城里也未可知。她对着一面挂在破櫥柜上的短狹鏡子默默地思忖。跟她同睡的味罗尼加早已入梦了。最后，她意識里才凝結成一个严峻的决心。她要去見参議員。如果他在城里，他是肯給巴斯帮忙的。她为什么不該去——他是爱她的。他曾經屡次向她求婚。她为什么不該去求他帮忙呢？

她躊躇了一会儿，这才听见味罗尼加正在調匀地呼吸，就戴上帽子，穿上套衫，靜悄悄的开进起坐間的門，看看有无动静。

那时除开葛哈德在厨房里搖椅上搖动不安的声音之外沒有其他声息。除她自己房里一盞小灯和从厨房門下透出来的一綫灯光之外別无其他灯亮。她回身轉去，把灯吹灭，这才靜悄悄的走到前面开開門，跑进黑夜里去。

一个暗淡的月亮照在头頂，一种幽靜的生气充滿空中，因为那时又是春天将近了。珍妮匆匆走过阴暗的街道时（因为那时候弧光电灯还没有发明），不由萌起一种虛怯的意識；她現在要做的这件事是多么的冒昧啊！那参議員将怎样接待她呢？他会有怎样的感想呢？她不觉呆呆站住，心中起了犹豫和怀疑；这才又想起牢里的巴斯，就仍旧急忙前进。

本州首府大旅館的习惯，是无论夜里什么时候，也无论要到哪一层楼，女子都不难从女子专走的門口进去的。原来那家旅

館也同当时其他許多旅館一样,虽然不能說管理不严,却也有一些地方未免太馬虎。門口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去的,只有从后門口轉到前面的接待室,才会引起那帳房的注意。要是不走那条路,那末进进出出都沒有人注意了。

当她走到門口时,除开門弄里有一盞灯低低的挂着,四处都是黑暗的。那参議員住的房間,沿二楼的穿堂走去只有很短一段路。她提着心,白着臉,急忙走上了楼梯,却不讓她那狂风暴雨般的心情流露出其他形迹。她一到那走熟的門口,就停住步子;她生怕他不在房里,却又怕他真的在房里。当时門上气窗里透出了一道灯光,她就鼓起所有的勇气来敲門了。有人在里面咳嗽动彈。

当他把門开开的时候,他那一惊是不可名状的。“怎么,珍妮?”他嚷道。“多么有趣啊!我正在想你呢。进来——进来。”

他用一个热烈的拥抱欢迎她。

“我是去找你过的,你要相信我的話。我一徑都在想法子把事情挽回过来。現在你居然来了。可是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

他把她推在一臂的距离外,研究她那愁苦的面容。在他眼睛里,她那么鮮艳的美貌正好象是一朵剛摘下来的带露百合花。

他感覺着一陣潮涌般的热爱。

“我有事求你,”她終於逼出这句話来。“我的哥哥坐监牢了。我們得有十块錢才好把他贖出来,我可不知道还有別的地方可以想法子。”

“我的可怜的孩子!”他摸着她的手說。“你还要到哪里去想法子呢?我不是同你說过,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来找我嗎?你难道还不知道,珍妮,我是无论什么事情都会替你做的嗎?”

“是的，”她喘着气說。

“好吧，那末，別再着急了。可是你怎么老是碰着坏运气呢，可怜的孩子？你哥哥是怎么会坐牢的？”

“他从車上扔煤下来，被他們逮住的，”她回說。

“哦！”他說着，滿肚子的同情心都被触起，被喚醒了。原来这个孩子是因命运逼他去做的事情而致被捕受罰的。这个黑更半夜到他房里来哀求的女子呢，为的只是十块錢，在她就是一笔迫不及待的巨款，在他却是不值得什么。“你哥哥的事情交給我吧，”他忙說。“你別着急。我只消半个鐘头就弄他出来了。你坐在我这里，心放宽些，等我回来。”

他指給她一盞大灯旁边自己坐的安乐椅，就匆匆出房去了。

白兰德同区監獄里負責的典獄員是相熟的。他同办理这件案子的法官也認識。他只消費五分鐘的工夫，写个条子給那个法官，請他顧念那孩子的性格取消罰款，并且差个人送他回家。又只消再費十分鐘的工夫，亲自到監獄里找他那当典獄員的朋友，請他把那孩子当即釋放出来。

“錢在这里，”他說。“如果罰金取消，你可以还給我的。讓他現在就走吧。”

那典獄員当然乐得应允，他就急忙亲自到底下去把事情办妥，而那莫名其妙的巴斯登时釋放了。并沒有一句話对他說明釋放的緣故。

“現在好了，”开鎖的看守員說。“你自由了。你快回家去，別再干这样的事情，再讓他們逮住你。”

巴斯滿心惊异地走他的路去了，那前参議員也回到他的旅館，一路想着怎样应付这个微妙局面的办法。此番珍妮来办这件事，显然沒有告訴过她的父亲。她一定是万不得已才来找他

的。她現在正在他房里等他。

凡人一生之中，总必遇到过几次紧要关头，当时如果向一条路走，就是严格实践正义和责任，向另外一条路走呢，就有获得个人幸福的可能，因此要觉得躊躇不决。而这两条路的分界线，是不一定划然分明的。如今白兰德知道自己即使是正式跟她结婚，也要因她父亲无意识的反对而发生困难。再加上世人的舆论，问题就更加复杂。设使他公开的要她，天下人要怎么說呢？她在情绪上是个可重视的类型，那是他知道的。从艺术的方面和性情的方面看她，她却有一点东西不可捉摸，出乎一般人最敏锐的感觉力之外。就是她自己，也还不十分了解这点东西到底是什么，只觉得有一种宏大无边的感情，全然没有受过理智或甚至于经验的矫正，而是宜于任何男子的欲求的。“这个出奇的女孩子，”他想到这里，心的眼睛分明看见她就在面前。

他一路冥想着应处的态度，不觉已经到了旅馆里的那个房间。他一踏进门，就又重新被她的美和她那不可抗拒的魅惑力所感动。在那灯蔭熏红之下，她似乎是一个具有无穷潜力的形象。

“好吧，”他强作镇静的神气說，“我已经去看过你的哥哥。他出来了。”

她站起身来。

“啊，”她喊着，捏紧她的手，向他伸出两条膀子来。她眼中泛起感激的眼泪。

他看见眼泪，就向她走近一步。“珍妮，你千万别哭，”他祈求道。“你这天使！你这慈悲的女神。你已经作了牺牲，怎么再看你淌眼泪！”

他把她拉近身来，于是乎数十年来的一切谨慎都离开他了。

其时他心境里只有需要和滿足需要的意識。命运終于不顧其他的損失，而給予他所最最想要的东西——愛和他所能愛的一个女子。他把她摟在怀中，不住的和她亲嘴。

英国的耶弗利斯^①曾經告訴我們，說一个十全十美的处女需要一百五十年的時間方才造得成。“原来处女的珍貴性是由地上和空中一切着魔的事物吸取来的。它来自一个半世紀以来吹过青麦的南风；来自那些搖曳在重甸甸的金花菜和欢笑の威灵仙上头而藏匿山雀驅逐蜜蜂的漸长的草的香气；来自薔薇罗布的篱笆，金銀花，以及青杉蔭下轉黃麦莖丛中天藍色的矢車菊。虹彩留住日光所在的一切曲澗的甜蜜；一切荒林的蓄美；一切广山所載的茴香和自由——并須經過三个百年的累积。

“百年来的蓮馨花，吊鐘花，紫蘿兰；紫色的春和金色的秋；不死的夜；一切正在展开的時间的节奏。这是一部未尝書写亦且无此能力書写的編年史；試問一百年前由玫瑰落下的花瓣有誰保存記錄呢？三百回飞到屋頂的燕子——你就想想看吧！处女就是从那里来的，而世界之渴望她的美，犹之渴望过去的花一般。十七岁的姑娘之可愛已經有了許多世紀的历史了。此所以情欲是差不多悲慘的。”

你如果已經懂得并且曾經三百回賞識鐘形花的美；如果薔薇，音乐，以及世界上的紅色朝霞和暮靄曾經触动你的心；如果一切的美都就要消逝，而你趁那世界还没有溜走的时候，能得这些东西摟抱在怀中，試問你还舍得放弃它們嗎？

① 耶弗利斯(John Richard Jefferies, 1848—1887)，英国作家，所作小說多描写乡村生活。

八

有时襲击我們的物質和精神的变化,在当时,意义是不很明了的。經過一陣震惊的意識,一陣覺得危險的意識,我們就明明已經恢复原状,然而变化是来过的了。我們总有一部分地方决不会和从前一样。珍妮既然熟虑那天晚上因同情的冒險而起的深微的心情变化,就落入一种模模糊糊的混乱情緒中。她对于白兰德跟她的这种新关系,並沒有确实認識要发生何等社会的和生理的变化。即使情况十分好,可能的母性也不免要使一般女子受到震惊,这是她还没有意識到的。她目前的心情只是駭异,惊奇,和不知道将来到底怎么样,同时她又真正感觉到了一种安恬的快乐。白兰德是个好人,現在他跟她的关系已經更加密切。他爱了她了。由于这种新关系,她的社会地位的变化势必要跟着来的。从現在起,生活就要跟从前根本不同——就在这一刻儿也已經不同了。白兰德頻頻对她保証他的爱情始終如一。

“我告訴你,珍妮,”她临走的时候他又重复的說,“你千万不要着急。我是因为感情实在压制不住了,可是我总要跟你結婚的。我这回确实是太放肆,我可总要弥补我的过失。你現在回去,什么都不要說起。对你的哥哥要警告他几句,如果現在还不太晚的話。你要自己拿主意,将来我要跟你結婚,并且要帶你走的。我可不能够立刻就办。我不愿意在这儿办。可是我馬上要到华盛顿去,再来接你。現在”——他掏出錢包,从里面取出一百块錢,实已尽其所有了,“这个你先拿去。明天我再送你些。你現在是我的人了——記得。你是属于我的了。”

他亲热地拥抱她。

她走到黑夜的街心，一路思忖着。无疑的，他会实践他的话。她把一种迷人的新生活的种种可能都想象起来。当然他会讨她的。你想想看吧！她就要到华盛顿去——那么老远的地方。而她的父亲和母亲——他们再也用不着这样劳苦了。还有巴斯和马大——她想到自己将有许多地方可以帮助他们，不由得满心高兴。

走过了一段街坊，她就站住了等白兰德，白兰德伴送她到她自己的门口，并且等着她做过一番审慎的侦察。她悄悄的走上台阶，把门试推一下。门是开的。她停了一会，示意她的情人，说她安全，这才走进去。屋里是一片寂静。她偷偷的走进自己房里，听见味罗尼加的呼吸声。她这才悄悄的走到巴斯和乔其同睡的地方。巴斯在床上挺着，好象睡着了。她进去的时候，他就问，“是你吗，珍妮？”

“是的。”

“你到哪里去来的？”

“你听我说，”她低声说。“你见过爸爸妈妈没有？”

“见过的。”

“他们知道我出去吗？”

“妈知道的。她叫我不要问起你。你到哪里去来的？”

“我为了你的事情去找参议员白兰德的。”

“哦，原来是这么的。他们并没有讲明为什么释放我。”

“你别告诉什么人，”她央求说。“我不要什么人知道。你知道爸爸对他的感情是怎么样的。”

“好的，”他回说。可是他又问起那前参议员什么意见，怎样营救他，以及她怎样求他的经过情形。她略略说了一遍，就听见

她的母亲到門口来了。

“珍妮，”她低声叫。

珍妮走出門来。

“哦，你干嗎到那里去的？”她問。

“我是沒有法子呀，媽，”她回說。“我想我总得出点力才好。”

“那末干嗎去了这么久？”

“他要和我談談，”她閃爍其詞的回說。

她母亲滿腹惊惶臉色发白的看着她。

“哦，把我吓得什么似的！你父亲到你的房里去过，我說你已經睡覺了。他就去把前門鎖起来，我重新把它开开。巴斯回来的时候，他要叫你，我叫他等明天再說。”

她又很不放心似的看看她的女儿。

“我沒有什么，”珍妮含着安慰的意思說。“什么事情都等我明天告訴你。睡去吧。他当巴斯是怎么出来的？”

“他还不曉得。他当他們看巴斯拿不出錢，就放他出来了。”

珍妮很亲热地把手放在她母亲的肩上。

“睡去吧，”她說。

她那时的思想和行为已經是老練了几年了，她仿佛覺得現在必須要帮助母亲，同帮助自己一样。

此后的几天日子，在珍妮是如同做梦一般把捉不定的。她把那些戏剧般的事情在心里反反复复的思忖。要对母亲說出那参議員又曾提起过結婚的話，說出他打算下次到华盛頓去后就來討她，說出他給了她一百块錢，以后还要給她些，她覺得这一些話都还不难說，可是关于其他一件事，关于那最重要的一件事，她就沒有勇气敢說了。因为这件事是太神圣了。他应許她的余款，

第二天就差人送到，是四百块钱的钞票，还劝她存在本地的银行。那前参议员的信上说明他已经动身到华盛顿，但他是要回来的，或者差人来接她。又说：“你不要担心。更好的日子等着你呢。”

白兰德去了，珍妮的命运确乎还在不可知之天。可是她的心仍旧保存着青年时的天真和纯朴；一种温婉的沉思态度，是她举止行动上唯一外现的变化。她相信他一定会来接她。浮现在她心中的只有远地的海市蜃楼和奇异景物。她在银行里已经有了一点小小的资产，多于她所曾梦想的数量，借此可帮助她的母亲了。她心里存在着女孩子家天然要有的那种向好一方面的希冀，因而她应该担心的地方也不大担心了。殊不知在自然和人生里，可能性是放在天秤上的。它也可以落到好的一端，也可以落到坏的一端，但在这样没有经验的一个灵魂看来，非到全坏的时候是不会觉得它全坏的。

在这一种毫无把握的情境下，一个人怎么还能保持这样比较平静的心境那是不可思议的，要我解释，就唯有向青年精神所包含的那种天生的信任性里去寻。人们的心未必常能保留比较青年时代的知觉。而不可思议的地方，并不在有人能把它保留，却在有人要把它丧失。你既阅历过世情，既把青年时代的惊奇和敏感统统搁起，试问所剩的还有什么呢？有时侵入你的唯物主义的沙漠里来的那少数绿枝，掠过严冬灵魂的眼的那少数夏景的瞥见，厌倦的掘土工作中的半小时的休息，凡此，都能流露给那僵硬了的土之追求者以青年的心所常与俱的那个宇宙。无恐惧亦无爱宠；开垦的田畴和山上的光明；早晨，正午，夜晚；星光，鸟语，水声——凡此，都是儿童的心的自然遗产。人们管它叫诗的，已经僵硬的人们则名之为幻想。他们在青年的日子，这是自然的，但是青年的感受性一经离开，他们就都看不见了。

这在她个人行动上发生的作用，只能从一种微微加强的沉思状态上看起来；她的一举一动都带着这样的神情。有时候，她要诧异怎么没有信，但同时她又记起他曾明说要等几个礼拜的，因而实在过去的六个礼拜就不觉其长了。

在这期间，那著名的前参议员曾经称心快意的去觐见过总统，曾经拜过一回客，并且正要到马里兰乡间去小住几时，顺便看看几个朋友，却刚巧害起轻微的热病来，把他在房里关闭了几日。他见无巧不巧，正在这时候卧病起来，心里稍觉烦恼，可是万想不到这病是多么严重的。后来医生发见他害的是恶性伤寒症，厉害的时候曾经使他暂时失去知觉，弄得他非常虚弱。后来大家当他已在痊愈期中了，谁知刚在他跟珍妮别后的六个礼拜上，他又忽然害起心脏麻痹症来，从此就再也不能恢复知觉。珍妮很幸福地始终没有晓得他的病，也没有看见报纸上记载他的死讯的大字标题，及到那天晚上巴斯回家来才拿给她看。

“你看这儿，珍妮，”他激动地说，“白兰德死了！”

他擎起那张报纸，就见在第一栏里用头号大字印着：

前参议员白兰德氏逝世

俄亥俄名流溘然长逝

以心脏麻痹症歿于华盛顿之阿灵吞医院

氏近患伤寒，医生方以为逐渐痊愈，乃竟不起。按氏一生经历卓异，……

珍妮瞠目看着它，“死了？”她喊道。

“报上登在那里，”巴斯回说，他的语气是报告一个很有趣的消息的语气。“他是今天早晨十点钟死的。”

九

珍妮带着掩飾不掉的顫抖接过那張報紙，走進隔壁房間。她站在前窗的旁邊再看，一種恐怖的感覺仿佛把她催眠起來一般。

“他死了，”這是她當時所能構成的唯一概念，而當她呆呆站着的時候，隔壁房裡巴斯對葛哈德敘述這樁事情的聲音傳到她耳朵裡來。“是的，他死了，”她聽見他說；她於是重新試把這樁事對於她的意義構成一個概念。然而她的心似乎只是一片空白。

過一会儿，葛婆子也到那間房裡去了。她已經聽見巴斯的報告，並且看見珍妮走出房來，但是想起珍妮跟她父親為了那參議員的緣故有過爭吵，所以當心着不把感情流露出來。她那時候對於事情的真相原是不大清楚的，只不過要看看珍妮對於她自己的希望這樣突然的毀滅有什麼感想。

“真倒霉！”她懷着真正的悲哀說。“你想他無巧不巧，剛在他要竭力幫忙你——幫忙咱們大家——的時候死了。”

她停住話頭，等着一句表示同意的話，可是珍妮失了常態似地始終不發一言。

“可是我也難過不來，”葛婆子繼續說。“這是沒有法兒的。他原是待我們一片好心，可是你也不必想它了。事情是完了，這是沒有法兒的，你知道。”

她又停住話頭，而珍妮仍舊呆立着不發一語。葛婆子看看自己的話絲毫不發生效力，以為珍妮不願意跟人在一起，就走出去了。

珍妮仍舊站在那兒，但這時候那消息的真正意義已經逐漸構成連貫的思想，她開始認識自己處境的可怜和絕望了。她回

到自己房里，坐在床沿，就看見一張非常慘白而惶惑的臉从那面小鏡子里瞪視着她。她心神恍惚地看着那張臉；難道那真是她自己的面貌？“我大概非走不可的了，”她想到这里，就凭那点絕望的勇气而猜忖到什么地方可以收容她。

这个当儿，外面叫吃晚飯了，她因要掩飾自己的心事，就走出房去跟大家同吃；但是她想要在举止行动上維持自然的態度是很为难的。葛哈德已經看出她那强作鎮靜的神情，却还猜不到她那隱情的深处。巴斯呢，只顧自己的事情，沒有工夫去特別注意別人的事。

此后的几天日子，珍妮都在思慮她的处境的困难，究竟想不出一个办法来。錢是她有的，可沒有朋友，沒有經驗，沒有地方可投奔。她是一向都跟家里人同住的。她开始覺得精神漸漸頹唐下去；不可名狀的恐惧一徑要來包圍她，糾纏她。有一天她早晨起来，就覺得控制不住地只要哭，此后这种感情就常常在极不适宜的时候要來侵襲她。葛婆子开始注意到她这种神情，有一天下午就决計要去向女儿問个明白。

“你現在必須告訴我有什麼心事，”她平心靜氣的說。“珍妮，你無論什麼事情都別瞞你的母親。”

在珍妮，叫她自己供認本來似乎是不可能的，但經不得她母親這麼同情的追問，終於不得不把可怕的實情吐露出來了。葛婆子听知底細，直吓得目瞪口呆，一句話也說不出。

“阿！”她末了叫出這聲時，一陣自責的感情使她渾身受震動。“這都是我的過失。都怪我失于檢點。可是我們總要想法兒。”說着，她禁不住大聲嗚咽了。

過了一會兒，她又回去洗衣服，彎身在洗衣盆上一面洗擦一面哭。眼淚從她頰上流下來，滴進肥皂水里去。她屢次放下衣

服，用圍裙擦干眼睛，可是一面才擦去，一面就又滿眶了。

及到第一陣的震惊过去之后，对于目前危險的鮮明意識就来了。葛哈德知道了怎么办呢？他从前常说，假使他知道他的女儿当中有象他听人家说过的那些女子的行为，他就要赶她出去。“不許她呆在我家里！”他曾經这样叫嚷过。

“我是害怕你的父亲呢，”这个期間葛婆子常常要对珍妮說。“我不知道他要怎么样。”

“我也許不如走的好，”珍妮提議說。

“不，”她說；“他一时是不会知道的。且等一等再說。”但在她的心的深处，知道禍到之日已經不远了。

有一天，她看看事已急迫，自己也覺得有些按捺不住，就把珍妮和孩子們都打发到外面去，希望趁空儿对丈夫說出真情。那天早上，她一陣来一陣去的覺得非常不安，生怕那說話的时机来到，終于一句口都沒有开，还是讓丈夫到房里去打瞌睡。那天下午，她沒有出去工作，因为她要尽这責任虽然很痛心，可也不能不尽。葛哈德四点鐘睡醒起来，她虽明知珍妮不久就要回家，不免要把这特地安排好的机会錯過，却仍旧犹豫不决。要不是她的丈夫先說起珍妮近来面色难看，那她一定沒有勇气开口的。

“她近来面色不对，”他說。“怕有什么緣故吧。”

“哦，”葛婆子显然和她的恐惧奋斗着，并且决計无论如何不再拖延了，才这样开始說話。“珍妮糟了糕了呢。我不知道怎么样才好。她——”

那时葛哈德剛把一把門鎖旋开来預备修理，一听见这話，就突然抬起头来。

“这話怎么講？”他問。

葛婆子那时手里拿着圍裙，急得把它不住的搓揉。她想要

鼓起充分的勇气来解说她这句话，可是恐惧把她完全制伏了；她只是把围裙掀在眼睛上，开始哭泣。

葛哈德看着她，站起身来。他本来生着一张严肃而瘦削的脸，但因年纪大了，又常在风雨之中工作，皮肤已经变成灰黄色。每当惊恐或发怒的时候，眼睛里要冒出火星来。心里一有烦恼，他就要把头发猛力地往后面按，两脚不住地奔。现在呢，他显得是机警而且可怕的。

“你说什么？”他用德语问，他的口声已经变得硬帮帮。“糟糕——有什么人——”说到这里他又突然停住，把手一挥。“你为什么不早说？”他追问。

“我万想不到，”虽然惊惶却还不至于语无伦次的葛婆子继续说，“她会有这种事的。她是多么好的女孩子啊。哦！”她结束说，“想不到他会毁了珍妮的！”

“好吧，好吧！”葛哈德怒不可遏的大嚷道，“我早料到的！白兰德！嘿！那是你们的好人！让她黑更半夜去乱跑，赶车，溜弯儿，都是那末闯的祸。我早料到的。我的老天爷！——”

他突然中止这种戏剧的态度，开始在那狭小房间中急步回旋起来，象是笼中的猛兽在团团打转。

“毁了，”他嚷道，“毁了！嘿！他竟毁了她了，不是吗？”

他突然止步，象个木偶人被线牵住了一般。这才一直走到葛婆子面前，那时她已经退到靠墙的桌边，吓得脸上发青的站在那里。

“他已经死了！”他嚷道，仿佛他才晓得这桩事似的。“他是死的了！”

他把两只手一齐揪住太阳穴，象怕脑髓要迸出来一般，站在那里对她瞪视着，似乎这种挖苦人的局面在他脑子里起火了。

“死了！”他又說了一遍，把个葛婆子吓得愈加往后縮，她当时的机智是专门用来对付面前那个人演的悲剧，而不是用来对付他那悲哀的实质的。

“他是有意討她的，”她惊慌地辯解說。“他如果不死，已經要討她去了。”

“已經要！”葛哈德听見她的話，突然象从催眠状态中醒过来一般嚷道。“已經要！現在說起来多么漂亮。已經要！不要臉的东西！他的灵魂定要拿到地獄里去燒——那只狗！啊，上帝，我希望——我希望——假如我不是一个基督教徒——”他捏紧了拳头，他那滿肚子的气憤使他渾身发抖得如同一張叶子一般。

葛婆子哭起来了，她丈夫掉头不顧，因为他自己的感情非常强烈，不容他对她发生同情了。他一来一往的走着，他那沉重的脚步震动着地板。过了一会儿，他又走回来，原来他又想到这桩駭人禍事的一个新方面。

“这桩事情是几时起的？”他追問道。

“我也不知道，”吓得不敢說实話的葛婆子回道。“我是前几天才知道的。”

“你說謊！”他激动地嚷道。“你老是替她遮盖。她現在弄到这步田地，都是你的过失。你如果依我的办法，就不会有今天了。”

“好收場，”他又对自己說。“真是好收場。儿子坐监牢；女儿滿街跑，讓別人談論；邻舍家都公然到我面前來說我孩子的坏話；現在这个流氓又把她毀了。我的老天爷，到底我的儿女遭了什么瘟了啊！”

“我实在不懂这一个道理，”他不覺对自己怜悯起来，繼續說道。“我是尽心的！我是尽心的！我每天晚上都禱告天主叫我

做好事，可是沒有用。我是可以一徑工作下去的。我的这双手——你看吧——都做糙了。我一輩子都竭力要做一个老实人。可是現在——現在——”他的声音中断了，一时竟象熬不住要哭出来。但他突然又向着他的妻子，因为忿怒的情緒又占了上风。

“你是这事的禍根，”他嚷道。“你是唯一的禍根。你当初如果肯依我的話，就不会有这桩事情。你当她是非出去不可的！非出去不可的！非出去不可的！她已經做了婊子了，还不是个婊子嗎！她已經准备入地獄了。讓她去吧。我从今以后再也不管这件事。这就够我受的了。”

他轉身走开，好象要回到自己房間里去的样子，可是他剛到門口，就又折回来。

“我要叫她滾出去，”他象通过电似的說。“我不容她呆在我家里。今天晚上！立刻就滾！从此不許再进我的門。我要叫她明白，敢不敢再羞辱我！”

“你不能够今天晚上就赶她到街上去呀，”葛婆子辯解道。“她是沒有地方可去的。”

“今天晚上！”他重复說。“就这一刻儿。讓她自己去找一个家吧。她已然不要这个家了。叫她馬上就滾。咱們且看人家怎样看待她。”說完，他就走出房去了，不可动搖的决心已經固定在他那副險恶的面容上。

到五点半鐘，葛婆子正在眼泪淋淋預备晚飯的时候，珍妮回来了。她母亲听見开門的声音，心里怦怦大跳，因为她知道險恶的风波又要再起。她父亲在門檻上跟她碰了头。

“不要讓我看見你！”他野蛮地說。“我这家里不許你再呆一个鐘头。我从今以后不要再見你的面。滾吧！”

珍妮站在他面前，臉色慘白，微微顫抖，不作一声。同她一起回来的孩子們都吓得呆呆的挤做一堆。味罗尼加和馬大是跟她亲爱的，就开始哭了。

“什么事情？”乔其問；他吓得大張着嘴。

“我要她滾出去，”葛哈德重复的說。“我不要她在我門里。她如果要去当婊子，我也不管，只不許呆在这里。去把东西理起来，”他眼睛盯着她加上这句。

珍妮无話可說，可是孩子們都号啕大哭了。

“你們不要吵，”葛哈德說。“都到厨房里去吧。”

他把他們都赶开，自己也剛愎地跟了去。

珍妮靜靜的走进她的房間，当即捡起她的少数几件小东西，淌着眼泪，开始装进她母亲拿給她的一个手提包里。她平时一点点积起来的那些女孩子的小飾物，她都沒有拿。她并不是沒有看見它們，但是想起了她的几个妹妹，所以都留下来不帶去。馬大和味罗尼加本来要去帮她捡东西，但是父亲禁止她們不許去。

六点钟的时候，巴斯回来了，他看見厨房里聚着那么惊慌的一群人，就問是什么事故。

葛哈德猙獰地看了看他，却不回他的話。

“什么事情？”巴斯追問道。“你們为什么都坐在这里？”

“他要把珍妮赶出去，”葛婆子淌着眼泪低声說。

“为着什么？”巴斯吓得睜着眼睛問。

“等我来告訴你为什么，”葛哈德仍旧用德語插进來說。“她是一个婊子，就是为了这个。她跑到外面去，給一个比她年紀大三十岁的人糟蹋了，給一个做得她父亲的人糟蹋了。我要她滾出去。不許她再呆一分鐘。”

巴斯向四面一看，孩子們都睜着眼睛。大家都分明覺得可怕的事發生了，就連那幾個小的也覺得了。但是除開巴斯沒有人懂得。

“你為什麼一定要今天晚上就叫她走呢？”他問道。“現在不是趕女孩子到街上去的時候。她不能等到明天早上再走嗎？”

“不行，”葛哈德說。

“可不是嗎？他不應該這麼干法的，”母親插嘴說。

“現在就得去，”葛哈德說，“她走了就算了結這樁事了。”

“可是叫她到哪里去呢？”巴斯堅持着說。

“我真不知道，”葛婆子虛弱地插進來說。

巴斯四面看看，毫無辦法，後來葛婆子趁她丈夫眼睛不看她的當兒，示意叫他向前門那邊去。

“進去！進去！”是她那手勢中包含的意思。

巴斯從廚房里走進屋子，葛婆子這才敢也拋開工作跟了他進去。孩子們呆了一會，但也一個個都溜進去了，只剩葛哈德一個人在廚房里。他等過了相當的時間方才起身。

在這當兒，珍妮已經匆匆受她母親的一番指導了。

她叫珍妮去找一個私人寄宿舍先住下，就把地址寄回來。又叫巴斯不要打門口送她出去，只要珍妮在一段路外等候他去送她。將來父親不在家的時候，母親出去看女兒，或者女兒回來看母親，都無不可。其他的事，都等下次會面再商量。

這番討論還在進行的時候，葛哈德進來了。

“她要去了嗎？”他厲聲的問。

“是的，”葛婆子用出她從來不曾有過的強硬語氣說。

巴斯說，“忙什麼呢？”可是葛哈德的眉頭皺得那麼厲害，使他不敢再冒險提出其他抗議。

珍妮走进来，身上穿着她的一件好衣服，手里提着她的手提包。她眼中含着恐惧，因为她正在受一种酷烈的刑罚，然而她毕竟已非处女了。恋爱的力量她已经有了，忍耐的撑支和牺牲的甜蜜，她也都已具备了。默默地，她跟母亲亲了吻，同时禁不住眼泪潮涌出来。然后她转身出门，去进入她的新生活，而背后的门也就关上了。

十

珍妮这样不合时宜地插身进去的那个世界，是道德从不可记忆的时候起就一直在那里徒然奋斗的；因为所谓道德，就是对别人有好意和替别人做好事的意思。道德就是愿意替别人做事那种慷慨的精神，而唯其如此，所以它是被社会看得差不多一钱不值的。你要是拿自己去贱卖，你就会被人家轻易利用，被人家踩在脚底。你要是看重自己，那就不管你怎样的无价值，别人也会尊重你。群众的社会是可痛地缺乏辨别力的。它的唯一的标准就是别人的意见。它的唯一的试验就是自己保重。他保全了他的财产吗？她保全了她的贞操吗？唯有极少的事，极少的人，才不是人云亦云，稍有自己的主见。

珍妮这个人就从来不曾想要保重自己过。她那一种天生的性情就是要她来作自我牺牲的。她不能马上就被世界上叫人如何保重自己以防祸害的那套自私自利的教训所腐化。

凡人遇到这种紧要的关头，他的成长力也最强大。在这样的时候，这种力和自足的感觉就会象潮水一般涌出来。我们也许仍旧要颤抖，自觉拙劣的恐惧心也许要逗留不去，然而我们是在成长的。閃忽的灵感会来引导我们的灵魂。在自然里是无所

謂外界的。當我們從一個團體或一種情境被擯斥出來的時候，我們仍舊能有一切存在的東西做侶伴。自然是不慳吝的。它的風和星就都是你的伙伴。只要靈魂寬大而能感受，這漠大無邊的真理就會闖進來——或者不是成現成的辭句，只不過是一種感情，一種安慰，而這畢竟就是知識的最最基本的本質。在宇宙里，平安就是智慧。

珍妮出門走不上几步，就給巴斯追上了。“把提包交給我拿，”他說；又見她默不作聲，象有說不出口的情感，就又說，“我想我能替你找到一個房間的。”

他領路到城的南部，那里的人都不認識他們，就一直找到一個老太婆家里，原來她家客廳的鐘是新近從他受雇的那家公司買去的。他知道她家境不充裕，有個房間要出租。

“你的那個房間還空着嗎？”他問。

“是的，”她看着珍妮說。

“我願意你租給我的妹子住。我們搬走了，她現在還不能搬。”

那老太婆表示願意，珍妮就暫時安頓下來。

“現在你別着急了，”很替妹子傷心的巴斯說。“事情是會平靜下去的。媽吩咐我叫你不要着急。明天他出去的時候回來吧。”

珍妮應允她願意回去，他又給她几句安慰的話，跟老太婆把包飯的事情商量停當，就告別回去了。

“現在好了，”他出門的時候又鼓勵地說。“你將來是會好的。不要着急。我現在要回去了，明天早上再來。”

他走回家時，心里總覺有點不適，因為他覺得珍妮這回的事是做錯的。他的這種想法可以由他和珍妮一路走時問她的話里

看出来，因当珍妮正在伤心疑惧的时候，这样的话照理是不应当問的。

“你到底为着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你难道想都不想 一 想的嗎？”他这样追問。

“請你今天晚上不要問我吧，”珍妮說了这一句，才止住了他那些令人难堪的問題。她並沒有辯解，也不埋怨什么人。如果要归罪給誰，那大概就該她来承担。至于她自己的不幸，和全家的不幸，乃至她的牺牲，那是一概都忘記的了。

珍妮既被撇在她这陌生的住处，悲伤的情緒就不由得涌上心来。她想起自己竟被家里驅逐出来，既害怕，又羞慚，不由得嗚嗚哭泣。她虽然天生就一副甘愿自苦而不怨天尤人的性情，但是她的一切希望竟这样全盘毀灭，实在叫她太难受了。人生里面竟有象大风一般能够搶夺人压倒人的一种元素，那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死亡要突然的闖进来把人生中似乎最有希望的一切都打得粉碎呢？

她把过去的事情想过一遍，于是她和白兰德长时关系中的一切瑣細情节就都分明記起来，現在她虽然受着这样的苦，她对于他却只有种眷恋的感情。他到底不是存心要害她。他的好心，他的慷慨——这些都是实在的。他本質上总是一个好人，所以她只悲痛他的早死，而且只是为他悲痛，不是为自己悲痛。

这样的認識，虽然并不能使她安心，至少已經把那一夜的时间消磨过去了。第二天早晨，巴斯到工作的地方去，路过告訴她，說葛婆子叫她那天晚上回去一趟。那天晚上葛哈德将不在家，她們是有一夜可談的。她很覺寂寞地度过那一天，但到傍晚，她就兴奋起来，等到八点一刻鐘，她动身了。

到家之后，也沒有什么使人安慰的消息告訴她。葛哈德的

心情还是那么忿怒那么暴戾的。可是他已經决定下礼拜六就丢了差使到羊氏鎮去了。原来这桩事发生之后，他以为无论什么地方都比科倫坡好些；他觉得在科倫坡是永远抬不起头了。他就想起它来也觉得难受。他馬上就要走，等找到了工作再叫家眷走，意思就是要抛开他的小家庭了。他不想去設法偿还房子的押款——这是他觉得沒有希望的。

到了礼拜的終了，葛哈德果然走了，珍妮仍旧回家来住，至少在一段期間，家里总算恢复了原状，但那样的局面当然是不能持久的。

巴斯看得很明白。珍妮的这个乱子和它的可能的后果使他担着很重的心事。科倫坡是不能住了。羊氏鎮也去不得。他們如果大家都搬到較大的城市去住，那就要好得多。

他把这局面細細考虑，又听說克利夫兰地方正要发展工业，他就想要去碰碰运气看。他如果成功，其他的人就都可以跟他走。如果葛哈德仍旧在羊氏鎮工作，还象目前的样子，而一家人都可以搬到克利夫兰，那末珍妮就免得无家可归了。

巴斯对于这个計劃，稍稍費了一点時間才决定，但是到末了，他就向大家宣布了。

“我决計要到克利夫兰去了，”他一天晚上在母亲做飯的时候对她說。

“做什么？”她莫名其妙地抬起头来問。她生怕巴斯要丢开她。

“我想到那里去可以找到工作的，”他回說。“咱們不應該再住在这种該死的地方了。”

“別乱咒罵吧，”她用責备的語气說。

“哦，我知道的，”他說，“可是也够叫人咒罵了。咱們住在这

里一徑都是倒霉的。我馬上要走，也許我能够找到事情，咱們大家都好搬过去。咱們如果能搬到沒有人認識的地方，那就好得多。咱們在这里是沒有人瞧得起的。”

葛婆子一面听着，一面就萌起了能够改善生活的强烈希望来。她巴不得巴斯能够这样做。他果然能够去找到工作，做一个有作为的青年，来救他母亲的苦难，那岂不是大好！他們目前的生活，正如急水一般向一种可怕的灾禍流去，当然巴不得它有个轉机。

“你想可以得到事情嗎？”她很关切地問。

“應該是可以的，”他說。“我找事情从来不会找不到。別人也有到那里去的，都还搞得不錯。就瞧密勒尔一家人吧。”

他把手插在口袋里，眼睛朝窗外看着。

“你想我到那边找到事情的前头，家里能够維持嗎？”他問。

“我想能够維持的，”她回說。“爸爸現在有事情，我們也有一点錢，就是，就是——”他想起了家里的苦情很覺难过，把那錢的来源迟迟說不出口来。

“是的，我知道，”巴斯皺着眉头說。

“咱們要到秋天才給租錢，到那时候无论如何只有把房子給人家了，”她接着說。

她这話是指房子的押款，因为款是九月的期，明明是付不出的。“假使咱們能够不等到期就搬走，我想总可以維持下去。”

“那末我一定干，”巴斯坚决地說。“我一定要去。”

果然，他到那个月的月終就辞了差使，第二天就动身到克利夫兰去了。

十一

此后发生的事，要是单拿跟珍妮有关系的来说，那是我们现代的道德一致主张忌諱的。

造化中的某种过程，就是运行于冥冥之中的那种力的创造大智慧，若是凭这种力所创造的一部分小个体的成见来看时，是被认为猥褻的。我们对于生命创造的事情总要朝过脸去，仿佛它是我们最不应该公然对它发生兴趣的一件事。

所可异的，这种感想偏会发生在一个以生育为本质的世界，就是一个广漠无垠的两性运行的世界，且其中的风，水，土，光四种元素，同样是所以助成我们的繁殖的。不单是我们，就是全地球，实在都被结婚的情欲所推动，而且凡是属于地上的一切，都是由这一条共同的道路才得存在的。然而竟有一种可笑的倾向，大家对此过程都要回避回头，不敢正视，仿佛自然的本身就含有猥褻。“受胎于邪愿，生育于罪恶”这句话，本是这种极端的宗教家加给这个过程的一种不自然的解释，而这种偏颇无理的见解居然得世人默認的了。

这种态度之中，确乎是有根本错误的地方。哲学的教训和生物学的推论应该在人类的日常思想中得着更实际的应用。因为没有哪种进程是猥褻的，没有哪种状态是不自然的。跟某一社会的习惯偶然歧异，不必就会构成罪恶。人世間藐小的可怜虫，偶尔为机会所乘，而軼出人类确立的习惯，未必如一般人所断定，就算犯了沉淪不可自拔的大罪。

如今珍妮是要来替那种自然奇迹的不公道的解释作証了，实则只要白兰德还没有死，这是可以当作人生的理想任务之一

而被目为神圣的。在她自己，虽然不能分辨这个进程和其他一切常态的生活进程有什么不同，但她由周围人的行动上，已经感觉到堕落是她的命运，罪恶是她的处境的基础和条件了。她虽然还没有十分明白的感觉着，却已经差不多要想扑灭将来对于她的孩子所应有的眷爱和顾念了。虽然还没有十分明白的感觉着，却已经差不多把那萌芽的和天性的爱看作罪恶了。虽然她所受的刑罚并不是数百年前的绞刑和监禁，但她周围的人类都是愚昧而麻木的，所以都看不透她现在的处境，只晓得她是有意违犯社会的律条，而应处的刑罚就是不齿于人类。她现在的唯一办法，就是避免人们侮蔑的注视和默默忍受身上要来的巨大变化。所可异的，她并没有感觉到无谓的懊悔和徒然的痛心。她的心是纯洁的，而她也自觉着心境十分平静。悲哀，她原是有的，却只是悲哀之柔和的态相，只是一种模糊的猜测和惊奇有时要使她眼睛里充满着眼泪罢了。

你总听说过夏天的斑鸠在幽静之中鸣叫；你也遇到过那种无人睬及的小溪在没有耳朵来听的地方歌唱唠叨。枯叶之下，雪岸之阴，有那纤嫩的杨梅树，应顺着上天对于色彩的要求而放出简单的花朵。如今这另一种女性之花也是这样开放的。

珍妮是孤独了，但象斑鸠一样，她是夏天一种美妙的声音。她一面奔走家务，一面耐心等待，毫无怨言，等待着她自己终于要去替它做牺牲的那个过程的成就。碰到家务轻松的时候，她就情愿静静的坐着冥想，而对人生惊奇的感觉就要使她落入催眠状态中。但逢家事繁忙，要她竭力帮助母亲的时候，她有时要悠闲地歌唱起来，工作的快乐使她超脱了自己。她总是用着一种沉着而不动摇的勇气去对付将来。这种态度，并不是做女子的人人所得而有的。容许气量狭窄的女子养孩子，就要算是自

然的不仁。至于气量寬宏的女子，等到她們成熟的时候，总都会欢迎母性的到来，都会見到这里面含有为种族尽义务的无限可能性，且因自覺能尽这样偉大的义务而感覺到快乐和滿足的。

珍妮，在年齡上是个孩子，在生理和心理上是个富有潜能的女人，只是关于人生和她在人生中的地位还不曾得出一个圓滿的結論。当初逼使她落入这个反常地位的那种严重局勢，从某一点看起来，实在可算是对于她的个人器度的一种貢獻。因为有了这种局勢，才能証明她的勇气，証明她的同情的寬大，以及她愿意为正当理由而牺牲自己的精神。至于她因这事而把更大更复杂的負担加在自己身上一层，那是由于她的自卫的意識敌不过她的感情之故。有时候，她覺得孩子不久就要来，也不免发生恐惧和慌乱，因为她怎見得这孩子将来不責备她呢？但是她始終相信人生自有公道，所以还不致伤心到无可慰藉的地步。在她那种思想的方式中，人們并不是存心要殘酷的。模糊的同情思想和神圣的善意渗透了她的灵魂。人生無論在极坏的时候或是最好的时候，总是美的，而且向来是美的。

她的这些思想，并不是一时之間突如其來的，而是經過她观望和等待的几个月工夫逐漸發生的。做母亲，縱然在这种异常的情境下，也是一桩了不起的事情。她感覺到，只要生活容許她，她就要爱这个孩子，要对它做个好母亲。不过問題是——生活容許她什么呢？

要做的事情多着呢——衣服要做，某些关于卫生和食品的条件要遵守。她的恐惧之一，就是怕葛哈德要出人不意的回来，可是他並沒有回来。一向替她家里看病的那个医生——就是爱温吉医生——也曾請来診斷过，他曾給她切实妥当的指导。原来他虽然受过路德派的教育，却因行医的范围很广，所以相信天地

間的事情有非我們的哲學和我們這個狹窄的世面所曾夢想的。他听葛婆子怯生生的把病因对他說了之后，就說，“哦，原来如此。好吧，你不用着急。这样的事情多着呢。你要是也象我一样世面見得多，你就用不着哭了。你的孩子没有什么。她很健康。将来她可以离开这儿，那就誰也不会知道。邻舍家的話管他什么呢？你不必大惊小怪，这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

葛婆子听了他的話，心里不免惊异。她知道他是一个极賢明的人。他这番話稍稍給她一点勇气了。珍妮呢，本来就无所畏怯，而是很感兴味地听着他的指导的。她所以如此，并不是为她本人，而是为她的孩子，她并且竭力希望能够照他的話做。后来医生問起孩子的父亲是誰，她們也老实的告訴他，他就抬头凝想似的說，“那就應該是个好孩子了。”

孩子出世的时间終於到了。在旁指揮的是爱温吉医生，替他做助手的是葛婆子，因为她养过六个孩子，对此道是精通的了。临盆并没有困难，及等那新生的孩子呱的一声叫出来，珍妮当即对她发生一种非常的热爱。这是她自己的孩子啊！这个单薄而虛弱的女孩是需要她看顧的。孩子洗好包好了之后，她就把她摟抱在怀中，感到非常滿足和快乐。这是她的孩子，她的小女孩子。她要活下去替她工作，而且覺得自己虽然在产中，仍旧一样的强壯，竟不由得快乐了。爱温吉医生預料产妇的复原一定很快。他想她最多两个礼拜就可以起床。事实上，她只十天工夫就能够起来做事，跟平常一样强旺健康了。她是一个天生强壯的女子，而且具有育儿的能耐，所以就成为一个理想的母亲。

大危机已經过去，現在生活已經如常了。兄妹們里面，除开巴斯年紀都还很輕，不能充分了解这事的意义，所以都受了騙，

以为珍妮已經嫁給白兰德，而白兰德是死的了。他們直到孩子生出来，一徑都不曉得要生孩子这回事。葛婆子很怕邻舍家，因為他們一徑都在注意，而实在什么都知道了。珍妮本来無論如何忍耐不住这样的空气，只因巴斯劝告她才耐着性子。原来巴斯前几天已經在克利夫兰找到事情，曾經写信归来，說等她身体复原，全家都可搬到那里去另謀生計。又說那边很兴旺。家里一經搬开，就不会再听見邻舍家的話，而珍妮也可找到事情做了。只因这封信，她才肯呆在家里。

十二

巴斯到克利夫兰不久，那个兴旺城市的奇觀就使他的灵魂完全恢复了宁靜，并且使他发生可以复兴自己和家庭的新幻覺。“怎样能使他們都到这里来才好，”他心里想。“希望他們都能够得到工作才好。”在这里，再不会見到他們新近遭遇的种种灾难的証迹，再不会遇到熟人，使他想起从前的灾难。在这里，一切都是事业，一切都是活动。这里的每一个轉弯抹角似乎都可以把已往的时间和罪恶摆脱开。仿佛每一个十字街头都有个新世界存在。

他不久就在一家卷烟店里找到了一个位置，在那里工作了几个礼拜，就把他那一肚子乐观的想法写信回家。照他的意思，珍妮一等到身体复原，應該馬上就到那里去，如果她能够找到事情，全家人就都可以去了。象她那样年紀的女子，要做的工作多着呢。她可以暂时跟他同住在一家人家，或者可以租一幢十五块钱一个月的小房子来同住。那里有很大的家具店，可以用分期付款的便利办法买到小家庭所需用的任何东西。他的母亲可

以去替他們管管家。他們將可住在一种干淨的新空气里，人家不認識他們，也不会談論他們。他們要重新做起人来，是可以做得規規矩矩、体体面面、兴兴旺旺的。

他既充滿了这种希望，以及新景物和新环境当然要放射到他那純朴心地上去的光輝，就写了一封最后的信，提議珍妮立刻就到那里去。那时孩子已經有六个月了。信上說那里有戏館，有美丽的街道。又說从湖里来的船只可以直达城市的中心。这是一个奇异的都市，而且正在很快的兴旺起来。原来那里的新生活就是这样使他大加賞識的。

这一切对于葛婆子和珍妮以及全家人的效果是异乎寻常的。葛婆子心里久已因珍妮的錯誤而郁郁不乐，現在是一心一意只想把这計劃立刻实行起来了。她天生就了一副要高兴的性情，所以听見克利夫兰这样的繁华，馬上就心馳神往，以为到那里之后，不但她自己要住好房子的愿心可以滿足，就是孩子們也可以蒸蒸日上。“当然他們是能得到工作的，”她說。她以为巴斯的話是对的。她向来都要葛哈德住到大城市里去，可是他不愿意。現在呢，事勢已經不得不然，他們馬上要去了，从此可以漸入佳境了。

至于葛哈德，他对目前的局面也是这样的看法。他在复葛婆子的信里說，他現在的位置不便离开，要是巴斯替他們看出一条出路，他們是可以去的。他的默認这个計劃，实在比他們还要快些，理由很簡單，因为他既要維持家庭，又要偿还已近到期的債務，心事重重，已經差不多要发狂了。每个礼拜，他从薪水里留下五块錢来，余款从邮局汇給葛婆子。这五块錢里边，他用三块錢付飯錢，五角錢留着零用，付教堂費，买点烟抽抽，偶尔还要喝杯把啤酒。他又每礼拜存一块半錢在一个小鉄箱里，以备不

虞。他的房間只是工厂最高层閣樓的一只角落。他每天晚上都在那寂寞荒凉的工厂台阶上独坐到九点鐘，才爬上他这房間去。在那里，在从下层飄上来的机器气味中，他靠一支蜡烛的光看看他的德文报，叉着手轉轉念头，对一个开着的窗口跪在夜影中念念他的祈禱文，这才默默躺到床上去休息，把他一天孤寂的日子結束了。每天的日子都覺得很长，前途的展望是那么暗淡。可是他仍旧举起手来，对上帝表示极端的信仰，祈禱他的罪恶得蒙赦免，保証他过几年舒适而快乐的家庭生活。

这样，这个重大問題終于决定了。孩子們都已怀起莫大的渴望和不耐来，就是葛婆子自己也难免有这样的情感，只不过略为隱藏罢了。决定的办法是照巴斯的主張，叫珍妮先去，他們后去。

及到珍妮动身那一天，家里就起了大大的激动。

“你几时来接我們？”是馬大重复几遍的問話。

“你催巴斯快些儿来接，”急切的乔其說。

“我要到克利夫兰，我要到克利夫兰，”味罗尼加竟对自己这样歌唱起来了。

“你听她！”乔其譏諷地嚷道。

“哦，你住嘴，”是她的不高兴的回答。

但是到了最后的时间，珍妮就得用出全身的劲儿去和家人一一的話別。虽然什么事情都在进行，准备他們在較好的情境下重新团聚，可是她也不禁黯然了。她的孩子現在已有六个月，是留在家里不帶去的。偉大的世界在她是一个未曾发見的新天地。这不免使她惊吓。

“你千万別焦心，媽，”她鼓起充分的勇气來說。“我不会出岔子的。我一到那儿就写信給你。时间不会很长久。”

但到她弯下头来跟她的孩子訣別时，她的勇气就象一盞吹熄的灯似的消散了。她弯身在孩子睡的搖籃上，带着热情的母性憧憬看住她的臉。

“她会做一个好女孩子嗎？”她喃喃地說。

然后她把她抱在怀中，在自己的脖子上和胸口上紧紧熨貼着，把自己的臉擡在她的小身体上。葛婆子看見她在顫抖了。

“喂，”她哄着說，“你千万別难过。她在我这里，你放心吧。我会好好帶她的。你要是这个样儿，倒不如不去的好。”

珍妮抬起头来，蔚藍的眼睛里含着眼泪，把孩子交給母亲。

“我是情不自禁呢，”她半哭半笑的說。

她很快的吻了母亲和孩子們，就急忙出門而去。

她同乔其走到街心时，又回过头来，奋勇地揮了揮手。葛婆子也揮手应她，同时觉察出她的样子多么象个母亲了。为了要搭火車，勢不得不从她的存款里提出一部分来买几件新衣服。她挑选了一件現成做好的褐色外衣，顏色很朴素，穿起来也很配身。裙子上头用一件白色的系带紧身罩着，头上戴一頂水手帽子，四周鑲着一圈白色的面紗，可以随时放下来蒙臉。当她一步步的走远时，葛婆子很亲爱地一路目送着，及到她不見踪影，这才含着眼泪輕声說：

“她长得这么好看，我总是快活的。”

十三

巴斯同珍妮在克利夫兰的停車場会見，就跟她談起前途的希望。“第一桩事情就是找工作，”当那城市的龐杂声音和异样气味奔湊到她身上来而使她的感觉迷乱并且几乎麻木的时候，他

就这样开头对她說。“找一点事情做做。不管是什么，只要有得做就行。你即使每礼拜不过三四块钱，也就够付房租了。将来等乔其来了，也总可以挣得几个，再加上爸爸寄給我們的，我們就很好过日子了。将来总比住在那个洞里要好些，”他結末說。

“是的，”她曖昧地說；那时她的心已被呈現在四周圍的新生活催眠起来，以致不能专注在目前討論的題目上。“我知道你的意思。我要去找事情做。”

她現在已經老成得多了，虽然还不过那点年龄，理解力却大有进境。原来她新近經過的一番磨練，已經喚起她一种对于生活的更明白的責任感了。她的母亲是一徑在她心上的，还有那些孩子們。特別是馬大和味罗尼加，都必須有一个較好的机会可以讓她們努力，不要再象她自己。她們應該穿得好些儿，應該多呆几年学校；應該有更多的伙伴，更多的机会可以开拓她們的生活。

克利夫兰，也同当时其他发达的城市一样，是挤滿找事情的人的。新的企业虽然不住的兴起，但是要在各种事业中寻找职务的人总还是供过于求。从別处新到这里来的人，也許当天就可找到差不多任何种类的一个小位置，可是也許奔走到几个礼拜或甚至于几个月仍旧找不到工作。那时巴斯主張珍妮先到各种店鋪和百貨商店去探問。工厂和其他的出路留到第二步去找。

“可是你別讓一个地方漏过去，”他告誡珍妮說，“如果你想要找到事情的話。你一直进去好了。”

“我該怎么說法呢？”珍妮表示胆怯地問。

“你就告訴他們說你要工作。說你开头不管什么事都行。”

珍妮依照这一个指导，剛到的第一天就动身去找工作，而所

得的報酬只是一些令人寒心的經驗。她無論跑到哪儿，都似乎沒有人需要什么幫手。她曾經自荐到店鋪里，工厂里，以及冷僻街道旁边的小店里，可是沒有一处不碰一鼻子灰回来。她虽然想避免家庭的工作，可是到了沒法的时候，也只得轉到这条路上去了；她于是把招人的广告研究一番，擇定了似乎比較有望的四处。对这四处她就决計去嘗試去了。其中有一处，等她到的时候已經有了人，但是那家出来開門的女主人頗為她的相貌所誘惑，因此叫她进去，問过她做事的能力。

“你为什么不多早些来呢？”她說。“我現在雇定的一个女人，我看不如你。你且留下你的地址再說。”

珍妮受了这样的招待，笑嘻嘻的走出門。她那时已經沒有生育以前那样青年的相貌，可是那更瘦損的两頰，更微陷的眼眶，反而增加面容的深沉和柔媚。她可以成为整洁的典型。她的衣服是家里动身时新洗过燙过的，所以給她一副鮮洁动人的外貌。講她的高度，还是繼續在增长，但是她的状貌和見識，已經象似个二十岁的青年女人了。尤其难得的，是她天生就一种乐观的性情，所以虽然吃劳苦，始終是春风滿面。無論誰要雇用侍女或是家庭侶伴的，总必都乐意要她。

她第二个去求事的地方，是欧克利路上的一家大公館。她看那公館的規模非常宏大，心想自己不配在里面做什么事情，但是既然来了，就决計嘗試一下。在門口接見她的仆人叫她等候几分鐘，这才把她引到二层楼上女主人的房間里。女主人名叫联桥夫人，是个相貌可人的黑黝黝的旧式女子，对于女性的价值具有敏銳的眼光，当时珍妮給她的印象很好。她跟她談了一会儿，就决計用她試作普通的女仆。

“我每禮拜給你四块錢，你如果愿意的話，可以睡在这里，”

联桥夫人說。

珍妮講明她跟哥哥同住，并且家里人不久就要来。

“哦，很好，”联桥夫人回說。“这个随你的便。只是盼望你能准时来。”

她要她当天就留在那里，即刻开始工作，珍妮也就依允了。联桥夫人供給她一頂精致的小帽，一条圍裙，这才又費了一点時間指导她的职务。她的主要工作就是服侍她的女主人，替她刷头发，帮她穿衣服。她又須听鈴，必要时还須侍候餐桌，以及听候女主人指示她做的其他任何差使。联桥夫人对于她这新用的女仆似乎有些严峻而拘泥，珍妮却只佩服她的精明强干。

那天晚上八点鐘，珍妮的一天工作完了。她心里疑惑，不知自己在这样的公館里到底能有用处沒有，又見自己居然已經对付过一天，自己都覺惊奇了。女主人第一件給她的任务，就是洗刷珍飾和閨房里的裝飾品，她虽然勤勤勉勉的做着，但到她走的时候還沒完工。她匆匆走到哥哥的寓所，因有找到位置的消息可以报告，心里滿高兴。現在，她的母亲可以到克利夫兰来了。現在，她可以同孩子在一起了。現在，她們真正可以开始新生活了，而这新生活是要比以前的一切都好得多，美得多，甜蜜得多的。

依着巴斯的提議，珍妮写信給母亲叫她立刻就来，又过了一个礼拜模样，就已租定一所合适的房子。葛婆子靠孩子們的帮助，收拾起家中簡單的財產，内中包括着一小車模样的家具，等到两星期之后，他們就动身到新家庭去了。

葛婆子是一向希求一个真正舒服的家庭的。一套布置得好好的結实的家具，一条顏色悅目的柔軟地毯，許多椅子，安乐椅子，和图画，一張美人榻，一架鋼琴——这些美丽的东西，是她羡慕了一輩子了的，却因境遇始終不好，以致她的希望至今还不能

实现。但她仍旧不绝望。她以为自己只要能够活下去，这些东西总有一天会得到，因而总有一天可以快乐的。现在，也许她的机会到来了。

到了克利夫兰之后，看见珍妮那副高兴的面容，她这乐观的感情就得着一种鼓励。巴斯告诉她，说他们将来的日子一定很好。出了车站，他就带他们到新房子里去，并叫乔其记着回到车站的路径，准备过一会来照顾行李。白兰德送给珍妮的钱，现在葛婆子身边还存五十块，有了这笔款子，就可以用分期付款的办法添置一点家具。巴斯已经付过第一个月的房租，珍妮则已费了几个晚上的时间，把新房子的窗门和地板全部洗刷过，弄得一尘不染了。第一天晚上，他们就有两条新席子和被褥之类摊在洁净的地板上；又有一盏新的灯，从邻近一家铺子买来的，一只箱子，是珍妮从一家杂货店里借来的，预备擦地板时葛婆子可以在上面坐坐，并且已经预备了腊肠和面包，足以支持到第二日。当夜大家谈天，商量将来的事，一直谈到九点钟，这才都去睡了，只剩珍妮和她母亲两个。她们继续谈话，觉得一家的责任如今都落在珍妮身上，葛婆子已经觉得有些要依靠她了。

经过一个礼拜的时间，这家小小的房屋就完全布置停当，共计添了半打新家具，一条地毯，以及几件厨房里的必需用具。最为难的事就是需要一个新炉灶，因为这笔费用不得不大大增加账单上的负担。较小的孩子都已送进公立学校了，只有乔其决计叫 he 去找事情做。对于这办法，珍妮和她的母亲原都感到不公，可是想不出什么法子来避免这样的牺牲。

“如果办得到的话，我们明年再送他上学，”珍妮说。

当这新生活似乎已经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收入和费用仅能相抵，就不免构成一种永远存在的威胁。巴斯本来是很慷慨的，

但是不久之后，他就覺得每禮拜供給四塊錢做自己的食宿費已經很够了。珍妮的收入全部都充公用，她以为只要好好替她領孩子，她是什么都用不着的。乔其到店鋪里去做收送貨款的店徒，每禮拜工資二元五角，起初是情愿全部充作家用的，后来才許他五角錢留作自用，也是公道的办法。葛哈德从光身做工的地方每禮拜郵匯五元回來，常叫他們要積貯一點，預備償還科倫坡的舊債。這樣，從全家人每禮拜总共十五元的收入里面，要支付吃的，穿的，房租，煤錢，並且有五十元的家具賒得每月抽付三元。

這一個局面到底如何應付，那得請那些侈談社會貧窮現象的適意人們自己費點心去想一想了。單是房租和煤和燈這三項，已經要消費二十元一月的巨款；吃的一項也不幸而屬必要，又須加上每月二十五元；此外還有衣服，家具賒，零碎賒，偶然要有的醫藥費，以及諸如此類的項目，都靠剩下來的一十一元里支付，這其中究應如何辦法，就請適意的讀者們用熱烈的想象去猜想吧。然而他們居然應付過去了，而且這一家滿懷希望的人暫時都覺得他們的日子過得很好。

在這期間，這個小小家庭便是一幅值得我們觀賞的誠實而忍耐的勞動的圖畫。葛婆子象家里雇用的仆人一般工作着，而且絕對得不到衣服，娛樂，或者其他任何東西的報酬。每天是她第一個先起來生火，火生好了，就得接着做早飯。在她拖着一雙墊着報紙的破拖鞋悄悄往來工作的當兒，她往往要去看看尚在酣眠的珍妮，巴斯，和乔其，心中抱着天生的神聖同情，覺得他們用不着起得太早，也用不着工作得過於勞苦。有時候，她得去叫醒可愛的珍妮，却先要呆了一會，凝視她睡眠中非常寧靜的蒼白臉兒，心里覺得悲痛，以為人世待她未免太薄了。這樣看過了一會，這才把她的手輕輕放在珍妮肩膀上低聲叫道，“珍妮，珍妮，”

直到那疲倦的睡眠人醒来为止。

等到他們起来，早飯总已經預备好了。每天他們回家的時候，晚飯也总是預备好了的。每个孩子都分得葛婆子的一份儿注意。至于那外孙女儿，当然尤其照料得周到。她常常說，只要孩子們有人替她出外跑差使，她是用不着衣服和鞋子的。

孩子們当中，珍妮是充分了解她的母亲的；只有她具有完全的孝心，努力要減輕母亲的負担。

“媽，这个讓我来做。”

“現在，媽，那个交給我吧。”

“你去坐一会儿，媽。”

这些就是她們兩人之間那种不会衰耗的感情的日常表現。原来母女之間向来就有一种完全的諒解，日子过得愈久，这种諒解就自然的推广而加深了。珍妮看她母亲一輩子关在家中，心里很是不忍。她每天工作的时候，总想到母亲正在看守等候的那个卑微的家庭。她自己所常希求的那种种的舒服，她多么渴望母亲得能享受啊！

十四

珍妮受雇在联桥夫人家里的那些日子，实在是可以增长學問見識的。这个大家庭对于珍妮，簡直就是一个学校，不但足以使她增长服装上和礼貌上的見識，并且足以使她构成一种人生哲学。原来联桥夫人和她的丈夫，講架子之足，是无以复加的，講設備之善，便是风雅的代表，至于待客，宴会，以至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那簡直就是好礼貌的化身了。联桥夫人不时談及自己的性情，总用一句警句指出她的人生哲学。

“人生就是一場战斗啊，我的亲爱人儿。你如果要获得什么，就須奋斗着去求取它。”

“見有可以帮助你地方而不知道利用它来达到你的目的，在我看来就是傻。”（这是她在薄施胭脂的时候說的。）

“大多数的人是生来就笨的。这样的人就只配做他們所能做的事。缺乏风雅是我所輕視的；这是天下最大的罪恶。”

这些經驗之談，大都不是对珍妮直接宣說的。珍妮虽然从窃听得来，她那幽靜而沉思的心却覺得这一些話确实有意义。这一些話就如同种子一般，在良好的土地上托根而生长了。她开始获得一种地位和权力的稀微概念。这种东西也許不是为她而有的，可是世界上确实有这种东西，而且一个人只要运气好，就可改善他的处境。但她一面工作一面不住的疑惑，不知这种好运气怎样可以到她身上来。如果人家知道她的历史，还有誰肯跟她結婚呢？她的这个孩子叫她怎么說法呢？

她的孩子，她的孩子——这是一个超越一切而摆脱不开的兼具快乐和恐惧的題目。她只希望能够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替她做点什么！

那第一个冬天，事情是十分順溜的。由于精打細算，孩子們都有衣裳穿，都得进学校，房租也不拖欠，家具店的賬款也能每月付清。有一次，好象这种家庭生活有些不容易繼續下去了，那是当葛哈德写信來說要回家过圣诞节的时候。他信上說，到圣诞节工厂要停工几天。他自然渴望到克利夫兰来看看新的家庭生活究竟怎么样。

葛婆子如果不恐怕鬧出事来，她是完全欢迎丈夫回家的。珍妮得到消息，曾經同母亲商量过一会，葛婆子又跟巴斯商量，巴斯的意思是叫她們不要害怕。

“别着急，”他说；“他不会怎么样的。如果他要闹，我来同他说话。”

等到葛哈德回来，原不能平安无事，但还不至象葛婆子所害怕的那么糟糕。他是下午到家的，巴斯，珍妮，和乔其都出去工作了。两个较小的孩子都到火车站去接。他进门的时候，葛婆子很亲热地接待他，可是她心里怦怦跳着，知道那不可避免的发见马上就要来的。事实上，她确乎也瞒不了好久。葛哈德到家才几分钟，就去开开前面的卧室。床上铺的白色褥垫上，有个可爱的孩子睡在那里。他当然立刻知道她是谁，可是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那是谁的孩子？”他问道。

“是珍妮的，”葛婆子虚弱地回答。

“几时到这里来的？”

“来了不多时，”她慌张地回说。

“我猜她也在这里吧，”他不愿提起她的名字，带着轻蔑的语气说；这桩事情是他早已料到的。

“她现在一家人家工作，”葛婆子用一种央告的语调说。“她现在很好了。她没有地方可去。你饶了她吧。”

葛哈德自从出门之后，在思想上忽然逐渐开朗起来。在他那宗教的冥想中，他曾经发生过某种不可名言的思想和情感。他祷告的时候，曾经对上帝承认自己当初不该对女儿那样态度。可是他仍旧决不定将来该怎样对付女儿。她总曾犯过一桩大罪；这个观念是他无法摆脱的。

那天晚上珍妮回家，父女的会见是不可避免的。葛哈德明明看见她进来，却装作专心看报的样子。葛婆子虽然已经求告他不要不理珍妮，却还怕他的言语行为要叫珍妮难受。

“现在她来了，”她向他坐着的前房门口说；可是他不肯抬

头。“你总得和她說話呀，”这是房門未开以前她的最后的央告，但是他沒有回答。

珍妮进来时，她的母亲低声說，“他在前房呢。”

珍妮面孔发白，把拇指放在嘴唇上，躊躇不决的站着，不曉得怎样应付这个局面才好。

“他看見过嗎？”

珍妮說了这句就住口，因为她从母亲的面色上和点头的样子上，已經看出父亲見過孩子的意思来了。

“你进去吧，”葛婆子說；“沒有有什么。他不会說什么的。”

珍妮終於走到門口，見她父亲眉头紧皺，显出非常严肃的神情，却象並沒有恶意，所以迟疑了一会就进去了。

“爸爸，”她想不出整句的話來說，就只叫了这一声。

葛哈德抬起头，他那灰褐色的眼睛深藏在濃茶色的睫毛底下，射出鋒利的光芒来。他一看見女儿，心就已經軟了，可是他有那副自己設置的决心的甲冑做防卫，并不露出一點喜悅的神情，那时他那傳統的道德觀念跟天然的同情心和愛女心在里面交战，但是傳統的觀念暫時得到了胜利，这是多数人照例如此的。

“唔，”他应道。

“你肯饒恕我嗎，爸爸？”

“我饒恕你了，”他严肃地回說。

她迟疑了一会儿，这才上前一步，她的目的是他心里明白的。

“好了，”她的嘴唇才碰着他的花白的面頰，他就把她輕輕的推开。

这是一次冷酷的相会。

珍妮过了这次难堪的刑罚，走进厨房，抬眼望她正在等候的母亲，试想装出报告经过良好的神气，可是终被感情征服了。

“他同你和好了吗？”她的母亲正要这样问她；可是话才说了一半，她的女儿就已经落在厨房桌旁的一张椅子上，伏在桌上抽抽咽咽的低声哭泣起来了。

“好了，好了，”葛婆子说。“好了，别哭了。他对你说什么的？”

珍妮过了许久才回得出话来。她的母亲竭力要把这回事情看得不十分严重。

“我看倒没有什么，”她说。“他这性子就会过去的。他的脾气原是这样的。”

十 五

葛哈德的回家，就把那孩子问题的各方面都提出来了。他禁不住要从外祖父的立场对待那孩子，特别因为他毕竟是个有灵魂的人。他先想起孩子不知受过了洗礼没有，就去问他的老婆。

“不，还没有，”他的老婆回答。她虽然并没有忘记这项义务，可是不能断定这小孩子是否也受教堂的欢迎。

“没有，好吧，当然没有咯，”葛哈德讥讽道；他原觉得老婆的信教心是不能十分诚笃的。“哼，这样不当件事情！这样不信教！真是好家伙！”

他把这事思索了一会，觉得这个过失应该立刻就加以纠正。

“孩子是应该受洗的，”他说。“她为什么不送她去呢？”

葛婆子这才提醒他，小孩受洗必须有人做她的神父，而且要

举行洗礼，那就不得不招出她没有合法父亲的事实了。

葛哈德听了这话，才略略平静了一会，可是他的信教心十分诚挚，决不因为有这种困难就把宗教丢到脑后去。他心里想，上主怎会来听这样的遁辞呢？这事不举行，就算不得基督教徒；他既然是基督教徒，就该负起这事的責任。他打算把小孩送到礼拜堂去，珍妮和他们两老都跟去做保证人，但又觉得自己不便这样的屈就女儿，所以主张珍妮不去，单是两老自己去看受洗。他把这困难盘算一会，最后就决定要拣圣诞节和新年之间珍妮出去做工的一天举行典礼。计拟已定，就同老婆商量，老婆也赞成，他这才又提起一桩事来。“孩子还没有名字呢，”他说。

关于这事，珍妮和她的母亲也早已谈论过的，珍妮且曾表示愿意取名味丝搭的意思。现在，她的母亲就作为自己的意思大胆提出这个名字。

“味丝搭这名字好吗？”

葛哈德听了不置可否。他心里是早已把问题解决了的。原来他暗中预备好一个名字，——味兰米娜，这还是他那幸福的青年时期留下来的，却不曾有机会给他自己的孩子用。那时他对于这个小小外孙女儿当然并不是要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只是喜欢这个名字，且以为外孙女儿能得到这个名字是应该感激他的。他于是用着一种审慎的神气把他这第一次的贡献送上天然情爱的祭坛，因为这毕竟是一种贡献。

“这名字也好，”他忘记了当初那种不置可否的态度说。“可是味兰米娜怎么样？”

葛婆子见她丈夫正在不知不觉地回心转意过来，就不敢同他再拗。她那女性的手腕出来帮助她了。

“那末两个名字都给她吧，”她表示妥协说。

“我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他回答了这一句，马上就又回复他那严肃态度了。“受洗的时候就这么叫吧。”

珍妮听见这桩事，心里很高兴，因为她那孩子能得的好处，无论跟宗教是否有关，都是她所切望的。她于是费了很大的气力，把衣服浆了烫了，预备到受洗的日子孩子可以穿。

葛哈德从最近的路德教堂里找到了一个牧师，一个肥头胖脑的极拘谨的神学者，对他说明了来意。

“是你的外孙女儿吗？”那牧师问。

“是的，”葛哈德说。“她的父亲不在这里。”

“哦，”那牧师好奇地看着他说。

葛哈德不愿他的事受到障碍，就说将来他夫妻俩亲自送她来受洗。那牧师看见其中或有说不出的隐衷，就不向他追问了。

“只要你们外公外婆愿意替她做保证人，教堂是不能拒绝给她施洗的，”他说。

葛哈德走出教堂，觉得自己不免受耻辱，心里有些难过，但是总算已经尽职，也就满意了。现在他要把孩子送到教堂去受洗，等到洗礼完毕，他目前的责任就算尽了。

但是洗礼举行的时候，却有另外一种势力使他感着更大的兴味和责任。原来那时在他面前的，是使他入于出神状态的严肃的宗教，以及宗教所要求的一种更高的法律，因而他又重新听见对儿孙应尽义务的教义了。

“你们有意思用福音的知识和爱来教育这个孩子吗？”这是那幽静的小礼拜堂中一个黑衣牧师问他们的话，也不过按洗礼规定的程式读出罢了。葛哈德回了一声“是”，葛婆子也加上她的肯定的回答。

“你们是否要用一切必要的注意和勤勉，施以教训，警戒，榜

样,和紀律,使这孩子可以拒絕、避免一切的罪恶而遵守上帝的旨意和圣諭中宣明的戒律?”

葛哈德听了这话,忽然想起自己的孩子来。他們也曾象这样受过洗礼的宣誓。他們也曾听见过这种愿意看护他們的精神幸福的庄严的保证。

“你就說要的,”那牧师催道。

“要的,”葛哈德和老婆虛弱地重述道。

“你們現在要凭这受洗的仪式把孩子献給造成她的上主。”

“要的。”

“最后,你們如果能凭着良心在上帝面前宣言你們所承認的信仰确是你們的信仰,你們的庄严允諾确实出于你們的决心,那末就請在上帝面前声明一声‘是’。”

“是,”他們回說。

于是那牧师伸手在孩子身上結束他的話道:“味兰米娜·味絲搭,我現在用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为你施洗。我們禱告吧。”

葛哈德就弯着他的蒼白的头,毕恭毕敬的,默默循誦下面一篇美丽的禱詞:

“全能的永久的上帝! 我們崇拜你,因你是人类子孙的始祖,是我人精神所托生,是我人肉体的构成者。我們贊美你,因你給与这个嬰孩的生命并且保存她到今日。我們祝福你,使这嬰孩得以接近美德和光荣,如今她已献給你,并已帶进基督教堂的境地。我們感謝你,因凭圣子的福音,她已具备了精神快乐所必需的一切;因这福音以光明供給她的思想,以安慰供給她的心腸,以鼓勵和能力使她尽职,以慈悲和不死的可貴希望維持她的信仰。我們還要祈求你,啊,极慈悲的上帝,使这孩子从幼年时起,便得圣灵的启发而成神圣,并靠你的慈悲而永远得救。請你

指导且祝福你的仆人，使他們在教育她的重大工作里有所遵循。請你感发他們，使他們得知宗教的教訓和正諦之絕對必要。叫他們永远毋忘这子息原是属于你，且若因他們的疏忽或恶榜样致丧失你的合理的生物，你将要他們負責。給他們深刻的意識，借知她的天性的神圣，她的灵魂的价值，她将去暴露的危險，她能因你祝福而得到的尊荣和幸福，以及因恶情欲恶行为而致的現世界的毀灭和未来世界的苦恼。給他們恩惠，使他們得以遏制她心中漸萌的恶傾向，得以替她卫护，以防儿童时代及青年时代所要有的誘惑，且当她成长时，得以扩大她的見識，引导她来認識你和你所差遣的耶穌基督。給他們恩惠，使他們得以在她心中培植起对于你的无上敬畏和爱忱，对于你儿子——就是她的救主——的福音的感荷，以及对于这福音的一切訓令和成規的尊重，并且培植起对于一切人类的仁慈和善意，以及对于篤信真誠的不可移易的爱好。又請幫助他們，使他們得以用温和的誘導繼續監視她，勤勤勉勉，靠着言語和举止，使她的心不致敗坏，并且無論何時都給她一个好榜样，使她不至走錯路。你若愿意延长她在人世的日子，就請你允許她，对于她的父母和朋友成为一种光荣和安慰，在人世得有所用，且由你的佑助里获得一种永远有效的保卫和維持。她若生时，讓她为你而生；她若死时，讓她为你而死。等到总算賬的日子，她和她的父母得由耶穌基督的幫助，狂乐欢愉，永远相会在你的贖罪的爱里，亞們。”

当这篇訓諭宣讀的时候，那外祖父对于这小小的被弃者就发生了一种义务的感情，覺得自己对于老婆現在抱在怀中的那个小生物不得不依圣誓中的上帝的詔諭而給以看顧和注意。他低着他的头，心怀着极端的敬畏，及至仪式完結，他們走出那寂靜的礼拜堂时，他已无話可以发表他的情感了。原来宗教对于

他是一件耗費精神的东西。他覺得上帝是一个人，是一种統治一切的現實存在。他又以为宗教并不单是預备禮拜天大家听听的一套話，或是一套有趣的思想，却是神意之强烈的活力的表現，由人类和上帝能够直接接触的时候一直傳下来的。在他看来，履行宗教的义务就是一种快乐，一种得救，一种給与人間的安慰，因为人間的意义，人間不能解釋，唯有到天上才得解釋的。那时葛哈德慢步而行，一路把圣誓中的說話和义务細細默想，便覺当初对于那孩子的厌恶漸漸消去，而一种天然的爱好逐漸萌生了。無論他女儿犯了怎样的大罪，这孩子是不能怪的。她不过是一件无告的，啼泣的，纖弱的东西，正要求他的同情和爱惠。那时葛哈德覺得他的心已經灌注在那孩子身上，只还不能使自己的态度突然轉变过来。

“那是一个好人呢，”他一路走时对老婆批評那牧师說，原来他已很快的軟化在他的义务觀念里了。

“是呀，真是个好人，”葛婆子怯生生的表示同意。

“那个小禮拜堂倒也不十分小，”他繼續說。

“是的。”

葛哈德四面看看，街道，房屋，以及冬日阳光中的活潑的生活，最后才看到老婆抱着的孩子身上。

“她一定很沉吧，”他用他那一种具有特色的德語說。“讓我來抱她。”

葛婆子正覺疲乏得很，就依允了。

“你瞧！”他看了看孩子，这才把她舒舒服服地貼伏在自己肩上。“我們总望她不辜負今天的事情。”

葛婆子听着他的話，內中的意义已从他的声音里明白解釋出来。她原怕家中放着这孩子，不免常要叫人不愉快，并要惹出

是非来，如今却将有一种更大的势力来拘束他了。因为无论什么时候，那孩子的灵魂总要顾及。他从今以后，再不会全然抹杀她的灵魂了。

十六

葛哈德在家里继续耽擱的几天，总是羞见珍妮的面，只装做不看见她的样子。后来动身出门，也不跟她告别，只叫老婆告诉她一声。但到了中途，他就懊悔了。“我本该跟她說一声才走的，”当火车隆隆开去的时候，他心里这样想。但是已经太晚了。

这时候，葛哈德家里的事情还是如常。珍妮继续在联桥夫人家里工作。西巴軒在雪茄店里做伙计，位置也是稳固的。乔其的薪工已经加到三块钱，后来又加到了三块半。一家人过的是一种拮据而平凡的生活。煤，油，盐，鞋子，衣服，是他们谈话中最重要的题目；为要应付过日子，人人都感着紧张。

珍妮具有一个敏感的灵魂，使她担心的事情原有不少，可是顶顶叫她烦恼的，就是自己的出路问题，这为她自己着想的地方还小，为味絲搭和一家人着想的地方倒多。她真想不出自己究竟配到哪里去。“谁会要我呢？”她屡次问她自己。“如果发生新的恋爱，又该怎样处置味絲搭呢？”这样的意外事是很可能的。她又年轻，又美貌，人们都要和她调情，或企图和她调情。联桥夫人家里请的男客很多，其中有几个竟曾对她做过不愉快的调笑。

“我的亲爱的儿，你真生得美貌，”这是一天早晨她替女东家传话，到客人房间敲门，一个五十开外的老浪子对她说的。

“对不起，”她不知所措地红着脸说。

“老实说，你真是可爱。你不消说对不起，我改天要找你谈

談。”

他還想托她的下巴頰兒，可是珍妮逃開了。她本想把這事報告女主人，可是怕難為情，也就罷了。她只自忖道，“為什麼做男人的總是這樣呢？”難道她天生就是邪惡的，本質本來敗壞，因而要吸引它的同類不成？

凡是不善於自衛的人，總都具有一種奇怪的特質，就象蜜糖罐一樣，要把蒼蠅吸引來。蒼蠅來時對於那蜜糖毫無好處，去時可把它帶走許多。一個溫柔，隨順，不是自私自利的女子，男子們自然要向她蜂擁而來。他們遠遠就會感覺到這種慷慨的溫情，這種毫無防衛的態度。所以象珍妮這樣的女子，對於一般男性就象一種適意的溫火一般；大家都要為她所吸引，求她的同情，渴欲據她為己有。因此有許多人硬要來對她獻殷勤，她就覺得不勝煩擾了。

有一天，從辛辛那提地方來了一個名叫雷斯脫·甘的客人。他是一個車輪製造商人的兒子，父親在那城里以及國內別的地方都很有點商業上的名氣。他是常常到聯橋夫人家裏來拜會的。他跟聯橋夫人的交情比跟她丈夫的交情還要深，因為聯橋夫人是辛辛那提長大的，做女孩子時候常到他父親家裏玩耍。她認識他的母親，他的兄弟姊妹，他一家人當她自己家人看待的。

“雷斯脫明天要來了，亨利，”珍妮聽見聯橋夫人對她丈夫說。“我今天中午接到他的電報的。他這人是很灑脫的，你也知道。我打算把樓上東邊大前房給他住。你要跟他親密些，不要冷落他。他的父親是待我極好的。”

“我知道，”她的丈夫不以為意的說。“我喜歡雷斯脫。他一家人算他最出色。可是他太冷落些。他是什么都不在意的。”

“这个我知道，可是他这人到底漂亮。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他再漂亮的人。”

“我当然要好好的看待他。我对于你的朋友不是一向都很好的嗎？”

“是的，很好。”

“哦，我自己还不知道呢，”他淡然的回說。

当这著名的客人到来时，珍妮是准备着要見一見一个非同小可的人物的，而她也并不失望。那天在客厅里会見她的女主人的，是个年紀三十五六的男子，中等身材，生得秀目方頤，勇武而矯健。他的声音沉着而嘹亮，到处都听得清楚；凡是遇到他的人，無論識与不識，总都禁不住要傾听他的話。他又沒有虛文，說話很簡捷。

“哦，你，”他开始道。“喜得又同你見面了。联桥先生好嗎？梵尼好嗎？”

他这几句話問得有力而且殷勤，他的女主人也同样亲热地回他的話。“我很高兴会見你，雷斯脫，”她說。“叫乔其把你的行李搬上楼去。到我屋子里去坐吧。那里适意些。老太爷和露意絲都好？”

他跟她走上楼来，那时站在楼梯头听話的珍妮，就感覺着他的人品具有磁石一般的魔力。她只覺得一个真正的人物出現了，却又說不出所以然来。霎时之間就顯得滿屋春风。女主人的态度也和悅多了。人人都象覺得非替这位客人做点事不可。

珍妮仍旧做她的事情，可是剛才那个印象已經排之不去。那人的名字不住在她心里反复的出現。雷斯脫·甘。她又常常記起他是从辛辛那提来的。她不时要偷偷看他几眼，感覺着一种对于男子本身发生的兴味，这是她生平从来不曾有过的。他

长得这般魁梧，这般漂亮，又这般矫健。她猜想不出他是做什么行业的。同时她又觉得有点儿怕他。有一次，她发现他用一种固定而锐利的眼光看着自己。她心里虚怯起来，找个机会溜跑了。又有一次，他想要对她說几句话，她也装做有事情赶快走开。她知道自己一背过脸来，他的眼睛就盯牢她看，因而使她有些儿发慌。她总想要躲开他，却又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緣故。

事实上，这个资产上、教育上、地位上都比珍妮优越的男子，对于她那非常的人品感着一种本能的兴味了。他也同别人一样，所以被她吸引的地方，就是她那特别温柔的性情和她那卓异的女性特质。她的神情态度都暗示着充裕的爱。他总觉得她是接近的，却也說不出所以然来。她并没有露出她的已往經驗的形迹，也并没有卖弄过风骚，可是他仍旧觉得自己可以去跟她接近。他这第一次来时，本来就想冒一下子險，可是事情逼着他走了。他是四天之后就离开的，离开克利夫兰有三个礼拜。珍妮总以为他一去不复返，不免萌起寬慰和惆悵相混合的奇异感覺来。誰知他突然的又来了。这一来是分明出人意料的，他只对联桥夫人解釋营业的关系又逼使他不得不过来。他說这话时，眼睛对珍妮盯了一下，珍妮就觉得他的来意好象跟她也有点关系。

他此一番来，珍妮有各样的机会可以看見他。一是在早飯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早飯是她开的；二是在宴会的时候，她可以从客厅里或是起坐間看見席上的客人；又有时他到联桥夫人屋子里談天，也有見他的机会。原来他跟联桥夫人是很亲密的。

“我想，雷斯脫，你为什么不早把事情定着下来結婚呢？”他来的第二天，珍妮听见联桥夫人对他这样說。“你該知道是时候儿了。”

“我知道，”他回說，“可是我還不想結婚。我要趁沒有結婚再享受幾天。”

“是的，我知道你會享受。可是你也應該害臊了。你的父親可真操心呢。”

他吃吃的笑了一陣。“父親並不為我操什麼心。他的事業已經夠他操心了。”

珍妮好奇地看了看他。她不很了解自己心里想什麼，只覺這個人吸引她罷了。倘使她能認識他這吸引的意義，她是立刻就要逃開的。

這一回，他對她的觀察更加認真了，常要對她說一兩句話——逗她來談几句簡略而親切的天。她也不由得不答應他——他是討她歡喜的。有一次，她在二樓上抽屜里找布條兒，跟他在穿堂里碰了頭。那時樓上就只他們兩個人，聯橋夫人出去买东西去了，其他的仆人都樓下。趁這個機會，他就直截了當地進行起他的工作來了。他用一種堂皇的，毫不猶豫的，十分堅決的態度走近她的身邊。

“我要跟你談談，”他說。“你住在哪裡？”

“我——我——”她格格地說不出口，臉色顯然發青了。“我住在勞利街上。”

“几號門牌？”他問這話的神氣，好像是強迫她說出來。

她嚇得心里直打戰。“一千三百十四號，”她機械地回答。

他那深褐色的有力的眼睛看進她那淺碧色的大眼睛里。一陣催眠的，有意義的，強固的閃電通過了兩人之間。

“你是我的人，”他說。“我一徑都在找你。我什麼時候可以去看你？”

“哦，你千萬不能去，千萬不能去，”她發慌得把手指捫住嘴

唇說。“我不能見你——我——我——”

“哦，我不能，我不能去嗎？你听我說——”他抓住了她的胳膊，把她輕輕的拉近身來——“你我不妨現在就說開吧。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嗎？說吧。”

她朝他看看，眼睛大大的睜着，里面充滿着惊异，充滿着畏惧，充滿着一种漸萌的恐怖。

“我不知道，”她喘气說，她的嘴唇发干了。

“喜欢我嗎？”他用他的眼睛严峻地堅牢地鎮住了她。

“我不知道。”

“你瞧着我，”他說。

“是的，”她回說。

他很快的把她拉攏去。“以后再跟你談吧，”他一面說，一面就把他的嘴唇很专橫地放在她的嘴唇上。

她象一只小鳥在一头猫的脚爪底下那样惊惶失措了，可是在这当兒，却有一种具有非常活力和堅执性的东西在那里对她說話。他用一声短促的笑把她放开。“咱們以后不再在这儿干这种事情，可是要記着，你是我的人了，”他一面說一面不动声色的走过穿堂。无限惊惶的珍妮就跑到女主人屋子里随手把門鎖上。

十七

这次突然的遭遇給与珍妮莫大的震惊，以致她过了几个鐘头才能够恢复原状。起初，她并不明白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件駭人的事情象是青天一个霹靂般来的。現在她又向一个男子輸心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她問她自己，而她自己的意識里是有一个答案的。虽然她不能够解釋自己的情緒，在性情上

她是属于他的，而他也属于她了。

恋爱是有命存乎其間的，就犹之乎战争。如今这个有力量有知識的熊一般的男人，虽然是个富商的儿子，且就物質的情况而言，他所处的世界不知要比珍妮的世界优越多少，可是他竟本能地，磁力地，化学地被这穷女仆所吸引了。虽然他自己还不知道，她实在已經成了他的自然引力，成了滿足他天性中最大需要的一个女人了。雷斯脫·甘曾經認識一切种类的女人，富的，貧的，他自己那个阶级的高等女子，以及无产阶级的女儿，却从来没有見過一个理想的女人能够兼具同情，温存，青年，美貌四样特質。这种理想是始終牢牢留在他脑中深处的，合乎这种理想的女人一經出現，他就要弄她到手。他的打算是，如果要結婚，这个理想的女人應該从他自己的阶级里去找，如果为暫時图快乐起見，那是無論在什么地方遇到都可以的，当然把結婚的問題撇开不談。他原想不到自己会向一个女仆去正式求婚。不过珍妮是又当別論。他从来没有見過她那样的女仆。她很象一个上等人，并不自覺其可爱而实在可爱。这个女子真要算是一朵珍貴而难得的花！他为什么不該想要弄她到手呢？我們对于雷斯脫·甘應該不存偏見，應該設法諒解他和他的处境。凡是人的思想，不能只凭一次愚蠢的想法去評定了它的价值；凡是人的人格，不能只凭一度情欲的放縱去判定它的高下。我們如今所处的世界，物質势力的冲击已近乎不可抗拒；精神方面的天性已被这一种的震惊压伏了。我們的物質文明不住在作奇偉而复杂的发展，我們的社會制度不住在翻新花样，又因鐵路，快車，郵政，電話，電報，新聞紙——一句話，就是社會交際的全部机关——而聚集，而增繁，而傳布种种奇詭深微的印象：这种种生活的元素合并起来，就产生一种所謂万花筒式的光耀，一种足以疲勞和窒塞

思想道德的迷人的生活幻灯。这样的生活就引起了一种知識的疲劳，它的表現就是各种程度的不眠症，忧郁症，以及精神錯乱症的牺牲者。我們近代人的脑海，似乎沒有能力可以接受，分类，貯蓄这每日出現的巨量事实和印象。这所显示的白光太白了。压在我們身上的事情太多了。譬如无限的智慧硬要装进一个杯子般大小的有限的心里来，你想能不能呢！

雷斯脫·甘就是这种不幸情境的自然产物。他的心是天然善于观察的，而且富于想象和风趣，却因世間事物的繁富，生活全景的广漠，种种色色，光耀炫人，离离奇奇，是非莫辨，也就使他胸无所主了。他生在信天主教的人家，却不相信天主教的神圣的灵感；养在优秀的社会里，却已沒有門第的觀念；虽是一份舒服财产的繼承人，并都望他跟門第相当的人家配亲事，他却并不一定主張要有条件的結婚。結婚当然是一种制度。这是已經确定的。是啊，不錯。可是又算得什么呢？这是全国人都相信的。誠然誠然，可是別的国度怎么有相信多妻制的呢？此外还有別的种种問題，例如宇宙唯有一神或唯一主宰的信仰，以及共和、帝制、貴族政体哪样最好等等，都是使他煩惱的。約言之，关于物質的、社会的、精神的全部事情，都曾到过他那心的外科室的刀底下，可是他都只解剖到一半就丢开了。人生对于他是未曾証明的。除开誠之必要一个觀念外，他就沒有一个觀念曾得最后的决定。此外的一切事情，他的态度就无非是动摇，疑問，犹豫，常要把那些使他煩惱的問題留給時間和宇宙背后的力量自去解决。的确，雷斯脫·甘是宗教，商业，社会三种元素結合的自然产物，只因受到我們民族生活中所流行的自由空气的影响，所以思想行动具有一种几乎不顧一切的自由。他已經三十六岁，而且分明是个有力量有作为的健全人格，但本質上毕竟是一个动物的人，只

不过加上一层教育和环境的虛飾罢了。当他父亲的时代，几百万爱尔兰人有的工作在鐵路軌道上，有的开矿，有的掏沟，有的在新国土的无穷建造中担磚运土，他也跟他們一样，强壮，多毛，机警而敏捷。

他十七岁的时候，因在学校里犯規，他的先生安布罗司教士要打他，他就問道，“你明年要不要我来了？”

那教士吓得眼睛对他直視。“那是該你父亲管的，”他回答。

“我父亲嗎，他是不会管的，”雷斯脫回說。“你如果把那条鞭子碰一碰我，你就再也管不着我了。我沒有犯过應該受罰的罪名，我从此再不挨你的打。”

不幸这回的事情，单单說話是沒有用的，經過了一場爱尔兰·美国式的角斗方才解决，結果是折断了那条鞭子，而学校的紀律大遭損害，他就不得不卷了鋪盖回家了。回家之后，他正对着父亲的面，声明他从此以后再不进学校。

“我情愿馬上就做事情，”他解說道。“古典的教育对于我是沒有用处的。讓我进事务所去，我想干些日子就可以干下去的。”

他父亲阿基巴德是个精明直爽的人，在商业上享有无瑕的名誉，他听見儿子表示决心，倒也称許，就不再强迫他了。

“那末你就到事务所里来吧，”他說；“也許有你能做的事情。”

十八岁就投入商业生活的雷斯脫，做事情一徑誠誠懇懇，父亲对他的信任慢慢增高，現在他已成为父亲的私人代表。凡是跟人訂契約，或是解决重要的事情，或是由工厂派代表跟人办交涉，总都派到雷斯脫。父亲完全信任他，又因他的外交手段好，办事能尽心竭力，他的信用始終不损坏。

“事业應該当做事业做，”是他頂喜欢說的一句格言，而他說

出这几个字眼的腔調，就是他的品性和人格的一种反映。

他具有一种經過熔化的力量，就譬如火焰一般，虽然他确实知道自己能够控制它，却仍旧不时要讓它爆发。这种冲动之一，就是酒的嗜好，这是他以为完全能够支配的。他心里想，他喝得本来很少，而且都为应酬而喝，从来不曾喝过分。还有一个弱点，就是他那好色的天性，但是他也以为自己能够控制的。他虽然喜欢跟女人发生不正常的关系，却能决定危險点在什么地方。他以为做男人的要是能把这套事情当做逢場作戏，那就不会招来多大的煩惱。最后，他又自命为懂得正当的生活方法，以为正当的生活无非就是不声不响的去适应社会的情境，只不过略略加了点自己的見解来判定个人行为的是非罢了。不要无事討煩惱，不作无謂的希求，不作无端的伤感，而是要奋勉自强，保持自己的个性——这就是他的人生学說，他又認為这是很对的，因而躊躇滿志了。

关于珍妮，他原先接近她的目的是純然自私自利的。可是現在，他已然行使过他的男性特权，她也至少已經有些儿屈服，他就开始認識她不是个寻常的女子，不是供暫時消遣的玩具了。

有些男子一生中，必定有一段期間要无意識地不很从理想的快乐的关系上去看女性的青春和美，却要从自身所处的社会傳統的关系上去看它。

这种人遇到有娶处女为妻的可能的时候，必定要自問道，“我如今要去摟进怀中的人儿，明知不过是跟我自己一样容易变化的一件东西，将来她姿色愈衰，我的担負必愈重，那末我难道就因此而不得受社会律条的束縛，因此而与社会締結盟約，因此而簽訂克制情欲的保証書，而且讓一个人終生都来干預我的一切事情嗎？”凡作这种想法的男子，总都不愿因一种法定的关

系而冒无穷的大險，所以認定无拘束的結合——即暫時的結伴——是有好处的。他們想要攫得人生的快乐，却不愿付与代价。他們以为經過这样的享乐之后再去成立那种比較确定的傳統关系，方才可以无怨，方才沒有根本調整关系的必要。

雷斯脫·甘是已經过了青年恋爱期的了，这个他也曉得。青年期的天真純朴的理想是已經过去的了。他需要女性伴侶的安慰，但他不愿意因此而牺牲个人自由的那种傾向却一天强似一天。如果他能滿足自心和天性的需要，而同时仍旧可以自由无拘束，那末他决不愿意自己加上社会的鐐铐。当然，他是要找相当的女人做对手的，如今在珍妮身上，他自信已經发見这个相当的女人了。她是一切方面都能使他动情的；他从来不曾見過她这样的人。講到結婚，那是不但不可能，而且不必要。他只消叫一声“来”，她就非服从不可；这就是她的定命。

雷斯脫平心靜气的把事情想过一番。他閑步到她所居住的那条破烂的街道，他看过她所托庇的那座卑陋的房屋。她的貧穷，她的狭隘侷促的环境，感动了他的心。他不應該慷慨，公道而誠实地对待她嗎？随即他記起了她的出奇的美，他的心情也就改变了。不，他非弄她到手不可，只要是能够的話——就在今天，愈快愈好。他怀着这样的心情，由劳利街回到联桥夫人家里。

十八

这时候，珍妮心里正感到一种苦痛，就是一个人面临着一个异样而复杂的問題的苦痛。她的孩子，她的父亲，她的兄弟，她的妹妹，一齐都起来跟她对抗了。她剛才所做的是什么事情？她难道容她自己再陷入一种苦恼而猥褻的关系嗎？关于这个男子，

她将怎样对家里人解释呢？他如果晓得她的历史，他是一定不会讨她的。而且他那样身份和地位的人，也无论如何不会讨她的。可是她就要在这里跟他谈判了。这叫她怎么办呢？她把这个问题一直考虑到晚上，起先是决定以逃为上策，可是深恨自己已经把住址告诉他了。后来又决计要鼓起全身的勇气来拒绝他，要对他说明她决不能也不愿跟他发生什么关系。这最后的解决方法，当他不在面前的时候似乎是很容易的。她又想到别处去找工作，使他不容易再来纠缠。那天晚上她在收拾东西预备回家的时候，这一切的办法似乎都是容易不过的。

可是那个再也不肯放松她的人，对于这桩事情却也有他自己的一个结论。他离开珍妮之后，已经把事情清楚而切实地想过一番了。他的决心就是必须立刻就行动。她也许要告诉她的家里人，她也也许要告诉联桥夫人，她也也许要离开这个城市。他想要再知道些她周围的情况，这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跟她去谈。他非说服她来跟自己同居不可。他想她是会肯的。她已承认她是喜欢他的了。他最初被她引诱的那种温存柔顺的性情，就已预言他不难弄她到手，只要他愿意尝试的话。于是他无论如何要尝试一下，因为他确确实实是非常想要她的。

五点半钟，他回到联桥夫人家里，看她还在不在。六点钟的时候，他凑一个机会对她说，“我今天送你回家，你到第一个拐弯的地方等我，好吗？”

“好的，”她觉得他的命令象有强迫她服从的力量，就这样的回答他。后来她自己解释这样服从的态度，以为她应该跟他谈一谈，好把自己再不愿意跟他见面的决心对他讲个明白，所以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六点半钟，他托辞有约走出门，七点多一点，他已经在那约定地点一辆关闭着的马车里等她。那时他

心境平靜，覺得事情進行得完全可以滿意，一肚子的興高彩烈，却不流露到臉上來。他好象是正在吸進一股馥郁溫柔，怡情悅性的香氣。

八點過幾分，他看見珍妮來了。瓦斯燈的微光雖然不強烈，但是已經足夠認得出人。一陣同情的波浪通過他全身，因為她的人品是極動情的。她走近拐角時，他就踏出車來，跟她對面。“來吧，”他說，“咱們一同坐車吧。我送你回家去。”

“不，”她回說。“我想坐車不好。”

“跟我來吧。我送你回家去。車里說話好些。”

她又一度感覺到他的優勢，感覺到他那強迫的威力。她雖然始終都想不屈服，却不由得屈服了。他就對馬夫說，“你到隨便什麼地方去溜一會兒。”她一經坐定在他的身旁，他就立刻開口。

“你聽我說，珍妮，我要你。你且講講你自己的身世。”

“我應該對你講明，”試想固守她原來防線的珍妮回說。

“講明什麼？”他一面問，一面試從半明半暗的光中去窺測她的表情。

“我不能象這個樣子，”她慌張地含糊說道。“我不能有這樣的行動。你是不知道內情的。今天早上的事情我本來不應該做。以後我不能再見你了。真的不能了。”

“今天早上的事情本來不是你做的，”他抓住這個話頭，就發出這種奇論。“那是我做的。至於以後見我不見我的話，那是我會來見你的。”他抓住了她的手。“你真不知道我，我可實在是喜歡你。總而言之，你是把我想狂了。你是我的人。你聽我說。我要你。你肯跟我嗎？”

“不，不，不！”她用一種痛楚的聲音回說。“我不能做這樣的

事，甘先生。你請听我說。这是办不到的，你不知道。啊，你真不知道。我不能依你。我不要依你。就是要依也办不到。你是不知道內情的。可是我不要做錯事情。我决不可以。我不能。我不愿。啊，不！不！不！請你放我回家吧。”

他听了这番痛楚热烈的申訴，不免发生了同情，甚至稍稍带一点怜悯。

“你說办不到这話怎么講？”他好奇地問。

“哦，我不能告訴你，”她回說。“請你不要問我，你不應該知道。可是我以后决不能再見你了。这是沒有好处的。”

“可是你喜欢我，”他反詰道。

“哦，是的，是的，我喜欢你。这是沒有法子。可是你以后不要再近我的身。千万不要再近我的身。”

他把她的提議象裁判官一般庄严的在胸中反复推断。他知道这个女子是喜欢他的，而且跟他接触的时间虽然短，却是确实已經爱上他的了。他自己呢，也已經受她的吸引，即使还没有到那不可挽回的地步，那吸引力已經非常强。那末，还有什么东西阻碍着她使她不能依从呢？她原是愿意依从的啊。他萌起好奇心来了。

“你听我說，珍妮，”他回說。“我听見你的話了，却不明白你說就是要依也办不到这句話的意思。你說你是喜欢我的。那末为什么不能跟我呢？你是我的理想的人物。你我一定合得来。你的脾气又跟我相投。我很想跟你在一起。你为什么說不能我呢？”

“我不能，”她回說。“我不能。我不要。我不應該。哦，請你別再問我吧。你不知道的，我不能对你說明为什么。”她說这話时，心里想到她的孩子了。

那个男子对于正义和公道本来具有一种尖锐的意识。他生平待人接物是最讲理的，如今碰到这样的事情，他也想处之以温和慎重的态度，可是他又非弄她到手不可。他只得把事情重新考虑起来。

“你听我说，”末了他仍旧握着她的手对她说道。“我并不是要你立刻就怎么样。我只要你再仔细想想。不过你是我的了。你说你对我有意。这是你今天早上自认的。我也知道你有意。那末你为什么这样拒绝我？我是喜欢你的，我又能帮你许多的忙。为什么咱们不立刻就做起好朋友来呢？以后咱们就好谈起其余的事情来了。”

“可是我不能做错事情，”她坚持说。“我不要。请你以后不要再近我的身。我不能依从你。”

“你听我说，”他说。“你这大概不是真心话。要是真心话的话，又为什么说你喜欢我呢？你难道变了心了？你瞧着我。（她已经低下了头。）你瞧着我！你没有变心吧，是不是？”

“哦，没有，没有，没有，”她被一种不能控制的力所冲击，声音有些哽咽了。

“好吧，那末，你为什么拒绝我？我爱你，我告诉你——你把我想疯了。我此番再来也就是为此。我是来看你来的！”

“是吗？”她惊问道。

“可不是吗？而且如果有必要，我是会来了又来的。我告诉你你把我想疯了。我已然决心要你。你就说你愿意跟我吧。”

“不，不，不，”她央告道。“我不能。我必须工作。我要工作。我不愿做错事情。请你别再要求我。你决不可以这样，你必须放我走。实在的。我是不能依你的。”

“告诉我，珍妮，”他换过了题目说。“你的父亲做什么事情？”

“他是玻璃匠。”

“在克利夫兰嗎？”

“不，他在羊氏鎮工作。”

“你的母亲还在嗎？”

“是的，先生。”

“你跟她同住嗎？”

“是的，先生。”

他听见这几声“先生”，不觉微笑起来。“你别叫我‘先生’吧，我的心肝儿，”他有些粗暴地向她央告。“也别再叫我密斯脱甘。我已然不是你的‘密斯脱’了。你是属于我的了，小姑娘，属于我的了。”说着，就把她搂近身去。

“不要这样，甘先生，”她央告道。“哦，请你不要这样。我不能的！我不能的！你决不可以这样。”

可是他已經把她的嘴唇印在自己的嘴唇上了。

“听我说，珍妮，”他用他所喜爱的词句重复说道。“我告诉你你是属于我的了。我越看越喜欢你。只可惜早沒有机会認識你。我是不会把你放手的。你终于非跟我不可。我决不讓你再做人家的用人。你不能在那里再呆下去。我要帶你到別的地方。我还要留点錢給你，你听见嗎？你是要收的。”

她听见錢这个字，就吓得把手縮回来。

“不，不，不！”她連声的說。“不，我不收的。”

“你得收。把它給你的母亲。我并不是要买你。你一定是这样想的。可是我并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要帮助你。我要帮助你的一家人。我已然認識你的住处。今天白天我看見过了。你家里一共有多少人？”

“六个，”她虛弱地回說。

“穷苦人家偏是人口多，”他心里想。

“好吧，这个你且拿去，”他一面坚持着说，一面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钱包来。“我马上就要去看你。你是逃不了的，心肝儿。”

“不，不，”她抗议道。“我不拿。我用不着。你别叫我拿。”

他还是坚持，她也很坚决，最后他才把钱收起来。

“有一点是确定的，珍妮，你决不至于逃避我，”他认真地说。“你到底是要跟我的。你不知道自己是愿意的吗？你自己的态度已经表示了。我是不会把你放手的。”

“哦，你得知道你这样子叫我多么烦恼啊！”

“我并没有给你真正的烦恼，是不是？”他问道。“当然不是的。”

“怎么不是！我是无论如何不会依你的。”

“你会依的，你会依的！”他急切的嚷道；原来他一想起这块肉要脱口而去，就不由得涨起他的热情。“你一定会依我的。”说着，他就不管她怎样抗拒，一把将她搂进了怀中。

经过了一阵挣扎，他们之间那一点神秘的东西就又发生效力，使她软化了。她冒出满眶的眼泪，他却没有看见，只说：“你不看见这是怎么的吗？你原是喜欢我的。”

“我不能够的，”她呜咽着又说一遍。

她那显然的窘状使他感动了。“你不是哭吧，小姑娘，是吗？”他问道。

她不回答。

“我对你不起，”他接着说。“今晚上不再谈吧。咱们已经快到你的家。我明天就要走了，可是再要来看你。我是一定要来看你的，心肝儿。现在我决不能放手了。我要想出方法来使你安心，只是不能丢开你，你听见吗？”

她摇摇头。

“这里你好下去了，”他在馬車将近拐角的时候說。他已經看見灯光从葛哈德的矮屋的窗帘里透出来。

“再見吧，”他在她跨下馬車的时候說。

“再見，”她模糊地說。

“你要記着，”他說，“这是剛剛开头呢。”

“哦，不，不！”她央告道。

他目送着她的渐远的背影。

“美人儿！”他不禁嚷道。

珍妮走进家中，但覺疲倦，消沉，而羞愧。她做了什么事了啊？她已經无可挽救地跟他妥协，那是不能否認的了。他是要回来的。

他是要回来的，而且他要送錢給她。那是最糟的一点。

十 九

这次极兴奋的会見虽然沒結果，却叫雷斯脫·甘和珍妮两个人心下都毫不怀疑，这回决然不是事情的結局。雷斯脫知道自己已經深深的着了迷。他覺得这个女子是可爱的。她具有他所意想不到的妙处。她那样的迟疑，她那屡次的抗議，她那几声婉轉的“不，不，不，”都象音乐一般的感动他。你瞧吧，这个女子原是为他而有的，他非得到她不可。这样可爱的人怎么能够放手呢？他还顧得他家里人和外边人的議論嗎？

所可怪的，他竟有一种深信不疑的想法，以为将来珍妮肉体上也一定肯依从他，犹如精神上已經依从他一样。至于其中的所以然，他自己也說不出。原来珍妮身上流露出一东西——

就是一种温暖的女性，一种面容上的坦率表情——分明暗示她对于性关系是有同情的，跟那种粗暴的兽性的不道德行为全不相干。她是为男子而有的那种女人，而且只为着一个男子而有。她对于性的全部态度，都离不开恋爱，温存，和献身精神。当这一个男子到来时，她就会爱他，从他。这就是雷斯脱所了解的珍妮。这是他已經感觉到的。她一定肯依从他，因为他就是这一个男子。

至于珍妮一方面，却正深深感觉到这事的糾紛，感觉到可能的奇禍。如果他一定不肯放手，他是什么事情都要知道的。她没有把白兰德的事情告诉他，因为她还有一种模糊的幻觉，以为自己終于能逃避他的。当她离开他的时候，她知道他一定要回来。她又知道自己也免不得要他回来的。不过她感觉到自己决然不能依从他，必須繼續过她这种窘迫无聊的生活。这就是她以前做錯事情的刑罰。这就是她自作自受。

雷斯脱別了珍妮回到他那辛辛那提的巨邸，这跟葛哈德的住家相形之下，自然越显得富丽堂皇。那是一座二层楼的散漫的大厦，仿法国的別墅造的，却用的是紅磚和赭石。四周圍栽种花木，差不多装得象公园一般，就連上面的石头，也显出豪华气象。他父亲甘老太爷，积起了一份大家私，原不是靠巧取豪夺的手段，只不过善于投机罢了。此老年輕的时候，就見到了美国是个正在发达的国家，将来对于各种車輛——貨車，馬車，馬拖搬运車之类——的要求一定很大，必須有人来供給它們。他先办了一个小車厂，后来就发展成为大事业了。他厂里出貨很好，賺錢也很多。他有一种理論，以为人是誠实的居多；他相信人家到底都要道地的貨色，你如果把道地貨給人家，人家就会問你买，而且后来的生意源源不会断，你就成了有势有錢的人了。他是相信

“备得足，宁多余”的策略的。他自小以来，一直到現在年老，凡是認識他的，无不尊敬他，恭維他。“阿基巴德·甘嗎，”你总听見那些跟他竞争的人說，“哦，他是个漂亮人。既精明而又誠实。真是了不起的。”

此老生有二子三女，都健康，都美貌，又都非常聪明，可是沒有一个能象他們那位长寿而大量的父亲那么慷慨，那么强干。长子罗伯脫，年已四十，是他父亲財政上的左右手，为人很精刻，正适宜于做生意經。他是个中等身材，体格略瘦，高高的額头，微微有点秃頂，淺藍色的明亮眼睛，鷹嘴鼻，坚薄齐匀的嘴唇。生平沉默寡言，行动很迟緩而善深思。在那占了两段街坊的大公司里，他做副总理，坐在他父亲身边。总之，他是一个能干的人，一个未来的人，这是他父亲所深知的。

次子雷斯脫，是他父亲的寵儿。以理財而論，他决不如罗伯脫，但是对于人生的奥妙，却是他見得广些。他对于凡百事情，都比较温和，比较近人情，也比较良善。奇怪得很，甘老先生却是喜欢他，信任他的。他知道他的眼光远大些。碰到財政上难以解决的問題，他也許要向罗伯脫求助，可是到底比较寵爱雷斯脫。

女儿中一个叫阿弥，三十二岁，容貌姣好，已經嫁人，且已生有一子。一个叫伊木真，二十八岁，也已嫁人，却还未有孩子。还有一个露意絲，二十五岁，未嫁人，容貌最好，也最冷峻，最精刻。一家人之中，她最热心于社会的声望，最努力于門第的风光，最切望甘氏一家的荣耀能够盖过一切。她見自己的家門在社会上有这般地位，心里很得意，因而常要流露一种傲慢的神气，使雷斯脫見了有时覺得好玩，有时覺得討厭。他原是喜欢她的，也可說是寵爱她的，但他希望她不要过于矜持，不要损坏他家的身

份。

母亲甘老夫人，是个温文尔雅的六十岁的老妇，她和丈夫原都从貧苦出身，所以不大留心社交的生活。可是她爱儿女和丈夫，見他們有这般的地位，这般的成就，也自难免要得意。既有他們反射在她身上的光荣，就已够她炫耀了。她是淑女，是賢妻，是良母。

那天雷斯脫傍晚到辛辛那提，当即坐車回家。一个爱尔兰的老家人跟他在門口相遇。

“哦，雷斯脫先生，”他欢然說道。“你回来了，好极好极。大衣讓我拿进去。是的是的，一向天气都很好。是的是的，一家人都好。阿弥大小姐带了孩子剛走呢。老太太在楼上屋子里。是的是的。”

雷斯脫欣然微笑，就上楼到母亲房中。那房間是白色和金色漆的，东南面下瞰花园。甘老夫人坐在房中，真个是幽嫺貞靜，头上灰白的头发梳得滴光。門开时，她抬头一看，見是儿子回来，就放下手里的書本，站起来欢迎他。

“母亲，”他一面叫，一面摟抱住她，跟她亲吻。“你好嗎？”

“哦，还是老样子，雷斯脫。你一向都好？”

“很好。我又在联桥家住了几天。我既然到克利夫兰，又得去看看巴孙斯。他們都問候你。”

“米尼好嗎？”

“还是那样。我看她一点都沒有变。她还是那样喜欢待客。”

“她是个漂亮女孩子，”他母亲回想起联桥夫人在辛辛那提做女孩子的时候，就給她这句考語。“我是一向喜欢她的。她真灵敏得很。”

“她現在也还是那么漂亮、那么灵敏的，我可以告訴你，”他有意义地回說。甘老夫人微微一笑，随即談起家里各样事情来。伊木真的丈夫有差使到圣路易去了。罗伯脫的媳妇害伤风。工厂里守更的老曾格儿已經故世，他是跟甘先生四十多年的了。父亲那时正出去送丧。这些話，雷斯脫都謹謹听着，只不过有点儿心不在焉罢了。

雷斯脫走过楼厅，就跟露意絲相遇。“漂亮，”是他对她的第一句話。她那时穿着一件鑲珠的黑綢衫子，跟她的身材非常相配，領口插着一簇紅宝石，跟她那黝黑的皮肤和烏黑的头发相映益彰。她的眼睛是漆黑而鋒利的。

“哦，雷斯脫，”她嚷道。“你几时回来的？你当心些，同我亲嘴不要乱来。我正要出門去，統統打扮好了，連我鼻子上的粉也不許碰落一点。唷，你这熊？”原来雷斯脫已經把她牢牢的抓住，狠狠的亲起她来了。她用双手竭力把他推开去。

“我并没有碰落多少呀，”他說。“你身边带着粉扑，尽管多扑些上去好了。”說完，他就踱到自己房里去換衣裳預备吃飯。吃飯要換衣裳的习惯，是甘家近几年才行起来的。因为客人来得多，这种习惯就成为必要，特别是露意絲不肯将就。那天晚上是罗伯脫要来，还有父亲母亲的老朋友柏納脫先生和夫人要来，那末晚飯当然是正式的了。雷斯脫明知道父亲也在家里，可不急乎要去看他。他正想起克利夫兰最后的两日，心中納悶，不知哪天再得見珍妮。

二十

雷斯脫換好衣裳下楼来，看見父亲在圖書室里讀报。

“喂，雷斯脫，”他眼睛撇开报纸，从眼镜的上头看过来，伸出他的手来说。“你从哪里回来？”

“克利夫兰，”他儿子跟他殷勤地握手，笑微微的回答他。

“罗伯脫说你到紐約去了。”

“是的，我到过紐約。”

“我的老友阿諾特好嗎？”

“还是那个样子，”雷斯脫回說。“并不見得更老。”

“我也这么想，”甘老先生藹然的說，仿佛儿子的报告就是对于自己依然康强的一种恭維。“他一向是个有节制的人。是个漂亮的老紳士。”

他于是带同儿子到后面的起坐間，閑談了一会儿营业的状况和家里的新聞，直到厅里鐘鳴，知道已經开飯，这才一同出去。

雷斯脫坐在那路易十五式的大飯厅中，四顧璨烂輝煌，覺得非常舒服。他喜欢这种亲密的家庭空气——母亲，父亲，姊妹們，家庭的老朋友，都团聚在一堂。因此他不由得喜逐顏开，春风滿面了。

露意絲报告累弗林家里礼拜二要开跳舞会，問他愿不愿去。

“你知道我是不会跳舞的，”他淡然的回說。“我去做什么呢？”

“不会跳舞。你意思是說不愿跳舞吧。我看你要懶得一动都不动了。罗伯脫也偶然高兴跳跳，我想你总高兴的。”

“罗伯脫本来比我兴致好，”雷斯脫輕快地回說。

“也比你有礼貌些。”露意絲駁道。

“随你怎么講吧，”雷斯脫說。

“你別挑衅了吧，露意絲，”罗伯脫明哲地說。

飯后，他們都到圖書室，罗伯脫和他兄弟略略談了几句营业

情形。那时正有几張合同拿来修訂。他要看看雷斯脫参加些什么意見。露意絲正要赴会去，馬車已經备好了。“那末你是不去的了？”她略带一点責怪他的神气問。

“太累了，”雷斯脫毫不在意似的說。“替我給諾尔斯夫人告罪一声。”

“嫫底·貝斯有天晚上問起过你，”露意絲走到門口又回过头來說。

“好吧，”雷斯脫回說。“我很感謝她。”

“她是个好女孩子呢，雷斯脫，”站在火爐旁边的父亲插嘴說。“我只望你跟她結了婚，早些儿成家。你会覺得她是你的好媳妇。”

“她相貌也好，”甘老夫人加以証实說。

“你瞧这是怎么回事？”雷斯脫玩笑似的說——“不是同謀人家的女子嗎？你知道我对于結婚这种事儿是不擅长的。”

“这我也知道，”他母亲半真半戏的回說。“我可巴不得你擅长才好。”

雷斯脫改換了話題。他覺得这种事儿是受不了的。他这样想时，心思就又轉到珍妮和她那別致的“不，不，不”上去了。那时他原有一个入使他深深的动情。那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女性模型。这个女性是不虛伪的，不是利己主义的，不会监守男人，也不会給男人設陷阱，而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子，象花一般可爱的小女孩子，而且分明是沒有人監視她的。他那天晚上回到房里，就写好一封給珍妮的信，却把日子填到一礼拜之后，这是因为他不愿意显出太急的样子，而且他至少要两礼拜之后方才能离开辛辛那提。

“我的亲爱的珍妮，

“別后已一礼拜，我还没有写信给你，可是我并没有忘记你——你要相信我。日前孟浪，大概已经把我的不好印象给你了吧？从此我要力改前非，因为我爱你，小姑娘——我实在爱你。我现在桌上放着一朵花，见花就要想起你——白皙，鲜嫩，美丽。你的萦回在我心曲的人品，简直就是一朵花。你是我所见到过的一切美的精华。你有能力散花在我的路上，只要你愿意的话。”

“现在要对你说的，就是我十八日要到克利夫兰，盼能同你相见。我礼拜四晚上到，礼拜五午刻你到道恩登旅館的女会客厅去会我。好吗？你可以同我一起吃中饭。”

“你要知道，我是尊重你的意思，才不到你家里去找你。（如依我的条件，我就不去。）久别对于深厚的友情是有危险的。请你写信给我表示你惠然肯来。我竭诚恳求，至乞慨允。若以‘否’字还答，我便不能领教了。”

“此信附以十二万分的爱情寄给你。”

“雷斯脱·甘”

他把信封好，写上了地址。“她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女子呢，”他心里忖。“确实是的。”

二十一

珍妮跟雷斯脱别后一礼拜不闻声息，正有一个细细考虑的机会，现在来了这封信，就又使她深深感动了。到底她想要怎样？到底她应该怎样？到底她对这人的真情怎么样？她是不是真心愿意回他这封信？如果是真心的，她又该说些什么？这时以前，

她的一切举动都似乎只有个人的关系，不会連累到別人，就是当初为巴斯的緣故愿意牺牲自己，也只是牺牲自己罢了。現在，就似乎非顧到別人不可，尤其是她的家，她的孩子。小味絲搭已經有十八个月，是个很有趣的孩子；她那大藍眼睛和輕淡头发已經預告将来的相貌賽得上母亲；至于心理上的特質，也已显出将来一定聪明伶俐的。葛婆子是把她寵得什么似的了。葛哈德的态度轉变得很慢，还不能明白看出自己对她的兴味来，但是也已分明对她有好感。父亲的态度既有这样的变化，珍妮就发起一种热烈的愿心，决不再叫老头子心里难过。她要是再做錯事，就不但对不起父亲，并且要破坏那孩子的前途希望。她自己的一生是失敗的了。味絲搭是跟她离得开的，她决不可以連累她。想到这里，就想不如回信給雷斯脫，索性把一切事情都对他講个明白。她本来对他說过自己不愿做錯事情的。那末現在何妨对他明說出自己已經有孩子，請他不要再跟她糾纏。但是他会依她嗎？她疑惑。而且她真的要他听自己的話嗎？

要做这样的招供，在珍妮是件很苦痛的事。因此她不免犹豫起来，信才开了一个头，又重新把它撕掉。到后来，也是天数排定，剛巧父亲突然的回家，就把这事攔起了，原来他是羊氏鎮玻璃厂里受了意外重伤回来的。

那天是八月后半月一个礼拜三的下午，葛哈德的信来了。但那信里并不是用德文写的那些做父亲的老套話，也沒有附着每礼拜常川寄归的那張五元的汇票，却是一个別人代笔的便条，写着他头一天因玻璃鍋倒翻燙手重伤，以及次日早晨要到家的話。

“这怎么好呢？”威廉大張着嘴喊。

“可怜的爸爸！”味罗尼加說时眼泪跟着涌出来。

葛婆子两手裹在圍裙里坐在那儿，眼睛瞠視着地板。“这怎

么好？”她慌张地嚷道。老头子要成残废的可能，打开来日艰难的一条长视景，使她没有去细想它的勇气了。

巴斯是六点半回家的，珍妮八点才回家。巴斯听见消息，现出惊骇的面容。

“唉！那不是糟糕吗？”他嚷道。“信上说起他的伤多重没有？”

“没有，”葛婆子回说。

“那末，我就不用着急，”巴斯宽了心说。“就是着急也无益。天下没有不了的事情。假如我是你，我是不会着急的。”

实际上，他的确并不着急，因为他的性情跟别人全然不同。他的生活负担并不觉得重。他的脑子又不大，不能把捉事情的意义，也不能估计事态的重轻。

“这个我也晓得，”葛婆子强作镇静说。“可是我不得不着急。你想咱们刚刚过得几天平稳的日子，偏又有这新灾难来了。咱们有时候好象是碰着灾星似的。咱们的命运干吗会这么坏啊！”

后来珍妮回来，葛婆子就本能地要去对她说话了，因为珍妮是她的一根支柱。

“出了什么事情了，妈？”她一开进门来看见母亲的面色，就这么问。“你干吗哭了？”

葛婆子看了看她，把头朝过半边去。

“爸爸的手烫坏了，”巴斯庄严地插进来说。“他明天要回家了。”

珍妮朝过脸去瞪视着他。“他烫坏手了！”她嚷道。

“是的，”巴斯说。

“是怎么烫坏的？”

“玻璃鍋倒翻燙坏的。”

珍妮看看母亲，自己也禁不住出眼泪。本能地，她跑过去一把抱住了母亲。

“你別哭，媽，”她說時，自己也几乎鎮定不住。“你別着急。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可是沒有什么了不得。現在別哭了。”說到這里，她自己的嘴唇也有点不自然起来，掙扎了好久，才能鼓起勇气来細想这个新灾难。那时她不由自主，一个遣之不去的新思想突然跃进她意識中来。雷斯脫的自愿帮忙，現在該怎样对付？他那爱的宣言又該怎样对付？不知怎的，霎時間一切都兜上心来了——他的深情，他的人品，他愿帮忙自己的意思，还有他的同情，跟当初巴斯入獄时白兰德給她的一模一样。她难道注定要作第二次牺牲嗎？其实一次和两次又有什么分別？她的一生不已經是一場失敗了嗎？她一面想过这些事情，一面看她母亲坐在那里，沉默，憔悴，如醉如痴。“真可怜，”她想道，“她的母亲竟該吃一辈子的苦！叫她永远享不着一点真正的快乐，岂不是一种羞耻嗎？”

“我看現在也不用着急，”她停了一会儿說。“也許爸爸的伤并不象我們設想的这么厉害。信上說他明天早晨回家嗎？”

“是的，”已經恢复过来的葛婆子說。

这以后，他們的話說得比較安靜了，及至一切方面都已經談到，一时全家人寂然无声。

“我們明天早上該有个人到車站去接他，”珍妮对巴斯說。“我愿意去。我想联桥夫人不会怪我的。”

“不，”巴斯忧郁地說，“你千万不要去。我会去的。”

他因这次命运的突变心里很觉不快，臉上都表現出来，过一会儿，他就忧郁地大步踱到房中去关门睡覺。珍妮和她母亲看

看別人都已經去睡，就在厨房里坐着談起來。

“我真不曉得我們現在怎麼樣才好，”葛婆子深知這回事情在經濟上要有影響，最後說起這話來。當時她顯得那麼的虛弱，那麼的無可奈何，以致珍妮再也忍受不下去。

“別着急，媽，親愛的，”她一面委婉地說，一面心里下了一種特別的決心。世間是廣闊的。其中正不乏由別人揮霍出來的適意和舒服。天不絕人之路，不幸的事情總不至于追逼得人無可生活的！

那時她和母親坐在那里，來日的困苦似乎是用清晰可辨的猙獰腳步近來了。

“你看我們將來怎麼辦？”她母親又重複的說，原來她那幻想中的克利夫蘭家庭眼見得要崩潰了。

“怎麼，”已經看得很明白而且知道有辦法的珍妮說，“沒有什麼不得了的。我倒并不着急。將來總有辦法的。咱們總不至于餓死。”

她那時坐在那里，分明認定命運已經把解救危局的担子移到她的身上來。她必須犧牲自己；此外再無別法。

次日早晨，巴斯在車站上見到父親。父親的面色十分蒼白，象是病得很重的樣兒。他的兩頰微微陷進去，顴骨壁峭挺出來。再加上他的兩手用綑帶重重包紮着，就顯得萬分苦惱，以致從車站到家的路上，許多人都站住看他。

“真是天曉得，”他對巴斯說，“我的手給燙了。那樣痛法真是受不了。哦，這麼痛啊！這麼痛啊！真是天曉得！我是一輩子忘不了的。”

他於是說明這意外事如何發生，又說他那雙手以後不知還能有用作否。他右手的拇指和左手的第一二兩指都已經燙到骨頭。

左手的两指已經截了一节，拇指还可以保全，却怕两手都要有僵死的危險。

“真是天曉得！”他接着說，“偏又碰在要錢最急的时候。太糟了！太糟了！”

他到家的时候，葛婆子出来开门，他意識到她那无声的同情，就哭起来了。葛婆子也不胜嗚咽。就連巴斯也有些情不自禁，不过很快就恢复了。其他的孩子一齐都哭，还是巴斯出来劝住他們。

“別哭啦，”他劝道。“哭有什么用呢？事情沒有什么了不得。大家就会好的。咱們还是可以过日子。”

巴斯的話具有暫時安慰的效力，而且如今丈夫已經回家来，葛婆子也就恢复了她的宁静。虽然他的手是包着的，但是看見他还能走路，而且別的地方都沒有受伤，也就可以安慰了。也許他还能够恢复双手的用途，仍旧可以担任輕易的工作。总之，他們还能向好的方面去想。

珍妮那天晚上回家来，本想跑到父亲面前去，把她所有的殷勤和情爱和盘献給他，只是生怕他还同从前那样的冷漠。

葛哈德心里也覺煩悶。女儿給他的羞辱，他至今还不无遺憾。他虽然也想回心轉意，感情上却仍混乱非常，不知該怎样說怎样做才好。

“爸爸，”珍妮怯生生的走近他去叫。

葛哈德現出惶惑的神情，試想說几句由衷的話，却总說不出口来。他一面想到自己的无可奈何，一面看出她的悲伤和他自己对于她的情感的反应——这都是使他受不了的；于是他心中一軟，不由得哭起来了。

“饒恕我吧，爸爸，”她恳求道。“我对你不起。啊，我实在对

你不起。”

他本来不打算看她，但經相会时一陣感情的冲击，他想已能饒恕她，而他也竟饒恕了。

“我已經祈禱过了，”他断續的說。“現在好了。”

他后来恢复原状，覺得他这种情緒有些可羞，可是一种新的同情和諒解已經确立。自从那时起，父女之間虽然不免仍有很大的隔膜，葛哈德却已不想再把女儿不当人，珍妮也努力要把做女儿的純朴爱情跟从前一样显示給他了。

現在一家人总算恢复了和平，可又不得不面临其他的忧虑和窘迫。他們的預算已經每礼拜减少五元，又多了葛哈德一口的消費，叫他們的日子怎么过法呢？巴斯本来可以把他每礼拜的收入多拿些来充家用，可是他覺得沒有这样的义务。因此，只得把这每礼拜九块錢的收入勉强敷衍房租，伙食，和煤錢，再講不到意外的費用，但是意外的費用正連連追逼而来。葛哈德每天得去看医生換药扎手。乔其又正要买一双新鞋。除非由什么来源获得更多的收入，就必須向人家借債，重新去受从前那样的羞辱。这样的情境，就使珍妮心中那个才构成一半的决心終于結晶。

雷斯脫的信还擱着未复。他約定的日子已經将近了。她應該复他嗎？他是会帮助他們的。他不曾硬要把錢送給她嗎？她于是終于断定，她是有义务去利用这种自愿献来的助力的。她就坐下来写給他一封簡略的信。信里說她愿意依他的請求和他会面，只叫他不要到她家里来。她这信付邮之后，就等着那命运所系的一日，心中交混着恐惧和切望的感情。

二十二

那不祥的礼拜五到了，珍妮就要同她平淡生活中这个不可抗拒的新糾紛去对面。現在是沒有第二条路可走的，她想。她自己的一生已經是一場失敗了。为什么还要繼續奋斗下去呢？如果她能使她家里人快活，如果她能使味絲搭受到好教育，如果她能把以前的历史掩飾过去，把味絲搭藏匿起来——也許，也許——怎么，有錢人和穷女子結婚的事情从前原也有过的，而且雷斯脫又很和气，他一定是喜欢她的。那天七点鐘，她到联桥夫人家里；午刻她借口母亲叫她有事，告假出来，到旅館去。

雷斯脫是提早几天离开辛辛那提的，所以沒有接到她的信。他到克利夫兰时，就象天下的事情百无一可。他还希望珍妮的信也許在旅館里等他，但到旅館以后，仍旧杳无消息。他这人原是不容易失意的，但是那晚上感到非常沮丧，只得郁郁的进房去換了衣服。晚飯后，他同几个朋友打彈子，意欲借此消愁，后来又跟他們痛飲了一番才分手。次日早起，他本想把这桩事撂开手了，但是忽忽已經快到約定相会的时刻，他因想这最后一个机会千万不可以錯過。他仍希望她也許会来。因此，他早一刻鐘就走进楼下的客厅去。他見珍妮已經坐在一張椅子上等他，这一喜还用說得！——她分明是已經默認了。他慌忙走上前去，臉上露出滿意和感激的笑容。

“那末你到底来了，”他帶着一种失物复获的神情瞠視着她說。“你不写信給我是什么意思呢？我当你既不理我，是决計不来的了。”

“我写过信的，”她回說。

“写到什么地方？”

“到你给我的地址。我是三天前写的。”

“那末对了。信来得迟了。你该早写的。你一向好吗？”

“哦，还好，”她回说。

“可是你的神色不好呢！”他说。“你好象有什么心事。到底是什么事情，珍妮？你家里没有出什么岔子吧，有没有？”

这是一个偶然的问题。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问这句话。但这问题是替珍妮要说的话开了门了。

“我父亲有病，”她回说。

“什么病？”

“他在玻璃工厂里把手烫坏了。我们都着急得什么似的。看样子他那双手是要没有用的了。”

她住了口，现出苦恼的样子，他就明白看出她正在危难关头。

“那太糟了，”他说。“真太糟了。这是哪一天的事情？”

“哦，差不多三个礼拜了。”

“真是糟糕，可是咱们进去吃饭吧。我要跟你谈谈。我自从离开你，一径都想知道你家里的事。”说着，他引她进了饭厅，拣了一张偏僻的桌子。他叫她点菜，想要借此来岔开她的心事，可是她那时毫无心思，又觉羞耻，还得他自己把菜单开出。他这才用一种引她高兴的神气向着她。“现在，珍妮，”他说，“我要你把家里的事情同我详细谈谈。上次我已经听到一点，可是我要弄个明白。你说你的父亲是个玻璃匠。现在他已然不能再工作，那是显然的。”

“是的，”她说。

“他共有几个孩子？”

“六个。”

“你頂大嗎？”

“不，我的哥哥西巴軒頂大。他二十二岁了。”

“他做什么？”

“他在雪茄店里当伙計。”

“你知道他掙多少錢？”

“我想是十二块吧，”她想了想回答說。

“其他的孩子呢？”

“馬大和味罗尼加不做事情。他們年紀都还小。我的兄弟乔其在威尔孙店里工作。他当收送貨款的店徒，掙三块半一个礼拜。”

“你掙多少呢？”

“我掙四块錢。”

他住了口，把他們一家的收入心里默默計算一番。“你們給多少房錢？”他接着說。

“十二块。”

“你母亲多大年紀？”

“将近五十了。”

他把一柄叉子手里翻来复去；他正在悬切地思忖。

“老实对你講，我設想你家里的情形也大約是如此的，珍妮，”他說。“我很替你們想过一番。現在我全知道了。你这問題只有一个答案，而且并不是坏的答案，只要你肯相信我的話。”他停了一停，預备讓她問这答案是什么，她却不問。她的心思完全为她自己的困苦所占据了。

“你要知道嗎？”他問道。

“是的，”她机械地回答。

“問題的答案就是我，”他回說。“你得讓我幫助你。我上次已然要幫助你了。現在你必須讓我幫助你，你聽見嗎？”

“我上次本想不要你幫助，”她老實的說。

“我也知道你的意思，”他回說。“過去的事情不提了。我有心想給你家里幫忙。而且我既然想到，馬上就要做到。”

他就掏出錢包，抽出許多十元二十元的鈔票——一共是二百五十元。“我要你拿去，”他說。“這不過是個開頭。我要你家里從此不愁貧乏。來吧，伸手出來吧。”

“哦，不，”她說。“不要那麼多。不要統統都給我。”

“要的，”他回說。“不要推了。來吧。伸手出來吧。”

她遵他的眼睛的命令伸出手來，他就扶着她的手指頭抓住鈔票，同時在手背上輕輕的一捏。“我要你拿去，心肝兒。我愛你，小姑娘。我不願意看見你受苦，也不願意你的無論什麼人受苦。”

她的眼睛流露出一種無言的感激，她又嚙她的嘴唇。

“我不知道怎樣謝你才好呢，”她說。

“你用不着謝，”他回說。“我倒要謝謝你呢——相信我吧。”

他住了口，眼睛看着她，她臉上的美使他出神了。她眼睛看着桌子，不知跟着要來的是怎麼一着。

“你想辭了事情呆在家里怎麼樣？”他問道。“這就叫你白天也得自由了。”

“這個不能夠，”她回說。“爸爸要不答應的。他知道我應該工作。”

“話是很對，”他說。“可是你的錢太少了。天曉得！四塊錢一個禮拜！我很高興給你五十倍的錢，只要你有法子用。”他所謂的用指頭彈着桌布。

“我不能够，”她說。“我簡直不知道怎么个用法。他們要疑心我的。我得去跟我媽講出来。”

他听了她說的話，就明白她跟她母亲之間必定有种同情的联結，就連这样的事情她也不肯瞞她的。他到底不是硬心腸的人，所以想到这一层，不免有点感动了。但是他終不肯放弃他的目的。

“照我看起来，就只有一个办法，”他很温存的繼續說。“你是不配做現在这种工作的。你太文雅了。我反对这件事情，你把它辞了，跟我到紐約去，我好好的看待你。我爱你，而且也要你。至于你的家庭，那是你从此再用不着操心的。你可以替他們找一个美丽的家，好好的設備起来，什么样式的家具都由你拣。这样办法好嗎？”

他說完，珍妮的思想立刻就折回她的母亲——她的亲爱的母亲——身上。葛婆子一輩子所談的正是这件东西——一个美丽的家。如果他們能够有一所稍大的房子，鋪排一点好家具，并且有一个种树的院子，她該多么快活啊！有了这样一个家，她就可以不担房租的心思，不用拙劣的家具，不受貧穷的苦楚；她一定是会快活的。那时珍妮見他那双銳利的眼睛好象窺破自己的心事，一时回不出話来，而他也看出一种巨大的勢力已經发生作用了。这是一个僥幸的启发——这个給她家里人一个美丽的家的暗示。他又等了几分鐘，这才說道：

“好吧，你就依我这么办好不好呢？”

“好是很好，”她說，“可是現在办不到。我不能离开家里。爸爸要查問我到哪里去的。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他。”

“你不能借口說是跟联桥夫人到紐約去嗎？”他授意說。“那是不能反对的，是不是？”

“他們要不查出来，原不要紧的，”她不胜惊惶的睜大眼睛說。“可是要查出来呢？”

“不会查出来的，”他不以为意地回說。“他們不会去查問联桥夫人的事。人家太太們常要帶她們的女仆去作长途旅行。你干吗不告訴他們說联桥夫人要你去——非去不可——所以去的嗎？”

“你想我能这么說嗎？”她問道。

“当然咯，”他回說。“这有什么奇怪呢？”

她沉吟了一下，覺得这个計劃也还容易实行。然后她看了看他，心知跟这人发生了关系，就难免自己又要做母亲。一想起生孩子的悲剧来——啊，她是不能再經過第二回的，至少不能在同样的情境下。她不能把味絲搭的事情告訴他，但她不得不把这种不可克服的难处声明一下。

“我——”她才說出一句話的第一个字就停住了。

“唔，”他說。“我——什么？”

“我——”她又停住。

他爱她那羞人答答的样子，她那格格說不出口的嫵媚神情。

“什么，珍妮？”他帮助她似的問道。“你真有意思。你不能对我說嗎？”

那时她的手放在桌上。他就弯过身子来，把他那强壮的褐色的手盖在她的手上。

“我不能养孩子，”她终于低着头說出口来。

他凝視着她，覺得她那坦白的神情实在具有一种魔力，又見她虽处于这种非常的情境，也仍能够保持天生的文雅，又能毫无虛飾地認出人生的根本事实来，因此他对她的評价又增高了許多。

“你真是一个偉大的女子，珍妮，”他說。“你是了不起的。可是这桩事情你不用担心。这是有办法的。除非你要孩子，你就无須有孩子，我也不要你有孩子。”

从她那种惊疑而含羞的面容上，他明明看出这个问题来了。

“的确可以这么办，”他說。“你是相信我的吧，是不是？你想我是明白的吧，是不是？”

“是的，”她顫声說。

“好吧，我的确是明白的。总之，无论如何我不会叫你有一点儿煩惱。我要带你走。我也不要什么孩子。现在我并不觉得有孩子能使我感到滿足。我且等将来再說，可是总不会有这事情，你放心吧。”

“是的，”她有气沒力的說，无论如何不敢接触他的眼睛了。

“你听我說，珍妮，”他歇了一会儿又說。“你是对我有意的，是不是？我呢，如果对你沒有意，你想我会坐在这里恳求你嗎？我是为你发狂了，这是千真万确的話。你对于我就象酒一般。我要你跟我。我要你赶快就干。家庭的事情我也知道你为难，可是总能設法的。你且跟我到紐約去。日后咱們自然有办法。或者我去会見你的家里人。或者咱們假装求婚的样子，随你喜欢怎么样——且先跟我走再說。”

“你不見得叫我立刻就走吧？”她吃惊地問。

“是的，早則明天，迟則礼拜一一定要走。你总能够設法的。怎么，如果說联桥夫人要你去，你就随时都可以走，沒有人会疑心的。我这話对不对？”

“对的，”她慢慢的承認了。

“好吧，那末何不馬上就走？”

“要說假話总覺有些为难的，”她深思地說。

“我也知道，可是你总走得开的。不是嗎？”

“那末你肯不肯稍等一会儿？”她央告道。“事情太急迫了。我害怕呢。”

“我一天也熬不住了，心肝儿。你看不出我的感情嗎？你就瞧我的眼睛。你愿意嗎？”

“是的，”她回話时心里感着悲哀，却又帶着一种奇异的爱情的激动。“我愿意。”

二十三

要这样突然的走，初看看似乎很难办，其实并不怎么为难。珍妮打算对她母亲把实話完全說出，对父亲不說实情，只說联桥夫人要她同走。她父亲也許要盘問盘問她，其实他是无可疑惑的。那天下午回家之前，她跟雷斯脫去到一家百貨商店，买了一口大箱，一只衣箱，一套旅行衣服和帽子。雷斯脫对于他的猎获品很覺得意。“等咱們到紐約之后，我要买几件貴重的东西給你，”他告訴她說。“我要叫你看看，你到底能打扮到怎么一个样子。”他把买来的物件統統装进大箱，送到他的旅館里。这才和珍妮約定，叫她禮拜一到那里去換衣裳，准备那天下午动身到紐約。

她回家的时候，葛婆子在厨房里，还跟平常一样亲热的招呼她。“你今天做活辛苦嗎？”她問道。“你好象是累乏了。”

“不，”她說，“我不累。倒不是累乏的緣故。我只覺得心里不舒适。”

“为什么不舒适呢？”

“哦，我有句話要告訴你，媽。叫我为难得很呢。”說到这里，

她用詢問的神氣看看她的母親，這才又看到別處。

“怎麼，是什麼事？”她母親驚慌地問。原來她過去遭遇的事故太多，所以一向都提心吊膽的怕見什麼新禍事。“你沒有丟了事情吧，是不是？”

“沒有，”珍妮竭力維持着心境的平靜回答說。“可是我要辭了它了。”

“辭了它！”她母親嚷道。“為什麼？”

“我要到紐約去了。”

她母親眼睛張得很大。“怎麼，你什麼時候決定的？”她問道。

“今天。”

“你不是當真的吧！”

“當真的，媽。你聽我說。我有一句話要告訴你。你是知道咱們窮得什麼樣兒的。咱們是什麼法兒也沒有的了。我已然碰到一個人，他要幫助咱們。他說他愛我，並且要我禮拜一同他到紐約去。我已然決計去了。”

“哦，珍妮！”她母親嚷道。“這個万万使不得。你以前犯過事兒，往后再來不得那樣的事兒了。要想想你的父親啊。”

“我統統想過的了，”珍妮堅決地繼續說道。“這實在是無法的辦法。他是一個好人。我知道他是的。他有很多的錢。他要我跟他走，我以為是去的好。等我們回來，他要給我們找一所新房子，還要幫助我們過日子。我是沒有人肯娶的了，你知道的。這個樣兒還不是一樣。他愛我。我也愛他。我為什麼不該去呢？”

“他知道味絲搭嗎？”她母親審慎地問。

“不，”珍妮自覺有罪似的說。“我想不如不告訴他的好。除非是萬不得已，我不想去連累她。”

“我恐怕你将来要免不了糾葛，珍妮，”她母亲說，“你不想想他总有个时候要发觉的嗎？”

“我想把她放在家里，”珍妮提議說，“直到她能进学校的年齡。那时候，我也許可以把她送到別处去。”

“她原可以放在家里的，”她母亲表示允可；“可是现在就告訴他不更好嗎？他总不会因她的緣故看你不起。”

“并不是为这个。我是为她，”珍妮热情地說。“我只不愿意連累到她。”

她母亲摇摇头。“你是什么地方碰見他的？”她問。

“联桥夫人家里。”

“多少时候了？”

“哦，差不多有两个月了。”

“你从来沒有說起他啊，”葛婆子带着責备的神气說。

“我不知道他对我有这种心思的，”珍妮辯解說。

“你何不再等几天，讓他先到咱們这儿来走走呢？”她母亲問。“这么办要容易得多。你現在突然的走，父亲总要发觉的。”

“我打算对他說是跟联桥夫人同走的。他就不能反对了。”

“那是的，”她母亲沉吟着表示同意。

說到这里，母女俩默默相視起来。葛婆子天生富于想象，就試把这个进入珍妮生活中来的可惊叹的新人物构成一幅肖像。他是有錢的；他要討珍妮；他要給他們一个好家庭。这是多么动人的一回事啊！

“他还給我这个呢，”珍妮插进来說，原来她也本能地具有想象的能力，那时正跟随着她母亲的思緒在想。說着，她解开胸口的衣服，掏出那二百五十块錢来，放在母亲手里。

她母亲一看，直吓得瞠目結舌。这是她的一切灾难的解

救——食物，衣服，房租，煤錢——統都系在小小一疊綠的黃的鈔票上。家里如果有很多的錢，葛哈德就無須擔心他那燙坏了的手；乔其，馬大，味罗尼加都可以舒舒服服的穿衣服，快快活活的过日子。珍妮也可穿着得好些；味絲搭將來也可以受教育了。

“你想他真的會討你嗎？”她母親最後問她。

“我不知道，”珍妮說，“我想他會的。我知道他愛我。”

“好吧，”她母親沉吟了半晌才說，“你如果要去告訴父親，不如馬上就去。不然的話，他要起疑心的。”

珍妮知道自己已經勝利了。她的母親已經受環境的壓迫而默認了。她覺得有些悲傷，但總以為這是無法的辦法。“我幫你去說去，”她母親微微嘆了口氣說。

要葛婆子說這樣的謊，本來是很為難的，但她好象毫不在意的去說了起來，居然把葛哈德的疑心消釋掉。孩子們也都已講明，所以等到大家商量一会儿，珍妮自己去對父親說的時候，就似乎是很自然了。

“你想要去幾天？”他問。

“大約兩三個禮拜，”她回答。

“那是很好的旅行，”他說。“我還是一八四四年到的紐約。那時比現在地方小得多呢。”

暗地里，他見珍妮有这样的机会，心里是很高兴的。他以为她的东家一定喜欢她。

到了禮拜一，珍妮同父親母親告別過，一早就動身出門，直向道恩登旅館而去，雷斯脫正在那里等她。

“你來了，”她一走進女客廳，他就高高兴兴地歡迎她。

“是的，”她簡單地說。

“我現在把你認做我的侄女兒，”他接着說。“我已經在我的

房間邻近給你定好一間房。我叫他們把鑰匙拿来，你去換衣服去。等你預备好，我就把箱子送到車站。火車是一點鐘開的。”

她到房間里去換衣裳，他急躁得走來走去，看了一會報，吸了一會烟，末了就去敲她的房門。

她開了門，身上已然穿着齊全了。

“好看極了，”他微笑說。

她低頭不語，因為她覺得心神迷亂了。這幾天來，計劃，說謊，這全部的過程，已經使她的神經緊張過度。現在她現出疲倦和煩悶的樣子來。

“你不是覺得傷心吧？”他看出了她的神情這樣問她。

“不——”她回答。

“你聽我說，心肝兒，你千萬不要難過。事情馬上就會好的。”他把她摟進懷中，跟她親了吻，就一同走出大廳。他見她穿着這些朴素的衣服——雖然是她生平最好的——就顯得這麼美麗，心里好生詫異。

他們坐了一會兒馬車就到車站。座位是預先定好的，所以他算准了時刻來。及等他們坐在普爾門式的車廂^①里，他就感覺到稱心快意了。人生是可樂觀的。珍妮現在在他的身邊。他所計劃的第一着已經成功了。以後的事情總可以一帆風順。

當火車輾出了車站，長片的田疇接連往後逝去時，珍妮若有所思地對它們默默看察。一路所見的，有落葉裸赤的樹林，有被冬雨濯濕的荒曠褐色的田畝，有蹲在平坦草原中的低矮農房，看去好象伏在地面上。火車經過小小的村莊，見有白的黃的和

① 普爾門式的客車，就是一種設備精美的臥車，為喬其·普爾門（George M. Pullman, 1831—97）所首創。

淡褐色的矮屋，屋頂都經霜侵雨打，變成黑色了。珍妮特別注意到一座房子，似乎使她記起科倫坡的舊居來，她不由得一陣傷心，把手帕揪住眼睛，默默的哭泣。

“我希望你不是哭吧，珍妮？”雷斯脫從他正在看的信上抬起頭來。“你聽我說，你聽我說吧。”他見她身上微微顫抖，就接着說道。“這是不行的。以後不可以這個樣兒。再要這個樣兒，你是無論如何過不下去的。”

她沒有回答，而她那樣沉默的悲戚，已經使他充滿異樣的同情。

“不要哭，”他繼續安慰她說；“什麼事情都會好起來的。我已經告訴你了。什麼事情你都不用煩惱。”

珍妮費了大勁才鎮定下來，擦干了她的眼淚。

“你不要象這樣容易傷心，”他繼續說。“這是沒有好處的。我知道你丟開家心裡難過，可是哭有什麼用呢？你並不是永遠離家，你知道的。你不久就要回去。你是喜歡我的，不是嗎？心肝兒，我是可以安慰你的，不是嗎？”

“是的，”她竭力裝出一個微笑來給他。

雷斯脫重新看他的信，珍妮就又想起味絲搭來。她想到自己對於一個已經跟她很親愛的人守着這秘密，心裡覺得不安。她知道她應該對雷斯脫講明這個孩子，但她不敢履行這種苦痛的義務。或者她將來會有這種勇氣也未可知。

“我將來總得告訴他的，”她突覺一陣感情的衝動，認出這種義務的嚴重性來，才想起了這一點。“我要不趁早兒告訴他，就跟他去同居過活，等他一發覺，他是決不肯饒恕我的。他也許要把我趕走，那叫我去哪裡去呢？我現在是沒有家的了。我對味絲搭怎麼辦呢？”

她回过头去审视他，一阵预示朕兆的恐怖横扫过她的心，但她只看见那个神气凛然的、爱好舒服的人儿默默在看他的信，他那剃得光光的红面颊和舒服的脑袋及身躯，全没有一点挑战精神的流露，也不象一个复仇神的神情。在她刚要掉回眼睛的时候，他抬起头来望着她。

“好吧，你已经洗净你的罪孽了吗？”他欣然的问。

她听见这个引喻，微微一笑。这话中的意思暗合事实，她觉得有点触心。

“我但愿能够这样，”她回答。

他就把话头岔开，她仍旧望着窗外，觉得自己要把实话告诉他的一次冲动已经失败了。“我不久总要做到的，”她一面想，一面安慰自己，以为她不久之后就会鼓起勇气来。

第二天到了纽约，雷斯脱就想起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不知该到哪里去住。纽约是个大地方，原没有要遇见熟人的多大危险，但他以为这样的冒险总不是办法。因此他吩咐车夫送他们到一处比较偏僻的分租房子，租定了一排房间，打算在那里住下两三个礼拜。

珍妮如今进入了的这种新空气，她觉得非常瑰丽，非常辉煌，差不多不能相信这里跟她以前住过的地方是同一个世界。雷斯脱并不是个喜欢排场的俗物。他周围的设备一径都是简单而优雅的。珍妮想要什么，他只消眼睛一瞥就能知道，马上就会斟酌的替她买了来。珍妮到底是个女流，对他滥施给她的那些美丽的衣裳，漂亮的饰物，都感觉到一种深切的快乐。她对镜自看，见一个女子的形象，穿着蓝色天鹅绒的衫子，领口袖口都镶着黄色的法国花边，她就要问自己，难道这真的就是洗衣妇人的女儿珍妮·葛哈德吗？这穿着十块钱一双的时式软皮鞋的，

就是她的脚嗎？这点綴着閃光宝石的，就是她的手嗎？她在享受多么好的幸运啊！而且雷斯脫曾經应允她，这种幸运是她的母亲也得分享的。她想到这里，眼泪就涌了上来。亲爱的母亲，她是多么爱她的啊！

这些日子里，雷斯脫很高兴把她打扮得真正值得自己賞識的样子。他把他最精細的审擇力都用了出来，结果是連他自己也不免惊异。在大厅里，在食堂里，在街道上，人們都轉过头来注视珍妮。

“跟那个人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好惹眼啊！”就是一句常常听見的評語。

珍妮的境遇虽已变化，她却仍旧認識人生的真諦，並沒有得意忘形。她仿佛覺得人生不过姑且借貸一点儿东西給她，过些时还是要拿回去的。她心里并不存一点虛荣。雷斯脫留心了些时，也就看出来了。“你这样子真是一个偉大的女人，”他說。“你将来一定有一个結局。一直到現在，人生还没有給你多少东西呢。”

他心里盘算，倘如他家里人听見这段新关系，他将怎样对他們辯解呢？如果他到芝加哥或是圣路易去成立家庭（因为他曾經有过这样的想法），他能够秘密維持下去嗎？他愿意这样做嗎？他已經有一半相信自己是实在地而且真正地爱她的了。

及到他們将近回家的时候，他才同她商量以后該取怎样的行动。“你應該想个法子，把我当个熟人介紹給你的父亲，”他說。“这样，事情就容易了。我想我要去看你們。那末你如果告訴他說你要跟我結婚，他就沒有話說了。”珍妮想起味絲搭来，心里暗暗的发抖。但是她也許可以劝父亲不提起她的。

雷斯脫曾經給她提过一种聪明的办法，叫她把在克利夫兰

穿的衣裳保留起来，将来仍旧可以穿回家里去。“至于这些新东西，是用不着费心的，”他说。“我会把它们保留起来，等我们有其他的办法再说。”事情都象很简单，很容易，因为他原是个战略大家。

珍妮到纽约之后，差不多每天都有信给她的母亲。她在信里附着小条子，是给她母亲独个人看的。有一张条子里说明雷斯脱要到他们家里去的意思，叫母亲预先告诉父亲，说她已经遇到一个欢喜她的人了，也好有个准备。她又在信里提起关于味丝搭的困难问题。她母亲接到这封信，立刻就开始运动，叫老头子不要提起这一桩事情。她以为现在决不能再遇到障碍。珍妮必须有个机会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后来珍妮到家，家里人都非常高兴。她当然不能再回去工作，但是葛婆子替她解释，说联桥夫人给珍妮几个礼拜的假期，好让她去找找较好的工作，以便多挣几个钱。

二十四

雷斯脱把葛哈德家庭的问题以及跟他自己的关系粗粗想定了之后，就回到辛辛那提去料理业务去了。那里有个巨大的工厂，居于城市的外圈，占着两个十字街头的地面。他对于这个工厂的兴趣是极浓厚的，它的经营，它的发达，他都跟他的父兄一样关心，一样得意。他觉得自己是这正在发展的巨大工业的一个重要部分。他每次看见铁路上的货车标着“辛辛那提甘氏制造公司”的字样，或者偶尔看见各城市中陈列着公司的出品，就会感到一种志得意满的热情。在这样稳固、这样著名、这般有价值的一种建设事业里做得一个因子，那是有些意思的。他觉得一

切事情都称心如意，可是他现在已经进入个人生活的一个新境界了，就是说，他现在有了珍妮了。在他坐车回到家乡去的路上，他想起了自己正在结成的这种关系也许要落得个不愉快的结果。他对于他父亲的态度稍稍有点儿害怕，而尤其可怕的，还有他的哥哥罗伯脱。

罗伯脱的性情是冷酷的，守旧的；他是一个绝好的商人，无论公事私事都是无可疵议的。他从来不会越出法律的范围一步，也不热心，也不慷慨，而事实上，只要是似是而非地或是逼不得已地通得过良心，他就任何狡计都会使。他的推理法是雷斯脱所不懂的——他那种能够使冷酷的商业战略和谨严的道德观念不相冲突的歧形逻辑，雷斯脱无论如何搞不通，然而他的哥哥居然办得到。“他具有苏格兰长老会教士的良心，而又混着亚洲人善观机会的知觉。”雷斯脱有一次这样告诉人说，这话可说是他对于他哥哥的确评。可是他却不能动摇他哥哥的地位，也不敢反抗他，因为他哥哥是得公众舆论拥护的。他的为人一向都循规蹈矩，可是也许有些儿矫揉造作。

他哥儿俩外面看看很和睦，内里却是非常隔膜的。罗伯脱对于雷斯脱本人也很友爱，可是有关财政上的见解总不信任他，而且性情上，他两人对于人生和为人的意见总不能一致。雷斯脱对于他哥哥那么冷酷而固执地追求万能的金钱，私底下怀着一种鄙视。罗伯脱则觉得雷斯脱那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是可非难的，并且断定他迟早要自寻烦恼。在业务上，他两人并没多大的争执，因为老头子还在，这是没有很多机会的，但有种种细小的齟齬随时要发生。雷斯脱主张做生意应该和善，应该让步，应该讲交情，买人的欢心。罗伯脱则主张箍得紧，主张节省生产费，主张利用经济的引诱力窒息别人的竞争。

他們发生齟齬的时候，老头子总竭力替他們排解，但他預料到一場冲突是免不了的。冲突起时，两个之中必定有一个要走，或者两个都要走。所以他常慣說：“你們两个孩子意見能够一致才好呢！”

还有一点叫雷斯脫不安的，就是他父亲对于婚姻一事的态度，特别是对于雷斯脫的婚姻。甘老头子始終主張雷斯脫應該早結婚，总以为他这样的耽擱是錯誤的。其他的孩子，除露意絲之外，都已經妥妥当当的結了婚了。为什么他这寵爱的儿子还不結婚呢？他確認这在他的道德上，社交上，商业上都有害处。

“社会对于你这样地位的人是期望他結婚的，”他父亲时时要发这样的議論。“这可以助成社会的巩固和 尊严。你 應該去找一个好女子，把家庭成立起来。你如果没有孩子，沒有家，那末到了我的年紀，想到哪里去安身呢？”

“好吧，倘如遇見相当的女子，”雷斯脫說，“我想我会跟她結婚的。可是这个相当的女子至今沒有遇到。你叫我怎么办呢？不管是誰都要嗎？”

“不，当然不能随随便便的要，可是好女子多着呢。你如果肯嘗試的話，你一定能够找到一个。貝斯家里有个女儿在那里。你想她怎么样？你是向来喜欢她的。我不能叫你这样流浪下去，这是不会有好結局的。”

他的儿子总只有微微一笑。“爸爸，你且随他去吧。我总有个时候会打主意，那是无疑的。我如果見到水，就会覺得口渴了。”

老头子看这情形，也只好讓步，但他心里总覺有种缺憾。他是一心巴望儿子成立家庭，切切实实做个事业家的。

在这情形之下，他当然不容易同珍妮締結什么永久的关系，

这是他自己也明白的。他于是把将来的行动慎重考虑了一番。珍妮，他当然不肯放弃，无论将来的结果怎么样。可是他必须审慎，必须不去冒无谓的险。他能带她到辛辛那提去吗？如果被人家发觉，不知要受怎样的毁谤！他能在城外附近的地方金屋藏娇吗？家里人终不免要起疑心。他出外去营业能够带她一路走吗？这第一回到纽约，原是成功的。以后都能象这样的顺当吗？他把这问题在心里反复思忖。正唯因有困难，所以兴味更浓。到底是圣路易好呢，匹兹堡好呢，还是芝加哥好呢？这些地方是他常去的，特别是芝加哥。最后，他就决定把她安置在芝加哥。他要到那里去，常常可以有借口，而且只消一夜的火车。是的，芝加哥最好。那城里地方又大，又很热闹，要守秘密是容易的。他在辛辛那提耽擱了两个礼拜之后，就写信给珍妮，说他不久就要到克利夫兰来了。她的回信说，他来看她很好。她已然对父亲提起过他了。她又说她呆在家里总不是办法，所以已经在一家铺子里找到事情，每礼拜四块钱的收入。他想她又去工作，心里微微一笑，可是想到她的体面上和精力上，就不免有些怜惜。“她真是一个好人，”他说。“我至今遇到过的女人，要算她最好了。”

下礼拜六，他就赶到克利夫兰，先到她做事情的地方去看她，约定那天晚上到她家里去。他心里很急，希望她尽速把他当作男朋友介绍给她家里人。到她家里之后，他看见房屋的卑陋和家境的贫穷，心里有些儿厌恶，至于珍妮本身，似乎还是一样可爱的。他到了几分钟之后，葛哈德就到前房来跟他握手，葛婆子也出来跟他招呼，但他对于他们却不大注意。在他看来，那个德国老人也平凡得很，不过是他父亲工厂里雇用的数百工人那样的人物。他们随便谈了几句话，雷斯脱就要珍妮出去遛一会弯儿。

珍妮戴上帽子，跟他一同出去了。事实上，他們却到他預先租定給她貯藏衣服的那个房間里去。她到晚上八点鐘回家，家里人都当是没有什么差錯。

二十五

一个月之后，珍妮就能宣布雷斯脫想要跟她結婚的意思了。他的屡次到她家里去，当然就是替这桩事預为地步的，而且也象很自然。只有葛哈德稍微有点疑心。他看不准这桩事情到底怎么样。或者是不錯的也未可知。雷斯脫似乎是个确实很好的好人，而且有过白兰德的事，就不会再有这事嗎？如果一个合众国的参議員会爱上珍妮，一个生意人为什么不該爱她呢？可是有一件——就是那个孩子。“她对他說起过味絲搭嗎？”他問他的老婆。

“沒有，”葛婆子說，“还没有。”

“沒有，沒有。总有事情要瞞人的。你想他如果知道，还会要她嗎？这样的行为先就該有这样的报应。她現在就該象做賊似的藏藏躲躲。那孩子是連一个正当的姓名也不能有的。”

一两个礼拜之后，她告訴她的母亲，說雷斯脫写信給她，叫她到芝加哥去跟他相会。因为他覺得不大舒服，不能到克利夫兰来。母女两个就对葛哈德說明珍妮要去跟甘先生結婚了。葛哈德听見这話，不覺勃然大怒，又重新起了疑心。但他除了发牢騷之外也沒有别的办法，至于事情决然沒有好結果，那是他断定了的。

到了珍妮动身那一天，她竟不能向父亲告別。因为他那天出門去找工作，直到晚快边才回家来，她等不得他回来就上車站

去了。“我到那里之后再写信给他吧，”她说。她跟她的孩子不住地亲吻。“雷斯脱不久就要给我们找一所好些的房子，”她满怀希望的接着说。“他要我们搬家呢。”那天夜车将她带到芝加哥，就算她的旧生活宣告终止，新生活已经开头。

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必须在这里补叙一下，就是，虽然雷斯脱的慷慨行为已经救了她家经济的窘迫，孩子们和葛哈德却都还蒙在鼓中。家里买的必需品，葛婆子是很容易瞒过丈夫的，至于奢侈品，她虽然也买得起，却一点儿都没有买过。其实她是害怕，不敢买。但是珍妮到芝加哥不多几天，就写信给她母亲，说雷斯脱要他们去找个新房子住。葛哈德自从珍妮走后，只想等她回来跟她吵闹一场。现在葛婆子把这封信给他看了，他皱了皱眉头，可是觉得这封信似乎就是正式结婚的一个证据。他想，如果他沒有跟她结婚，为什么要帮助他们呢？也许珍妮到底跟他正式结婚了。也许她确实已经抬高了身分，有能力帮助家里人了。想到这里，葛老头子就差不多决定要饶恕她的一切。

商量的结果，是决定去找新房子，并且叫珍妮回到克利夫兰来帮母亲搬家。当时大家就一同去到街坊，要找一个优雅清静的所在，最后果然找到了。这是一所有九间屋子的房子，还有一个院子，房租三十元，并且有适当的设备。餐室和起坐间的铺设都很舒适，客厅里有一套美丽的家具，各寝室的设备也都齐全。厨房的用品样样都有，甚至还有一间浴室，这是葛哈德家里从来不曾享受过的奢华。通盘看起来，那所房子虽然质朴，却很称心，珍妮看见家里人能够舒舒服服的住在里面，也就乐意了。

及到实行搬家的时候，葛婆子真是乐不可支，因为这不就是她的梦想的实现吗？她的一生都是在巴望这个，现在居然巴到了。新的房子，新的家具，房间又多——一切都美丽得意想不到——

你就想想看吧！她看着那新的床鋪，新的桌子，新的抽斗櫥，以及其他种种，不由得眼睛里喜气洋洋。“亲爱的，亲爱的，这不漂亮嗎！”她嚷道。“是的，这不美丽嗎！”珍妮微微一笑，本想只表示满意而不流露感情，但不由得眼中含泪了。她为她母亲的緣故，快乐得什么似的。她想起雷斯脫待她家里这般的好处，就是拿嘴去亲他的脚也可以的。

到了家具搬进的一天，葛婆子，馬大，和味罗尼加都动手安排布置。大家看見那些房間那么的寬敞，还有那么个院子，現在冬天虽然光秃秃，到了春天一定是会青蒼悅目的，又見那成排的新家具豎在那儿，把全家人都乐得如同狂热了。这样的美丽，这样的寬敞！乔其在新地毯上擦擦他的脚，巴斯却在仔細考察那些家具的品質。他給它們的評語就是“漂亮！”葛婆子如同梦中人一般踱来踱去。她不能相信这漂亮的寢室，这美丽的客厅，这优雅的餐室，果真会算是她的。

葛哈德最后才来。他虽然竭力想要不流露快乐的心情，却也禁不住吐出几句热心的称贊。一看见餐室桌上挂着一盞蛋白石球的煤气灯，他就满意极了。

“还有煤气呢！”他說。

他一本正經地从蓬松的眉毛底下看出来，看見那脚下的新地毯，看見那橡木长桌上鋪着白布，放着新盘碟，看見那墙上挂着的图画，看見那漂亮清洁的厨房。他搖了搖頭。“我的天，倒是不錯呢！”他說。“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咱們現在要留神，別打碎东西。这些东西都容易划出痕来，那就糟蹋了。”

是的，就連葛哈德也覺滿意了。

二十六

此后三年中的事情，大概用不着一件件的記載。这就是葛哈德一家从卑微的境地渐渐升到比較可以自立的地位的事迹和经历。其所以能够如此，当然由于珍妮的得发，及因珍妮的关系而得她在远处的丈夫慷慨資助的緣故。雷斯脫偶尔也到克利夫兰来，做那地方的貴客，有时就住在他們家里，同珍妮占据二楼楼上两間最好的房間。珍妮住在家中，常要应他的电召匆匆而去，到芝加哥，到圣路易，或是到紐約。他所喜爱的消遣之一，就是到名胜地方，如温泉，克累門山，薩拉哥加等处，去住一两个礼拜，跟爱妻同享奢华的生活。又有时候，他为了要探望珍妮，路过克利夫兰只住一天就走。他一徑覺得她的地位不确定，实在給她一重难堪的心事，但他到現在还没有想出补救的方法。而且心里到底想不想补救，連他自己也还不明白。他們的日子是过得很好的。

葛哈德家里对于这事的态度是特別的。起初，虽然珍妮和雷斯脫的关系沒有正式，但是事情好象很自然。珍妮說她是結过婚了。誰也不曾看見过她的結婚証書，她却这么說，而且看她的神气，也儼然跟他成了夫妇了。但是她从来不曾到过他家所在的辛辛那提，也从来没有他的亲属来看她。再說他的态度，虽然起先因为錢的关系蒙蔽过他們，却实在有些特別。看他的举止行动，都不象一个結过婚的人。他是很冷落的。有时接連几个礼拜，她好象只接到他几个毫不在意的条子。有时是她出去跟他相会，也不过几天。只有时她长期不在家中，或者可以看做他們真有夫妻关系的一种証据，但也可算是不自然的。

巴斯那时已经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男子，具有一点事业家的料事眼光，并且是有志要出人头地的，当时看见他妹妹这种情形，就不免有点疑惑。原来他已经很懂得一点人情世故，因而本能地觉得事情有些不对了。乔其那时十九岁，在一家糊壁纸厂里稍微有点根脚，很想从这事业上找个出路，所以心里也有些不安。他感觉到事情有了差错了。马大十七岁，跟威廉和味罗尼加都还在学校读书。他们各人都有了个读书的机会，可是生活上总觉不安定。他们是知道珍妮那个孩子的。邻舍家则显然都在作他们自己的结论。他们是绝少朋友来往的。葛哈德自己最后也断定事情必有差错，但这回的事情是他自己也牵涉在内的，所以觉得不大好出来争辩。他有时候想要问问她，劝她不要上当，但是木已成舟了。以后的事情只好看那男子的良心如何，那是他知道的。

事情逐渐发展，已经将近一种总破坏的状态了，还亏得人生出来供给它的一种意料不及的解决法。原来葛婆子的健康不济了。她虽然体格很好，而且向来都是好动的，近年以来却变懒怠了，身体也逐渐虚弱下去，又加她天生多愁，担过许多重大的心事，现在似乎已经积成一种全身中毒的症候，虽属慢性，却是真病。她对一切事情都觉得懒意，稍稍做了点活就要疲倦，最后竟向珍妮诉说连爬楼梯也很费力了。“我觉得不大舒服，”她说。“想是要病了。”

珍妮心里惊慌，打算带她到附近的温泉浴场去，可是葛婆子不愿意去。“我想这也没有什么好处，”她说。她只在家里坐坐，或者跟女儿出去赶赶车，但那凄凉的秋景又使她兴致索然。“我不愿意赶秋天来害病，”她说。“这种飘零的落叶使我想起我的病是不会好了。”

“哦，媽，你这是什么話呀！”珍妮口虽这么說，心里也覺惊慌了。

寻常的人家都是全靠一个母亲維持的，这要在怕母亲要死的时候方才会明白。巴斯一徑都在打算怎样結婚，怎样跳出这环境，現在也把这个念头暂时丢开了。葛哈德大起恐慌，好象一个人等着大难将临的样子。珍妮不曾有过家里死人的經驗，并沒想到要有失掉母亲的可能，仿佛覺得她要活下去是全靠她的。她看看情势不佳，却还存着希望，一徑都守在身边，成了个由忍耐、等待和服务造成的惨白形象。

临終的一刻是在一个月的病和好几天失去知覺之后的一个早晨。在失去知覺的几天里，靜默統御了全家，全家人都蹣着脚尖儿走路。临死的几分鐘，葛婆子又恢复知覺，把垂尽的眼光不住盯在珍妮臉上。珍妮怀着深切的恐怖，也不住瞠視着她的眼睛。“哦，媽呀！媽呀！”她哭道。“哦，你不要去呀，你不要去呀！”

葛哈德从院子里跑进来，就到床沿去跪下，痛心地扭着她那骨瘦如柴的双手。“該我先去的呀！”他哭道。“該我先去的呀！”

葛婆子的一死，就促成了家庭最后的分散。巴斯早已在城里找到一个女子，現在正急乎想要結婚。馬大的世故已經深而且广了，也巴不得馬上就走。她覺得有一个污点着在家庭上——实在是着在自己身上，如果她还留在家里的話。她把公立学校当做收入的来源；她要去当教員去。唯有葛哈德还不知向哪里去找出路。他那时又去做守更的工作了。珍妮有一天看見他独自在厨房里哭，不由得自己也立刻掉下眼泪来。“哦，爸爸！”她央告道，“事情还不至于无法可办呢。你总有家可住的——你也知道——只要有我的話。你可以跟我去的。”

“不，不，”他抗議道。他實在是不願意跟她去。“並不是這個意思，”他接着說。“我的一生就算白白的完了。”

過不多時，巴斯、喬其、馬大終於逐一離家而去了，把珍妮、父親、味羅尼加和威廉丟在家里，此外還有一個，就是珍妮的孩子。當然，雷斯脫是不知道味絲搭的來歷的，而且說也奇怪，他也從來沒有見過這個女孩子。他到珍妮家里來住的時候，每次最多不過兩三天，葛婆子總把味絲搭藏得好好的。最高一層樓上有間遊戲房，又有間臥室，所以藏她是容易的。雷斯脫難得離開自己的房間，就連飯也開到起坐間去吃。他並不喜歡探問人家的事，也不一定要見其他的家里人。如果看見他們，他也很願意跟他們握握手，或者談几句不相干的話兒，但也只有不相干的話兒罷了。大家心里都明白，那個孩子一定不能夠出現，所以竟沒有出現。

老年和兒童之間常有一種不可索解的同情，就是一種可喜亦復可悲的亲和力。當在勞利街居住的第一年中，葛哈德常要趁沒人看見的時候，把味絲搭馱在肩頭，擰她那軟紅的面頰。後來她初學走路，他一徑拿一條毛巾系在她膈肢窩下，耐耐心心把她在房間里牽來牽去，直到她自己能跨兩三步的時候為止。等到她自己真能走路，他又常常用好話哄着她走，這種時候，他雖然心里覺得不好意思，外面裝作嚴峻，却實在是疼愛她的。由於命運的奇特安排，這個對於家庭體面的玷辱，這個染在因襲道德上的污點，已經拿它那無力的稚指扭住他心上的柔筋了。他熱心而有希望地愛這小小的弃兒。他是他那狹窄而幽暗的生活中的一絲明亮的光綫，而葛哈德早就把她的宗教教育的責任担在自己身上了。當初堅執主張這孩子應該受洗禮的不就是他嗎？

“你說，‘我們的父，’”他當沒有人旁邊的時候慣常教那口

齿未清的孩子这么說。

“‘盎得布，’”是她学来的声音。

“‘他在天上。’”

“‘打戴顛項，’”那孩子跟着說。

“你为什么这么早就教她呢？”葛婆子在旁窃听那孩子把子音和母音糾纏不清，曾經这样的問他。

“因为我要她学习基督教的信仰，”葛哈德坚决的回說。“她應該学会她的禱告。如果她現在不学，就永远学不上了。”

葛婆子微笑无言。她丈夫有許多宗教的怪癖，她覺得是好玩的。同时，她見他对于孩子的教育有这样同情的兴味，心里自然高兴。只是他有时候要非常倔强，非常褊狹，要不那么的話，岂非更好？他这种行为正是自己磨难自己，并且磨难大家。

春天碰着晴朗的早晨，他会絕早就帶她去做初期的世界小旅行。“来吧，現在，”他会对她說，“咱們出去走走去。”

“走走，”味絲搭学着說。

“对了，走走，”葛哈德說。

那时葛婆子就会給她戴上一个小风兜，因为珍妮已經把味絲搭的衣飾备得很充足。葛哈德等她穿戴好，就拉着她的小手动身出門，耐着性儿慢吞吞一脚挨一脚的走，配合着她那蹣跚的步伐。

味絲搭四岁的那年，五月里有一天艳阳天气，他們又出外去散步。那时的自然，到处都在萌芽滋长；鳥儿啁啾着，报告它們剛从南方来；虫儿正在度过它們簡短一生中的最好时节。麻雀在路上嘰嘰嗒嗒；知更鳥在草中高視闊步；青雀在村屋檐头建筑窩巢。葛哈德把这些自然的奇觀一一指点給味絲搭看，心中感着深切的愉快，而味絲搭的反应也很敏捷。每一种新的景象和

声音都使她发生兴味。

“喔！喔！”味絲搭看見一只知更鳥落在近旁的小枝上，覺得眼前紅光一閃，就这么嚷道。她已經擎起手來，眼睛睜得大大的。

“是的，”葛哈德說着，喜得他也好象才發見這種奇异的動物一般。“知更鳥。鳥兒。知更鳥。你說知更鳥。”

“鷄恩鳥，”味絲搭說。

“是的，知更鳥，”他說。“它現在要去找蟲兒了。咱們瞧瞧有鳥窩兒沒有。我在這些樹里瞧見過一個。”

他慢吞吞的走上前去，想要把前次散步時看見的一個空鳥窩重新找出來。“在這兒呢，”他走到一株小小的枯樹面前，見一經冬的舊巢依然在那裡，就这么叫道。“這兒呢，來，瞧吧，”說着，他把孩子抱着頂了上去。

“瞧，”他用空着的一手指指一堆枯草說，“窩兒。那是一個鳥窩兒。瞧啊！”

“喔！”味絲搭也用自己的手指模仿他的指點的姿勢說。
“窩——喔！”

“對，”老頭子把她重新放到地上。“那是一個鷄鷄的窩兒。它們現在都跑了。它們是不回來了。”

他們繼續向前漫步，他把生活中的簡單事實一一告訴她，她也不住流露出兒童時期應有的驚異。這樣走了一兩段街坊的路途，他這才掉轉頭來，好象世界的盡頭已經到達。

“咱們該回去了！”他說。

忽忽她就已經五歲，模樣兒更可愛了，知識也更開了，人也更活潑了。葛哈德聽她問起的問題，提出的疑義，總覺得她非常可愛。“這女孩子真奇怪！”他常常對老婆說。“你知道她問我些什麼？‘上帝在哪儿呢？他做什麼？他的腳放在哪裡的？’她這

样問我。我有时候忍不住笑呢。”老头儿从清早起来，直到夜里听她做过禱告，替她换好衣服放上床睡觉为止，总觉得她是自己主要的安慰。沒有味絲搭，葛哈德就要覺得做人太沒有趣味。

二十七

三年以来，雷斯脫跟珍妮相处，一徑都覺得快乐。从教堂和社会的观点看起来，他們的关系虽非正式，但因有这样的关系，他确实已經获得宁貼和安慰，所以他对于这回試驗的結果是覺得十分滿意的。他在辛辛那提的社交活动，如今实际上已經絲毫不感兴味，無論誰向他提起婚姻，他一概拒絕不理。他把父亲所办的事业看做自己发迹的真正机会，但必須他能支配它才行，而这支配权，他却无法可以得到。罗伯脫的利害关系，一向就是这事的障碍，而况哥儿俩的理想和宗旨是一天隔膜似一天了。雷斯脫曾經有一两次想要加入其他的事業，或者去跟別人另办一家車輛公司，但他良心上总觉得不能这么做。他在公司里是拿薪水的，以秘書和會計的資格（他哥哥是副經理）年領薪金一万五千元，还有向外投資的进款約五千元之数。講到投机的事业，他不象罗伯脫那样有幸运，也沒有他那么精明，所以每年除官利五千元之外，什么也得不到。至于罗伯脫，资产已无問題的到了三十四十万之間，还有将来可分的利益，那是哥儿俩都打算着能够多分几成的。他們以为各人总可分到四分之一，姊妹則各得六分之一。甘老头子明知他的事业实际上是他哥儿俩在这里办，这样处置法似乎也很自然。可是他們还覺得沒有把握。将来的事情怎样，仍旧要看老头子的意思为轉移。不过照情势看起来，他大約总会公平处理，不至使他們失望的吧。同时罗伯脫

却分明在打倒雷斯脫的生活競賽。你想雷斯脫打算怎么办呢？

每个有思想的人的一生中，总必有一个时候要把自己的处境細細檢查，要向自己盤問，到底自己心理上，道德上，生理上，物質上是怎么一个情况。这种时候的到来，总在那不顧一切的青年跋扈时期已經过去，初期較强旺的精力已經用完，而开始感覺到一切事情的結果和最后价值都沒有把握以后。所以，有許多人心里都要萌起一种万事徒劳的消极思想，就是傳道書中的傳道士最善表現的那种思想。^①

至于雷斯脫，却是竭力要用哲学思想的。“我生活在白宮里和生活在家里或是大旅館里有什么分別呢？”他常常要对自己这么說。但这問題已經包含着一种意义，就是人生中有些偉績，是他一生事业当中所还没有實現的。白宮代表一个偉大人物的发迹和成功。呆在家里或是大旅館里就是他未尝努力的結果。

大約就在珍妮母亲故世的那段期間，他曾經下过决心，要努力把自己振作起来。他要停止那种游蕩的生活，不再陪伴珍妮去作那种白費光阴的旅行。他也向外投資。他的哥哥既然能生財有道，他总也能够的。他要努力伸張自己的权能——要嘗試在事业上成功一个重要的人物，免得讓羅伯脫逐漸地壟斷一切。他該抛弃珍妮嗎？这一层他也曾想到。她对于他原不能有什么要求。她原不能提出什么抗議。不过他总想不出这桩事情應該怎么办。事情似乎太殘忍，而且也无謂，尤其为难的（虽然他自己不愿承認），就怕他自己要因此而不适意。他是喜欢她的——爱她的，或者只是一种自私的爱也未可知。他总看不透怎样才能

① 旧約·傳道書一章二节：“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底下的勞碌，有甚么益处呢？”

够把她遺弃。

正在这个时候，他跟罗伯脱发生一种真正严重的齟齬了。原来公司里和紐約一家油漆公司已經有过多年的交易，罗伯脱忽然要跟它脱离关系，另到芝加哥一家很有希望的新公司里去投資。雷斯脱却跟紐約公司里的人相熟，知道他們很可靠，而且有过多年很好的交情，所以对罗伯脱的主張提出反对。老头子起先似乎贊成雷斯脱的主張。但是罗伯脱用他那种冷靜而邏輯的語調辯論下去，眼睛含着絕无妥協的神情盯在他弟弟的臉上。“我們不能够，”他說，“因为父亲跟他們做过交易，或是因为你喜欢他們，就同老朋友永远交易下去。我們必須要变换变换。我們的事業必須要加紧干；我們就要有更多更激烈的竞争了。”

“这个看父亲的感想怎样就怎样办好了，”雷斯脱最后說道。“我对于这桩事情並沒有深切的感情。无论怎样做，对于我沒有妨碍。你說我們終于能得利，我只是提出反面的論証罢了。”

“我覺得罗伯脱的意見是对的，”甘老头子平心靜气的說。“他向来主張的事情大多数都成功的了。”

雷斯脱登时变色。“好吧，那末我們不必再討論了，”他說着，就大步走出事务所去。这一下失敗的打击，剛剛碰到他一心要想振作的时光，因而使他覺得非常的丧气。事情虽然不大，总不免耿耿在心，且見父亲称贊哥哥的营业才能，尤其使他着恼。他因此疑惑起来，不知将来分配財產，老头子会不会公平处置。他已經得知他跟珍妮的糾葛了嗎？他是嫌恶他的长时曠职嗎？他自己忖度，以公司的事情而論，要說他无能，說他不管事，都是不公道的。他的工作一向都做得很好。直到現在，家里有什么提議，都仍旧要跟他商量，有什么契約，都仍旧要他来研究，父母都仍旧把他当作被信任的顧問的——但是現在却被打敗了。这

事的結果怎么样呢？他想了又想，总得不到一个結論。

同是那一年里边，过了些时，罗伯脱又提出一个改組营业部的計劃。他主張在芝加哥的米希根路上建造一所巨大的陈列室和堆棧，并且把他們已經完成的存貨搬一部分到那里去。因为芝加哥地方比辛辛那提更适中。西部的买客和乡下的商人来买貨都比較便利。而且有了这建筑，不啻是替公司做了一張大广告，又可証明公司的巩固和繁荣。甘老头子和雷斯脱立即贊成这計劃。他們都見到了这事的利益了。罗伯脱提議叫雷斯脱去担任这新建筑的营造。他以为叫雷斯脱到芝加哥去住些时是有益的。

雷斯脱对这提議，虽然要他大部分的时间离开辛辛那提，心里却是允可的。一来，这是光荣的职务，而且可以显出他在公司里的地位。二来，他又得跟珍妮同住在芝加哥。当初那个租屋同居的計劃，現在容易实现了。因此，他就表示依允。罗伯脱微笑了一笑。“我断定这事的一切結果都会很好，”他說。

营造的工作馬上就要动手，雷斯脱就决定立刻搬到芝加哥。他帶信給珍妮，叫她到那里去会他，見面之后，就一同到北区去挑选好一所房子，是在一条沿湖的冷街上的，他覺得很配他的胃口。他料想自己住在芝加哥可以装作还是独身的样子。他不会有請朋友到寓所去的必要。他有他的事务所，随时可以会朋友，又有俱乐部，有旅館，也可以会朋友。在他自己想，这样的布置可以算是理想的。

珍妮之离別克利夫兰，当然要使葛哈德家里的事情达到最大的难关。从此家庭多分是要分散了，葛哈德自己却用哲学的态度对付这桩事。他想自己是个老年人，無論住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巴斯、馬大和乔其早已各管各的事去了。味罗尼加和威廉

还在学校里讀書，但也可向邻舍人家商量寄宿。真正叫珍妮和葛哈德关心的，就是味絲搭。老头子的意思，自然主張珍妮把孩子带走。因为做母亲的还有別的办法嗎？

“你已經告訴他沒有？”他在她动身的日子定了之后这样問她。

“还没有，可是我不久就要告訴他的，”她对他保証說。

“老是一个不久，”他說。

他搖搖他的头。他的嗓子变粗起来了。

“太不象話了，”他繼續說。“这是大罪恶。我怕上帝要罰你呢。孩子是要人領的。我是老了，否則我会領。你想現在有誰整天呆在家里領她呢？”說完，他又搖搖頭。

“我知道的，”珍妮有气沒力的說。“我这就要去布置了。不久我就帶她去同住。我不会不管她的，你总知道。”

“可是孩子的姓呢？”他坚持說。“她总該有个姓的。再过一年她就要上学了。人家总要叫她的姓名。不能象这样永远下去的。”

珍妮也很明白不能象这样永远下去。她是极爱她的孩子的。她生平最覺难堪的事，就是必須跟孩子常常分离，而且連她这人的存在也該严守秘密。她用这种态度对付孩子，似乎太不公平道，可是她总想不出別的办法来。味絲搭原有好的衣服穿，而且什么东西都不缺。她至少是还舒服的。珍妮却还希望給她一个好教育。想到这里，她深悔当初不該不跟雷斯脫講实話。現在是太迟了，可是她仍旧覺得除此外再无別法。最后她才决定在芝加哥找一个可靠的女人或一家人家，把味絲搭交她去領。后来在拉扫拉路西边瑞典人的居留地遇着一个老太太，似乎她所需要的一切美德——清洁，純朴，老实——都具备的。她是一个老寡

妇，日間本有工作，但她乐意用她全部的时间来領味絲搭。双方約定的办法是，如果能找到一个适当的幼儿园，就把味絲搭送进里面去。她必須有玩具可以玩耍，必須得到好好的照顧，健康上要有一点点儿变化，奧斯倫夫人（就是那老寡妇的名字）就得去报告珍妮。珍妮打算每天去看她一趟，有时雷斯脫不在芝加哥，也可帶味絲搭到寓所去住。她想当初在克利夫兰，也把她带在身边，他却从来没有发现过。

布置停当之后，珍妮就找个机会回到克利夫兰去帶味絲搭。葛哈德早就料到不久要跟味絲搭分別，只好把珍妮切实叮嘱一番。“她将来长大，一定是个好女孩子，”他說。“你應該好好的教育她，她是很聰明的。”他又主張把她送进路德教的学校和教堂，但是珍妮不甚相信这事有怎样的好处。她跟雷斯脫相处日久，已經覺得公立学校或者比任何私立学校都好些。她对于教堂原没有什么特別的恶感，可是她已經不再依靠教堂的教訓做生活指导了。因为她为什么該依靠它呢？

第二天，珍妮就得回到芝加哥去。兴奋而热心的味絲搭已經打扮好要出門了。当她正在打扮的时候，葛哈德心里乱糟糟的踱来踱去，好象一个走投无路的游魂一般。到了临动身的一刻，他就只得竭力抑止住自己的情绪。他看出那个五岁的孩子并不知道离别的伤心。她很快乐，很自得，不住罗嗦着怎样坐車和火車上的事情。

“你要学乖些，”他把她抱起来吻着她說。“要把問答的話和禱告念熟，不要忘記。也不要忘記你的公公——什么？——”他还想講下去，却已哽咽不能成声了。

珍妮見父亲这般模样，不由得一陣心酸，却竭力把情诸抑止下去。“你瞧，”她說，“要是我早知道你这个样儿——”她也說不

下去了。

“去吧，”葛哈德硬着心腸說，“去吧。不如这样的好。”他于是庄严地站在旁边，眼看着她們出門而去，这才回到他所喜爱的地方（就是厨房里），站在那里，眼睛瞪視着地板。他們一个个的都离开他了——葛婆子，巴斯，馬大，珍妮，味絲搭。他并着两只手，还象他的老样子，把头不住的搖。“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他反复的說。“他們都丟开我走了。我的一生成了一場空了。”

二十八

在珍妮跟雷斯脫同居的三年中，他們之間已經滋长出了一种强烈的相互同情和諒解。雷斯脫是真正爱她的，不过他有他自己的一种爱法。那是一种强有力的、自求滿足的、不肯迁就的爱，大部分是由情欲而起的，可是已經逐漸达到精神的爱的程度了。她那种柔順温婉的性情，不但能够把他吸引，并且已經牢牢的絆住了他。她是彻底地真誠的，善良的，女性的，他因而逐漸的信任她，依賴她，而这信任依賴的感情是与年俱深的。

在珍妮那方面，也是誠摯地，深切地，真实地，逐漸爱上这个男子。起初，他打动了她的心思，摄住了她的灵魂，并且利用她的窘迫以作羈絆着她的鏈条，那时她虽然也喜欢他，却还略略有会儿疑心，稍稍有点儿惧怕。現在呢，已經跟他同居，已經跟他更熟，已經摸着了他的脾气，她是真正的爱他了。他是这么大量，这么直爽，这么漂亮的。他对于一切事情的观点和意見都是实事求是的。他有一句爱說的格言：“照着墨綫鋸下去，随便那木屑落在什么地方。”这話深深印入了她的脑筋，覺得它非常奇特。他分明是什么东西都不怕的——無論是上帝，是人，或是鬼。他慣常

要对着她看，用他那双大红手的拇指和其他指头夹住她的下巴颏儿，说道，“你是可爱的，不错的，可是你还需要勇气和傲气。这几样东西在你是还嫌不足。”及见她的眼睛对自己的眼睛默默若有所申诉，就又接着说，“不要紧，你有别的东西呢。”于是他就跟她亲吻了。

最使雷斯脱心喜的一点，就是她用来掩饰社交上和教育上种种缺点的天真态度。她本来不大识字，有一次他看见她把他常用的一些词儿写在一张纸上，旁边注着意义。他见了不觉微笑，但他因此反而更加喜欢她。又有一次，在圣路易的南方旅馆里，他发现她装做吃不下东西的样子，因为他看见旁边桌上的人都在看她，当是自己吃东西的方法不对。她不十分明白吃什么东西该用什么叉，什么刀，而那些奇形怪状的食品也使她觉得为难；比如龙须菜和蕪菜，她就不知道该怎么吃法。

“你为什么不吃点东西呢？”他很温存的问道。“你肚子是饿的，不是吗？”

“不很饿。”

“你一定饿的。你听我说，珍妮。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千万别那么想。你吃东西的方法并不错。要不然，我也不带你到这里来了。你是本能地会的。不要多顾虑。你要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马上就会告诉你的。”说着，他那棕色的眼睛流露出一种安慰她的神气。

她微笑一笑，表示感激，自己也承认说，“我有时候觉得有点不安呢。”

“别那么样，”他又重复的说。“你并没有错。别烦心。我会教你的。”而他确乎事事都肯教她的。

逐渐逐渐的，珍妮把舒服生活的规矩和习惯都学会了。葛

哈德家中向常所有的，都不过是生活的必需品，現在呢，她是沒有一樣沒有了——箱子，衣服，化妝品，以至全部奢侈的設備，——她對於這些東西固然都喜欢，却仍顧到自己的身分，務求样样都恰如其分。她并沒有一點虛榮心，有的只是一點享受特權和機會的意識。她對於雷斯脫替她做过的事和繼續替她做的事，沒有一件不感激。她只望能够絆住他——長此絆住他！

安置味絲搭的一切手續办妥之后，珍妮就安定下来，过着日常的家庭生活。雷斯脫因为事务忙，有时在家，有时不在家。他在大太平洋旅館包了一排房間，原来这是当时芝加哥唯一的大旅館，他就把那里当作形式上的寓所。中飯和晚上的請客都在友联俱乐部。那时候電話还很少，他却已在自己寓所里装了一个，因此要跟珍妮說話，随时都便利的。他一禮拜住在家里的时候大約两三天，有时还要多些。起初，他坚决要珍妮雇用一個女用人做做家常生活，但后来珍妮提議临时雇人做扫除浆洗的工作，他也覺得比較妥當，就默認了。珍妮很喜欢家庭的操作。她天生是很勤勞的，又很愛秩序，因而更提高了他愛她的感情。

雷斯脫的早飯总在早晨八點鐘吃。晚飯要七點鐘开，并且要鋪排得好。銀子的器皿，花玻璃的杯盤，外国的磁器——這一些小小的生活奢侈品，都是使他称心的。他的箱子和衣櫥都放在寓所。

在最初几个月里，一切事情都很順溜。他偶尔要帶珍妮出去看看戏，如果碰見熟人，总把她当做葛哈德小姐給人介紹。若遇必須用夫妻的名义登記时，他就用上一个假名字，但在無須怕人发觉的地方，他也就把自己的真名写上。这样，一直到現在，都不曾发生什么困难或是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在这样的局面下，珍妮別的心事都沒有，就怕味絲搭的事情一旦发觉，不免要引起麻煩，又因父亲在家里，家庭太沒有組

織，难免要担心罢了。有一天，味罗尼加写信給珍妮，說馬大已經在克利夫兰租到一所房子，她跟威廉也打算住到那里去，叫老头子独个人住在家中。珍妮深怕这事要实现，因而加重了她的心事。她想起父亲，覺得他可怜得很，又想他手已受伤，只能做守更的工作，如今要把他独个人丢在家里，不免伤心起来。他会到她这里来嗎？她看他現在的情形，知道他是不会来的。就是雷斯脫要不要他来，她也还没有把握。即使他来了，味絲搭的問題也仍不能解决。因此珍妮的心事終于放不下。

講到味絲搭的問題，那确实是很复杂的。珍妮覺得自己对不起女儿，所以对于她的事情特別关切，巴不能够給她多多的好处，借以弥补自己不得对她尽母亲义务的欠缺。她每天到奧斯倫夫人家里去一趟，每回都把玩具，糖果，以及她想得起来可以博那孩子欢心的东西帶給她。她到那里去时，总跟味絲搭坐在一起，把神仙和巨人的故事講給她听，听得那孩子把眼睛一徑大大的睜着。后来，碰着雷斯脫回去省亲，她居然带她到寓所来了，带了几回之后，她就发现这是可以常做的。又过些时，她漸漸摸着他的脾气，就愈加胆大起来——虽然胆大这个詞儿是难得会跟珍妮发生联系的。她那樣的冒險，就如同小耗子一般；有时雷斯脫不过短期間——两三天——的出門，她也敢把味絲搭带到寓所去。她甚至敢把味絲搭的玩具藏在寓所，預备她来的时候可以玩耍。

当孩子在珍妮寓所的时候，珍妮就不得不認識人生确是可爱的东西，只要她能做得一个正式的妻子和快乐的母亲的話。味絲搭是一个聪明不过的女孩子。她常常发出种种天真烂漫的問題，使得珍妮的疚心愈加深切。

“我能来跟你同住嗎？”就是她常常提出的一个最簡單的問

題。珍妮只好告訴她，說母親現在還不能帶她同住，但是不久就可以了，她要盡快的設法帶她來長住。

“你不能說到底什麼時候嗎？”味絲搭又要問。

“不，親愛的，現在還說不准。但總快了。我想你再等幾天總不要緊的。你不喜歡奧斯倫夫人嗎？”

“喜歡的，”味絲搭回說。“可是她這會兒再沒有好東西給我了。她還是給我那几樣老東西。”珍妮听了，心里好生难受，就要帶她到玩具店里去，讓她把新玩具滿載而歸。

雷斯脫是當然一點兒都沒有疑心的。他對家庭事情的觀察一向都馬馬虎虎。他只顧自己的工作 and 自己的快樂，一心相信珍妮的忠實，決不疑心她會有什麼瞞人的行為。有一次，他因身體不適，下午回到家來，見她不在家——不在家有三個鐘頭，從下午兩點到五點，他心里略略有點着惱，等她回家之後，就責怪了她几句；但是他的着惱並沒有她的驚惶那麼厲害。她怕他要起疑心，直吓得臉色發白，急忙對他竭力的釋解。她說她是到洗衣女人那里去的。又因去買了東西，所以回來遲了。又說她想不到他回來得這麼早。又說她很抱歉，不該出去，以致他回來不能服侍。經過這回之後，她就明白這樣的事不知要生出怎樣的糾紛來。

這事之後約莫三個禮拜，雷斯脫有事回到辛辛那提，要過一個禮拜才來，珍妮就又把味絲搭帶到寓所去住。這一下就一連住了四天，母女之間真有說不盡的快樂。

這回的小小團聚，本來不會發生什麼事故的，却因珍妮一點兒疏忽，竟至發生很大的影響，使得她後悔不及。原來味絲搭有只玩具的小羊忘記帶走，擱在前房一張大皮榻底下，剛巧那張榻是雷斯脫慣常躺在上面吸煙的。那小羊的頸上有條藍色

帶子拴着一个小鈴兒，皮榻振動時就會微微的作響。味絲搭是小孩子淘氣，故意把那小羊扔在皮榻的背後，當時珍妮一些也不知道。味絲搭走后，珍妮把各樣玩具都收拾起來，偏偏漏下這小羊沒有檢起，及到雷斯脫回來，它還是放在那裏，眼睜睜看着那日光照耀的玩具區域。

就在那天晚上，雷斯脫躺在那張榻上，安靜地受用着他的雪茄和報紙。偶爾把雪茄落在地上，還是旺旺點着的。他恐怕燒壞東西，彎着身子看榻下。一時却看不見那支雪茄，他就站起來，把皮榻移開一步，這一來，就發見那小羊依然站在味絲搭當初扔下的地方。他把它撿了起來，反復的看了一會，心里很覺奇怪，為什麼家里會有這樣東西。

一只小羊！這一定是鄰家孩子的東西，珍妮引他來玩儿丟在這兒的，他心里想。他就要把東西拿去跟她開一回玩笑。

想着，他就高高兴兴的把那玩具擎在手里，走到餐室，見珍妮正在食器台上做活，他就假裝严厉的聲音嚷道，“這是哪里來的？”

珍妮夢想不到有這足以証明她的兩重身分的東西被他拿住，回過頭來一看，當他已大起疑心，就要對她發作了。登時她全身的血液都漲到臉上來，立刻就又統統落下去。

“怎麼！怎麼！”她囁嚅道，“這是我買來的小玩意儿呀。”

“我猜也是的，”他和藹地回答；她那種惊惶的神色已經逃不過他的眼睛，却還沒有發覺其中有什么重大的意義。“它正在一個僻靜的羊圈里打轉兒呢。”

他把那頸上的小鈴兒彈了几下，珍妮呆呆站在那兒，一句話也說不出。那小鈴兒微微響了几聲，他又回頭把珍妮看了一眼。他那樣子很象开玩笑，她簡直不能說他有什么疑心。可是她自

己的心境几乎已經沒有恢复宁靜的可能了。

“你有什么不舒适嗎？”他問。

“沒有什么，”她回答。

“看你这样儿，好象这只小羊給你吃一大大的惊吓似的。”

“我忘記把它檢起了，別的沒有什么，”她随随便便地說。

“看这小羊好象已經玩了多时了的，”他又比較正經的加上一句，但看珍妮对于这个問題分明覺得很难受，就不再追問下去了。他本想在这小羊身上寻点儿开心，結果却得不到。

他于是回到前房，躺在皮榻上，把这事思忖起来。她为什么要这样惊慌呢？不过是一件玩具，为什么竟叫她的面色变白呢？她独个人在家寂寞，把邻家的孩子哄到家里来玩玩，也算不得一回事。她为什么要吓得这般模样呢？他想了又想，終于得不到一个結論。

此后关于这小羊的事情就再沒有提起。等到事过境迁，倘如沒有別的事情重新来打开他的疑竇，珍妮記憶之中也原可以完全扫去这回事情的印象的，而无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了。

有一天晚上，雷斯脫在寓所比平常時間耽擱得稍久一点，忽听得門鈴声响，剛巧珍妮在厨房里有事，他就自己去开门。門开处，見一个中年妇人，慌慌張張的，把他看了一眼，就用一口瑞典腔的話，說要找珍妮。

“呆一会儿，”雷斯脫說着，就到后边去叫她。

珍妮远远就看見来人是誰，慌慌張張的走出穿堂，反手将門帶上。这样的举动，立刻引起雷斯脫的疑心来。他把眉头一皺，决計要把事情查究个彻底。不一会，珍妮又走进来，面孔白得同死人一般，两手好象沒有地方可放，急乎想要找点东西抓住似的。

“什么事情？”他問道；他方才感着的恼怒，使他的口声带着

一点严厉了。

“我得出去一下子，”她许久才回答出来。

“好的，”他勉强应允她。“不过到底是什么事情，你总可以对我说的，不是吗？你现在要到哪里去？”

“我——我，”珍妮说不出口来。“我——得要——”

“唔，”他厉声道。

“我得出去有事去，”她支吾道。“我——我等不得了。等我回来再告诉你吧，雷斯脱。现在请你别问我。”

她眼睛瞪视着他，面上仍旧现出打定主意急乎要走的神气。雷斯脱从来没有见过她这种紧张急迫的样子，心里也有些感动，而且有些着恼了。

“你要去当然可以，”他说，“可是为什么要这么鬼鬼祟祟呢？为什么不明白说出来呢？跟人家说话，又为什么要在门背后噉噉喳喳呢？你到底到哪里去？”

说到这里，他自己觉得太粗暴，就不说下去了。珍妮先听见那个消息，已经急的不得了，现在又受着这一番从来没有受过的叱责，登时情绪紧张到极点。

“我会告诉你的，雷斯脱，我会告诉你的，”她嚷道。“现在可不行。现在我沒有工夫。等我回来什么都告诉你。请你别拦阻我。”

说完，她急忙到隔壁房间去拿外套，雷斯脱到底莫名其妙，仍旧不肯放松，直追她到房门口。

“你听我说，”他做出强硬而野蛮的样子来嚷道，“你这种行为是不对的。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要问个明白。”

他站在门口，从头到脚都现出强硬和坚决的神情，好象非叫人服从不可。珍妮那时被他追逼得没法，只好回过头来。

“是我的孩子，雷斯脫，”她嚷道。“她要死了。我現在沒有工夫說話。哦，請你別攔阻我。等我回來什麼都告訴你。”

“你的孩子？”他嚷道。“你這是什麼鬼話？”

“我是沒有法子，”她回道。“我是怕——我早就該對你說的。我不過因為——不過因為——啊，放我走吧，等我回來通通告訴你。”

雷斯脫滿心驚異的把她瞠視了一会，這才站開了，知道當時不好再向她追逼。“好吧，你去吧，”他平靜地說。“不要叫人送你去嗎？”

“不要，”她回道。“奧斯倫夫人就在不遠。我會同她去的。”

她面色慘白的匆匆去了，他站在那裡沉吟了半晌。難道這就是他自以為認識清楚了的女子嗎？怎麼，她已然騙了他好幾年了。珍妮！那個面色慘白的！那個老實樣兒的！

他這樣喃喃自語着，竟有點兒窒息了。

“好吧，我真是該死！”

二十九

珍妮這樣匆匆被召而去的理由，無非是為味絲搭得了小兒的急症——這種急症之突如其來和它的結果，是沒有人能在兩小時之前預料到的。那時味絲搭不過幾點鐘之前得了咽喉炎，却發展得非常快，把個可憐的瑞典老太婆吓得半死，慌忙央求鄰舍家趕來送信，說味絲搭病重，要甘太太馬上就去。這送信人目的在叫她快去，形色不免慌張，使得珍妮以為孩子馬上就要死，心裡過分驚慌，以致幾年來的秘密一旦敗露。珍妮走出門，就三步作兩步的直向前奔，只盼跟女兒再相見一面。如果她來不及趕

上怎么好呢！如果味絲搭已經去了怎么好呢！她本能地加紧了脚步，而在一杆杆的街灯向后风馳电掣而去的当儿，她已完全忘記了雷斯脫方才所說的話的难堪，也虑不到他要赶她出門去，叫她同着小女孩子流落在他乡，却只記得味絲搭正在病重，或者已經临危，并想起母女乖离全是自己的罪过，以为如果自己能把她带在身边，就不会有今夜的事，也未可知的。

“我要赶得上才好，”她一路上不住的喃喃自語，过一会儿又发狂似的譫語道：“我該知道这种不自然的行为是要受天罰的。我为什么这么糊涂！——为什么这么糊涂！”

一到門口，她就飞也似的跑过那条小徑，进得屋中，見味絲搭惨白、安靜而虛弱的躺在那里，可是已經好得多了。好几个邻家的瑞典人和一个中年的医生伺候在旁边，一見她跪到孩子床边去跟她說話，大家都好奇地对着她看。

这时珍妮已經下了决心了。她对她的女儿已經犯了罪，犯了可痛心的大罪，从此要竭力来弥补了。雷斯脫对她原很亲爱，从此她什么事都不瞞他了；即使他离开她——她想到这一点，不由得心如刀割一般——她也一定要这样做。她决不叫味絲搭再做无人看管的弃儿。她决定要对她尽母亲的义务，給她一个家。自己到哪里，她也到哪里。

她那时在这簡陋的瑞典矮屋里，坐在床边，心里漸漸明白过来，这样的欺騙是毫无效果的，已然使得家庭生出許多糾紛和苦痛，自己这几个月来的忧虑也都由此而来，尤其是今天晚上的事情，也就是这种欺騙的結果，那末还有什么好处呢？而况現在事情已經敗露了。她坐在那里不住的沉思，正不知将来要怎么样，同时味絲搭也漸漸安靜下去，不久就酣然入睡了。

雷斯脫等到最初发觉这事时的一陣气愤过去了之后，就向

自己問起几个十分自然的問題。“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誰？她有多大了？怎么她剛巧会在芝加哥，是誰在領她的？”但他只能問而不能答；他是絕无所知的。

这时候，他不由得怀着好奇心，把他初次跟珍妮在联桥夫人家里会見的情形重新想起。她当时所以能引动他的地方究竟在哪里？为什么他只經几小时的观察就覺得自己一定能把她勾引上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道德的放蕩嗎？意志的薄弱嗎？还是什么呢？料想这可悲的事件里面一定有一种艺术，就是一种熟練了的騙术；至于她对自己这样老实的人也来施其騙术，就太忘恩負义了。

忘恩負义这件事是雷斯脫生平所极恨的，他以为这是人类中罪大恶极的劣根性，倘使在珍妮身上发现丝毫，那是要使他难堪之至的。他看她以前的行为，确乎从来不曾露过忘恩負义的形迹，而且正相反，她好象是知恩感德的，但如今这事敗露，他就認為是她忘恩負义的强有力的証据，因而不免对她怀恨了。她怎么好用这样的行为对付他呢？他对于她岂不曾出之于水火之中而給她十分善意的嗎？

想到这里，他就从椅上站起来，在那靜寂的房間里慢慢踱来踱去，同时这题目的严重性已經使他的决断力充分發揮起来。他断定她已經对他犯了罪，而他覺得自己是有能力可以懲罰她的。又断定本来的隱瞞已經不是，繼續的欺騙更是难容。最后，他就断定她的爱情到底是分了，一部分給他，一部分給那孩子；这样的发现，是他这种地位的人誰也不能安然忍受的。他因而感着十分煩躁，两手插在衣袋中，不住的在地板上走来走去。

雷斯脫之認珍妮为辜負自己，原不过为着隱瞞孩子这一桩事情，其实这孩子所由来的非正式的关系，也犹之珍妮被他引

誘而成的关系一般，那末他这样的判断自不免失于偏頗，然而这种不可索解的偏見，似乎是重責人而輕責己的人类永远要犯的。他当时丢开自己的行为不論（原来男子們的判断难得有把自己的行为来維持平衡的），却相信一种理想，以为女人对于她所爱的男子應該把她心里的事尽情暴露，无所隱瞞，如今珍妮对他有这样的隱瞞，所以使他痛恨了。他曾經有一次試探着問到她的身世，她却求他不要追逼她。那时她就應該說出这个孩子了。現在呢——他只有搖頭而已。

他把这事想过一番之后，第一个冲动就想自己一走，从此把她丢开。同时他又要想听听这事的究竟。但是他竟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出去了，先到一家近便的酒館去覓飲。飲完，他雇車到俱乐部，在各房間里閑步一回，跟遇着的熟人閑談一回。他覺得心中煩乱如麻；最后，經過三小时的考虑，他才雇車回寓。

珍妮坐在睡孩旁边，心中迷乱，不知所措，过了半晌，見她呼吸停勻，方知危險已經过去。她那时覺得无事可做，就又想起自己剛才匆匆离去的家来，記得自己曾經应允雷斯脫的話，覺得对于自己的义务是該尽忠到底的。也許雷斯脫那时还在等她。他即使要和她断絕，想来总愿意把她其余的故事听听完的。她想他一定要把自己抛弃，心中不免痛楚惊惶，但她覺得这样的处置也并非过分，只是自作孽的报应罢了。

珍妮回到寓中，时光已过十一点，穿堂里的灯已經熄了。她先把門試推一下，这才插进鑰匙去。听听里边並沒有动静，她就開門而入，預备雷斯脫拿着一副森严的面孔来对付她。可是他并不在家。瓦斯灯点在那里，是他忘記了未关的緣故。她急忙四下一看，見屋內是空空的，就立刻得到另外一个結論，他已經丢开她走了，于是她呆呆的站在那儿，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走了！”她心里想。

正在这个当儿，他的脚步在楼梯上响了。他头上戴着一顶軟边帽，低低拉在广闊的額头，盖在棕色的眉毛上，身上穿着大衣，領子紧紧的扣着。他进门来，眼睛不看珍妮，先把大衣脱下来，挂在釘上。这才慢吞吞脱下帽子，也把它挂了起来。及至这套都做完，他才走到眼睜睜望着他的珍妮那边去。

“我現在要把这事的情由从头到尾問一問，”他开口先这么說。“这是誰养的孩子？”

珍妮躊躇了一回，好象一个人正要动身去探險似的，这才机械地启齿，一一的供認出来：

“是参議員白兰德养的。”

“参議員白兰德！”雷斯脫也应了一声；这个已故聞人的名字灌入他耳中，实在具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力量。“你怎么会認得他的？”

“我們慣常替他洗衣服，”她簡單地回說——“我的母亲同我。”

雷斯脫呆了一呆；她这样坦白的陈述，竟可把他那一肚子的怨恨都消解掉。“参議員白兰德的孩子，”他心里想。那末这个平民利益的偉大代表人就是她的——一个自己供状的洗衣妇的女儿的——糟蹋者了。却原来是一幕下层生活的好悲剧。

“这是几时的事情？”他追問着时，面上現出十分阴郁的神色。

“离开現在将近六年了，”她回說。

他把自己跟她認識以后的時間算了一算，这才繼續說：

“那孩子几岁了？”

“五岁多点儿。”

雷斯脫稍稍有点感触。他心里覺得事情严重，口音就更加沉着，却不象以前那么严峻了。

“你一向把她藏在哪里的？”

“在你去年春天到辛辛那提的前头，她都在我家里。后来是我去带她到这儿来的。”

“我到克利夫兰去的几回她都在家里嗎？”

“是的，”珍妮說，“可是我不讓她到你可以看見她的地方去。”

“我記得你告訴过我，說对家里人已經声明同我結婚的，”他所以要說這句話，是因为他覺得这个孩子和她家庭的关系不免有点奇怪而起的。

“是的，”她回說，“可是我不愿意把这孩子告訴你。他們是一徑当我会告訴你的。”

“那末为什么不告訴我呢？”

“因为我害怕。”

“怕什么？”

“我不曉得我跟你去之后到底怎么一个結局呢，雷斯脫。我要有法子可想的話，我总不愿意害她的。后来我也覺得慚愧了，但你当初說你不喜欢孩子的时候，我是害怕的。”

“怕我要丟开你嗎？”

“是的。”

他呆了一呆，因为她这些坦率的回答已經把他当初断定她全用騙术的那种疑心消散一部分了。原来这其中的欺騙，毕竟不过是情境上的为难和道德上的畏怯罢了。又想她的家庭是怎样一个家庭啊！她家里人一定都是沒有道德觀念的，否則怎会生出这样的糾紛来呢！“你不知道这事終于要敗露的嗎？”他最

后又追問道。“你一定應該見到，你決不能這個樣兒把她養大的。你為什麼不早告訴我呢？如果早說，我是不會怎么樣的。”

“我知道，”她說。“我可是要保護她。”

“她現在哪里？”他問道。

珍妮一一的對他說明。

說完，她站在那裡，覺得這些問題跟他的態度有些矛盾，她竟不知道怎麼解說了。後來她又竭力解釋一番，而其結果，只能使雷斯脫諒解她不是有意弄詭巧，只是想錯念頭罷了，這種情形已經十分明顯，假如他處於另一種地位，竟可以憐憫她了。但是關於白蘭德的一段供狀，仍舊挂在他心上遺之不去，因而他最後又回到這個題目上來。

“你說你的母親慣常替他洗衣服，你又怎麼會上他的手呢？”

珍妮直到現在，覺得他所有的問題都還忍受得了，只有這個問題使她不堪痛楚了。原來他已漸漸蚕食進她生平記憶中最難堪的一段時期來了。象他這樣的問法，好象是要求她把什麼事情都和盤托出。

“我那時年紀還輕，雷斯脫，”她辯解道，“還不過十八歲。我是什么都不懂的。我常常到他住的旅館里去拿衣服，每個禮拜六又得把衣服送還他去。”

她停了一停，看雷斯脫找一把椅子坐下來了，好象要慢慢听下去的樣子，這才繼續道：“我們家里窮得很。他常常給錢給我，叫我拿給母親。我是什么都不懂的。”

她又停了一停，實在說不下去了。雷斯脫看看非再慫恿她一下不可，就又時時插進他的問話去，這才逐漸逐漸的把這痛心的故事全部都引逗出來。白蘭德是有意要娶她的。他曾經寫信

給她，但等不到他來接她，他就死了。

說到这里，她的供狀已經完竣。接着的五分鐘里，雷斯脫一言不發，只拿膀子靠着壁爐台，眼睛望着牆壁，珍妮也默默無言，不愿再有所申訴，只是耐心的等着，不知事情怎麼樣下去。扎扎的鐘聲清晰可聞。雷斯脫臉上絕不流露一點思想感情的形迹。他現在十分平靜，十分清醒，只不知道自己應該怎麼辦罷了。珍妮站在他面前，如同犯人站在被告席里。正義的，道德的，心地純潔的他，正坐在裁判席中。現在就要宣告判決了，就要決定他自己所當採取的行動了。

老實說起來，這種事情確乎是一種很不愉快的糾葛，象他那樣身分和財產的男子實在不應該牽涉在內的。這個孩子既然實實在在的放在眼前，全部事情就顯出一種幾乎難以忍受的面貌——但是他還沒有充分準備好發言。他又躊躇了一會，聽見壁爐台上的法國鐘敲了三下，這才覺得珍妮白着臉兒，仍舊提心吊膽的站在那里。

“你好去睡了，”他最後說了這一句，就又把這困難的問題考慮起來。

但是珍妮仍舊站在那里，眼睛睜得大大的，心里期待着，以為馬上可以聽見他給她的命運的宣判。誰知她徒然的期待着。他冥想了好些時，就轉身走到靠近門口的一个衣架那里去。

“你去睡去吧，”他淡然的說。“我要出去了。”

她本能地轉過身子，心覺雖在這危急關頭，也仍可以替他做點兒小事，可是他並沒有看見她，就悶聲不響的走出門去了。

她目送着他，聽見他的腳步在樓梯上響，就仿佛自己的死刑已經判定，聽見喪鐘在敲了。她做了什麼事了啊！他現在打算怎麼樣啊！她站在那里，絕望得心亂如麻，及至聽見下面的門格扎

一声响，才感觉到那万分无可奈何的一阵酸楚。

“走了！”她想道。“走了！”

在黎明的光中，她仍旧坐在那里冥想，她当时的情势是不容她有闲工夫淌眼泪的。

三十

这个阴郁而彻悟的雷斯脱，看他那个样儿似乎已经断然决定将来采取的行径，而其实并不如此。他那时的心情原是很严峻的，但他并没有看出他所以怨恨的理由究竟在哪里。不过那个孩子的存在，确实使事情非常难处罢了。他不愿意看见珍妮从前所作败行的证迹化做人类的形状在他面前走路，但是事实上，他也承认自己当初如果认真一点，早就可以逼使珍妮讲出她的身世来的。他知道她不会说谎。在开头的时候，他就应该把她过去的历史问个明白。他却没有这么做，现在已经太迟了。现在他心里有一点是确定了的，就是他跟珍妮结婚这桩事情是用不着再去想它的了。这是办不到的，在他这种地位的人是办不到的。那末这个问题的最好解决，就是把相当的赡养费给与珍妮，然后跟她断绝。他抱着这种决心走到旅馆里，而他却没有对自己实在说过立刻就要这么做。

凡人处在这种境地，造理论是容易的事情，要实行却是全然另外一件事。我们的舒服，嗜好，和情欲，是跟着习惯而增长的。现在珍妮对于他，已经不但是一种舒服，而是一种嗜好了。他二人常常相处的差不多四年光阴，已经给他很多关于她和他自己的认识，所以他是不容易马上放手的。这样的做法未免太矫情。他在日间厂里工作忙迫的时候，也许会想起这种做法，但到夜里

就不同了。他又会感到寂寞，这一点是他自己发现了之后也觉惊异的，因而使他烦恼了。

珍妮最初的理论，以为味絲搭被牵涉进他们的新关系里来，怕要害了孩子，这种理论是雷斯脱在这事态中感着兴味的一点。她怎么会发生这种感想呢？他总不明白。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是比她好吗？但过了些时，他就觉得珍妮的观点并不是没有意义。她不晓得他究竟是何等样人，日后对她怎么样。也许他不久就要丢开她。对于这点既然拿不稳，她就想要保全孩子了。这种想法是并不能算错的。于是他又很想看看那个孩子到底怎么样。象参議員白兰德这种人物的女儿，多少总会象个孩子的。他是一个漂亮的男子，珍妮也是美貌的女人。他想到这里，虽然心里不免要烦躁，但已萌起好奇心来了。他应该回去看看那个孩子——他实在有去看她的权利——但是他又躊躇起来，因为他觉得开头的态度不大好处。他揆情度势，似乎确实应该跟她断绝的，想到这里，他就不得不同自己谈判起来。

其实呢，他是不能跟她断绝的。他跟珍妮同居了这几年，不知怎么的，已经少她不了了。因为以前有誰跟他这么亲热呢？他的母亲原是爱他的，可是她对他的态度里面，真正的爱的成分实在不如期望的成分来得多。他的父亲呢——好吧，他的父亲也是象他自己一样的男人。他的姊妹們大家都各人顧各人的事；罗伯脱跟他又是脾气不合的。只有跟珍妮在一起，他才有快乐，才能算是真正的生活着。她在他已属必要的了；他离开她日子愈长，愈加要觉得少她不了。最后他就决計同她去彻头彻尾的谈一谈，希望达到一种的谅解。他要叫她把孩子带来自己养。他要叫她明白他也許終于要离开她的。他要她感觉着他们的关系虽沒有立时破裂，却已经有了一种变化了。就在那天傍晚，他又回

到寓所。珍妮听見他进来，心里怦怦大跳一陣，这才鼓起了全身的勇气上去迎接他。

“照我看起来，現在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雷斯脫用着他那特征的直截了当的語气开口說。“去把那孩子带到这里来，你自己可以照管她。犯不着交給陌生人去养。”

“好的，雷斯脫，”珍妮柔順地說。“这是我早就愿意的。”

“那末很好，你最好馬上就去。”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張晚报，漫步走到前窗，这才又回轉身来朝着她。“你我現在还是可以諒解的，珍妮，”他繼續說。“这事的經過我已經看明白了。我起初不先問你，叫你告訴我，那是我的愚笨。你要这样隱瞞我，虽則是怕孩子的生活要牵涉到身上来，也該算是你的愚笨。你該知道这是办不到的事情。現在也可不必談它了。我只有一点要提醒你，就是象你我这样的关系，彼此倘无信任心，那是怎么样也过不下去的。我当初还以为你我真能彼此信任的。如今在这样不信任的基础上，除开一种暫时的关系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事情太多糾葛了。受人毀謗的理由太多了。”

“我知道，”珍妮說。

“現在，我也不主張操之过急。在我这方面，覺得維持原状没有什么不可以——目前一定可以的——可是我要你看明白了事实。”

珍妮叹了一口气。“我知道，雷斯脫，”她說，“我知道。”

他走到窗前，向外凝視。院中有几株树，夜色漸漸凝集在上边。他心自猜疑，不知这事究竟要如何結局，因为他是喜欢一种家庭气氛的。他舍得离开家里到俱乐部去嗎？

“你去做飯吧，”他过了一会，心觉煩躁的回过头来这样提議；不过他貌虽冷峻，心里却并不然。他觉得生活上不能有更美滿

的組織，實在是一種羞耻。他又回到他的長榻上，她就去打點她的事情。她一邊做事，一邊想到味絲搭，想到自己對不起雷斯脫，想到他已經決定不跟她結婚。那麼，一場好夢已經被她自己的愚蠢所破壞了。

她鋪好了餐桌，點好了美麗的銀燭台，做好了他所喜愛的餅乾，放一條小羊腿在鍋里烤炙，洗几張萵苣叶子做起一碟生菜來。原來她也曾把烹調書研習過些時，並曾從母親那里學了不少烹調的方法。她手里做事，心里却不住猜詳這事的結局。他終于要丟開她走——那是無疑的了。他要丟開她走，跟別的人去結婚。

“哦，好吧，”她最後想，“他總還不立刻就走——這是聊可自慰的。而且我可以把味絲搭帶到這里來了。”她嘆了口氣，把東西送上餐桌。怎麼能夠把她的雷斯脫和味絲搭一起給她呢——但這希望是完的了。

三十一

這場風波過後，曾有一段時間的和平和安靜。第二天，珍妮就去把味絲搭接了回來。母女團聚的快樂把其他許多心事都消解了。“現在我可以給她盡點責任了，”她心里想。那天下午，她曾三四次聽見自己哼着一只小曲兒。

不久，雷斯脫也回來了，却並不是為着味絲搭來的。他在外面又曾竭力下決心，要改善自己的生活，要跟珍妮實行決絕。他想起自己寓所里放着一個孩子——偏偏又是那麼個孩子——當然要很不高興。他竭力要把這孩子的觀念拋開，竭力要學做不去理她的樣子，學了許久，這才動身回家。這一個家雖然有許多

的缺点，却仍旧是一个安静，和平，而且分明能够使得个人觉得舒服的所在。

雷斯脱回家的开头几天，珍妮要想摆布那个爱玩的，容易兴奋的，几乎不可控制的孩子，使她不去惹恼那个古板的，认真的，商人脾气的男人，很觉得有些为难。雷斯脱打电话说要来的那天晚上，珍妮曾给味丝搭一番严厉的训诫，说他的脾气很坏，不喜欢小孩子，叫她不要走近他。“你千万不要多说话，”她说。“你千万不要问七问八。你妈会来问你要什么的。也别自己伸手拿东西。”

当时味丝搭正正经经的应允了，可是她的小孩子心肠并不能够掌握这番警戒的充分意义。

雷斯脱是七点钟到的。珍妮已经费了大劲将她尽量妆扮过一番，自己也到卧室中化妆一下。雷斯脱进门时，以为味丝搭总在厨房里。事实上，她却跟随她的母亲同到起坐间的门口，一看就可以看见的。雷斯脱挂好了帽子大衣，回转身来就瞥见了她的第一眼。那孩子样子很可爱——他第一眼看见就承认了。她那时穿着一件白地蓝点的法兰绒衣裳，衬着软领软袖，下穿白袜白鞋。她的玉米色的鬈发妩媚地挂在她的脸上。蔚蓝的眼睛，蔷薇色的嘴唇，蔷薇色的面颊，完成了那幅图画。雷斯脱瞪视了一回，几乎想要去跟她说话，可是勉强制止住了。味丝搭就惊怯地走了开去。

珍妮走出来时，他就讲起味丝搭已经接来的事。“孩子的相貌很可爱，”他说。“你要她到这里来很费力吗？”

“不费什么力，”她回说。

珍妮走到饭厅，雷斯脱就窃听到她们的一段谈话。

“他是谁？”味丝搭问。

“噓！那是你的雷斯脫叔叔。我不是叫你別說話嗎？”

“他是你的叔叔嗎？”

“不是的，寶貝兒。別說話了。快到厨房里去吧。”

“那末只是我的叔叔了？”

“是的。赶快去吧。”

“好的。”

雷斯脫不由得微笑了。

假如这孩子是土头土脑的，相貌难看的，脾气乖張的，或者是三样都具备的，那末当时的結果如何就不容易推測了。又假如珍妮的手腕沒有这么巧妙，那末他一开头也許就要得着一种不愉快的印象。如今这孩子的天然美，合着她母亲把她藏匿起来的委婉手段，就使他瞥見一种永远愉快的天真和青春了。他想起珍妮已經做了那孩子这些年的母亲，想起她有时要一連几个月跟她不見面，又想起她从来不曾暗示过孩子的存在，而对她的爱情却分明是很厚的，因此他心里不由得感动起来。“真是奇怪！”他說。“她是一个奇特的女子呢！”

有一天早晨，雷斯脫坐在客厅里看报，忽然听見有什么东西响动似的。他回过头去，看見一只大藍眼睛从隔壁一头門的門縫里盯住他看——那效果是很叫人覺得狼狽的。这不象是一只平常的眼睛，因为若是平常的眼睛，遇到这种难以为情的情境早就該縮回去了；那只眼睛却是好整以暇的，一动都不动。他庄严地把报纸翻了个面，重新再看一看。那只眼睛还在那里。又翻了个面，又看一看。那只眼睛仍旧在那里。他盘起腿儿来再看，这才不見了。

这一件小小的事情，本身虽然无关重要，却含着一点喜剧的意趣，这是雷斯脫特別容易起反应的。他虽然絕對沒有意思要

松弛他那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却觉得自己的心境已因这神秘的窥看略微振动了；他那撅着的嘴角已经有要掀动的意思了。他并不肯向他的感情让步，仍旧牢牢盯住那张报纸看，但这偶然事件已经分明留着在他心上了。那幼年的窥探者已经把她的第一个重要印象给了他了。

这事之后不久，有一天早晨雷斯脱正在吃早饭，很平静的一面吃着一面看报，忽又被那孩子的露脸所惊觉——这一回可不那么简单。原来珍妮已经给味丝搭吃过早饭，打发她自己去玩儿去，叫她等雷斯脱出门再出来。摆布停当后，她自己才坐到桌上来吃，正在倒咖啡，忽然看见味丝搭来了，那么一本正经的样子，大踏步穿过房间。雷斯脱抬起头来，珍妮红着脸急忙站起。

“做什么，味丝搭？”她跟上前去问道。

但是味丝搭早已走到厨房拿了一柄小笤帚回来，脸上显得态度很坚决，看起来煞是好玩。

“我要我的小笤帚呢，”她一边嚷，一边堂而皇之的走过去。雷斯脱看见这种精神的表现，心里又不由得动了一动——这回却容一个依稀的微笑通过他的嘴上了。

只因这回的会见，雷斯脱就逐渐打破对于那孩子的厌恶感情，而代之以一种容忍，承认她是具有一个人类的一切可能性的。

此后六个月中的发展，就使雷斯脱心中那种坚拒的态度更加放松一步。他那时对于他所处的那种有些染污的气氛，虽然还不能完全服帖，却已经觉得非常舒服，无法可以放弃了。这个地方太象一个安乐窝。珍妮这人实在可崇拜。论他一切原有的社会关系，他本来是可以随心所欲的，现在又享受到一种安静、纯朴和欢好的家庭生活，他觉得这种境地实在舍不得了。他一

天耽誤一天，漸漸覺得这样的日子一徑过下去也无不可。

在这期間，他跟小味絲搭的亲善关系不知不觉地日漸加强起来。他发现味絲搭的一切举动都含着一种真正的滑稽趣味，因而要注意着它的发展。她常常做出好玩的事情；虽有珍妮在旁审慎監視着，她还是控制不住，往往要插嘴进来引得人发笑。例如有一次吃飯时，她在大盆子里用一柄大刀切一块小肉，雷斯脫就对珍妮提議給她买一套小刀叉来。

“她用不动这些刀呢。”

“是的，”味絲搭立刻就接口說。“我要一把小刀儿。我的手也是这么小的。”

說着她把手擎了起来。珍妮不知雷斯脫喜欢不喜欢，慌忙伸手把那小手揪下去，雷斯脫却費了大勁才算沒有笑出来。

此后不久，又有一天早晨，她看着珍妮把糖放进雷斯脫的杯子里，忽然开口說，“我杯子里要两块，媽。”

“不，宝贝儿，”珍妮回說，“你杯子里用不着。你有牛奶喝。”

“雷斯脫叔叔都有两块，”她抗議說。

“是的，”珍妮回說，“可是你还是小孩子呢。而且你在桌子上不能說話。这是不乖的。”

“雷斯脫叔叔的糖太多了，”是她立刻說出口来的回答，因使雷斯脫不覺粲然。

“我可不覺得太多，”他插进來說；这是他肯屈尊跟她直接說話的第一次。“你這句話好象是狐狸和葡萄的故事呢。”① 味絲搭也报他一个微笑，而且見他那冰冷的神气已經解除，她就滔滔不

① 伊索寓言：狐狸見葡萄树很高，知道自己吃不着，就說葡萄一定是酸的。味絲搭自己沒有糖，就說雷斯脫叔叔的糖太多，跟这故事相象。

絕的談起來了。這樣的事經過了几次，雷斯脫終於覺得那孩子仿佛是自己亲生的一般。他甚至已經愿意把自己的地位和財富所能供給的机会同她共享，只不过有两个当然的条件，其一就是他要跟珍妮不分开，又其一就是他們要有一个妥当的布置，不致叫他自己为世人所唾弃，因为这个世面就是他的后援，也就是他不得不牢牢放在心上的。

三十二

到了第二年春天，陈列室和堆棧已經完工，雷斯脫就把事务所搬进新建筑里去。这时以前，他的事务都是在大太平洋旅館和俱乐部里办的。从此之后，他覺得自己已經固定住在芝加哥，好象这就是他将来的家了。那时他有无数的瑣事丛集在身——事务所里許多人員要管理，各种重要文件要办清。因此他可以摆脱了旅行的义务，就是不必再在罗伯脫指导之下担着去看阿弥的丈夫的义务了。原来罗伯脫那时正在拓殖他个人的势力，不但要把姊妹們竭力笼络，并且要把工厂也改組。有好几个向来得雷斯脫喜爱的人員，都要有被排挤的危險。雷斯脫却还没有听见消息，甘老头子則主張不去干涉他。因为他看看自己年纪够大了，巴不得有人能够拿出强有力的政策来，把責任担当了去。雷斯脫似乎不大措意。这时候，他跟罗伯脫好象是比从前亲睦些了。

假使雷斯脫和珍妮的秘密生活永远不败露，日子原可以很順溜的过下去。有时他跟珍妮同坐一輛馬車，也曾被他社交上和商业上的熟人看見过。他就自解自慰，以为他是个单身人，同誰交际都可以自由的。怎見得珍妮不是好人家的小姐呢？他

只要避免得了，就不把她介紹給別人。同她坐車一定走得特別快，免得別人要拦住說話。在戲院裏的時候，她就只是葛哈德小姐，上文已經說過了。

為難的就在他的許多朋友眼光也很尖銳。他們並不是要干涉雷斯脫的行為。不過他們見他從前在別的城市里也曾同這女人在一起，知道這個女人一定是他姘識的。好吧，這也打什麼緊？又有錢，又年輕，當然要活動活動的。後來流言傳到羅伯脫耳朵裏，他却替他守秘密。如果雷斯脫要做這種事情，那是千好萬好。不過事情終于是會敗露的。

敗露的一天，就在雷斯脫跟珍妮在北區寓所住了約莫一年半之後。原來那年秋天風雨連綿，天時不正，雷斯脫有一天忽覺腹中疼痛起來。初起時，他心想一會兒就會好的，只洗了一個熱水澡，服了許多奎寧，以為就可以無事。誰知病卻厲害起來，到了第二天早晨，他就起床不得，身上大發燒，頭痛得象要裂開似的。

他因跟珍妮同居日久，已經什麼事都大意了。當時他如果仔細一點，本該住到旅館里去獨個人養病。事實上，他却喜歡病在家里，好叫珍妮服侍他。因此他打電話給事務所，說他病了，一兩天之內不能去；吩咐完畢，他就安心叫珍妮悉心調治起來。

珍妮呢，無論雷斯脫有病無病，當然樂意他跟自己一起的。她勸他看醫生，請醫生開方。她給他熱的檸檬水喝，用冷水一回回替他澆頭澆手。後來他病好，又拿牛肉茶或是燕麥粥給他開胃。

就在這場病裏，第一次真正不幸的事故發生了。原來雷斯脫的妹妹露意絲到聖保羅去看朋友，前幾天曾寫信來，說回家路過芝加哥要來看他，後來却比她預定的日期早幾天就動身了。她

到芝加哥，正是雷斯脫病在寓所的时候。她先到事务所去找他，知道他要过几天才能去，就問起他的住址。

“我想他总在大太平洋旅館开房間吧，”一个說話不謹慎的秘書回答她。“他現在不大舒服呢。”露意絲覺得有点不高兴，就打电话到大太平洋，回說甘先生好几天沒有在那里了，又說他在那里开房間，事实上一个礼拜只住一两天。她有些着恼，又打电话到俱乐部。

俱乐部里有个接电话的仆人，曾經有許多次打电话到雷斯脫的寓所。雷斯脫沒有吩咐他不要把电话号码告訴人，而事实上也从来沒有人問起过这个号码。当时那仆人听见露意絲是雷斯脫的妹妹，又听见她急乎要找他，就回說，“我想他住在雪勒坊十九号吧。”

“你在說誰的住址？”一个走过那里的書記問道。

“甘先生的。”

“好吧，你別乱說呢。你还不知道嗎？”

那仆人正要辯解，露意絲已經把电话挂上走开了。

約莫一点鐘之后，露意絲因覺她哥哥这第三个住处有些奇怪，已經亲自找到雪勒坊。那是一所双幢的房子，她上了台阶，就見門口挂着“甘宅”的牌子。她揷了門鈴，珍妮出来開門，看見一个穿得这么时髦的年輕女子，不覺吃了一惊。

“这是甘先生的寓所吧，”露意絲眼看着珍妮身后的門口，很謙遜的說。同时看見这么一个年輕的女子，心里也有点儿惊异，但还不过是一个渾沌的疑团罢了。

“是的，”珍妮回答。

“他有病吧。我是他的妹妹。我可以进去嗎？”

当时珍妮倘有余暇可以考虑一下的話，也許也会推故拒絕

她，誰知露意絲仗着自己的身家地位，不容珍妮有說話的機會就直闖進去了。進門之後，她就四下打量了一番。隨即她走進起坐間里，里面就是雷斯脫正在臥病的寢室。剛巧味絲搭在屋角里玩耍，看見這新來之客就站了起來。寢室門是開着的，分明看見雷斯脫躺在床上，床左有一個窗口，照見他眼睛閉着在那兒。

“啊，你在这里，哥哥！”露意絲嚷道。“你是什么病呀？”說着，她慌忙走到床边去。

雷斯脫聽見她的聲音，眼睛已經睜開，立刻就知事情不妙了。他勉強支着胳膊，抬身起來，可是一時竟說不出話。

“怎么，露意絲，”他最後才逼出這聲來，“你是打哪兒來的？”

“聖保羅。我是提早幾天回來的，”她有氣沒力地回答，因為她看看事有蹊蹺，心中不免煩躁。“你尋得我好苦呢。誰是你這——”她正要說出“美貌的管家”幾個字來，一回頭看見珍妮手脚失措似的在隔壁房間收拾東西，現出十分驚惶的神色。

雷斯脫沒奈何地咳了一聲嗽。

他妹妹用尖銳的眼光四處打量一番。她覺得那里頗有家庭的風味，又愉快又迷人的。有一件珍妮的衣服披在椅子上，看樣子很是親昵，使得甘小姐很覺不好意思。她看看她的哥哥，見他眼睛里含着一種很奇異的表情——他好象有點兒狼狽，却仍舊是冷冷然的，旁若無人的樣子。

“你是不該到這里來的，”雷斯脫不等露意絲提出心中的問題，就先說道。

“為什麼不該來呢？”她聽見這大膽的招供，不由得心中大怒，就這樣的反問他。“你是我的哥哥不是？為什麼你該有我不能到的地方呢？好吧，我聽見了，這是你對我說的話。”

“你聽我說，露意絲，”雷斯脫再把身子抬起一點兒，繼續說

道。“你也是个明白人，跟我一样懂得人生的。咱们现在用不着辩论。我并不晓得你要来，不然的话，我就另有布置了。”

“另有布置，不错，”她冷笑道。“我也要这么想法。好主意！”

她想到自己无端落入这陷阱，心中老大的着恼，以为这实在是雷斯脱的羞辱。

“这不过是我对你客气的话，”他作色道。“我并不是要向你辩护自己的行为。我说我要另有布置，并不就是向你讨饶。你如果要不客气，那也随你的便。”

“怎么，雷斯脱·甘！”她两颊涨得绯红的嚷道。“我不想你会这个样儿。我想你也该觉得惭愧，居然这么公然的——”后面这个词儿她可不说下去了——“而且咱们的朋友满城里都是。真可怕！想不到你会这样的不識羞耻，这样的不知自重。”

“什么羞耻不羞耻！”他怒道。“我已然告诉你了，我不是向你辩解。你如果不喜欢这样，你当然知道自己的办法。”

“哦！”她嚷道。“这是自己亲兄弟说的话呀！而且都为着那个货色说的呀！那个孩子是誰的？”她又野蛮地却好奇地追问道。

“不要紧，总不是我的就是了。就算是我的，也没有什么关系。我愿意你不要管我的事情。”

珍妮当时在起坐間隔壁的飯厅里操作，听见他们话里提到她，很是难听，也只得咬紧牙关忍痛罢了。

“你别肉麻吧。我从此再不来管你的事，”露意丝又应口道。“可是我想你这样的人实在犯不着做这样的事——犯不着跟这种下流女子在一起。因为她不是——”她正要再把“你的管家”几个字接下去，可是雷斯脱已经怒不可遏的打断她的话了。

“你不要管她是什么样人，”他咆哮道。“她比有些自命为上

流人的还好些。我也明白你的意思。那是不要紧的，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然做了这种事，就不管你的意思怎么样了。有过失该我自己承当。你别替我操心吧。”

“好吧，我不管你，你放心，”她又应口道。“你分明是不把家庭放在心上的了。可是你如果識点羞耻的话，就不该叫自己的妹妹到这种地方来。我就只觉得恶心，别的没有什么，我想别人听见这种事情也要恶心的。”

说着，她就转过身子，带着侮慢的神气走了出去，刚巧珍妮走近饭厅门口来，她又狠狠的把她瞪了一眼。这时候，味絲搭已經走到里面去了。过一会儿，珍妮才走进房来，把門关上。她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雷斯脫把一头濃发掠在背后，滿肚子忧郁的仰在枕头上。“命运真会恶作剧！”他想道。她现在回去，一定要把事情告诉家里人。父亲就要知道，母亲也要知道，罗伯脫、伊木真、阿弥都要听见了。他还有什么话可以辯解？——她是亲眼看见的。他沉思地瞪視着墙壁。

这时候，方在操作的珍妮也有材料可供她思索。在别个女人的眼里，她的真正的地位原来是如此的。现在她已经能够看透世界上人对她的态度了。这一家人家对于她，其远不可即，就仿佛他们住在另一行星上一般。在他的姊妹、兄弟和父母的眼中，她就是一个烂污女子，一种在社会地位上、思想上和道德上都比他低得多的貨色，簡直是街上卖淫的貨色。她本来也曾希望能够叫世上人看得起她，如今却曉得这场希望全空了。想到这里，她的敏感性上就裂开了一个闊大的創口。她实在是下流的，卑賤的，在她露意絲的眼中如此，在一般人的眼中如此，在雷斯脫眼中也根本就是如此。啊，她怎能够挽回世上人的这种成見，讓她体体面面的生活着，規規矩矩的做个人呢？这怎么办得

到呢？她也知道做人應該這樣的。可是怎麼能夠這樣呢？

三十三

露意絲念及家聲損壞，心中不勝憤慨，就急忙回到辛辛那提，把她這次發現的經過報告家里人，並且添花添朵的加上了許多細節。據她報告，她當時在門口遇見一個“傻頭傻腦的面色蒼白的女子，”一聽見自己的名字，甚至不肯讓她進去，却只站在那裡，“現出一副賊膽心虛的樣兒。”又說雷斯脫也太無恥，竟敢對着她的面直認不諱起來。她問孩子是誰的，他不肯告訴她。“總不是我的就是了，”他只肯說。

“哦，真有這回事！真有這回事！”首先聽見這故事的甘老夫人嚷道。“我的兒子，我的雷斯脫！他怎會做出這種事來呀！”

“而且是那樣一個貨色！”露意絲故意加重語氣喊出這幾個字來，仿佛這幾個字必須重複一下，才見得事情是實在的。

“我到那裡去，原是为看病去的，”露意絲繼續說。“他們說他病了，我當他總是重病。誰知道會有這種事的呢？”

“可憐的雷斯脫！”她的母親嚷道。“誰想他會做出這樣的事來！”

甘老夫人把這困難問題在心中反復忖度一番之後，覺得自己以前沒有經驗，不知該怎樣解決，就打電話把老頭子從工廠里請回來大家商議。商議的當兒，老頭子始終板着一張莊嚴的面孔沒有話說。雷斯脫是公然跟他們從來沒有聽見過的一個女人同居了。他生來性情倔強，大概是會不顧一切的。在這情形之下，要行使親權是不可能的事。他知道雷斯脫是師心自用的，如果有人要勸他改邪歸正，那就只有用高妙的外交手段才行。

商量沒有結果，老头子就一肚子不高兴的回到工厂去，但他已經決定事情不能不管了。他又同罗伯脫商量了一回，罗伯脫承認謠言已經听見過多次，他只不愿意說出来。甘老夫人后来提議罗伯脫到芝加哥去跟雷斯脫談一談。

“他應該知道这件事情如果拖下去，对他将会造成无可补救的損害，”甘老头子說。“他不能希望这样的做法可以成功。这是誰都不能的。他或者是娶她，或者是离她，总不外是两条路。我要你替我去跟他这么說。”

“很好，很好，”罗伯脫說，“可是誰能叫他相信呢？我是干不了这个差使的。”

“我希望，”老头子說，“他終于会相信；可是你無論如何去一趟試試看。这是不会有什么害处的，他或許会明白过来也未可知。”

“我可不相信，”罗伯脫回說。“他是一个很倔强的人。你想他在家里的時候，也曾劝过他多少好話，可有什么用呢？不过你如果觉得这样可以有点儿安慰的話，我也会去的。母亲也要我去。”

“是的，是的，”他父亲心煩意乱的說，“去一趟的好。”

因此罗伯脫就答应去了。此去的成功失敗，他原沒有多大的把握，但他自信有道德和正义的力量可以打动人，就欣然的动身到芝加哥去了。

罗伯脫到时，就是露意絲来过的第三天早晨。他先到堆棧去找，雷斯脫不在那儿。他这才打電話到他家里，很圓滑地跟他約定了一个時間。雷斯脫还在病中，但他情愿到事务所里来会面。到时候，他果然来了。他用着一种若无其事的态度会见罗伯脫，先談了一回营业的情形。接着就是一种有所酝酿的沉

默。

“我想我这回的来意你总知道吧，”罗伯脱試探着开始說道。

“我想我也猜得着，”雷斯脱回說。

“他們听見你有病，大家都很担心，特别是母亲。你这病总不至于复发吧？”

“我想不至于。”

“露意絲說她来的时候看見这里有一种特別的組織。你沒有結婚吧，有沒有？”

“沒有。”

“那末露意絲看見的那个年輕女子只不过是——”他說时摆手示意。

雷斯脱点点头。

“并不是我要查問你，雷斯脱，我不是查問你来的。只因为家里人都覺得我該来一趟。母亲心里苦恼得很，我为她的緣故不能不来看看你——”他停住了，雷斯脱被他那种誠懇和尊重的态度所感动，覺得单就礼貌而論也該对他有一点解釋。

“事已如此，我說什么也沒有用了，”他慎重地回說。“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說的。我有了这个女人，而家庭却要反对。这事的主要症結，似乎就在它不幸而被发觉一点上。”

他停住了，罗伯脱就把这段平凡推理的实质在心中反复推敲。他覺得雷斯脱对于这件事情很是平心靜气。他似乎还同平时一样，心里是十分清醒的。

“你現在还没有打算要跟她結婚，是不是？”罗伯脱迟疑地問道。

“我还没有这种打算，”雷斯脱淡然地回答。

他們安靜地相視一会儿，罗伯脱这才向城中的远景瞟了一

眼。

“我想我用不着問你对她是不是真有爱情吧，”罗伯脱冒險問道。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跟你討論这种神圣的灵感，”雷斯脱帶着一種严肃的幽默回答道。“我自己从来沒有經驗过这种感觉。我所知道的，只是这个女子使我很喜欢罢了。”

“好吧，这完全是一个关于你自己的幸福和家庭幸福的問題，雷斯脱，”罗伯脱停了一会儿又繼續道。“在这里面似乎談不到道德——至少这是你和我配討論的。你对于这桩事情的感情，自然只有你独个人的关系。但是你自己个人的幸福，似乎就足以构成辯訴的充分理由。而且家里人的感情和面子也是應該重視的。我們的父亲是个比誰都看重家庭名誉的人。这一层你当然也跟我一样明白。”

“我也知道父亲心里要怎么样，”雷斯脱回道。“我对于这全部事情，是跟你們誰都一样明白的，只不过一时想不出办法罢了。大凡这样的事情，总不是一天做成的，所以也不能一天就把它解决。女人已然在这里了。这是我有一部分該負責的。我虽然不愿意細道詳情，但是这种事儿总比法庭历上所载的要复杂一点。”

“当然我并不知道你跟她的关系已經到了怎样的程度，”罗伯脱回說，“我也不一定要知道，可是你想想看，除非你有意思要跟她結婚，不是事情总覺有点不公道嗎？”这最后一句話原是探探他的心的。

“只要能有益处，这話我也愿意贊成，”雷斯脱支吾道。“現在的情形却是如此：女人已然在这里，而家里人也已經知道了。只要有法可办的話，我就得照办。这样的事情是誰也不能代我

办的。”

雷斯脫暫時沉默，羅伯脫站起身來，在地板上踱了一会，又回轉來說道：“你說你沒有和她結婚的打算——或者宁可說還沒有到那時候吧。不是我多管，雷斯脫。我从一切观点看起来，都觉得你正在鑄成一生的大錯。你別怪我多嘴，象你这种地位的一个人，牺牲未免太大了；你是吃亏不起的。就算撇开家庭不管，你的注也下得太大了。你簡直是糟蹋自己的一生——”

他說到这里，把他的右手伸出来，这是他表示十分恳切的习惯态度，而雷斯脫也感觉到他的恳切了。現在羅伯脫并不是在批評他。他是要打动他的心。这其间是有个区别的。

但是这样的打动却仍旧得不到反应，于是羅伯脫又想新辟一条蹊徑去打动。他因形容起父亲如何寵愛雷斯脫，如何希望找一家辛辛那提的富戶給他配亲，只要他合意，就会找一家天主教徒，至少也要門当戶对的。又說母亲也是一般殷切的期望，雷斯脫自己总該也明白。

“他們大家的感想我一概都明白，”雷斯脫最后打断他道，“可是我想不出馬上能够有什么办法。”

“你以为馬上离开她不是办法嗎？”

“我是說她待我非常好，所以我在道德上應該有义务替她尽力。至于怎样尽力法，我可也不知道。”

“跟她同居嗎？”羅伯脫冷然問道。

“她既然同我住慣了，当然不会叫她卷鋪盖滾蛋，”雷斯脫回道。羅伯脫就又坐下来，仿佛覺得自己这番打动他的話都属徒劳了。

“你不能看家庭的份上向她婉言相劝把她送走嗎？”

“不，这要經過相当的考虑才行。”

“那末你能不能告訴我一声，說你有希望可以使事情赶快了結，讓我回家去好有話安慰家里人的焦急呢？”

“倘如能使家里人不为着这事焦急，我是十分愿意的，不过事实是事实，你我之間用不着說模稜两可的話。我已經說過，这关系中間牽涉着許多事情，要得我和她双方都不受委屈，那是沒有討論的可能的。象这样的事情，除开当事人自己，誰也不能曉得應該怎么样处理，而且即使是当事人自己，也有时不知道的。現在我只能应允你尽我的力量去做，此外不能說什么了。”

雷斯脫說到这里，罗伯脫又站起身踱起步来，但不一会就又回来說道，“你以为現在沒有办法嗎？”

“現在沒有办法。”

“很好，那末，我想我也只得走了。我覺得現在我們沒有別的可說了。”

“你同我吃了飯走不好嗎？我想我可以同你到旅館里去，你要是不走的話。”

“不，謝謝你，”罗伯脫回答說。“我想还能赶得上一點鐘的辛那提火車。我总要去試一試看。”

那时哥儿俩面对面的站着，雷斯脫臉色蒼白，頗有点萎靡不振的样子，罗伯脫則清朗，潤澤，强干，精明，誰都看得出時間在他們身上造成的差別。罗伯脫是个純洁果断的人，雷斯脫則是一个优柔寡断的弱者。罗伯脫是事业家的精干毅力的具体化，雷斯脫則具有商业的自足精神，向来拿一种怀疑的眼光看人生的。两个人站在一起，湊成了一幅对照的图画，同时流露出各自心中的思想来。

“好吧，”那哥哥停了一歇道，“我想我再沒有有什么可說了。我本来希望你对这桩事情能够跟我們的态度一致，可是你自己的

主張当然最好。你現在既然还不覺悟，我也再沒有話能够叫你覺悟。可是我总觉得你这办法是不对的。”

雷斯脫听了并不作声，但是他臉上表現出一个并未变更的主意。

罗伯脫轉身取了他的帽，他們就一同走到事務所的門口来。

“我回去总尽力替你掩飾，”罗伯脫說完这句就走出去了。

三十四

在我們这个世界，一切动物的活动都似乎限制在一个平面或是一个範圍里，仿佛这是我們这繞日而行的星球上的生物天生不得不然的。例如一条魚，决不能越出海的范围而不遭毁灭；一只鳥，决不能进入魚的境界而不至丧生。从花上的寄生虫到丛林深海的巨兽，我們都能分明看見它們的行动受着这种範圍的限制，有誰想要嘗試脱离本来的环境，那結果是必然无幸的。

但在人的場合，这个限制論的运用却还不曾十分明白的察見。我們現在還沒十分懂得支配我們社会生活的那些規律，所以还不能构成很明白的一般概念。然而社会上的輿論，非議，和批判，冥冥之中已經造成了种种界限，不得因其无形質而即認為非真实的。無論男女，当其犯了过錯——就是說，当其越出他們慣常行动的界限——时，原不至有飞鳥投水或是野兽近人那样的結果。毁灭原是不会立刻就跟着来的。人們对于这种事情，总不过皱眉以示惊异，冷笑以示譏嘲，揚手以示抗議罢了。然而社会活动的範圍划得很清，誰要越出一步就会被定罪。一个人生养在某种环境里，他实际上就不能适应其他任何境地了。他就象一只鳥儿，既习惯于某种密度的空气，在較高或較低的平面上

就都不能舒服地生活了。

雷斯脫等他哥哥走后，就在靠窗一張安樂椅上坐了下来，沉思地凝視窗外的繁华城市。在那里，展开在他面前的，是具有精力，希望，繁荣，快乐等等現象的人生，而这里，他正突被一陣恶运的风所冲击，被它暂时扫蕩了开去——他的前途和目的都被吹散了。他能繼續这般兴采地在他原走的路上走嗎？他跟珍妮的关系能够不受这突如其来的反对潮流的必然影响嗎？拿他当初跟自己的家庭那种舒适的关系來說，現在他的家庭不是已經成了一件过去的东西了嗎？所有当初那种純洁的亲爱空气，現在都要沒有了。他父亲眼中慣常有的那种贊許他的恳摯神情，現在还会存在嗎？罗伯脫，他自己对于工厂的关系，乃至他旧时生活中一切，都因露意絲的这次突然闖进而受影响了。

“这是不幸的，”他当时所能想到的只有如此。但既想到这一点，他就从无謂的冥想移轉到实际办法的筹思上去了。

“我想明天要到克累門山去一趟，至迟礼拜四总要去了，如果覺得有力气的話，”他回家之后就对珍妮这么說。“我心里覺得不大舒适。也許去几天就会好的。”实际上，他是要独个人去住几天，好把事情慢慢的想一想。届时珍妮替他理好行装，他就走了，可是帶着一种阴郁沉思的心境走的。

接着的一个礼拜中，他有充裕的时间把这事細加考虑，考虑的結果，就是覺得目前尚无何等断然行动的必要。他以为再过几个礼拜实际上是沒有分別的。罗伯脫和家里其他的人未必会再来找他說話。他的业务关系，也势必維持原状，因为这是跟工厂利益有关的；至于强迫他的手段，那一定是不会有的。但他跟家里人已經无望地有了嫌隙这一点意識，他終于覺得排遣不开。“事情糟糕了，”他想道，——“事情糟糕了。”然而他的主意仍旧

沒有變。

此后經過足足一年的時間，這種尷尬的事態依然繼續下去。雷斯脫已經六個月沒有回家，後來碰着一次重要的業務會議，才把他叫了回去。他到家里時，態度很從容，頗有若無無事的样子。她母親很親熱的跟他親吻，不過略帶一點傷感罷了；他父親也如常的招呼他，跟他誠摯地握手；羅伯脫、露意絲、阿彌、伊木真，對他雖沒有口頭上的諒解，却都一致願意忘記那件事了。但是他覺得大家都象疏遠了，而且這種感覺一經存在着。從此之後，他就竭力避免回家，即使偶然去一回，也總相隔得很久。

三十五

在這時期里，珍妮正在經過一種道德上的難關。她這時除開雷斯脫的家庭的態度使她十分痛心外，又初次認識了世界對她的態度。她是個壞貨——她已經知道了。她曾有兩次機會屈服環境壓迫的力量，其實都可用別的法子奮鬥過去的。她為什麼沒有更大的勇氣呢！她為什麼老被恐懼的意識所盤據呢！她為什麼不能決心向正當的路上走呢！如今雷斯脫是決不會跟她結婚的了。因為他為什麼應該跟她結婚呢？她愛他，但她也能離開他，而且她為他着想，也不如離開他的好。她如果回到克利夫蘭，她的父親大概是肯跟她同住的。他看見她終於規規矩矩的做人，因而就看得她起也未可知的。但她想起要離開雷斯脫，就覺得有些可怕——他是待她這麼好的。至於她的父親到底肯不肯收留她，也還沒有十分的把握。

自從露意絲那次悲劇的訪問之後，她才想起要儲錢，就開始從雷斯脫給她的費用里逐漸克扣一點。雷斯脫向來就不吝嗇，

因此她可以每礼拜常川寄回十五块钱去维持她的家——这是她家往常的开消，此外再没有别的进款了。至于这儿寓所，饭食要用二十元，因为雷斯脱事事都要精——水果，菜蔬，尾食，酒，那一項缺得了呢？房租是五十五元，衣服和零用没有定数。雷斯脱每礼拜给她五十元，差不多只能出入相抵。她从前也想要经济一点，但觉这是不对的。她想她经手的时候，有钱应该尽量用，不如不克扣的是。她觉得这样才是正当的办法。

露意丝来过之后，她接连把这事想过几个礼拜，总想能够有勇气说几句话，或者简直行动起来。雷斯脱始终都肚量很宽，待她很好，但她有时觉得他自己也许愿意她表示一下。他是细心的，不大肯表示的。自从露意丝一闹，她觉得他似乎有点不同了。她恨不得要对他说明了自己不满意这样的生活，然后就离开他走。但他当初发见味丝搭的时候，已经明明对她说过，她的感情怎么样，他是不大措意的，因为他觉得这个孩子是他們结婚的永远障碍。他现在所以还要她，只在另外一种关系上。他的说话很有力量，她不能跟他辩论。她就决定自己先走开，这才写信来给他说明理由。那时他明白了自己的意思，也许就会饶恕她，不再跟她计较的。

在这期间，葛哈德家里的景况也没有进步。珍妮走后，馬大也就结婚了。原来她在克利夫兰公立学校里教了几年书，遇见一个青年建筑师，订婚不久就结了婚了。她向来觉得自己的家庭可羞耻，如今这新生活开始之后，她就急乎要把家庭的关系竭力摆脱。她到临要结婚的时候，才给家里人通知，对于珍妮竟连通知也没有，后来行结婚礼，就只邀请巴斯和乔其两个人。葛哈德、味罗尼加和威廉，都对她这藐视的态度有些愤慨。葛哈德并不说什么，因为他的不如意事本来就很多。味罗尼加却真生气了。

她只希望将来有个机会能出这口气。威廉当然并不特别介意这桩事。他那时一心想要做个电气工程师，因为他的教員告訴他，这是很有前途的事业。

珍妮直到事后才听见馬大結婚，还是味罗尼加写信告訴她的。她心里自然也高兴，但是因此明白兄弟姊妹都已跟她疏远了。

馬大結婚之后不久，味罗尼加和威廉就都去跟乔其同住，这也是葛哈德自己的脾气促成的。原来他自从老婆一死，眼見其他的孩子也逐渐走开，就落入一种非常阴郁的心境，再也鼓不起兴致来了。他那时虽还不过六十五岁，但已覺得他的一生快要到末日。所有从前那些人世上的野心，現在完全沒有了。他眼看着西巴軒、馬大、乔其一个个走开，实际已不把他这个人放在心上，也沒有錢供給家用，却須靠那万不該要的珍妮的錢来养家。味罗尼加和威廉也都对他不满意。他們都不愿意馬上离开学校去找工作，意思明明想靠葛哈德久已認為不义的那点錢来过活了。現在老头子对于珍妮和雷斯脫的真正关系已經覺得十分滿意。起初，他相信他們是結婚过的，但看雷斯脫往往长期丢开她，又把她不当个人，要她跟他到这里到那里，又看珍妮始終不敢对他提起味絲搭，都不象是已經正式結婚的样子。她又并不在家里結婚。他也从来沒有見過她的結婚証。她走了之后，也許終于結婚了，但他仍旧不能够相信。

真正的毛病就在葛哈德的心境一天阴郁似一天，脾气也一天天的变古怪，以致青年人沒有跟他同住的可能。这种情形，味罗尼加和威廉都感覺到了。自从馬大走后，家里的錢由他一手抓，他們就不免气憤。他却还責怪他們衣服上和娱乐品上的錢花得太多，又主張換一所小一点房子住，按月把珍妮寄来的錢节

省一点下来，他們都猜不着他究为什么目的。事实上，葛哈德的意思是要省下錢来预备将来还给珍妮。他觉得这样的生活是罪孽的，因而除开他自己的些微进款外，要用这个方法来的替自己贖罪。他总以为其他的孩子太对他不起，因為他們如果有心要帮他的话，他就用不着临老还該靠女儿的調济——虽則女儿也有許多好德性，她的生活不正当总是事实。因这种种緣故，父子之間就常常要有吵鬧了。

这种常有的吵鬧，直到冬天一个月里才告一段落。原来那时乔其知道弟妹在家常常抱怨，就把他們叫去同居，却以他們去找工作为条件。葛哈德一时也有点失措，可是后来不但应允他們走，还叫他們連家具也搬了走。他們見他这样的慷慨，倒覺得不好意思起来，假意請他也去同住，但是他哪里肯去？他們走后，他就想去問他守过更的那个工厂的监事借一間閑空的頂楼睡覺。那监事向来信任他，想来不会不答应。而且这也可以替他省一点錢。

他那时憤慨之余，竟照这么办了。从此在城中一个荒凉的地段，当別处的繁华生活正在进行的时候，却見一个老人彻夜冒寒在那里看更。他在工厂旁边一个堆棧的最高层楼上占了一个稳风的小角。白天，他就在这里睡覺。下午，他要出去散散步，或是到熱鬧的市中心走走，或是沿丘耶火加河岸或湖边漫步一回。这种时候，他总照例把双手別在背后，鎖着眉心在默默沉思。有时他甚至要喃喃自語，偶尔可以听見他說出一声“天曉得”或是“原来如此”，就知他的心境如何悲楚了。一到黄昏，他就慌忙赶回去，到那寂寞的門口去站着，原来这就是他的职务所在地。他的飯食是在附近一个工人寄宿舍里包的，却也尽量的节省。

当这时候，那德国老人的沉思是属于一种异常精微而阴郁的性质的。人生这东西究竟是什么？这样的奋斗，忧愁，烦恼，到底落得个什么？这一切都归宿到哪里去的呢？人是要死的；死了就再没有消息了。他的老婆现在已经死了。她的灵魂飞到哪里去了呢？

但是他仍旧维持一种带着浓厚教条主义的信念。他相信有一个地狱，凡是犯罪的人都要到那里去的。那末葛婆子怎么样呢？珍妮怎么样呢？他相信她们两个都曾可悲痛地犯过罪。他又相信正派的人在天上可得奖赏。不过谁是正派的人呢？葛婆子的心是不错的。珍妮也是一个好心肠的人。再拿他的儿子西巴軒来说。西巴軒原是个好孩子，但他太冷酷，确实对他父亲是很冷淡的。馬大呢，她有野心，而且显然是自私自利的。除开珍妮，差不多所有的孩子都以自己为中心。馬大以为她挣来的钱都该给她自己用。巴斯结过婚就走开了，从此再没有给谁帮过什么忙。乔其曾有一段时间供给过家用，但是终于不肯帮忙了。味罗尼加和威廉情愿靠珍妮的钱过活，只要他肯应允的话，不过他们也知道这是不对的。这样看起来，他的这条老命岂不是孩子们的自利心的一种注解吗？他的年纪又这么老了。他想到这里，不由得摇摇头来。真是神秘中的神秘！人生确实是奇异的，黑暗的，无常的。但是他仍旧不愿意跟任何孩子去过活。除开珍妮，他实在觉得他们都不值得，而珍妮却又不好。于是乎他感觉到悲痛了。

这种悲惨的情形，珍妮一时都还不晓得。她往常的信都写给馬大，但到馬大一走，她就得直接写信给父亲。后来味罗尼加也走了，葛哈德写信给珍妮，叫她不用再寄钱。他说味罗尼加和威廉都去跟乔其同住了。他自己在厂里有个好地方，打算在那

里住些时再說。他把节省下来的一点錢寄还給她，一共是一百十五块，說他現在用不着了。

珍妮并不明白其中的原委，但見別人都沒有写信，以为总没有什么事故——她父亲的态度原是这么坚决的。后来她慢慢的想，方才覺得其中一定有緣故，一定家里出了什么事情了。想到这里，她就着急起来，想要立刻丢开雷斯脫，或者無論丢开他不丢开他，且先去看父亲一趟，这两个主意却一时委决不下。他肯来跟她同住嗎？在这情形之下，他是一定不肯来的。假如她已經結过婚，他或者有来的可能。倘如她独个人住着，他多半是可以来的。但她如果没有相当的工作，他們的日子就难維持。当初的老問題又要起来了。她有什么办法呢？但是她已經决心要行动了。她只要弄得到五六块錢一个礼拜，他們就可以生活下去。葛哈德省下来的这一百十五块錢，也許就讓他們把最大的难关渡过去了。

三十六

珍妮的这个計劃有一点毛病，就在她沒有把雷斯脫的态度切实想一想。他本来是真正舍不得她的，但他被他生长在里面的那个傳統世界的觀念圈住了。要說他爱她的程度已經够得上無論好歹都会要她，要說他竟能把她这尷尬的地位合法化，而对世人公然承認自己已經擇到一个适当的配偶，那或者是太过分一点，但他实在是舍不得她的，特別在这个时候，他是不会想到跟她永远分离的。

雷斯脫到了这样的年龄，对于女性的觀念已經固定而不能再变的了。到現在为止，他在自己那个阶层上，自己那个圈子

里，从来不曾遇见一个人能象珍妮这样的使他心爱。她是温柔的，聪明的，文雅的，能够体贴他的一切需要的；他又教会了她体面社会的种种小习惯，因而她已经成了他的一个心如如意的伴侣了。他是舒服的，他是满意的——那末还求什么呢？

但是珍妮的不安情绪正在一天一天的增长。她尝试把她的见解写出来，先写坏了半打信纸，后来终于写成了一张，似乎至少可以表达她一部分的情感。在她，这已经是一封长信了，原文如下：

“亲爱的雷斯脱，

“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我愿意你不要马上就怪我，等你看完了这封信再说。我现在是带着味丝搭走了，我想实在不如走的好。雷斯脱，我是应该这么的。你知道，你当初遇见我的时候，我们家里很穷，象我那时的景况，我想是哪一个好人都不会肯要我的。后来你来了，告诉我你爱我，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可是雷斯脱，你竟不由我自主，叫我爱你了。

“你记得我曾告诉你，说我不应该再做错事情，而且说我并不好，可是不知怎么的，当你接近我的时候，我可拿不定主意，也不知道怎样才能避开你。那时候爸爸在家害病，家里差不多什么都没得吃了。我们大家都正弄得不得了。我的弟弟乔其没有好鞋穿，妈妈着急得什么似的。我近来常常想，雷斯脱，假如妈妈不着那么大的急，也许现在还会活着的。当时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我，我是实在喜欢你的——我是爱你的，雷斯脱——也许这也跟我没有多大的关系。你记得你当时马上就告诉我，说你愿意帮助我的

家庭，我就覺得這也許可以做得。我們已然窮得那麼可怕了。

“雷斯脫，親愛的，我这样子离开你，覺得慚愧得很；我的行為好象太卑鄙了，但是你如果知道我這幾天的情感，你就會饒恕我了。哦，我愛你，雷斯脫，我實在愛你，實在愛你。但這幾個月來——自從你妹妹來過之後——我覺得我是錯了，覺得不應該这样下去了，因為我知道這是多么可怕的錯誤。我當初跟白蘭德的事情，已經是錯的，不過我那時還是一個女孩子——我是什么都不懂的。後來我同你初會面，不就把味絲搭的事情告訴你，雖然當時以為是對的，現在也知道錯了。又後來，我把她藏在这里這許多時候，那就尤其是大錯特錯，雷斯脫，可是我當時為的是怕你——怕你要說什麼，要做出什么事來。及到你的妹妹露意絲來過之後，我才什么都明白了，覺得我們無論如何不會好的了。雷斯脫，事情是無論如何難好了，可是我並不怨你。我只怨我自己。

“我並不要求你跟我結婚，雷斯脫。我知道你對我是什么样的感想，對家庭是什么样的感想，所以我想這是不對的，他們決不願意你做這種事，所以我也不應該要求你結婚。同時，我可又覺得不應該这样生活下去。味絲搭是什么事情都要懂了。她还當你真的是她的叔叔。我已然把事情統統想過了。我曾經有許多次想要跟你當面講，可是你一認真起來要叫我害怕，我竟說不出口來。所以我才想起寫封信給你，等我走了你就會明白。是的，你會明白的，雷斯脫，不是嗎？你不對我生氣吧？我知道這樣做法是對我我都好的。我應該这样做。請你饒恕我，雷斯脫，從此不要再想我。我

用不着你担心。可是我爱你——哦，是的，我实在爱你——你待我的好处是我感激不尽的。我但愿一切幸运跟着你。请你饶恕我，雷斯脱。我爱你，是的，我实在爱你。

“珍妮。

“我打算到克利夫兰爸爸那里去。他要我。他现在只有一个人。可是你不要来看我，雷斯脱。你最好是不要来。又及。”

她把这信放在信封里，封好了，暂时藏在怀中，以待可走的机会。

一连几天，她都没有机会可实行这个计划，但是有一天下午，雷斯脱打电话回来，说他要有一两天不回家了，她就趁这机会把自己和味丝搭的必需衣服收拾起来，装在几只箱子里，随即去叫脚夫来搬运。她本想先打个电报给父亲，通知他她要回去，但知道他已经没有家，就想到那里临时找他也是是一样的。乔其和味罗尼加并没有把家具统统拿走。大部分都还堆在那儿，这是父亲写信来说的。她可以利用这点东西布置起一个小小的家庭。筹划既定，正在静等脚夫，谁知雷斯脱忽然开门进来了。

原来雷斯脱不知为着什么理由忽然变更本来的计划。他并不是心血来潮，也没有什么直觉，只是适逢其会，竟使事情突然有转机。他当初本想约同朋友到芝加哥南部加加儿泽去打一天野鸭，但到临时忽然打消计划，且还提早了回家的时间。至于为什么会突然有这变计，他可自己也说不出来。

他快到家的时候，自觉回家这么早，也有一点儿奇怪；后来看见屋里竖着两只大箱子，他就立刻惊呆了。珍妮已经穿好衣服预备要出门——这是什么意思啊？而且味丝搭也是这样？他

滿心惊异的瞠視着，棕色的眼睛里流露出急于要問的神情。

“你到哪里去？”他問道。

“怎么——怎么——”她一面退却一面說。“我要走了。”

“走到哪里去？”

“我想要到克利夫兰去，”她回答。

“做什么去？”

“怎么——怎么——我本来要告訴你的，我想不應該再象这样子过下去了。我本来想告訴你的，可是我不能。我写了一封信給你。”

“一封信，”他嚷道。“你这到底是什么話？信在哪儿？”

“那儿，”她机械地指着一張小圓桌說；那信很显眼的放在一本大書上。

“你真个要留了一封信就走嗎，珍妮？”雷斯脫說时，声音有些变硬了。“我对天发誓，我真莫测你的高深。到底是为着什么？”說着，他把信封撕开，看着开头的几句。“最好叫味絲搭到外面去，”他暗示道。

她依了他的話，不一会又回进房中，站在那里，面色慘白，眼睛大大的睜着，看看墙壁，看看箱子，又看看他。雷斯脫将信細心看过一遍，却不馬上放下，及至移动了几次地位，才把它扔在地板上。

“好吧，我告訴你，珍妮，”他好奇地对她看了看，迟疑了一会才这么說。这个时候，只要他愿意的話，就又是一个机会可以終止两人間的关系，但他看看事情很平靜，并不覺得自己愿意利用这机会。他們已經相处这么久，現在要突然拆开，似乎是可笑的。他真正的爱她——这是沒有疑义的。但是他仍旧不愿意跟她結婚——不能有妥善的办法跟她結婚。这个她也已知道。她

的信里已經說得很多了。“你把事情看錯了，”他慢慢的繼續說道。“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些什么，可是現在的局面向你却看得不對。我早就告訴過你，我不能跟你結婚——無論如何現在總不能。這里面要牽涉的大事情太多了，都是你不知道的。我是愛你的，你自己也知道。可是我得顧到我的家庭，顧到我的事業。你不明白這其中要有多少困難，我却是明白的。現在我並不要你離開我。我太捨不得你了。我當然不能攔阻你。你如果要走的話，你當然可以走的。可是我想不出你為什麼該走。你並不是當真要走吧，是不是？你且坐一会儿再說。”

珍妮本打算瞞着他走，現在覺得真正進退維谷了。只因自己的要走，引出他這番平心靜氣的話來，竟象是向她辯訴。這是使她傷心的。他，雷斯脫，正在向她求告呢，而她又是那麼愛他的。

她走過他這邊來，他就拿住她的手。

“你聽我說，”他說。“你現在離開我走，確實是沒有好處的。你剛才說要到哪里去？”

“到克利夫蘭，”她答道。

“那末你打算怎樣過日子呢？”

“我想要去找爸爸來同住，如果他肯的話——他現在是獨個人住的——也許去找點事情做做。”

“好吧，珍妮，你現在能夠做的還不是從前做過的那種事嗎？你不打算再去做太太們的女仆吧，是不是？或者去做店員吧？”

“我想我能得到一個女管家的位置吧，”她計議道。她也曾把找事情的可能性籌算過一番，覺得這是最有希望的一條路。

“不，不，”他搖著頭咕噥道。“這是無謂的。除開一點意思之外，你這全部計劃都是無謂的。怎麼，就是拿道德的觀點來

說，也对你沒有好处。你不能把已往的事情勾消掉的。無論如何你还是个你。我現在不能跟你結婚。将来也許可以的，可是我現在不能說定，我不能隨便應許人家。就算我答应你走，你也不会走的，而且你即使要走，我也不讓你再去過你計劃中的那种生活。我总要設法贍養你。你不是真正要离开我吧，珍妮？”

面對着雷斯脫这样动人的人物和有力的抗議，珍妮自己的結論和决心登时粉碎无余了。就只他那手的一捏，已經足够使她心里起動搖。她于是开始哭了。

“你別哭，珍妮，”他說。“事情也許不如你所意思的那么絕望。你要鎮靜一下子。把衣裳去換了吧。从此你不会再想离开我了吧，是不是？”

“不——会——了！”她嗚咽道。

他于是把她摟进怀中。“你要耐心些，”他繼續道。“这是一个奇怪的世界呢。事情不是一刻儿就弄得好的。可是总可以弄好。我自己对于平时忍受不了的事現在也在忍受啊。”

他最后才看見她恢复比較平靜的状态，从眼泪里露出一个惨苦的微笑来。

“現在把那些东西收起来吧，”他指着那些大箱子温婉地說。“此外我还要請求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珍妮問道。

“从此什么事情再不要瞞我，你聽見嗎？从此再不要打你自己的主意，不等我知道就干起来。你如果有什么心事，我要你說出来。我不会把你吃掉的！你为难的事情尽管告訴我，我会帮你解决，即使解决不了，你我之間也沒有什么該隱瞞的。”

“我知道了，雷斯脫，”她直望着他的眼中恳切地說。“我应允你什么都不瞞你了——真的不瞞你了。我从前是怕，現在不

会怕了。你可以相信我。”

“这才对呢，”他答道。“我相信你了。”说着把她放开。

几天之后，因这次协议的结果，就把葛哈德的将来的问题提出讨论。珍妮几天以来都担着他的心事，现在她觉得不如跟雷斯脱商量一下的好。因此，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 she 就把克利夫兰的情况对他说明。“我知道他独个人在那里很不快乐，”她说，“我想起来也难过。我如果回到克利夫兰，我本想接他同住。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为什么不寄点钱给他呢？”他问道。

“他不肯再要我的钱了，雷斯脱，”她解释道。“他想我不好——行为不正当。他不相信我是结过婚的。”

“难得他有这个很好的理由，不是吗？”雷斯脱平心静气地说。

“我想他睡在厂里，心里很过不去。他年纪这么老了，又这么孤单。”

“那末他的孩子们都是怎么回事呢？他们为什么不帮帮他的忙？你哥哥巴斯到哪里去了呢？”

“我想他们也许不要他，因为他脾气太坏，”她老实地回答道。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可想了，”雷斯脱微笑道。“老人家的脾气不应该那么坏的。”

“我知道，”她说，“可是他年纪老了，向来心事又太大。”

雷斯脱手里拿一把叉玩弄着沉吟了半晌。“刚才我想出一个办法来了，你听我告诉你，珍妮，”他最后说道。“我想我们如果要这样坚持下去的话，就用不着再过这样的生活了。我刚才想，我们可以到海德公园去找一所房子。那里离开事务所虽然

远一点，可是我已然不大高兴住这种分租房子了。你和味絲搭有了个院子，都会觉得舒服些。如果那么的话，你就可以把父亲接来跟咱们同住。叫他安安逸逸过几天日子，也并不会妨事的，而且他还可以替咱们整理整理东西。”

“哦，这是跟爸爸很相宜的，如果他肯来的话，”她回说。“他原喜欢做做零碎事儿的，他会割草，会看炉子。可是除非你能保证我已经结婚，他是不肯来的。”

“我想除非你把结婚证书给他老人家看，别的没有法子可保证。他好象是一定要看看我们没法拿出来的一件东西。如果叫他替乡下人家看炉子，他倒可以安安心心干下去的，”他又沉思地加上这句。

珍妮却并不觉得这话里含着的讽刺。她一心只想着自己的生活是多么不幸的一种纠缠。即使他们有个可爱的家庭让父亲来同住，他现在也不肯来的。可是他本来就应该跟味絲搭住在一起。她会使他觉得快乐的。

她落入了一种悲惨的沉思，半晌没有言语。雷斯脱把她的思绪体会了一回，最后才开口道：“我真想不出法子来。空白的结婚证书是不容易得到的。而且这是干不得的事——我相信伪造证书是要犯罪的。我实在不愿意做这样的事。”

“哦，我也不愿意你做这样的事，雷斯脱。我只怪爸爸太固执了。他如果打定了主意，你是不能移动它的。”

“那末且等咱们搬家之后再说吧，”他建议道。“那时你可以回到克利夫兰去亲自同他谈一谈。你可以劝得他来也未可知的。”他喜欢她对父亲的这种态度。他觉得这是十分正当的，所以他愿意帮她实行她的计划。他对葛哈德虽然不大觉得有趣，但也不觉得讨厌，所以老头子如果愿意到他那里去做点零碎事

情，他当然是不反对的。

三十七

移家海德公园的计划不久就实现了。原来出事后的几个礼拜，形势又渐渐平静下去，雷斯脱就邀同珍妮到南海德公园去找房子。第一次去时，他们就找到一所好象非常适宜的房屋。那是一所共有十一间大房的旧住宅，外面的草地足有二百呎见方，并且有许多成荫的树木，是这个城市新建的时候就栽起来的。房子很华丽，颇有家庭的气氛，使人感到安逸。珍妮一见地方那么宽阔，又有乡村风景，马上就被迷惑了，但想起她住进这新家庭里来，实在是名分不正的，心中不免悒郁。她当初计划要走的时候，原有一点模糊的希望，以为因她这一走，也许就会造成一种情境，叫雷斯脱追她去跟她结婚也未可知。如今这希望已成泡影了。她已经应允他不走了，又得把她全副心力用在目前的生活上了。当时她对雷斯脱示意，以为他们似乎用不着这么多的房子，可是雷斯脱打消了她的疑虑。“我们也许不时要有客人来，”他说。“我们且把它设备起来，看到底怎样。”他就跟房子的经理人订了五年的租约，又订定有可续租的特权。租定之后，他就立刻打发人手去布置。

不一时，油漆装饰都好了，草地也整理过了，一切都弄齐整了，满意了。内中的分配，第一层是一间大而舒适的图书室和起坐室，一间大餐室，一间美丽的接待室，一间客厅，一间大厨房，一间仆室，事实上凡是舒适家庭第一层上应有的条件俱已齐备了。第二层上，则是卧室，浴室，和女仆室。一切都很舒适，很调和，珍妮一面整理东西，心中感到无限的得意和快乐。

搬家之后，珍妮得了雷斯脫的允許，立刻就写信給父亲，請他来同住。她并不說她已經結婚，只不提这件事。她在信里贊美那地方的风景多么好，院子多么大，以及說不尽种种舒适便利的地方。“这地方是这么的好，”她又补写道，“你一定会喜欢的，爸爸。咪絲搭在这里，每天上学去。你不来跟我們同住嗎？这比住在厂里好得多了。我很希望你肯来。”

葛哈德用着一副庄严的面孔讀过这封信。事情是当真的嗎？他們如果不是永久的結合，会住这样的大房子嗎？經这許多的年数，这許多的欺騙，終于有結果了嗎？难道竟是自己錯了嗎？好吧，这是好机会到了——但是他應該去嗎？他已經独个人住得这么久——現在該到芝加哥去跟珍妮同住嗎？她的請求已經使他感动了，但是他仍旧決計不去。他想他如果真去，那就不啻承認自己也跟珍妮一样有过了过失。

葛哈德的拒絕使珍妮失望。她又跟雷斯脫商量了一回，決計亲自到克利夫兰去找他去。因此她就动身到克利夫兰，找到那工厂，原来是在城里最荒僻地段的一家家具制造厂，就向办事处問起父亲。办事处的秘书把她帶到一个离开很远的堆棧，通知葛哈德說有一个女人要見他。葛哈德从他的窩鋪里爬出，走下楼来，心里覺得奇怪，不知找他的是誰。珍妮見他从一个黑暗的門口里走出来，那么滿是灰尘的口袋一般的衣服，那么蒼蒼的头发，蓬蓬的眉毛，又不由得一陣心酸。“可怜的爸爸！”她心里想。他走近了她，一种严酷的眼光却因意識到她来看他的情分而稍稍軟化。“你来做什么的？”他审慎地問道。

“我来接你去跟我們同住的，爸爸，”她急切地央求道。“你別再住在这里了。我再也不能忍心你这样孤孤单单的住在这里。”

“那末，”他覺得很為難的說道，“你就是為此而來的？”

“是的，”她答道；“你不去嗎？別再住在这里了。”

“我的床鋪是好的，”他替自己的境地辯解道。

“我知道，”她回道，“可是我們現在有一個很好的家，而且味絲搭也在那里。你不去嗎？味絲搭也要你去呢。”

“你要告訴我一件事，”他要求道。“你到底結婚沒有？”

“結婚的，”她沒奈何地謊說道。“我早就結過婚了。你去的時候可以問雷斯脫的。”她的眼睛差不多不敢正視他，却竭力裝得很自然的樣子，而他也就相信了。

“好吧，”他道，“這是時候了。”

“你去嗎，爸爸？”她又央告道。

他还是用他那种奇特的姿勢把雙手一伸。她那樣迫切的央求已經使他十分感動了。“好吧，我去，”說着他就轉過頭去，但她從他的側面已經看出他在做什么。他在哭了。

“爸爸，你——？”她問道。

他並不回答，管自回到那黑暗的堆棧里去拿東西了。

三十八

葛哈德既然到海德公園的公館里來居住，就立刻把他本能地覺得應派他做的事情擔任起來。火爐和院子兩件事都由他負責，心想自己不應該閑着，倒把錢去送給外頭人。他告訴珍妮，說院子裡的樹木是一塌糊塗的。如果雷斯脫給他一把修樹刀和一把鋸子，他到春天就可以把它們整理清楚。這些事情，德國人是很注意的，美國人却大意得很。他又要了些工具和釘子，把家中的棚棚架架都修理齊整。他在差不多兩哩路外找到一個路德

教堂，說是比克利夫兰那个还好些。那里的牧师，当然是一个天上派来的神子。他以为味絲搭是非跟他經常上礼拜堂不可的。

珍妮和雷斯脫进入这种新生活之后，就有一点为难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在北区的时候，珍妮是容易避免邻家来往的，如今有了这样的排場，他們的近邻就觉得有来拜訪的义务，而珍妮也不得不充当一个有經驗的女主人了。关于这种情况，她曾跟雷斯脫商量过一回。据雷斯脫的意思，他們應該認作夫妇。味絲搭則作为珍妮前夫施篤佛先生（原是她母亲的乳名）所生，一生下来就做孤女的。雷斯脫当然就是她的繼父了。还亏得这个地段离开芝加哥市中心很远，他們不至遇着很多相熟的朋友，所以这样的布置可以无妨。雷斯脫又把寻常社交的礼节講給珍妮听，預备有人拜訪时可以招待。果然不到两个礼拜就有来客了。来者雅各·施旦道夫人，是那一带地方一位有些身分的太太。她家跟珍妮家相隔五家，原来那一带的房子都是有广闊的草地隔着的。她那天下午坐馬車出去买东西，回来就来拜訪了。

“甘太太在家嗎？”她問新用的女仆香奶道。

“大概在家，太太，”那女仆回道。“您有片子嗎？”

她接了片子，送給珍妮，珍妮好奇地将它看了一会。

珍妮走进客厅，施旦道夫人——一个高身材的、黝黑的、象是好管閑事的妇人——非常客气的先招呼她。

“今天特来拜訪，冒昧得很，”她极殷勤的說道。“我是你的一个邻舍。我就住在那一头，相隔只几家門面。想来你总看見过——那門口有白石柱的就是我家。”

“哦，是的，不錯，”珍妮答道。“我知道，我知道。甘先生同我第一回来就看見了，我們都叹賞得了不得。”

“您家先生我聞名已久了。我的丈夫是在卫克司軌叉公司

里的。”

珍妮低了头。她看施旦道夫人說話的神气，知道她方才提起的那个公司是有点儿重要的。

“我們住在这里好几年了，你們新到这个地段，一定要覺得冷清。我希望您哪天到我家里去坐坐。我是极欢迎的。我规定的会客日子是礼拜四。”

“当得去拜訪，”珍妮口虽如此說，心里却覺得很窘，因为要她去拜客，那就簡直是受罪。“今天承蒙您先来看我，感激得很。甘先生照例是很忙的，可是他如果在家，我想他一定极高兴去看你們两位。”

“改天你們两位都請过来，”施旦道夫人答道。“我們那里很清靜。我的丈夫是不大喜欢交际的。可是我們欢迎邻舍家們做朋友。”

珍妮对她这些好意的表示微微一笑。她送她到門口，跟她握手。“您这样的美貌真使我高兴，”施旦道夫人坦白的說。

“哦，謝謝您，”珍妮臉上一紅說。“我实在是不值得这样贊美的。”

“好吧，我盼望您哪天下午来。再見。”說着，她就做了一个很温雅的告別式。

“倒是不错的，”珍妮目送着施旦道夫人的馬車前去，心里想道。“她这人很好，我想。等雷斯脫回来告訴他。”

其他来拜訪的客人当中，一次是卡米基·柏克夫妇，一次是韓生·費尔特夫人，一次是替摩西·包令格夫人，大家都不过留个名片，或者閑談几分鐘就走了。珍妮至此，覺得自己儼然是个重要妇人了，因而她竭力要維持着自己的尊严地位。而实际上，她确乎也应酬得很好。她待客的态度非常殷勤，非常和藹。她具

有一种和悅的微笑和一种十分自然的态度。她居然把一种极好的印象给与一般人。她对客人說他們新近才从北区搬过来，說“她的丈夫”甘先生早就要到海德公园来住，說她的父亲和女儿都住在这里，說雷斯脫是那孩子的繼父。她又告訴客人，說很感激他們的枉顧，改日都要去回拜的，而且希望做个好邻人。

雷斯脫总到晚上方才听說某人某人曾来拜訪，因为他本人是不大愿意跟那些人見面的。逐漸地，珍妮已經覺得这样的事情有点趣味了。她喜欢結交新朋友，并且希望能够好好的应酬，立下一点儿基础，好使雷斯脫可以把她看做一个賢妻，一个理想的伴侣。那末也許将来他真的会跟她結婚。

但是这种开头的印象不一定能够持久，珍妮不久也就发现了。当时一般邻人对她的称許未免太急驟一点，因而不久就流言四布起来。原来珍妮有一家近邻是克賴格夫人，有一天有个桑木維夫人去看她，說她知道雷斯脫是何等样人——“哦，是的，不錯。你知道吗？”她繼續說道，“他的名誉是有点儿——”說着，她的眉毛和双手一齐飞舞起来。

“有这等事！”她的朋友詫异道。“看他那样子是多么稳重的。”

“那是对的，他原象是很稳重，”桑木維夫人繼續道。“他是头等人家出身的呢。他却勾搭上一个青年女人——我的丈夫告訴我。我不曉得这个就是她不是，可是他們認作夫妇住在北区的时候，她是作为高烏德小姐或是象这样的—一个名字称呼的。”

“这！这！这！”克賴格夫人听見这惊人的消息竟至拌不清舌头的說。“竟有这等事！那末她一定就是那个女人了。她的父亲叫做葛哈德。”

“葛哈德！”桑木維夫人嚷道。“是的，正是这个名字。我猜

她从前也总不规矩——至少有这个孩子在这儿。他后来跟她结婚没有，我可不知道。无论如何，我知道他家里是不肯认她的。”

“多么有趣的事啊！”克赖格夫人嚷道。“而且他果真跟她结婚的话，那就更加奇怪了。现在这种年头儿，你所接触的人简直是沒有法儿看透的，是不是？”

“可不是吗！现在的人有时真是好歹难分的。那女人的相貌倒是不坏呢。”

“很讨人喜欢！”克赖格夫人嚷道。“确是天真烂漫的。连我都被她迷住的了。”

“不过，”她的客人继续道，“这个也许不是她。也许是我弄错的。”

“哦，我想不会错。葛哈德！她自己告诉我說在北区住过的。”

“那末一定是她了。真奇怪，怎么您刚才会提起她来的！”

“倒也确实是奇怪，”克赖格夫人說时，心里正在考虑将来对于珍妮应处怎样的态度。

除此以外，还有从其他来源放出的流言。有的人曾经看见珍妮和雷斯脱在北区同車出外，有的人曾经见他把她当作葛哈德小姐介绍过，又有的人已经知道甘家家庭的情形。当然，她现在的地位，她那美丽的房屋，加上雷斯脱的富有，和味丝搭的美貌，都是足以缓和这种不利情势的。她那时分明是非常谨慎，分明是个贤妻良母，做人又确实很好，人家原不会寻她的是非；然而她曾经有过一段过去的历史，而这也是不能不顾到的。

方来的风波有一天终于发动了。那天味丝搭刚从学校回来，就突然問道，“媽，我的爸爸是誰？”

“他的名字叫做施篤佛，亲爱的，”她母亲这么回答；那时她

就立刻想到外面已經有閑話——已經有人在議論了。“你干嗎問這句話？”

“我是在哪里养的？”味絲搭且不回答母亲的問話，急欲明白自己的出身，就这么繼續問道。

“在俄亥俄的科倫坡，寶貝兒。干嗎？”

“安尼塔·包令格說我是沒有爸爸的，說你养我的时候沒有結过婚。她說我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女孩子——簡直就不能算人。她把我气死了，我打了她一个耳刮子。”

珍妮的面孔登时严肃起来，两眼瞠視着味絲搭，心想包令格夫人曾經来拜訪过她，她还当她这个人特別和气，待她很殷勤，如今她的小女儿却对味絲搭說这种話。到底那孩子是哪听来的呢？

“你別管她說什么，亲爱的，”珍妮最后說道。“她是不知道的。你的爸爸是施篤佛先生，你是科倫坡养的。你別同人家的小女孩子去打架。打架了，她們当然要說丑話——有时候她們是无心的。你別睬她，以后別再跟她在一起就是了。你不跟她在一起，她就不会說你什么了。”

这是一篇不很圓滿的解釋，可是也叫味絲搭暫時滿意了。“她要打我，我就打她，”她坚持道。

“你千萬別走近她，寶貝兒，听見嗎？你要走近她，她就要打你，”她的母亲回答道。“你只管讀你的書，別去理她。你不惹她，她不能同你鬧的。”

味絲搭这才走了开去，留下珍妮独个人把她那几句话反复沉思。邻舍家已經在談論了。她的历史已經成了談資了。却不知道他們是怎么样发现的。

医治一个創伤是一件事情，因时时受到新創以致裂开旧創

却是另外一件事情。有一天，珍妮去拜訪貼邻的韓生·費尔特夫人，在那里遇見一个魏利斯登·倍克夫人，正在她家里喝茶。倍克夫人是跟甘家認識的，也知道珍妮在北区时候的历史，又知道甘家家庭的态度。她是一个瘦削、强健、有見識的妇女，差不多属于联桥夫人一流，而且对于社交很注意。她一向以为費尔特夫人也是态度謹严的，如今看見珍妮来拜訪，外面似乎鎮靜，內里已經着恼了。“这是甘夫人，倍克夫人，”費尔特夫人滿面笑容的介紹她的客人。倍克夫人阴森森地把珍妮看了一眼。

“雷斯脫·甘夫人嗎？”她問道。

“是的，”費尔特夫人答道。

“实在的，”她冷冰冰的接着道，“雷斯脫·甘夫人是我久已聞名的了。”說时把“夫人”两个字特別加重。

随后她就完全不顧珍妮，回轉头去向着費尔特夫人开始一种亲切的談話，使得珍妮一句也插不进去。珍妮沒奈何地站在旁边，对于这种难堪的情境簡直不知道該怎么想法。倍克夫人本来还想多坐一会儿，可是說了几句就起来告別。“我不能再坐了，”她說；“我答应倪耳夫人今天去看她的。我想已經多多的打攪了。”

她一直走到門口，对于珍妮連看都不高兴看她一眼。及到将出門，这才回过头去，勉勉强强向她点了一点头。

“我們現在时常要碰着这种古怪的东西，”她走出門时最后向她的女主人說了这一句。

費尔特夫人也不能替珍妮卫护，因为她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也不甚显著，只不过象一般中产階級的妇人正在努力做人罢了。她不敢得罪倍克夫人，因为她的社会地位比珍妮重要得多。她回到珍妮坐的地方，对她道歉似地微笑一笑，可是心里总觉得

有点不安。珍妮呢，当然是面色变了的。一会儿，她就托故告辞回家了。她經这次的侮辱，受刺激非常之深，心知費尔特夫人一定已經深悔同她往来了。从此以后再不会有往来拜訪的事情——那是她知道的。当初那种絕望的感情就又重新回到她身上，覺得她的一生确是完全失敗了。事情已經是无法可办，即使有法办，也怕不愿办。雷斯脫并没有要跟她結婚的意思，也不愿意确定她的地位。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事情还是差不多那个样儿。看看这巨大的房屋，这平整的草地，这婆娑的树木，这攀附在柱子上和闌干上織成一种透明綠幕的藤蘿；再看看葛哈德在院子里安逸逍遙，看看味絲搭每天下午从学校回家，雷斯脫每天早晨坐着漂亮的馬車出去——無論是誰，总都要說这优美的家庭里面有的是和平和充裕，再不会有絲毫的不快乐存在其中的。

而事实上，雷斯脫和珍妮的生活也确乎是很順当的。邻舍家已經再沒有人同他們往来，就有也极少，所以他們已經說不上什么社交生活了；可是这种損失并不怎么觉察得出来，因为家庭生活里的快乐和兴趣还多着呢。味絲搭正在学鋼琴，已經彈得很好。她原是有音乐天才的。珍妮在家中，穿着藍色的、淡紫色的或是橄欖綠的家常衣服操作家务，或是縫紉，或是擲灰尘，或是打点味絲搭上学，或者整理整理东西，那种嫵媚的模样儿，无时不令人喜悅。葛哈德則忙碌着許多任务，因为有关家庭經濟的一切事情，除非經他手去动一动他才肯放心。他有一桩自己担当起来的任务，就是每天晚上雷斯脫或是仆人們把煤气灯和电灯熄了之后，他定要到各处巡察一周，看有沒有遺漏未熄的灯亮。他以为这种浪費是有罪的。

雷斯脫的貴重衣服往往穿了几个月就随便丢开了，这在那

节儉的德国老人看起来，也是一桩可痛心的事。又有时候看見他那些华丽的鞋子，只因皮上有了几条縐紋或是后跟磨陷了一点，就丢开了不再穿，他也覺得很可惜。他总要把它們拿去修理起来，但他若是去問雷斯脫鞋子坏在什么地方，雷斯脫总回答他說穿起来覺得不舒服了。

“这样的奢侈，”葛哈德常常对珍妮訴說。“这样的浪費！这是沒有好結果的。将来总要有穷的一天。”

“他是沒有法儿的，爸爸，”珍妮替他辯解道。“他就是这个样儿养大的。”

“嘿！真养得好。这些美国人，他們一点都不懂經濟。他們應該到德国去住几天。这才会曉得一块錢能有多大的用处。”

这些話，雷斯脫有时也从珍妮口里听見過，但他只微微一笑罢了。他覺得葛哈德是好玩的。

还有一件使他伤心的事，就是雷斯脫濫用火柴的习惯。他常要一面說話一面划火柴，却忘記了点烟，拿在手里一会儿就又丢了。有时候，他点一枝雪茄，竟要經過两三分鐘才会真正去点，却把一根根的火柴划了又丢，丢了又划。走廊上有一只角落，他在春天或是夏天的夜晚，喜欢在那里坐着吸烟划火柴。珍妮也陪着他坐，每次总有大量的火柴扔在草地上。有一次，葛哈德在草地上割草，发现那沒有点完的火柴杆，不仅是整束的，簡直是整盒的，都在那草叶底下要腐烂了。他初看見时不由得大吃一惊，至少也已經叫他丧气。他拾起这些浪費的証迹，用一張報紙包起来，送到珍妮正在那里縫紉的起坐間里。

“你瞧瞧，看我找到什么东西了！”他質問道。“你就瞧瞧看！这个人，他那样不講經濟，簡直过于一个——过于一个——”底下的名称他可說不出来了。“他一徑坐着抽烟，用火柴这么用法

的。要卖五分錢一盒呢——五分錢呢。这样的人将来怎么会有好处，怎么会过得下去，我簡直不知道。你就瞧瞧看。”

珍妮看了看，摇摇头。“雷斯脫的确浪費，”她說。

葛哈德把这些沒有燒完的火柴帶到地室里去。至少，它們應該放到爐子里去当柴燒。他却把它們保存起来，預备給自己点烟之用，点法是把火柴杆儿擎到爐子里去引火，可以代替旧報紙的紙捻儿；这种旧報紙他也成堆的积在那儿——又是他那东家和主人的浪費习惯的一种証据。他覺得这真是一个悲慘的世界。差不多什么事情都看不过眼。他却仍对浪費和奢侈的习惯努力奋斗。他自己的經濟是极严格的。一連几年，他每个礼拜天都穿那一套由雷斯脫旧衣改做的玄色衣服。雷斯脫丟掉的鞋子，他只消把自己的心理稍稍改变一下，就好象无不合式，因而也拿来穿了。还有他的旧領帶——那些黑色的——也都还很好。雷斯脫的汗衫可惜不能改制，否則他也可以用；至于衬衫，只消得女厨子的針綫一縫，就都配身了。还有雷斯脫的袜子，当然是絲毫都沒有破的。这样，葛哈德在衣着上面，就一文錢不用破費。

至于雷斯脫所抛弃的其他衣物——鞋子，汗衫，領子，成套的衣服，領帶，以及諸如此类的——他都把它們收藏起来，經過几个礼拜，几个月，这才不胜痛惜地，去找了一个裁縫、一个旧鞋商或是一个破布商来，用最高的价錢把它們出脫。他已經习知了一切旧衣商人都是大滑头，又知任何破布商或旧鞋商的訴苦都用不着听信。他們都是說謊的。他們总說自己怎么样怎么样穷苦，而其实富足得很。他曾經把他們的故事細細研究，曾經跟着他們去探訪，知道他們把买去的东西怎样处置。

“流氓！”他宣言道。“他們給一毛錢买了我的一双旧鞋去，我

看他們挂在門前，却标着两块錢的价格。簡直是强盜！我的天老爷！一块錢不該給我嗎？”

珍妮听見这种話，总报他一个微笑。他也只好向珍妮去抱怨，因为雷斯脫那里，他明知是得不到同情的。講到他自己那一点薄薄的資財，他大部分都花費在他所喜爱的礼拜堂里，在这地方，人家都把他看做一个正直、誠实和篤信的典型——实在是一切美德的具体化。

这样，虽然在社交方面已开始刮起恶风，珍妮在这期間却正过着她一生中一段美梦般的生活。雷斯脫对于自己这样的行为，虽然有时难免要发生疑虑，他却总是和善的，細心的，而且似乎很受用他的家庭生活。

“没有什么吧？”她当他晚上回来的时候总要这样問他。

“当然没有什么！”他总这样回答她，同时要把她的下巴頰儿或是腮帮子擰一下。

她这才从門口跟了他进去，向来灵动的香奶替他拿着外套和帽子。在冬天，他們总坐在圖書室里看着熊熊的旺火。在春天，夏天，或是秋天，雷斯脫喜欢走到游廊上去，那上面有一只角儿可以看見全部的草地和外面的街道，他就在这里点着他的飯前的雪茄。珍妮总坐在他的椅子旁边，按按他的脑袋。“你的头发一点儿都不掉，雷斯脫，你不快活嗎？”她要对他說，或者是，“哦，你額头上有了皺紋了。你別那么操心。你今天早上沒有換領帶。干么不換？我有一条替你放在外头的。”

“哦，我忘了，”他总这样回答，或者装得額头上的皺紋看不出来，或者笑說自己恐怕不久就要秃頂了。

在客厅里或是圖書室里，当着味絲搭和葛哈德面前，她也一般的嫵媚，不过稍稍端重一点罢了。她喜欢猜謎儿，象三叶草里

的猪，蜘蛛洞，嬰孩打彈子，等等。雷斯脫也要来参加这种简单的娱乐。他有时要費点把鐘的时光才猜得出来。珍妮对于这种机械問題的解釋却是灵敏得很。有时候，她得教他怎么猜，因而覺得非常高兴。又有时候，她要站在他背后看着他，臉儿搭在他的肩头上，双手摟住他的脖頸子。他似乎并不在意，而他身受她这样丰富的爱情，实在是很快乐的。她的聪明，她的温柔，她的机敏，造成了一种非常愉快的空气；尤其使他銷魂的，就是她的青春和美。这使他自己也觉得年輕了，如果还有什么事情使他不高兴，那就是怕自己就要衰老。“我要保持着年輕，或者趁年輕就死，”是他最愛講的一句話，后来珍妮也懂得了。她覺得自己为了他的緣故好象年紀輕得多，心里也自然快活。

家庭生活中还有一种好現象，就是雷斯脫对于味絲搭的感情的日漸加濃。晚上的时候，那孩子常要坐在圖書室的大桌子上讀書，珍妮在旁边縫紉，葛哈德看他那永远看不完的路德派德文報紙。老头子总把味絲搭沒有进德国路德派教会学校去讀書引为憾事，而雷斯脫是怎么样也不肯听这种話的。有时珍妮把老头子的意思傳到他耳朵里，他就說：“我們这里用不着那种蠢笨的德国式訓練。現在的公立学校好得很，什么孩子都是相宜的。你告訴他，叫他別管吧。”

家庭的四人之間，确实有些时候是非常快乐的。雷斯脫常常喜欢把那七岁的小女学生抱在膝上跟她开玩笑。他要把所謂人生的事实故意顛倒起来，要說些似是而非的話，試試那孩子怎么对答。“水是什么？”他要問她；及等她答应說那是“我們喝的，”他又故意瞪着眼睛說，“那原是的，不过到底是什么呢？先生沒有对你詳細講过嗎？”

“不过，那是我們喝的，不是嗎？”味絲搭坚持說。

“单知道我們喝的并没有講明水是什么，”他反駁她。“你去問問先生水到底是什么。”这样，就把这个为难的問題留在她心里苦恼着她的小灵魂了。

食物，磁器，她的衣服，什么东西原都容易还原到它的化学成分，他因而常要給她指出一件东西来，要她从表面的形象推寻到它的实质，这样窘了她几次，弄得她实在对他有些敬畏了。她早晨动身到学校，总先要叫他看看自己好看不好看，这种习惯，就是因他常惯要批評她的相貌而造成的。他要她打扮得漂亮，一定要她拿一条大藍带子扎头发，要她跟着气候的变换渐渐由低統的鞋子改做长統的靴子，又要她的衣服做成各种顏色，以便跟她的面色和性情相配合。

“那孩子的性情是輕快活潑的。你別把顏色暗淡的衣服給她穿，”他有一次有过这样的議論。

珍妮漸漸明白关于衣服的事情是必須跟他商量的，所以常要对味絲搭說，“跑去給爸爸瞧瞧好看不好看。”

味絲搭就会跑到他那里，在他面前活潑潑地打轉儿，說道，“瞧。”

“对。不錯了。去吧。”她就去了。

他对于她覺得非常得意，遇着礼拜天，也有时候不是礼拜天，他两口子坐車出外，常要把她夹在中間。他硬要珍妮把她送到跳舞学校去，把个葛哈德直气得乱跳。“这样的違背宗教！”他对珍妮抱怨道。“这种魔鬼的把戏儿。她現在去学跳舞了。到底为着什么？不是把孩子活糟蹋嗎？”

“哦，不是的，爸爸，”珍妮答道。“也不見得就坏到这个样儿。这是一个极好的学校。雷斯脫說她該去的。”

“雷斯脫，雷斯脫！那个人！孩子該怎么样他知道得多着呢！

他只会打牌！只会喝酒！”

“哦，爸爸，快别这样；这种話說不得的，”珍妮就急忙的劝住他。“他是个好人，你也知道。”

“是的，是的，好人。有些事情也許是好的。这件事情可不对。不对的。”

他这才咕囔着走了开去。至于雷斯脫在近旁的时候，他是不敢說什么的，而且一見味絲搭，他也就軟化下去了。

“哦，你，”她常要拉住他的胳膊，按着他的斑白的胡須，这么的嚷道。碰到这种时候，葛哈德就倔强不起来了。因为他这时已經不能自主，只觉有点东西涌上来哽着他的喉嚨。“是的，我知道你要做什么，”他就嚷道。

味絲搭要擰他的耳朵。

“得了！得了！”他就說道。“这也够了。”

但是味絲搭除非自己愿意住手才住手。葛哈德是崇拜这个孩子的，她对他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做的；他无时不是她的虔誠的仆役。

三十九

在这期間，甘家家庭对于雷斯脫这种不規則生活的不滿意情緒已逐漸加强起来。他們大家都充分明白，如果照这样下去，将来一定非弄得身敗名裂不可。流言已經很盛了。人家虽然沒有直接說过什么，却都似乎已心照不宣。甘老头子对于儿子这般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到底想不出什么理由来。如果那个女人有些儿特色，象舞台上蠱人的妖女，或是艺术界、文学界的名人之类，那末他的行为虽属不足为訓，也还說得出一个理由，如今

据露意絲所形容，这样一个本領极其平常的貨色，这样一个黃臉婆，而能使儿子这般迷恋，他就簡直莫名其妙了。

雷斯脫是他的儿子，他所寵爱的儿子，如今竟不能循規蹈矩的成家，岂非大糟糕的事！辛辛那提地方未尝沒有認識他而且喜欢他的女人。就拿螺底·貝斯为例吧。他为什么不按照常識跟她結婚呢？她的相貌又很好，又是多情的，有才能的。老头子先是忧愁，后来逐漸变成深恨了。雷斯脫这样待他，似乎是一种耻辱。这是不自然的，不公道的，不正当的。他曾把这事反复筹思，終于覺得非有一点变化不可，但究竟是怎样的变化，他却也說不出来。他只曉得雷斯脫是他的爱子，极不愿意人家对于他的行为有什么批評。但是显然的，現在一点儿沒有办法。

同时家庭中又发生种种变化，因而促成了事情的結局。原来露意絲那次到芝加哥之后，过不了几个月就結婚了，因此除非孙儿女回来，家中不免有空虛之感。露意絲結婚时，雷斯脫虽然也被邀請，他却不曾去参加。还有一桩事情，就是甘老夫人的故世，因这一来，家庭就有重新調整的必要。雷斯脫奔丧回家，心想几年来跟母亲这般疏远，又叫她担着这么大的心事，自不免有一番悲伤，但他并没有什么辯解。他父亲本想趁此机会跟他解决这問題，但看他神气非常忧郁，就又攔了起来。雷斯脫就回到了芝加哥，此后忽忽又是几个月，都沒有提起这件事。

自从甘老夫人一死，露意絲一嫁，老头子就去跟罗伯脫同居，因为罗伯脫的三个儿女可以供他暮年最大的娱乐。他的事业，除非他死后再作最后的分配，那时是完全在罗伯脫的掌握中。罗伯脫为謀将来可以一手操縱起見，对于姊妹們和他們的丈夫，以至于父亲，都敷衍得很好。他并不是一个阿諛者，却是一个狡猾冷酷的商人，实在不止雷斯脫替他宣傳的那样坏。講

他的財產，在兄弟姊妹們當中早已兼有任何兩人的數量而過之，他却仍舊很節省，並且常常要裝窮。他知道遭人嫉妒是危險的，所以情願採取斯巴達式的生活，而把全副精力用在錢財上。雷斯脫那邊在浪蕩逍遙，羅伯脫這邊却正在工作——無時或止的工作。

羅伯脫之排斥雷斯脫，不使參加營業管理的計劃，實在是多此一举，因為他父親對於芝加哥的情況經過長時熟慮之後，已經確然決定不把大份的財產給與雷斯脫了。據他心裡想，雷斯脫分明不是一個有毅力的人。拿他兩兄弟比較起來，雷斯脫在知識上或是情感上也許比較偉大些——至於藝術上和社交上，那是不能同他比的——但是羅伯脫已經用著一種沉默而有效的方法獲得商業上的成果了。如果雷斯脫在這競賽的階段還不把自己振作起來，那末要到什麼時候才會振作呢？他的財產不如交給善理財的人。因此，老頭子早已想叫律師來修改他的遺囑，就是除非雷斯脫肯改善行為，就要剝奪他的遺產，只給他一種名義上的收入。但他後來決定再給雷斯脫一個機會——事實上是要再向雷斯脫勸告一次，叫他拋棄他那荒唐的生活，而站穩自己的腳跟。這時候還不太晚。他的確是有一個偉大的將來的。但他肯存心拋棄從前的生活嗎？老頭子因而寫信給雷斯脫，叫他有便回來跟他談一談。於是不到三十六小時，雷斯脫就已經在辛辛那提了。

“我想我應該跟你再談一談，雷斯脫，這要談的題目是我覺得很難提出的，”甘老頭子開始說道。“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是的，我知道，”雷斯脫平心靜氣的回答。

“我從前年輕的時候，常常想到兒子的婚事是與我無關的，現在年紀大了，我這見解也改變了。我從營業往來的許多人身

上,已經看出正当的結婚对于一个人实在有很大的帮助,因此我急乎要我的孩子好好結婚。我向来是为你担心的,雷斯脫,現在还仍旧为你担心。你近来結下了这种关系,实在使我担着无穷的心事。你的母亲已經銜恨而死了。这是她的一种大大的煩惱。你不曾想想事情已經鬧到怎样田地了嗎?毀謗你的流言已經傳到这里来了。芝加哥的情形怎样我不知道,但这是不能守秘密的事儿。这样的事儿对家里的业务是沒有益处的。就是对你自己也一定沒有益处。事情耽擱得这么久,你的前途已經受了損害了,而你还是要耽誤下去。你到底是什么緣故?”

“想是我爱她的緣故吧,”雷斯脫答道。

“你这一定不是真心話,”他的父亲道。“如果你爱她,早就應該跟她結婚了。你如今同这样一个女子住了这多年,羞辱了她,又羞辱了自己,还說是爱她的呢。你也許是对她有情欲,但这不能叫做爱。”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跟她結婚呢?”雷斯脫冷然的問道。他的目的是要試探父亲对于这事的态度。

“你不是当真吧!”老头子支着双臂抬起身来看着他。

“不,現在不是当真,”雷斯脫說,“但是我或許要当真起来。我或許要跟她結婚。”

“不可能的!”他父亲使勁地說。“我不能相信。我不能相信你这样聪明的人会做这样的事,雷斯脫。你的判断力哪里去了?怎么,你已然跟她公然姘識这多年,現在还說跟她結婚嗎?你如果要做这样的事,为什么当初不就做呢?你都因为她,羞辱了父母,气死了母亲,損害了事业,以至于为大众所唾弃,还說要跟她結婚嗎?我是不能相信的。”

說到这里,老头子就站了起来。

“你別动气，爸爸，”雷斯脫慌忙說道。“我們現在還沒有到這地步。我只說或許要跟她結婚。至于她的人，也并不怎么坏，我希望你別这么說她。因为你从来没有見過她。你到底不曉得她怎么样。”

“我清楚得很，”老头子坚持道。“我知道沒有哪个好女子会象她这般行徑。你要明白，她不过看上你的錢呢。此外她貪图什么？这是明白不过的事儿。”

“爸爸，”雷斯脫說到这里，羞憤得把声音低下去了，“你为什么說这种話？你不会天生就知道她的。只因露意絲回来說了一篇动气的話，你們大家就都不由分說的相信了。其实她并不如你意想的那么坏，叫我做你的話，我决不肯用你那样的話來說她。你实在冤枉了一个好女子，也不知为什么理由，对她并不公道。”

“公道！公道！”老头子打断他說。“竟講起公道来了。你跟一个婊子同居，算是对我公道嗎？对家庭公道嗎？对你死了的母亲公道嗎？这是——”

“別說了，爸爸！”雷斯脫伸起手来嚷道。“我老实告訴你吧。我不愿意听这样的話。你現在說的是我跟她同居的女人——是我也許要跟她結婚的女人。我是爱你的，可是我不愿你說这种不合事实的話。她并不是婊子。你总該知道，我是决不肯跟婊子同居的。我們对于这件事，应该用一种心平气和的态度来討論，否則我馬上就走。我实在对不起。我非常的对不起。可是我实在不愿意听这样的話。”

老头子平靜下去了。他虽然反对儿子的行为，却也尊重儿子的見解。他回坐在他的椅子上，瞠視着地板。“这事应该怎样处置呢？”他問自己道。

“你还是住在老地方嗎？”他最后問道。

“不，我們已經搬到海德公园去了。我已經在那里租了一所房子。”

“我听說还有一个孩子。那是你的嗎？”

“不。”

“你自己有过孩子嗎？”

“沒有。”

“好吧，那还算叨天之福。”

雷斯脫只是搔他的下巴。

“那末你是一定要跟她結婚的？”老头子繼續說道。

“我并不这么說，”他的儿子回答道。“我說我或許要跟她結婚。”

“或許！或許！”老头子怒气复萌的嚷道。“这是何等的悲剧！你和你的前程啊！你的希望啊！你想想看，我对于一个不顧世人是非的人会打算把財產分給他嗎？雷斯脫啊，我們这一番事业，以至你的家庭，你自己个人的名誉，我看你都不把它当件事了。我总不懂你会这样的不顧面子。好象你是被一种不可能的荒唐幻想所迷了。”

“事情确是很难解釋的，爸爸，我自己也不知怎么办才好。我只曉得我已然干出这件事，解鈴还是系鈴人，不得不由我自己来了結。将来的結果或許会好的。我或許不跟她結婚也未可知。将来究竟怎么办，我現在还不能說。你得等着看。我总尽我的力量做去就是了。”

老头子只是搖頭，表示不贊成之意。

“你已然把事情弄糟了，雷斯脫，”他最后說。“的确弄得一团糟了。可是我想你已經决定要走你自己的路。我所說的話似乎

都不能打动你了。”

“現在我的确不能听你的話，爸爸。我很抱歉。”

“好吧，那末，我現在警告你，除非你肯顧念家庭的体面和你自己的名誉，我的遺囑是要改动的。我如果默認这样的事情，在道德上和其他一切方面就都不能不受影响。这是我不情愿的。你可以离开她，或者跟她結婚。你現在确实只有这两条路可以走。你如果离开她，那是千好万好。你要給她怎样的贍养，都随你喜欢。我什么都不反对。你們协定要多少，我都照付。而且你可以同兄弟姊妹們分享遺產，照我原来的計劃。你如果跟她結婚，事情就不同了。現在听凭你自己选择。可是你別怨我。我是爱你的。我是你的父亲。我是尽我所該尽的責任。現在你去仔細想一想，再給我回音。”

雷斯脫叹了口气。他已明白这番辯論是如何的无望了。他觉得他父亲的話大概不是哄他的，但他怎么能离开珍妮，怎么能認这样的办法为正当呢？他的父亲真会取消他的遺產嗎？这是一定不会的。老头子直到現在也还是爱他——他很看得明白。但是他覺得煩惱和苦悶，因为这种强迫他做事的嘗試使他不耐了。要强迫他——雷斯脫·甘——做这样的事情——强迫他把珍妮抛弃——这是多么使人着恼的主意啊！他于是只把眼睛瞪視着地板，一句話也不說。

老头子就知自己的話已經深中要害了。

“好吧，”雷斯脫最后說道，“我們現在无須再討論——事情已經确定了，不是嗎？我現在也不知道将来到底怎么办。我得有点時間想一想。我不能馬上就决定。”

父子俩相視无言。雷斯脫心覺歉然的，就是一般人对于这事的态度，以及父亲看得未免太認真。老头子則为他的儿子快快

不乐，但他已經决計要貫徹自己的主張了。他也不知究竟能不能把雷斯脫感化过来，但他覺得有希望。或許能够使他回心轉意也未可知的。

“再見吧，爸爸，”雷斯脫伸出他的手來說，“我想赶两点十分的火車回去。你沒有別的話要跟我談了吧？”

“沒有了。”

雷斯脫走后，老头子仍旧坐着冥想。这是多么尷尬的事兒啊！这是多么可悲的結局啊！为什么罪恶和錯誤会这样牢牢抓住人不放的呢！他搖搖頭。罗伯脫就聰明多了。事业是該叫他管理的。他是冷靜的，保守的。雷斯脫何以不能象他呢！他想了又想。經過了許久，他方才動彈起来。然而在他的心的深底，他那做錯事的兒子仍旧繼續在打動他。

四十

雷斯脫回到芝加哥。他知道自己已經嚴重地得罪他的父親了，至于多么严重，他却不能說。在他跟父親的一切個人關係上，他從來不曾見他動過这么大的氣。但是直到現在，雷斯脫也仍旧沒有覺得父子間的裂痕已經到了无可彌補的地步；他以为自己即使希望保全父親的愛情和信任，也沒有採取斷然行動的必要。至于一般人，隨他們有多少人在談論，怎樣的談論，去管它做什麼呢？他已經十分壯大，可以獨立站腳的了。但是他果真有這麼壯大嗎？人們對於具有弱點或是微露一點弱點的人，常要避之惟恐不遠的。他們見一個人已經失敗，或者只疑心他要失敗，就都要急急的避開，這似乎已經成了一般男女的下意識的情感了。我們之要畏避失敗了的人，就仿佛他要傳染似的。想

到这里，雷斯脫就觉得世上人的成見也未始沒有力量。

有一天，雷斯脫偶然遇見貝利·陶其。他是陶其公司的一个拥資百万的首脑。陶其公司在匹头业的地位，就犹之甘氏公司之在車輛业一般。陶其本来是雷斯脫一个最好的朋友。在克利夫兰有亨利·联桥，在辛辛那提有乔其·諾尔斯，都是和他至好的。雷斯脫曾經到他在北海濱馬路的美丽住宅去拜訪，以后两人在社交上和业务上就常常会面。但从雷斯脫搬到海德公园之后，往来就漸漸疏了。那天他們偶然在米希根街跟甘氏新建筑相近的地方会面。

“怎么，雷斯脫，不想在这里和你会面，”陶其說。同时他很恭敬地伸出一只手，神气間似乎有些冷淡。“听說我們分手之后你已經結过婚了。”

“哪里？沒有这回事，”雷斯脫很不在意似的回答道，神气之間好象要別人根据常識来諒解他。

“如果結了婚，为什么要这般秘密？”陶其一面問，一面想要装出一个微笑来，可是口角之間流露出很勉强的样子。他是試想装作漂亮的态度来对付这为难的情境的。“这种事情咱們老朋友什么談不得？你为什么不讓我們知道呢？”

“好吧，”雷斯脫感覺着社会的刺激深入他的內心了。“我是打算玩玩新法儿的。我总觉得这种事情不要惊动人的好。”

“这也是各人趣味的关系，不是嗎？”陶其有些沒精打采的說道。“你現在当然是住在城里？”

“在海德公园。”

“那是好地方。別的事情都好吧？”他很巧妙地換过題目，跟他再談几句，就沒精打采的告別而去了。

雷斯脫立刻感覺到象陶其这样的朋友实在有許多話漏了沒

有問，如果他真相信他結婚的話。因为在寻常的情况下，他这朋友一定要問起許多关于他这新夫人的事情，一定有許多瑣碎的細節要向他盤詰，或者請新夫人到他家里去，或者約定時間去看她。如今陶其却把这些照例要有的事情統統遺漏了，而雷斯脫也就覺察到这种遺漏的意义。

后来遇見勃恩汉·莫尔夫妇，遇見亨利·阿得利夫妇，以及其他許多知己的朋友，也都用这般态度对他。显然的，他們都当他已經結婚成家的了。他們都問起他的住处，都嘲笑他不該守秘密，却只不愿意談論这位假定的甘夫人。他这才覺得他这种行动是对自己显然不利的。

有一次最难堪的刺激，却是他在友联俱乐部时一个名叫威尔·卫脫尼的老相識給他的——这是一个最殘酷的刺激，就因它是来得最无心的。原来雷斯脫有一天在俱乐部里吃晚飯，卫脫尼从衣物間里出来，要到卖烟卷的柜台上，却在閱覽室里跟他碰了头。他是一个社交上的典型人物，高瘦的身材，刮得光光的面孔，清洁的服装，平时本有些狂态，那时喝过几杯酒，就更狂得厉害了。“嘿，雷斯脫！”他大声叫道，“听说你在海德公园有了新組織了？现在还到这种地方来，看你回去对夫人怎样交代？”

“我用不着什么交代呀，”雷斯脫心覺着恼的应道。“你为什么对我的事情这么感兴趣？你是关在大門里瞎咀嚼吧，是不是？”

“好吧，哈！哈！那就很好了，不是吗？你在北区常常带着走的那个小美人儿，沒有跟她結婚吧？哈！哈！我敢賭咒。你結过婚了！沒有吧，是不是？”

“你住嘴，卫脫尼，”雷斯脫魯莽地說。“你在这里說瘋話了。”

“对不起，雷斯脫，”卫脫尼无目的地說，但已經漸漸酒醒过

来。“請你饒恕我。你要知道我有些醉了。剛才隔壁房里喝了八杯威士忌呢。对不起。等我醒了再同你談吧。好嗎，雷斯脫？喂！哈！哈！我确是說話不留神，对的。好吧，再見！哈！哈！”

雷斯脫覺得那几声刺耳的“哈哈”是永远忘不了的。这虽然从一个醉汉的口里出来，却給他一种痛心的刺激。“你在北区常常带着走的那个小美人儿。你没有跟她結婚吧？”他想起卫脫尼这几句无礼的話，心里覺得可恨。他，雷斯脫·甘，生平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无礼。这就引出他的思想来了。他想起自己为着珍妮确实牺牲不小了。

四十一

但是更坏的事情还在后头哩。原来美国的社会最喜欢談論著名的人物，而甘家正是財產和門第两俱聞名的。一般人所得的消息，都說甘家的主要繼承人之一跟女仆結婚，一时傳为奇聞。他是一个百万富翁的嗣子呢！难道有这样的事？这是報紙上何等难得的珍聞！因此不到几时，关于这事的記載漸漸出現了。有一种专載社会新聞的小报，名叫城南新聞，首先披露这消息，却把他的名字隱去，只說“辛辛那提著名車輛制造家之子”。文中除把他們所探知的事迹略志梗概外，并且郑重記載道：“××夫人之身世未詳，但悉曾在克利夫兰某巨邸为侍女，更前則在俄亥俄州之科倫坡为女工。吾人見此烂漫之恋爱事件竟出在高等社会中，孰謂傳奇故事已絕迹于今世耶？”云云。

这段新聞，雷斯脫自己也曾看見。他并不是自己买来看的，却有好事的人在那張報紙上打了个圈圈儿郵寄給他的。他看过之后，心里老大的着恼，当即疑心有什么人要毀坏他的名誉。但

他一时想不出办法来。这样的消息,他当然情愿它不再出现,但他想他如果去阻止,恐怕事情更要弄糟。因此他只得置之不理。但是城南新闻上的这段消息,自然要引起其他报纸的注意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种好材料,因此有一家较富冒险性的星期报的编辑,就把这浪漫故事大大的铺张起来。及到出版,便见用头号大字载着“为恋爱侍女牺牲百万家财”的标题,又把雷斯脱、珍妮、海德公园的住宅、辛辛那提的制造厂,以至米希根街的堆棧,一应照片都印在上面,写得天花乱坠,大可以哄动一时。平时甘家公司对于日报和星期报都不曾照顾广告的生意,因此各报馆是无所顾忌的。倘如雷斯脱预先得到警告,他也许可以照顾那报馆一点广告,或者跟出版人疏通一下,也就可以无事的。无奈他事先并不知道,因而无法可以阻止。而且那编辑人对于这项新闻特别卖力气。他曾命令辛辛那提、克利夫兰和科伦坡的地方通信员把各处探得关于珍妮的历史专电报告。又特地派人到联桥家中,询问珍妮是否确曾在他家工作。关于葛哈德家中的历史,则曾从科伦坡获得一段翔实的报告。后来又探知珍妮曾在北区居住数年,于是这故事的首尾脉絡完全贯通了。那编辑人的态度,并非要中伤雷斯脱,也并不是批评他,却是恭维他的。关于内中几点不愉快的地方,如味丝搭的来历不明,两人同居的不道德,以及雷斯脱家庭反对的真正理由,都特地替他掩饰过去。原来编者只想构成一种罗米欧与朱丽叶的故事,^①写雷斯脱是怎样一个自我牺牲的多情人,珍妮是怎样从一个小家碧玉的地位一旦安富尊荣起来的。此外又特地聘请一个艺术家来主持这

① Romeo and Juliet 是莎士比亚的剧本之一。罗米欧和朱丽叶两家为世仇而相恋爱,终皆殉情。

浪漫史中各段的插画。雷斯脫的相片是从辛辛那提一家照相館中通融来的，珍妮的相片則是她出外时被他們偷拍去的。

如此，这段浪漫新聞就如青天一声霹靂似地出現了。看它那詞句之間，虽然全是恭維叹美的态度，而背景上已将所有黑暗而可悲的事实和盘托出了。珍妮起初沒有看見。雷斯脫也是偶然看見的，就把它撕了下去，免得珍妮也看見。他自己看了之后，直气得說不出話来。“象他这样不管閑事的一个人，这該死的報紙也要跟他搗蛋！”他心里想。他因要藏过心中的煩惱，就决計出門去走一会儿。他不愿意到熱鬧地方，却搭電車經過村林馬路，直到一片空曠的大草場。在電車中，他想起他的朋友們——陶其，莫尔，阿得利一班人——不知要有怎样的感想。实在，这是他受到的一个大打击。他如今沒有別的办法，只有老着臉裝做无事。但有一件非办不可的，就是要防止这种新聞的繼續出現。回家的时候，他的心境已經寧靜了一点，只巴望到禮拜一，可以同他的律師华生会面磋商。后来他同华生商議的結果，都認為訴諸法律之非計，不如置之不理的好。“可是再来我就受不住了，”雷斯脫結束道。

“那个我会設法的，”律師安慰他道。

雷斯脫站了起来。“真是奇怪——我們这种該死的国家！”他嚷道。“一个人稍有几文錢，就好象誰也管得着似的。”

“一个人稍有几文錢，”华生道，“就象猫頸上挂着鈴鐺。耗子們誰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做什么。”

“这个譬喻很妙，”雷斯脫痛心地首肯道。

珍妮过了好几天都还不知道有这段新聞。雷斯脫覺得不同她說的好。葛哈德是向来不看这种万恶的星期报的。但后来珍妮的一个邻家女友告訴她，說她看見过关于她的新聞。珍妮起

先还莫名其妙。“关于我的新聞嗎？”她嚷道。

“是的，关于你和甘先生的，”她的女友回答道。“你們的浪漫恋爱史。”

珍妮臉上登时改了色。“怎么，我没有看見啊，”她道。“你知道确实是关于我們的嗎？”

“怎么，当然咯，”施旦道夫人笑道。“我怎么会看錯呢？那張報紙我还放着在那儿。等会儿我回去叫美利拿来你看。你的照片好看得很呢。”

珍妮熬着心里的痛楚。

“好的，請你拿給我看，”她虛弱地說道。

她心中疑惑，不知她的照片是怎么会給人家拿去的，又不知那新聞說她什么。最使她难过的，就是怕这段新聞要在雷斯脫身上发生影响。他看見过了嗎？为什么他不对她說起呢？

一会儿，邻家的女儿把報紙送来。珍妮只在封面上一瞥，就吓得心都呆住了。什么都披露出来了——不留余地的、直截了当的披露出来了。左边是雷斯脫的相片，右边是珍妮的相片，标题夹在中間，大書“这富翁和这侍女恋爱”——显明得多么可怕啊！另一个标题下面，說明了辛辛那提著名車业大王之子雷斯脫怎样牺牲自己的机会和地位而跟意中人結婚的情形。下面还散印着許多其他的照片——雷斯脫到联桥夫人公館去訪珍妮的照片，雷斯脫和她站在一个庄严古板的牧师面前的照片，二人并駕四輪篷車出游的照片，以及珍妮站在一巨厦窗前（窗前帘幕低垂，一望而知其为巨厦）遙矚村舍远景的照片。珍妮看完，羞得几乎死去。她倒不是为她自己着想，可是雷斯脫看見了要有怎样的感想呢？他家里人看見了要有怎样的感想呢？这分明是大家給他两人的又一下打击。她想要压住自己的感情，可是眼泪不由得

冲上来了，只不过这回是反对和失败的眼泪。她不愿意人家这般追逼她。她希望人家不要管她的闲事。她现在竭力向正路上走的了。为什么世上人不肯帮助她，反要苦苦的追逼她呢？

四十二

就在那天晚上，雷斯脱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决定要让珍妮知道这件事，就把那张报纸带回家来，珍妮这才知道他也已经看见了。原来他们当初有约，什么事情都不相瞒的，如今虽然遇着这种扰乱他们和平的事情，却正是一个践约的机会。他当时打定主意，要劝她别把这桩事放在心上，因为这事虽然对于他自己的名誉不无重大的影响，对于他们两人的关系是没有多大影响的。而且新闻既然披露，它的效果是不能抹杀的了。看的人如果聪明一点，无论和他相熟不相熟，总都能看出他的生活内幕来。因为那篇附着照片的新闻，已经把他怎样把珍妮从克利夫兰带到芝加哥，以及她起先怎样怕羞推拒，他怎样经过长时期的勾引才把她弄到手的情形，逐一披露出来了。表面上，这段叙述只是说明他们同居北区的由来，他却看出词意之间存心要把实情暴露，因而他很觉得生气。但他觉得那样的隐约其词，究竟还比讥嘲谩骂的态度好些。他到家之后，就把那张报纸从口袋里掏出来，摊在图书室的桌子上。珍妮那时正在旁边看着他，因为她已经猜着他从口袋里掏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了。

“我拿一点东西给你看，珍妮，你一定会觉得有趣的，”他指着那新闻和照片淡然的说。

“我已经看见过了，雷斯脱，”她虚弱地说。“今天下午施旦道夫人给我看过了。我还不知道你看见过没有。”

“这里面对于我的态度不是形容过分嗎？我想不到自己会是这样一个多情的罗米欧。”

“我心里难过得很，”珍妮觉得他这谈諧底下实在藏着无限的痛心，才这么說。因为她早已知道雷斯脫是向来不肯把真正的感情流露的，心里有苦痛总不肯說出口来的。虽是严重到不可忍耐的心事，他向来都談笑出之，借以減輕它的严重性。此番这句談諧，其意就等于說：“事情已經是无可奈何，咱們必須尽力的設法。”

“哦，你不要难过，”他繼續說。“現在我們对于这种事情是无法可想的。他們也許并没有什么歹意。我們只因地位关系遭人注意罢了。”

“这个我懂得，”珍妮走过他身边說道。“可是我总觉有点难过。”雷斯脫默然不响。一会儿开晚飯了，这事就告一段落。

可是雷斯脫終觉事情有些儿尷尬，因而悶悶不乐。上次跟父亲見面时，他已經受到父亲明白的警告，如今这段新聞披露出来，事情就发展到頂点了。他从此以后，大概就要跟一切的旧人都断絕关系。他們是不会再要他的了，至少其中比較守旧的分子不会再要他的了。此外有少数未結婚和已結婚的青年男子，以及有些已結婚和未結婚的詭詐女人，虽然知道他这件事，却照常的喜欢他，然而这种人是交不得朋友的。他实际上已經是个被唾弃的人了，若要挽回，除非改善他的行徑——換了話說，就是除非把珍妮永远弃絕。

但这一着他却不愿做。他一想到这事就觉苦痛了——这是无论如何都干不了的。珍妮的知識正在逐漸地增长。她的見地已經差不多要跟他一样明白了。她并不是一条不值錢的貪得无厭的爬虫。她是一个偉大而善良的女子。将她弃絕了就是一种

羞辱，而且她相貌又生得好。他已經四十六岁了，她才有二十九岁，看起来还不过是二十四五光景。要在別人身上发見美、青春、体貼、見識，以及溫柔化和感情化了的你自己的見解，那是难能可貴的事情。象他父亲說的，他是已經种下这个孽因了。他就不如自己来收孽果吧。

这不愉快的新聞事件发生不久，雷斯脫就接到信，說他父亲有病，而且不能支持了。当时雷斯脫本該即刻就回辛辛那提去，但值事务忙迫，走不脫身，不久噩耗就傳到。雷斯脫得信，当然愴痛非常，就带着追怀和悲悼的心緒回到辛辛那提去。他对于他的父亲，就是撇开父子的关系来講，也覺得他是一个偉大的人物。当时他想起自己小时，父亲抱他在膝上，跟他講从前爱尔兰生活的故事，稍稍大一点，又跟他講自己在商界奋斗的經歷，及至成人，他那种經營事业的精神和商业上的智慧又曾給他很深的印象。原来甘老头子一向是心地純朴的。雷斯脫那种說話痛快和言无虛飾的本能，就是由他遺傳下来的。“毋謊語，”是甘老头子时时告誡儿女的一句格言。“無論什么事情，你看見它怎么样，就說怎么样。真实是人生的命脉，是一切价值的根基，又是商业成功的秘訣，誰能信守不渝的，就可以成为可貴的人物。”这番教訓，也是雷斯脫所信服的。他对于父亲一生信实誠篤的精神，本来就很心服，如今父亲死后怀念起来，越发覺得悲痛了。他知道父亲为他的事情費恨而終，悔不得趁他生时同他和解。他又幻想父亲要是見到珍妮，也許会加怜惜，而无奈如今已經沒有机会可見了。

他到辛辛那提时，正值大风雪，雪片如同絨棉花一般狂飞下来，城中的街市都靜悄悄的毫无声息。他从火車上下來，先就遇着阿弥。她跟他已往虽然有嫌隙，現在見他回来却也快活。在

他的一群姊妹当中，阿弥要算最温柔的一个。当时雷斯脱就抱着她，跟她亲吻。

“我们又跟从前一样了，阿弥，”他说，“谢谢你这种天气还跑来接我。家里人怎么样？我想大家都回来了吧？父亲真可怜，怎么不能多活几年的！可是他想要见的东西总算都见到过了。我想他对自己一生努力的结果总能很满意的吧。”

“是的，”阿弥说，“不过他从母亲死后很觉得寂寞罢了。”

兄妹两人驱车回家，一路谈起旧时旧地，感情很是融洽。到家之后，见一家人都已聚齐，各处的亲戚也都齐集了。雷斯脱同大家照例互相吊唁一番，心觉父亲之死实在可无遗憾。他的一生事业都是成功的，如今就象熟苹果一般从树上落下来了。他于是到大客厅里去看父亲放在黑棺材里的遗容，当然不免有一番悲恸。但见父亲那副坚决而慈祥的面容，却不由得微笑了。

“我们的父亲是至死都伟大的，”他对在旁的罗伯脱说。“这样的人物是我们一时不会见到的。”

“是的，”罗伯脱庄严地说。

葬礼举行过后，大家决定立刻宣读遗嘱。因为露意丝的丈夫急乎要回到布法罗，而雷斯脱也得马上回芝加哥去。于是出殯的次日，就要在甘老头子的顾问奈脱·启脱雷·奥白莲合组法律事务所里举行家族会议。

在雷斯脱驱车赴会的途中，他心想父亲对于自己的利益总不会有什么偏心的行为。因为他上次和父亲见面，日子还不很久；他现在还在考虑期中，而父亲也曾许他有考虑的时间的。他又自觉除开珍妮的关系以外，平时并没有什么对不起父亲的地方。他在业务上的才干又是对于公司有利的。为什么对于他该有所轻重呢？他想这事决然不可能。

他一到法律事務所，奧白蓮——一个大惊小怪而却自得其乐的短小人儿——出来招待，跟他家族中人一一握了手。他替甘老头子做法律顧問已有二十年。他深知甘老头子的奇想和怪癖，覺得自己是个替人忏悔的牧师一般。他对于甘家的孩子都很喜欢，而特别喜欢雷斯脫。

“現在我想我們都到齐了吧，”他最后从口袋里抽出一副牛角边的大眼鏡，神圣地对四周圍看了一遭說。“好吧，那末我們就可以开始了。我也不說什麼開場白，就把遺囑讀起来。”

他于是走到書桌边，把上面放着的一張紙拿在手里，清了清喉嚨就开始宣讀。

从某几点地方看，这是一張很別致的遺囑，因为上面不先說大宗財產，却把所有的小遺產先提出来。第一款就是分給雇工、仆人和朋友們的小款項。其次是捐給各机关的少数遺產，最后才提到家族的遺產，却又先支配女儿。伊木真是他認為孝順的一个女儿，分得車业公司股份六分之一，又死者的其他財產——不动产除外，約計八十萬之譜——的四分之一，阿弥和露意絲所得的两份跟伊木真一样。外孙儿女如长成后品行优良，亦可得奖励金少許。此后才提到罗伯脫和雷斯脫。那遺囑上写道：

“緣吾子雷斯脫之事发生某种糾紛，余認為余之其余財產不得不在某种条件之下分配之，即：——以甘氏制造公司之股份四分之一，及余之其余財產——动产，不动产，現金，股票，公債票——之四分之一給与爱子罗伯脫，以报其平日孝順之心，又以甘氏制造公司之股份四分之一，及余之其余財產——动产，不动产，現金，股票，公債票——之四分之一，交罗伯脫代其弟雷斯脫保管，至雷斯脫能符合附列之条

件时止。关于甘氏制造公司之經營，及其他一切受委托之事务，凡吾子女，皆須同心协力，悉听罗伯脱之指揮，至罗伯脱自愿放弃管理权或認有改組必要之时止，此亦余之意旨也。”

雷斯脱听了只是暗暗的賭咒。他的面色已經改变了，却仍旧沒有动作。他不愿意把心里的感情表現出来。他装做了好象他並沒有受到各別待遇的样子。

然而那所謂“附列之条件，”确是完全为他而訂的，当时奥白蓮並沒有对家族宣讀，說是尊重他們父亲的遺意。其后雷斯脱探知那条件是三年之內每年給他生活費一万元，在这期間，他須就两件事中任擇其一而行；其一，如果他未曾同珍妮結婚，就跟她断絕关系，以期他的生活在道德上可以符合父亲的愿心。如能履行这个条件，那末他的一份財產立刻就可交还他。其二，如果他愿意跟珍妮結婚，也听其便，那末这每年一万元的生活費可以繼續領到終身，但以他本人的終身為限。他本人死后，珍妮絕對不得享受。至这每年一万元，則指定由二百股L.S.和M.S.的股票的兴趣支付，而票本亦須托人代执，至他最后决定行止时止。如果雷斯脱既不跟珍妮断絕，又不跟她結婚，那末三年之后并此一万元之生活費亦断絕供給。那二百股股票，則到雷斯脱死后按成数攤給生存的家属。如有繼承人或受讓人对此遺囑提出异議，他或她的一份遺產即須全部沒收。

雷斯脱看見父亲对于他的事情想得这样周詳，不免有些惊异。他讀过这些条件之后，有点疑心罗伯脱曾經参加意見，可是他当然不能断定。罗伯脱并不曾露出过要和他作对的直接証据。

“这个遗嘱是誰起草的？”他不久之后就問奥白蓮。

“这个，我們大家都曾参加意見的，”奥白蓮覺得有点不好意思的說。“这是很为难的一件公文，你总知道，甘先生，你家老太爷是一点儿动摇不得的。他的意旨是金剛石一般硬的。其中有些句子，連他自己也还斟酌了半天。至于遗嘱的精神，那是跟我們全无关系的，你总知道。那是你和他两个人的事情。我担任了这事，真是万分不得已。”

“哦，这些我都明白！”雷斯脫說。“請你不要介意。”

于是奥白蓮很是感激。

当讀遗嘱的时候，雷斯脫如同一头牛一般頑强地坐着。

过了一会儿，他才同別的人一齐站起来，竭力装做心平气和的样子。罗伯脫、阿弥、露意絲和伊木真，大家对于这桩事都觉得惊异，却也并不怎么样为他惋惜。他們都以为确是雷斯脫自己不好。他激怒了父亲了，才有这样的結果。

“我想老头子这桩事情稍稍做得魯莽一点儿，”坐在他隔壁的罗伯脫开口說。“我万不料他会走到这样极端的。对我的关系來說，我是无須这样办法也可以滿意的。”

雷斯脫微微的冷笑一笑。“这沒有关系，”他說。

伊木真、阿弥和露意絲都急乎要安慰他几句，可是一时找不出話来。大家都覺得雷斯脫是自作自受。后来还是阿弥先說道：“我想爸爸的做法是不大对的，雷斯脫。”但是雷斯脫对她并不表示感激。

“只要我受得住就是了，”他說。

他于是站在那里把将来不依父亲条件时的收入默默計算起来。二百股L.S.和M.S.的股票，按市价計算，每股不过值得一千多一点。每年利息不过六七厘，进出都极有限。那末每年

二万的出息是不能再多的。

不一会，家族會議散了，各人走各人的路去了。雷斯脫就跟阿弥回到家里去。他因避免人家請他吃飯，急乎要离开辛辛那提，就借口事务忙迫，赶上最早一班火車动身回到芝加哥。在火車上，他一路不住的冥想。

原来他的父亲竟是这样照顧他的！难道这是真的嗎？他，雷斯脫·甘，每年一万元，又只有三年的期限，只有跟珍妮結了婚才可延长！“每年一万元，”他心里想，“又只有三年可拿！我的老天爷！就是一个灵动些的帐房也可以拿那么多的！他竟会这样的对待我！”

四十三

遺囑上这种强迫的手段，勢不得不引起雷斯脫对于家庭的反感，至少暫時是不会有好感的。他自从受这打击，就已十分明白当初自己实在是大錯特錯的。第一层，他覺得不該不早同珍妮結婚，以至于流言蜂起；第二层，当时珍妮决計要走，他不該不放她走。总之，事情是不容他徬徨歧路的，而他是已經弄糟的了。把財產完全丢掉，他是舍不得的。他私人并没有多大的积蓄。珍妮近来很不快乐，他已經明白看出来。她为什么不快乐呢？就因为他自己不快乐的緣故。即使他愿意跟珍妮結婚，他肯接受这区区一万元嗎？可是，他又愿意丢掉珍妮，跟她永远訣絕嗎？他到現在还是委决不下，因为問題实在太复杂了。

雷斯脫奔丧回来，珍妮立刻看出他一定有了什么事故，因为他那种頹唐样子，决不仅仅由悲悼而来。可是什么事故呢？珍妮心下猜疑不定。她嘗試用同情去熨貼他，可是他那受創的精

神是不容易治愈的。他每当自己的威信受到损害，就变得蛮横易怒——有誰要恼怒他的，他竟可以动武。她很注意的观察着他，想要替他出点力，可是他总不肯对她說实话。他着恼了，她就只有陪着他着恼。

过了几天，因父亲之死而产生的财政局面就得加以一番审慎的考虑。这就是說，工厂的管理已經有改組的必要了。罗伯脫要依父亲的遺命升做总理了。雷斯脫自己对于业务的关系也須經過一种的調整。那时候，除非他跟珍妮的关系改变，他就已經不是一个股东。事实上，他跟公司已經沒有任何的关系了。他要繼續做公司的秘書和會計，至少須有一股的股份。可是罗伯脫肯給他嗎？阿弥、露意絲、伊木真肯給他嗎？他們肯卖几股給他嗎？家族中其他成員，有誰敢蔑視遺囑中所規定的罗伯脫的全权而給他帮忙嗎？大家对于雷斯脫自然都要暫時置之不理，于是雷斯脫覺得自己已經遇着一种非常难处的局面了。要解决这种局面，他就得跟珍妮决絕。果能如此，他无須乎去向人哀求股份。否則他不得不同父亲的遺囑发生正面冲突。他把这問題在心上慢慢地审慎地反复推敲。他已經十分看透将来的結局了。不是弃絕珍妮，就是弃絕前途的希望。这是何等两难的局面啊！

罗伯脫虽曾宣言，在他的关系上，就是不用这个办法也能滿意的，而实际上，他对于現在的局面覺得非常高兴，因为他的梦想已經漸漸将近實現了。原来他早已有一个周全的計劃，不但要把公司的本身彻底改組，并且要从联合其他車业公司的方向去謀业务的扩展。他如果能得东部和西部两三个較大的組織来同他联营，那末銷售費可以减小，过量的生产可以免除，而一般的開銷也可以大大节省。几年以来，他已經委托一个紐約的代表从事收买其他車业公司的股票，現在就差不多准备行动了。第

一步，他要运动各股东推举自己做甘氏公司的总理，且因雷斯脱既与公司无关，就可选出阿弥的丈夫做助理，并可另外找人代替雷斯脱的秘书和会计。根据遗嘱上的条件，雷斯脱应得的股份和其他财产虽然交他暂时保管，他也可以代表他的股权。他父亲的遗嘱，分明是叫他帮同强迫雷斯脱的。他原不愿意叫别人当他贪鄙，可是父亲的遗命不能不遵，所以在他的地位是很便利的。总之，雷斯脱非痛悔前非不可，否则就不得不让罗伯脱全权处理了。

雷斯脱那时还继续对芝加哥分公司的事情负责，但早已料到事情要有变动了。他知道自己对于公司已经永远没有份，不过在他哥哥容许之下做个分公司经理罢了。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大大烦恼起来。罗伯脱事先并没有告诉他要有这样的变化，事情还是照常进行的，但是现在罗伯脱的提议分明就是法律了。实际上，雷斯脱如今已不过是罗伯脱的一个雇员，每年能得若干薪俸罢了。这是使雷斯脱非常痛心的。

过了几个礼拜，雷斯脱就觉得事情再也忍受不住了。这时以前，他是一个自由而独立的公司代理人。每年照例的股东会，从前本来是一个人包办的事，且不过是个形式，一切选举都只凭父亲的一句话，如今却真是一个选举人的组合了，他哥哥就是主席，姊妹们大约都要由丈夫来代表，独有他是不能参与的了。现在股东会将近开会，不久就要有个总解决。可是罗伯脱既没有写信来提这件事，也没有露出要卖股票给他的意思，他自己明知不得再有公司理事的资格，也不得再充任公司的职员，因此他就决计自动写信去辞职。他以为经这一辞，就可以把事情逼紧起来。他可以借此向他哥哥表示自己并不希望他优容，因而对于他并无可感激，且也不愿留恋他份内不该占有的地位，免得貽人口

实。如果他将来弃絕珍妮，跟公司重新发生关系，他就无須再用分經理的資格，而用一种新資格去参加了。因此，他就写給他一封直截了当的信，内容如下：

“亲爱的罗伯脱，

“我知道公司必須在你指导之下实行改組的时候已經將近了。我已經沒有股份，自然不能再以理事的資格参加，也不能繼續担任秘書和會計的兼职。我这封信就是我的正式辞职書，我愿意現任的理事对于我的地位加以考虑。我并不要保留我的分經理，而且凡有妨碍你将来計劃的事情我都愿意放弃。你从我这封信里，就可以知道我並沒有准备接受父亲的遺囑——至少在現在。我愿意自己能够确实了解你对于这事的感想。希望你回信告訴我。

“你的，

“雷斯脱。”

罗伯脱坐在辛辛那提的事务所里，把这封信庄严地考虑一回。好象他的兄弟是不肯回头的了。他这种直捷痛快和精神原是可佩服的，但是如果同时再加上一点謹慎，該够多么好呢！可是他所缺乏的正是詭巧——他是沒有謀略的。他从来不肯用阴謀，罗伯脱則深知一个人要有大成功，就不得不有点謀略。“你有时該殘忍一点——你該有点手段，”罗伯脱常对他自己說。“当你遇到利害关系重大的事情，为什么不把事实看看明白呢？”他既有这样的理論，也就有这样的行为。

罗伯脱覺得雷斯脱虽然是个极好的好人，而且是自己的兄弟，但总嫌他性子太剛，不合自己的需要。他太直爽了，太无城

府了。如果雷斯脫肯依順父亲的遺志，因而恢复他的財產，他对于公司的事务就不得不来积极参加。那时候，雷斯脫就要成为罗伯脫发展計劃的障碍。这是罗伯脫愿意的嗎？他是断断乎不愿意的。他情愿雷斯脫不肯跟珍妮断絕关系，或至少目前暫不断絕关系，那末他自己的行动就沒有人来掣肘了。

罗伯脫經過长期考虑之后，就回他一封打官話的信，說他对于这事的态度一时不能决定。他要征求姊妹夫們的意見，所以要等开过會議才能定夺。至于他个人的意思，只要事实上做得到，他很愿意雷斯脫繼續担任秘書和會計的职务。目前不如把事情攔起来再說。

雷斯脫接到这封信，心中暗暗的咒罵。罗伯脫故意讓事情紆回曲折起来，到底是什么用意？其实事情是极容易解决的。罗伯脫只消給雷斯脫一股股份，雷斯脫就有資格参与公司的事情。罗伯脫只是怕他要参与——那是基本的事实。好吧，他是不会留恋这个分經理的，放心好了。他立刻就要辞职了。他因而又写信回去，說他一切方面都已經考虑过，决計暫時要去料理他个人的私事。如果办得到，希望罗伯脫赶快派人到芝加哥来接替。三十天的期限大概总够了。誰知信去后不多几天，就来了一封假惺惺的回信，說他非常遺憾，但雷斯脫既有决心，他也不好打破他的計劃。伊木真的丈夫耶弗孙·米基雷早想移到芝加哥来居住，因就叫他暫時担任分經理。

雷斯脫見信微笑一笑。罗伯脫是看透这个极微妙的局面的了。罗伯脫知道他——雷斯脫——故意要把事情逼紧起来，其实心里是不愿意的。这事实現之后，報紙上不免又要拿去当材料。不过他和珍妮的关系反正是已經紛紛揚揚了的。他要解决这問題，最好是把珍妮弃絕。于是一切都又回到这点上来了。

四十四

在雷斯脫这般年龄——現在已經四十六——的人，虽則目前的收入（包括这新的一万元）每年可得一万五千元，但叫他流浪世間，絕无一点确定的事业，却是一件使人煩躁而懊丧的事。他現在已經明白，除非他在最近的将来能有一种幸运而有利的布置，他的一生事业实际可算是完了。要跟珍妮結婚，他当然是可以的。这样，他这每年万元的收入可以拿到終身，但从此对于甘氏产业将不再有合法享有的机会。如果他把私人所有的七万五千元的股票卖掉，他可以把这款子另外去投資——譬如說，投到跟自家公司对抗的車业公司里去。可是在这时候，他就愿意去同父亲的遺业开始竞争嗎？而且事实上也有困难。現在車业的竞争已不能不算激烈，但是甘氏公司始終居于领导的地位。他所能运用的資本不过七万五千元。他愿意馬馬虎虎的着手嗎？想要开創一桩新事业，总得拿錢来打基础的。

雷斯脫的毛病，在于他虽然天生有思想，有眼光，却是缺乏那种成功大事业者所必需的殘忍和毅力。你要在事业上做一个有力量的人物，照例，你就必須是一个能够貫徹你的主張的人，而你那主張，又必須是上帝給与的，使你在你所选定的事业上注定可有一个无限的将来。这話的意思，就是說你必須要有一件东西能够使出无限的力量来擒住你的想象，無論它是一盒肥皂，一柄新的开罐头刀，一把安全剃刀，或是一件加速器，都能在你想象中烈火一般的燃燒起来，而成为你生死以之的目的。照例，一个人如果要具有这样的热心，他就需要貧穷的帮助，而且还需要年富力强。他所发现的和要努力去做的那件事，必須是无数机会

和无数快乐的一个門。你必須看見前途有无限的幸福，否則你心中的火就不能燒得那么旺，換句話說，就不会有充分的力量来促成你的偉大的成功。

如今雷斯脫所缺乏的，就正是这种不可缺少的心。他的生活已經使他見過它的所謂幸福的大部分了。尋常所標榜为娱乐的那件东西，他已經从幻覺中看見過了。錢，当然是必要的，而他已經有了錢，有了足够使他过舒服生活的錢。他愿意把它拿来冒險嗎？他审慎地把四周打量一番。或者他是愿意的。总之，他总不甘心閑坐着看別人工作，就此了其余生。

末了，他就決計要動作起来，把事情細細研究。他覺得事情不必忙，免得忙中要有錯。第一着，他先要讓那些跟車輛业有关系的人知道自己已經脫離甘氏公司的关系，知道自己已經可以自由跟別的方面結合。因此，他就宣布自己已經离开甘氏公司，不日要到欧洲去，名义上是去休息。他从来不曾出过国，而珍妮也一定高兴去的。味絲搭可以留在家中，交給葛哈德和一个女仆，自己和珍妮就可以出去旅行一趟，看看欧洲究竟是怎么一个样子。他要去游威尼斯和巴登巴登，以及他生平聞名的几处海水浴場。开罗、路克索和巴第穆，是一向訴于他的想象的。他打算游历一番回来，就要認真干他的事业。

父亲死后的第二年春天，他就把計劃实行起来了。他把堆棧里的事务結束完竣，就排定了一个旅行日程。他一切事情都跟珍妮商量过，及到行装齐备，他們就从紐約搭輪船到利物浦。在英国勾留几个礼拜之后，他們就到埃及。从埃及回来，經過希腊、意大利，便到奥国和瑞士，后来又經過法国的巴黎，到德国的柏林。雷斯脫一路得着种种新鮮的經驗，倒也把心事忘了，但总有种不舒適的感覺，覺得自己是浪費時間。大事业不是由旅行家

造成的，而他又沒有寻求健康的必要。

但在珍妮方面，見一路上的新事物层出不穷，就已不胜之喜，对于这种新生活尽情享受了。在路克索和卡那克——都是她生平梦想不到的地方——她看見了一种强盛、复杂而完备的較古的文明。无数的人曾經生在这里，死在这里，相信另外一种神，另外一种政治方式，另外一种生活状况。珍妮生平第一次明白知道世界是多么广大的。如今从这个观点——从墮敗的希腊、覆亡的羅馬、淡忘的埃及的观点——看东西，她才知道我們这些細微的困难和細微的信仰都是多么不相干的。她父亲的路德教义，現在似乎是毫无意义了，而科倫坡的社会經濟也属无聊了。她的母亲常常替別人——她的邻舍們——的思想担忧，如今在这里，則有无数死人的世界，其中也有好的，也有坏的。雷斯脫給她解釋各处居民的道德标准所以不同，有时由于气候，有时由于宗教信仰，有时由于特殊人物——如穆罕默德——之兴起。雷斯脫喜欢把广大世界中种种不同的习俗給她指明，而她也約略有明白。她承認自己是坏的。局部看起来，这坏不坏的关系或者很重要，但就文明的总和而論，就一切巨大的力的总和而論，这又算得什么呢？在世界上，一切都不过暂时的存在，終于都是要死的，她和雷斯脫以及一切的人都是要死的。除开善良——心腸的善良——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值得重視呢？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是真实的呢？

四十五

就在雷斯脫此番旅行途中，他又跟他未遇珍妮之前可算真正爱慕的一个女子——嫫底·貝斯——会見了，第一次是在倫

敦的卡尔登戏院，后来又在开罗的舍潑尔茲旅館。他已經許久沒有看見她，而她已經做了四年的麦可姆·基拉特夫人，又差不多两年的年輕寡婦了。麦可姆·基拉特是个富人，曾在辛辛那提經營銀行事業和股份經紀事業致成巨富，死后由夫人繼承遺產，所以也很殷實。她是一個孩子——一個小女孩子——的母親，那孩子現在交給一個保姆兼女仆的在帶領，而她自己所到之處，總都成為一群由文明世界各都市麇集而來的愛慕者注目的中心。嫫底·基拉特是一個有才具的婦人，美麗的，溫雅的，藝術的，是詩的作者，博識的讀者，藝術的修習者，又是雷斯脫·甘的誠摯而熱心的愛慕者。

在她未嫁之前，她是真實地愛他的，因為她是一個對於男子和世故的聰明觀察者，而雷斯脫是她一向認作一個真正男子的。她以為他是一個非常明智、非常冷靜的男人。她又知道他一向疾惡虛偽，而她喜歡他的地方也就在這一點。他要力避尋常社交中那種繁瑣的套語，而喜談簡單親切的事情。在當初，他們同在跳舞會中的時候，往往要悄悄的逃開，躲到陽台上去，雷斯脫一面吸煙，一面跟她談話。他曾和她辯論哲學，討論書籍，形容其他城市的政治社會狀況——總之，他是當她一個有見識的女人看待的，而她也屢次希望他向她求婚。她常常要看着他那長着褐色韌發的巨大而堅實的腦袋，恨不得伸手去摸它一摸。後來他搬到芝加哥，確實是對她一個重大的打擊，那時她還沒有曉得珍妮的事情，可是她本能地覺得自己要獲得他的機會已失去了。

於是，一向熱心愛慕她的麦可姆·基拉特向她進行大約第六十五次的求婚，而她也就接受了。她並不是愛他，但是她年齡大了，不得不結婚了。他跟她結婚的時候已經四十四歲，結婚之後他就只活了四年——這段期間，只够他認識她是一個魅人的，

溫存的，博識的女子。于是他就得肺炎死了，而基拉特夫人就成了一个同情的，有見識的，討人喜欢的有錢的寡妇，除开生活和花錢之外再沒有別的事情可做。

她却不愿意死心塌地的专做这两件事情。她早已把她的男子的理想放在雷斯脫身上了。这几年来的交际范围逐渐扩大，她遇見一班妄自尊大的侯爵、伯爵、子爵、勳爵們，都不能使她发生絲毫的兴趣。她对于那些为財產而求婚的外表的虛飾，已經覺得非常厭倦了。她是品性的裁判者，男子和习俗的研究者，傾向于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自然推理者，所以她已經看透了这班人，并且看透这班人所代表的文化了。“要是我能跟我在辛辛那提認識的一个男子結婚，那末即使跟他同住茅屋也是快乐的，”她有一次对一个原是美国籍的体面女友說。“他是一个最偉大最明智的人。他如果向我求婚，就叫我做工过活也要嫁他的。”

“他就穷到这个样子嗎？”她的女友問道。

“实在他并不穷。他是富有而舒服的，可是貧富对于我没有什么两样。我所要的是他这个人。”

“可是日子久了貧富究竟要有个分別，”她的女友說。

“你把我看錯人了，”基拉特夫人說。“我已經等了他許多年，我是知道的了。”

至于雷斯脫那方面，对于螺底·貝斯——或現在的拉基特夫人——也是向来保存着美好的印象和爱慕的記憶的。他当初原可說是喜欢她的，而且很喜欢她的。他为什么不跟她結婚呢？这是他时时对自己提出的一个問題。她对于他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妻子，他的父亲也会快乐，而且人人都会高兴的。但他延宕又延宕，終于遇到了珍妮；从此以后，不知怎的他就不想要她了。如今經過六年的离別，却又跟她見面。他知道她已經結过婚。她也

隱約知道他有過了某種關係——聽說他終於跟那女人結婚了，如今在芝加哥南区同住。她却還沒有知道他喪失財產的事兒。她第一次是六月的一個晚上跟他在卡尔登會面的。那時正當爛漫的春天，戲院的窗門統統开着，外面繁花正盛，它們的香氣帶着一種新生命的意識弥漫在空中。她那時跟他驟然晤面，頗覺不能自持，好象有點東西塞上她的喉嚨似的，可是一會兒她就鎮定下來，向他伸出一只美麗的手。

“哦，雷斯脫·甘，”她嚷道。“你好！我快樂得很。這位就是甘夫人吧？我確實被她迷了。我跟你見面，正象受到春風一般。請你原諒我，甘夫人，可是我同你的丈夫見面實在快樂不過。我同你別後，雷斯脫，忽忽就已多年。我一想起來，就覺自己已經該老了。你想想看，雷斯脫，要有六七年了呢！我已經結過婚，養過孩子，可憐的基拉特先生也死了，哦，不想我已經經過這許多的變化！”

“你的樣子可並沒有變，”雷斯脫微笑道。他跟她久別重逢，心里也覺得快樂，因為他們原是極好的朋友。她仍舊還喜歡他——那是顯然的，而他也真正的喜歡她。

珍妮微笑而不言。她很開心看見雷斯脫的這個老朋友。螺底當時穿着一件淡珍珠色緞子的衣服，上面鑲着華麗的黃色花邊，把兩條圓滑的膀子一直露到肩膀，在珍妮看去，似乎就是一個理想的女子了。珍妮平日喜歡看美貌的女人，正跟雷斯脫一樣；她常要叫雷斯脫注意，而且常常要說起別個女人多麼多麼的美，借此跟他開玩笑。“你喜歡去跟她談談嗎？”她偶然看見一個特別使她注意的美人就要對雷斯脫玩笑說。雷斯脫就要用批評的眼光來考察她的選擇，因為他知道她對於女性美的判斷力是極高明的。“哦，我有了你已經很滿足了，”他就看着她的眼睛回

答她，或者也跟她的开玩笑說，“我已經不是青年了，否則我要去釣她上来呢。”

“去吧，”是她的慫恿。“我在这儿等你。”

“要是我真去的話，你怎么办？”

“怎么，雷斯脫，我不打算怎么办。也許你还是要回到我这里的来的。”

“你不介意嗎？”

“你知道我是要介意的。可是你如果要去的話，我就不会拦阻你。我并不要独占一个男子，除非他自愿我独占他。”

“你这种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珍妮？”他有一次曾經这样問她，意思是要探探她的哲学的深淺。

“哦，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問？”

“你这种思想是寬大的，温良的。这并不是平常的思想，那是一定的。”

“我总觉得我們不應該自私自利，雷斯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女人跟我的思想不同，我知道的，可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子同居一起，應該出于自愿，否則就不應該同居，你以为是不是？男人暂时离开一下，那是沒有关系的，只要他愿意回来就是了。”

雷斯脫微笑一笑，覺得她这种見解是可爱的——不由得人不爱的。

那天晚上，她看見这个女人这般热心地要同雷斯脫談話，她就明白他們一定有許多話要說，因此做出一件非常特別的事情来。“你們肯饒恕我离开一会儿嗎？”她微笑着問道。“我想起房間里还有几件东西沒有理好，我要回去一趟来。”

她回到寓所，在房間里等了相当之久，那时雷斯脫和嫫底就

把过去的一切热心地談論起来。他把自己的經驗檢可发表的統統告訴了她，她也把自己直到現在的历史向他訴說。“現在你已然結过婚了，”她大胆說道，“我就要对你招供，我实在是一徑都盼望你来向我求婚的，无奈你总不开口。”

“也許是我不敢吧，”他說時，凝視着她那漆黑的眼睛，心想她也許知道他並沒有結过婚。他覺得她处处地方都比从前美了。他現在看去，她似乎是一个理想的社交人物，又溫雅，又自然，又机巧，沒有一絲儿缺点，無論跟誰往来，都能顧到兩方面的身分的。

“是的，你这么想！我知道你怎么想。你的真正的思想可还不肯說出来。”

“怎么，怎么，亲爱的。不要判断得这么快。你并不知道我的思想。”

“你也不必支吾，我并不是不諒解你的。她很美，不是嗎？”

“珍妮确也有她的优点，”他老实地回答道。

“你們是快乐的？”

“哦，也可算是快乐。是的，我是自以为快乐的——跟一般看破了人生的人一样快乐的。你知道我沒有許多幻想，因而并没有什么煩惱。”

“我想你也沒有什么幻想，如果我真知道你的話。”

“不錯的，什么幻想都沒有，螺底；可是有时候我却愿意有点幻想。我很想要比現在还快乐些。”

“我也是这样，雷斯脫。你知道的，我实在把我的一生看做一种失敗，虽然我手头有这几个錢。”

“說哪里的話——你这样美貌多才，而又有錢，真是天曉得！”

“可是这有什么用处呢？旅行，谈话，敷衍一班愚蠢的财产猎取者。哦，有时候叫我厌倦得很呢！”

嫫底看看雷斯脱。虽然有了珍妮，旧日的感情不免回复。她为什么该受他的欺骗呢？那时他两人并坐一起，适意得如同多年的夫妇或是青年的情侣一般。她想珍妮是不应该胜过自己的。她看着他，眼光里把这意思明明流露出来。他也报以一个略带伤心的微笑。

“她回来了，”他说。“我们谈别的吧。你是不讨厌她的。”

“是的，我知道，”她说着，便用一个春风的微笑去迎接珍妮。

珍妮心里微微感到一点儿不安。她恍惚觉得这也许就是雷斯脱旧日的恋人。她——不是自己——是他应该选择的那种女子。她是适合他的身分的，他如果跟她结婚，也一样可以快乐，或者更快乐些。这一点，他已开始明白了吗？想到这里，她就竭力把这愉快的念头排除开去；她已快要嫉妒起来了，而这是可鄙的。

基拉特夫人对于他两夫妇继续保持极其和蔼的态度。她请他们第二天同游拉敦罗，游后又请他们在克莱利治饭店晚饭。饭后她就须动身到巴黎赴约。她同他们作了一番亲热的告别，并希望后会有期。她对于珍妮的幸运感到一种惨苦的嫉妒。雷斯脱并不因她而失去一点丰姿。看起来他倒是比从前更美貌，更深沉，更健康了。她恨不得他是个自由身。而雷斯脱方面——大概是下意识地——也有同样的感想。

她既有这样的感想，他自然也不免设想起他们如果曾经结婚的一切事情来。他们现在无论哲学地，艺术地，实际地，都可说是情投意合的。他们两人之间随时都可有自然流畅的谈话，如同两个男性的老友一般。她在他的——同时也是她自己的——社交场中，没有一人不认识，珍妮却都不认识。他和她可以谈论

种种人生的奥妙，和珍妮就不能谈，因为珍妮并没有那许多字眼。实际上，珍妮在她的性情中确有一种更深切、更广博、更同情和更多情的调子，可是她不能从轻快的谈话里表现出来。实际上，她是很率真的，而这率真处或者就是她所以能吸引雷斯脱的原因。可是在现在，以及在诸如此类的情境之下，她似乎现出弱点来了。所以当其时，雷斯脱仿佛觉得珍妮不如螺底好，至少也不能好过她，而即使是一般的好，他也就无须为自己的将来烦恼了。

此后他们直等到了开罗，才跟基拉特夫人再次会面。原来在旅馆周围的花园里，他们——或者宁说雷斯脱——又突然跟她见面了，因为他那时正独个人在那里散步吸烟。

“啊，真是好运气，”他嚷道。“你从哪里来？”

“从马德里来。我本来不打算到这里，直到上礼拜四才决定的。爱利考兹夫妇在这里。我是同他们来的。我不知你们到哪里去了。后来才记起你曾说要到埃及。夫人在哪里？”

“我想这时候在浴室里吧。这里天气热，珍妮就一天只想用水。我自己也很想洗一个澡。”

他们散了一会步。螺底身上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绸衫，肩上嫵媚地扛着一柄蓝白两色的小阳伞，显得非常嫵媚。“哦，亲爱的！”她突然的感慨道，“我有时候觉得自己不知怎么样才好呢。我总不能永远这么流浪下去的。我想要回到美国去住。”

“那末为什么不去呢？”

“去了又有什么好处？我是不愿意再结婚的了。现在已经没有我要跟他结婚的人了。”说着，她向雷斯脱示意地瞥了一眼，这才把视线移开。

“哦，你到底要遇到人的，”他有点不自然地說。“你决不能逃

避得很久——象你这样又有貌又有錢的人。”

“哦，雷斯脫，得了吧！”

“好吧！你要那么看法也可以。我是对你講实話。”

“你現在还跳舞嗎？”她想起那天晚上旅館里要有跳舞会，就这般輕快地問他。几年之前，他的舞是跳得很好的。

“你看我象是跳舞的人嗎？”

“哦，雷斯脫，你不是說已經戒絕跳舞了吧？我还是很爱跳舞的。甘夫人也跳舞嗎？”

“不，她不喜欢跳舞。至少她还沒有学会呢。这大概是我的过失。我已許久沒有想跳舞了。”

他因而想起自己确是許久沒有到过娱乐的場所。这当然是他有了心事的緣故。

“今天晚上来同我跳舞吧。你的夫人总不会反对。那里的場面好得很。今天早上我看見过了。”

“讓我考虑考虑吧，”雷斯脫答道。“我是荒疏得很了。象我这般年紀的人跳舞，大概是很吃苦的。”

“哦，得了吧，雷斯脫，”基拉特夫人道。“你这么說，我也覺得老了。你不要这么一本正經的說話。真是天曉得，你这点兒年紀的人也要算老呢！”

“我是老于經驗了，亲爱的。”

“咦，那只能使我們更加动人啊，”他的旧恋人說。

四十六

那天晚飯后，当音乐已經从棕櫚园隔壁大旅館的跳舞厅里响出来的时候，基拉特夫人看見雷斯脫在一个露台上吸烟，珍妮

在他身畔。珍妮穿着一身白緞的衣服，脚下白的便鞋，头发在額际和耳畔砌成濃厚魅人的一叠。雷斯脫正在冥想埃及的历史，想起它那浪潮一般起伏不住的體質薄弱的民族，想起尼罗河两岸供给历代居民粮食的那一条狹窄的土地，想起热和热带生活的奇觀，乃至这个埋沒在几乎令人絕望的古代殘迹里的包含近代設備和时髦旅客的大旅館。那天早晨，他和珍妮曾去看过金字塔。他們又曾坐电車去看獅身人头的怪物象。他們看見一群群衣服襤褸、半身裸露的奇形怪状的男人和孩子，在那些狹隘有臭气却又色彩鮮明的小弄里走动往来。

“我看这个地方真是一场糊涂呢，”珍妮曾在一处地方这么說。“你瞧他們多脏多膩啊！地方我是喜欢的，可是他們未免太混杂了，象是一大堆的虫似的。”

雷斯脫吃吃的笑着。“你的話差不多是对的。不过这是气候造成的。这就是热。这就是热带的居民。在这种情境之下，生活总是糜烂的，肉感的。这是沒有法儿的事。”

“哦，我知道。我并不是怪他們。我只覺得他們奇怪就是了。”

那天晚上，他就一徑冥想这件事，那时月亮用着一种盛旺的肉感的光輝照在地上。

“嘿，我終于找到你了！”基拉特夫人突然嚷道。“我連飯也来不及吃呢。我們今天回来得很晚。你的丈夫已然应允我同我跳舞了，甘夫人，”她微笑着繼續說。她也跟雷斯脫和珍妮一样，已經被那热和春天和月光等等的肉感势力所支配了。四处都有濃郁的香气从树林和花园中暗暗吹来。遙远处，有駱駝的鈴声叮当在响，伴以一种“阿哑！”和“喔唏！喔唏！”的异国呼声，仿佛一群怪兽被赶过拥挤的街道一般。

“欢迎你同他跳舞，”珍妮欣然答道。“他是应该跳舞的。我有时候也想跳跳呢。”

“那末你应该马上就学起来，”雷斯脱和蔼地说。“我当尽我的力量陪伴你。我的脚步已经不象从前轻巧了，可是总还来得几步的。”

“哦，我可不是一定要跳，”珍妮微笑说。“你们两位请吧，反正我一会儿就要上楼去了。”

“你为什么不到舞厅里去坐坐呢？我至多不过跳几个圈子。我们就可以看别人跳了。”雷斯脱说着就站了起来。

“不，我想还是这里坐坐的好。这里非常有趣。你去吧。基拉特夫人，你带他走吧。”

雷斯脱和螺底漫步而去了。他们成了很惹人眼的一对——基拉特夫人穿着一件深酒色的绸衫，上面点缀着亮晶晶的黑珠子，美好的胳膊和脖颈都裸露着，一颗闪光的大钻石笔正嵌在额上的黑发中。她的嘴唇是红的，并有一种迷人的微笑，从两片讨人欢喜的丰满嘴唇里露出一排雪白匀齐的牙齿来。雷斯脱的身材本来强壮而雄健，配上了一套称身的晚服，更显得昂藏出众。

“那个才是跟他相配的女人呢，”珍妮当他的背影渐渐远去的时候对自己说。当时她就落入了一种冥想，把自己过去的生活动又逐步追忆起来。有时候，她觉得过去的事情仿佛是一场大梦。又有时候，她觉得自己仍旧是在梦中。人生在她耳朵里响着，很象今天晚上诉于她的一切。她已经听见它的呼声了。她已经知道它的无穷态相了。但在它的背后，却有种种的奥妙，在推移迁化，如同梦境的变幻一般。她为什么这样讨男人的欢喜呢！雷斯脱为什么对她这样不肯放手呢？她能够阻止他吗？她于是想起在科伦坡捡煤时代的生活，而今天晚上，她是在埃及，

在这大旅館里，做着一排房間的女主人，四周有各种奢华現象圍繞着，而雷斯脫仍旧是专心于她的。他为着她，曾經忍受过許多煩惱！为什么的呢！难道她真的是这么了不起嗎？白兰德曾經說過这样的话。雷斯脫也曾經这样說她。但是她仍旧自覺卑微，自覺沒有地位，自覺身边这許多珍宝是不應該她享受的。于是，她重新发生初次同雷斯脫到紐約时的那种感想，以为这种神仙的生活是不能够持久的。她一生的命运是注定的了。只不过她命該遭遇一种的变化，这才仍旧要回到簡單的生活，隱僻的街道，穷陋的矮屋，和破旧的衣裳。

于是她又想起她的芝加哥的家，想起他的朋友們的态度，因而知道她的命运确是如此的。即使他跟她結婚，他的家庭和朋友也决不肯接受她。这其中的道理她也明白。她能观察方才跟雷斯脫在一起的那个女人的微笑迷人的臉，知道她或者也覺得自己很美，但总不是雷斯脫的同类。她那时見她要同他跳舞，就覺得他确实需要象她那样一个女人。他所需要的女人，必須是在他所习惯的空气里面养大的。至于她，珍妮，他总覺得跟他自己的习惯有些隔膜，总覺得她对于种种东西的賞識不能象他自己所习惯的那样。她很了解他們是怎么样的人。她对于他的器物，衣服，布置，裝飾，风俗，礼仪，习惯等等，虽然很快的都学会了，但她总不是生长在里面的。

她如果走开，雷斯脫就会回到他旧日的世界，就是方才和他挽臂而行的那种动人的、嬌养的伶俐女子的世界。想到这里，她眼中不由得涌出泪来；她恨不得自己立刻就死去。她以为死了倒好。她这边这么想时，雷斯脫那边正同基拉特夫人跳舞，或在华尔兹舞的間歇并坐密談旧日的時間，旧日的地方和旧日的朋友。他眼看着蝶底，对她的青春和美不由得惊异起来。她比从

前丰满了，但是仍旧跟黛安娜①一样的苗条合度。她那光滑的躯体藏着一种力，而她的漆黑的眼睛是水汪汪充满着光辉的。

“我可以发誓，螺底，”他冲动地说，“你确实比从前美丽了。你现在真可算是绝色。你不但没有老去，倒显得更年轻了。”

“你这么想吗？”她看着他的脸微笑。

“当然咯，否则我为什么要恭维你呢？我是不善谄媚女人的。”

“哦，雷斯脱，你这莽夫，你不容许女人家害点儿羞吗？你不知道我们对于人家的赞美都愿意慢慢的啜，不愿意大口的吞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他问道。“我说了什么了？”

“哦，没有什么。不过你真是一个莽夫。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莽孩子。可是不要介意。我是喜欢你的。这不够了吗？”

“当然够了，”他说。

音乐停时，他们散步到园中，他把她的胳膊轻轻捏了一下。这是他不得已的；她使他感觉着仿佛他已经主有她了。而她，也愿意他有这样的感觉。当他们坐在园里灯笼底下的时候，她心里想，如果他得了自由到她那里去，她是会接受他的。就是现在，她也已经差不多准备接受他了，就只怕他不愿意。她是这么严谨、这么慎重的。他也跟他所认识的许多男子一样，决不肯做苟且的事情。因为这是他不能做的。最后，也是雷斯脱先起来向她告罪。他说第二天早晨要同珍妮到尼罗河上游去游卡那克、底比斯等处，并到斐理去参观水边的神庙。他们打算清早就动身，所以他得去睡了。

① 黛安娜(Diana)是罗马的女神，后经转变，遂误为月里嫦娥。

“你几时回家？”基拉特夫人黯然的問。

“十一月里。”

“船已經定好了嗎？”

“是的，我們九号从汉堡开船——福尔特号。”

“我本来打算秋天回去的，”螺底笑道，“可是你如果看見我跟你同船走，請你不要惊异。我的主意是很拿不定的。”

“能够同船好极了，”雷斯脫答道。“我希望你能够同走。……明天我們动身之前再去看你去。”他停住話，她望着他出神。

“你不要难过，”他拿住她的手說。“人生是万不可料的。有时我們想自己全盘都錯，事实上倒是好了。”

他当她是舍不得跟他离别，因想她不能如她所愿，实在是一桩恨事。在他自己呢，他話中之意，是說这是他大概决不愿意采取的一种解决法，然而这确是一种解决法。为什么他早几年不曾看見这种解决法的呢？

“可是几年之前，她并没有現在这样美，也没有現在这样聪明，这样富有。”也許！也許！可是他不愿意負心于珍妮，也不愿意珍妮遭恶运。即使他不是存心，她的命也已經够苦了，并且已經勇敢地忍受了这些年了。

四十七

回家的旅途又得跟基拉特夫人有一礼拜的相伴，因为她經過熟虑，已經决計暫時回美国了。芝加哥和辛辛那提是她的目的地，无非是希望跟雷斯脫能够常常見面的緣故。她的突然在船上出現，使珍妮吃惊不小，因而重新引起她的思緒来。她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緣故。可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如果没有她在

中間妨礙着他們，基拉特夫人是要同雷斯脫結婚的。這樣，問題就很複雜了。以門第、身分、教育而論，螺底是雷斯脫的天然配偶。但是珍妮本能地感覺着雷斯脫倒是喜歡自己的。那末這個問題或者要等時間來解決；目前，這三個人的小小集團仍舊是絕好的朋友。到芝加哥後，基拉特夫人就走她的路去了，而珍妮和雷斯脫也把他們的慣常生活重新過下去。

雷斯脫從歐洲回來，就很熱心着手他的事業。可是大的公司沒有一個來向他提議什麼，主要的原因在於大家都知道他很強干，怕跟他發生關係，就要受他的操縱。至於他的財產上的變化，倒還沒有人知道。小公司呢，經他一番研究之後，知道都只能勉強維持，或者出品不能使他滿意。後來他在印第安納北部一個小市鎮里找到一家公司，看情形似乎前途很有希望。經理是個實際能夠製造車輛的人，也跟他父親當初一樣，可又並不是一個能干的營業家。他彼時用一萬五千元的現金和一套大約值得二萬五千元的裝置投資在里面，只不過取得少許利潤罷了。雷斯脫覺得在那裡邊採取一些適當的方法，運用一點營業的謀略，是頗有一點事業可做的。他想成效未必快，未必能在他的手里從那裡面發大財。誰知他正要向那小公司去進行投資，就聽到了消息，說有一個車輛托辣斯要出來了。

原來羅伯脫對於車輛業改組的計劃進行得很快。他曾對同業反復說明團結有多麼多麼的好處，競爭有多麼多麼的害處。他的主張非常能夠動聽，因而不多幾時，大一點的車輛製造家先後都組織起來了。只經幾個月的運動，羅伯脫居然做了車輛業聯合公司的總理，資本一千萬元，又有價值六七百萬元的資產。他就不亦樂乎了。

這一番大事業的進行，是雷斯脫一點也不知道的。他因在

欧洲旅行，所以报纸上有两三次征求車业联合的广告他都没有看见。他回到芝加哥的时候，知道伊木真的丈夫耶弗孙·米基雷仍旧做分經理，并且知道他住在伊凡斯墩，但他因跟家庭有过齟齬，不愿直接去向他探听消息。后来不久，他却也就知道詳情，因而不胜其煩惱。

把消息傳給他的不是別人，就是克利夫兰的亨利·联桥。他到芝加哥来已經一个月，雷斯脫有一天晚上跟他在友联俱乐部碰头。

“听说你跟公司脱离关系了，”联桥带着一种温和的微笑說。

“是的，”雷斯脫說，“我已經出来了。”

“那末你現在做什么？”

“哦，我有我自己的事业要做呢。我正想自己独立办一个厂。”

“你总不是要跟你哥哥对抗吧？他那組合运动成效很不錯。”

“組合！我不曾听见說过，”雷斯脫說。“我剛剛从欧洲回来。”

“好吧，那末你也得醒一醒了，”联桥答道。“他在你們这行业里已經占了大大的上风。我还当你已經知道的。現在来門公司、布魯克公司、渥茲公司——事实上五六家大公司統統都在里面了。你的哥哥已經被举为这新組合的总理。我敢說他从这里面已經撈到了二百万了。”

雷斯脫瞠目无言。他的眼光有点发呆了。

“好吧，这是罗伯脫的运气。我觉得很高兴。”

联桥看出自己已經給他一下致命的刺激。

“好吧，再見，老朋友，”他嚷道，“你要是到克利夫兰，請到我們那里去談談。你知道我家里是怎样喜欢你的。”

“我知道，”雷斯脫答道。“再見。”

他漫步到吸烟室中，但是这突来的消息已经使他的兴致索然了。他的哥哥做了车业托辣斯的总理，他和一个区区的小车厂还能有多大的作为呢？天晓得！罗伯脱只消一年工夫就可以使他不能够立脚。怎么，这种组合是他自己也梦想过的。如今他的哥哥已然使它实现起来了。

凡是有才具的人而为命运所播弄致遭打击，如果年纪还轻，还有勇气和斗争的精神去应付，那是一回事。至于将近中年的人，一生的大运已经过去，只觉荆棘满途，到处的机会都遭阻塞，那是另外一回事。珍妮的出身卑微，报纸上的毁坏名誉，他的父亲的反对和死亡，他的财产的丧失，他和公司关系的断绝，他哥哥的态度，以至现在这个托辣斯——凡此种种，都是使他灰心，使他沮丧的。他也曾尝试装着有勇气的样子，而他也自以为颇有相当的成功，但这最后一下打击，似乎太厉害些了。那天晚上他回到家中，意气颓唐得很，珍妮一见也就看出来。事实上，当他出外的那天晚上，她就已明白一切。她自己也觉得心灰意懒。他回到家中，她马上知道一定有了事故了。她的第一个冲动是想说，“什么事情，雷斯脱？”但经考虑一下之后，觉得不如装做不知，等他自己先开口。她要他不觉得自己有心事，跟他很是亲昵，希望能不使他烦恼。

“咪丝搭今天高兴得很，”她想借此排闷说。“她在学校里的成绩很好。”

“那就好，”他庄严地回答。

“她近来跳舞也很好。今天晚上她把她新学会的舞跳给我看。你还不知道她的姿势多好呢。”

“我很高兴，”他含糊道。“我一径都希望她把跳舞学完全。我想她现在该找一个好的女学校去读书了。”

“爸爸生气极了。真叫我忍不住笑。她却故意要把跳舞的事情惹他生气，这小鬼。今天晚上她硬要教他跳舞。假使他不爱她，早就要打她的耳刮子了。”

“好玩得很，”雷斯脱微笑道。“教他跳舞！那是很好的！”

“他生气，她可一点儿都不懊恼。”

“那很好，”雷斯脱道。他是很喜欢味丝搭的，她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

珍妮这样的替他排闷，终至他的心绪稍稍有点改变过来。然后，方才的心事终于流露了。那是他们就寝时的事。“我们出门的时候罗伯脱居然成功一桩大事业了，”他自动地说。

“什么事业？”珍妮很注意的问。

“哦，他已然组织好一个事业托辣斯了。有了这种组织，全国比较重要的厂家就差不多都要被它吸收。联桥告诉我，说罗伯脱已被举做总理，又说他们有将近八百万元的资本了。”

“这话当真吗？”珍妮说。“那末你的新公司也不用想组织了？”

“现在当然不行了，”他说。“可是我想将来还是可以办的。我且等着，看事情怎样变化。你要知道这种托辣斯是谁也料不定将来怎么样的。”

珍妮听到这桩事，觉得非常难过。她从来没有听见雷斯脱说过灰心的话。这回是一种新的调子，她竭力想要设法安慰他，可是她知道她的努力是没有用的。“哦，好吧，”她说，“世界上有趣的事情多着呢。要是我做你，我就不急乎要做什么事业。你将来的日子还长呢。”

她就不再说什么，而他也觉得无用着急。因为他着急些什么呢？两年之内，他到底还有一大笔很靠得住的收入。如果再要

多，他也可以办得到。只不过他哥哥这般炫耀地向前猛进，他自己却站着不动——或者说是“懒散着”更适当些。这似乎是可惋惜的；而尤其坏的，他已经觉得自己有些没有把握起来了。

四十八

雷斯脱曾经有过一番辛苦的考虑，可是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构成一种重新进入积极生活的具体计划。罗伯脱的车业托辣斯成功，对于他想投资印第安纳小厂的计划实在是个致命的打击。他决不能不顾到自己的身分和地位，而同一个财力悬殊的劲敌去作这种毫无力量的斗争。他曾经把那托辣斯的组织仔细研究，方才知道联桥所报告的还只是一个轮廓。其实里面是有无限量的资本可以运用的。它的力量差不多可以把所有的小厂家一齐扼杀。那末，他肯这样小规模地着手起来而在他那巨人般的哥哥威胁之下挣扎下去吗？他见不到这种办法的可能性。这是太不名誉了。他必须四处奔走，企图同一个新托辣斯去竞争，把自己的哥哥当作对敌，把自己的合法资本用来对抗他。这是断断乎不行的。不如静等时机吧。或许会有别的机会也未可知的。否则——好吧，他还有他独立的收入，而且，只要他愿意的话，他仍旧有权利可以回到甘氏公司。但他真的愿意吗？这是他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

雷斯脱正怀着这种犹豫不决的心情，忽有一个地产经纪人撒母耳·洛斯来拜访，他做的木头大招牌是城外那些大草场上到处可以看见的。雷斯脱曾经在友联俱乐部里见过他几面，俱乐部里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冒险而成功的地产投机家，他自己也曾在拉扫拉路和华盛顿街见到他的惹眼的事务所。洛斯是个极

能动人的人，年紀五十左右，高身材，黑胡子，黑眼珠，大鼻孔的拱形鼻，天然鬚曲的头发好象电烫过一般。雷斯脫对他所受印象最深的，是他那种柔軟如猫的体态和他那双长而瘦削的白手。

洛斯有一桩地产生意要向甘先生建議。甘先生当然是認識他的。洛斯說他对于甘先生的事情完全知道，他新近才同耶魯·辛普生·萊斯批发杂货行的諾門·耶魯先生合資开发“耶魯林”。甘先生知道嗎？

是的，甘先生知道这回事。

只有六个礼拜工夫，耶魯林中的崗林一段已經完全圈卖出去了，一算总利潤可得百分之四十。他又历举自己經營过的其他許多地产，都是当地著名的产业。他也承認他的事业曾有失敗的；他自己生平曾有一两次，但是他的投机总是成功的多，失敗的少，那是人人知道的。如今雷斯脫已經和甘氏公司脫离关系。也許正在寻找有利的投資，所以洛斯来給他一个建議。雷斯脫表示愿聞，于是洛斯眨一眨他的猫儿眼，就开始談起来了。

他的建議是要同雷斯脫合一个临时的股份，因为那时有四十亩地要出卖，在五十五条街、七十一条街、好斯代街和西南边亚希南路之間，他打算合資买下来从事开发。他說这一块地产大可投資，处处地方都現出很健全、很自然、且很持久的征象。市政府正要鋪砌五十五条街。又有計劃要扩充好斯代街街車的路綫，着实要延长出去。芝加哥·白林登·罗西鐵路經過这个地点的附近，将来要在这里添設一个站。据他估計，开头地价需四万元，准备两个人平均負担。鋪地，装灯，种树，測量，約計又需二万五千元。此外又要广告費，算它居总投資十分之一，暫以两年或三年計算，共需一万九千五百元或二万元。总共算起来，两人合資的总额該是九万五千元或十万元，其中希望雷斯脫分認五万。

資本算完，于是洛斯就开始估計利益。

要知这地皮的銷路和它的价格的升漲，可由接近它的地皮来判定，只要看五十五条街以北和好斯代街以东的地皮就可知道了。例如摩的麦氏的地亩，在好斯代街和五十五条街的东南角上。1882年的时候，这里的地皮只卖四十五元一亩。到1886年卖给約翰·斯洛生，就漲到五百元一亩。又三年之后——1889年——卖给摩的麦，便是現在的价格千元一亩了。現在这地皮可以分区出卖，长一百呎闊五十呎为一区，每区价格五百元。試想这里面有无利益？

雷斯脫承認是有利益的。

洛斯于是略带夸口的語气說明地产的生意應該怎么做。他說他經營地产已經有二三十年，外行人决然做不得這項投机事业，也决不是几个礼拜或是几年可以訓練起来。这其中一要威信，二要鉴别力，三要理解力。如今一班做地产生意的，要算他——洛斯——首屈一指了。他手底下养着一班能手，他能指揮一班捐客，他在捐局里，水局里，和市政府其他一切局所里都有朋友，經營起来很方便。如果雷斯脫肯同他合作，他很可以替他弄一点錢，数目当然不能确定，但少則五万总有把握，多則十万二十万也属可能。雷斯脫愿意要他詳細談一談嗎？要他把規劃的步驟說明一下嗎？雷斯脫經過几天細密的考虑，就决計应允洛斯的請求；他愿意把这事研究一下。

四十九

洛斯这个建議的特点，在于它是包含着成功的基本原素的。洛斯既有經驗，又有眼光，他所担任的任何事情差不多都有成功

的希望。他如今建議的事，又正是他的內行。只要別人肯听一听他的规划，他总非叫他相信不可的。

雷斯脫起先还不大相信，不过他对于这种投資是感兴趣的。他生平喜欢地皮。他以为你如果不过于貪，这就是一种穩健的投資。他从前絕少做这种投資，就只因为他沒有听到过那一行里的行情。如今呢，他落得个既沒有地皮，并且可以說沒有行业。

他很喜欢洛斯和他的营业的方法。他所陈述的事情都是容易証实的，而他有几处地方早已有了确实証据了。第一点，到处空曠的地方都有他的招牌；第二点，現在各种日报上又都有他的广告。他反正閑着无事，能同他去捞几个錢回来，似乎也并不坏。

雷斯脫的毛病，在于他現在对于一切事情的考虑已經不能象从前那么精細了。近来几年中——实在自始就是如此的——他所担任的工作全都是大批往来，例如大批購材料，大批定貨色，做惯了批发的生意，对于小量买卖是不感兴趣的了。他哥哥罗伯脫在工厂里，对于工人的工資是錙銖必較的，不管怎么小的漏洞也定要把它堵塞。雷斯脫一向就是大手笔，所以如今遇到这种生意，他的兴趣也都放在大处，对于銷售上的細小情形都无暇計及。他只看見芝加哥是个正在发达的都市，地价一定要漲。目前荒曠的地面，过了几年就要成为市外住宅区。無論怎样的地皮，只要买得到手，价格决无看跌的道理。至多也不过停滯不銷，跌价是断无之事。洛斯这样看法，他自己也这样看法。

但有几件事情沒有經他充分的考虑：第一件，洛斯的寿命和健康不必长保；第二件，作兴邻近的地面发达起来，这被选作住宅区的地点就要受影响；第三件，如果金融吃紧，地价不但难保

不跌，或竟要使洛斯一流的投机家完全失败的。

他把这新建議考虑了几个月，觉得事情千稳万妥，就决計把他那些仅得六厘利息的股票卖掉，来作这种新投資。第一批現金支出，就是購地的二万元，凭他跟洛斯所訂的合同交付；合同的效力无定期，以地产完全脫手为止。第二步，就要筹一万二千五百元为經營之費，也由雷斯脫付出，还有二千五百元为納稅及临时費之用，因为要照計劃来进行开发，有些費用是預計不到的。那时的情形，似乎售价的高下要看土質的軟硬而定，所种的树木也不能保其繁荣，还有自来水和煤气公司的职员都須預先有一种“疏通”，免得临时受其刁难。这种种杂务，都交給洛斯去負責办理，至于进行中的各項費用，是得商酌决定的，而雷斯脫也都与聞了。

訂立合同一年后，地面的經營已粗具規模，只須等来春登广告招攬买主。这一来，就又得立刻付出第三批款項。因而雷斯脫又把証券卖得一万五千元，来充这最后一笔費用。

到此时止，雷斯脫对于他这冒險事业都覺心滿意足。洛斯对于种种瑣碎的事务，确实都办得妥当，办得認真。地皮的开发已經很象样。虽然栽树还不多，他們却給它一个能够吸引人的名字，叫做“市中林”。雷斯脫以为附近地方象这样的树木也很多，觉得这名字不很相称，但洛斯以为凡是找住宅的人总都喜欢树木，这个名字很可以惹人注意。雷斯脫也就微笑贊成了。

对于他們这个幼稚計劃的第一陣使人冷战的寒风，起于一种謠言的传播。原来当时好斯代街和三十九条街上有許多包装公司聚集在一起，其中有一家万国包装公司，忽然傳說要脫离它們的帮，去另辟一个包装公司的区域。据报纸上的消息，那家公司主張要向南迁移，地点总在五十五条街之下，亚希南路之西。

这个地点适当雷斯脫的地产的正西，因而不免要破坏他們这住宅区的安静。他們想到这一层，就觉得前途的希望骤然暗淡了。

洛斯听见了消息，不由得暴怒如狂。他经过迅速的考虑，就决計用广告的力量把那地产大大的鼓吹一番，希望能在包装公司的計劃实现之先就脫手。他把这計劃跟雷斯脫商量，雷斯脫也觉得妥当。到现在为止，他們已經花了三千元的广告費，如今准备十天之内再登三千元的广告，要使大家知道这“市中林”是个理想的住宅区，并且有种种近代設備，将来一定要成为市中最幽靜最美丽的地点的。誰知这广告并无效果。能够出售的地皮虽然也有几段，但是关于万国包装公司的謠言太盛，大家都观望不前了。現在从任何一个观点看起来，除开有外国侨民区为邻一点特色外，这一番的企业可算是全盘失敗。

如果說雷斯脫因受这个打击而大大灰心，那还是温和的說法。他投在这里面的数目已达五万元，除他每年有条件的收入外，实际已把他的三分之二的財產放在里面了；而且每年还要納稅，还要維持修繕的費用，还要吃着跌价的損耗。他同洛斯商量，也許那地皮还可以照成本卖掉，或者将它押进一笔款子来，就把开发的事业完全放弃。但是那有經驗的地产經紀人却不象他那样乐观。他从前也有过几次这样的失敗。因此他很迷信，以为凡事开头不順利，就始終不会順利。如果一开头就受挫折，那就有一种恶鬼要跟着来，因而他不愿再干了。其他的地产經紀人也同是这种看法。

約莫三年之后，他們这地产就由法庭拍卖了。雷斯脫所投入的一共是五万元，如今只收回一万八千元多一点，而他那些聪明的朋友都說他还算是运气的。

五十

当这地产生意进行的期間，基拉特夫人决計迁到芝加哥来居住。这时她在辛辛那提已經住了几个月，关于雷斯脫不規則生活的消息已經听得很多。至于他到底跟珍妮結婚沒有，仍旧还是个問題。关于珍妮早年的历史，关于芝加哥报纸所宣傳的一个青年富翁如何因恋爱而牺牲财产的事，以及罗伯脫如何排挤他以致他跟甘氏公司断絕关系的事，她已經統統打听出来了。雷斯脫这样的牺牲自己，她很替他惋惜。他如今又已經閑蕩了差不多一年了。再过两年，他的机会就要完全丧失。他在倫敦的时候曾經对她說他並沒有很多的幻想。那末珍妮是他的幻想嗎？他是真正爱她的呢，或者只是可怜她呢？她很想确实知道一下。

基拉特夫人在芝加哥租住的房子，是德来克色路上一座庄严的巨邸。“今年冬天我要移寓到芝加哥去，希望跟你多見面，”她写信給雷斯脫說。“我对辛辛那提的生活覺得非常厌倦了。到过欧洲之后是要覺得这样的——好吧，你总知道。礼拜六我曾見着諾尔斯夫人。她曾問起你。你該知道她是你的亲爱的朋友。她的女儿明年春天要同吉米·西佛倫斯結婚了。”

雷斯脫得到这信，心中快乐和猜度的感情交混着。她到的时候当然要大大的請客。她会冒昧地把他和珍妮一起請去嗎？一定不會的。她这时候一定已經知道实情了。这是她的信里已經明白流露出来的。她說她要跟“他”多見面。这就是要把珍妮除外的意思。他决計要把全部事情坦白告訴螺底。那末他們将来應該亲密到如何的程度就可以随她選擇了。因此，螺底到后的一天下午，他坐在她那舒适的閨房中，对着一片淡黄色的魅人景

象，就决計把自己以前的事情对她和盘托出。她是会了解他的。这时候，他正开始怀疑地产生意的前途，觉得有点儿烦恼，所以遇着了这个知己，就有些要推心置腹了。至于珍妮，他觉得现在还不能把自己的心事对她宣布。

“你知道的，雷斯脱，”螺底怵着他的供状——那时侍女已经把茶送给她，白兰地和苏打送给他，走开了——“自从我归国之后，曾经听见许多关于你的消息。你肯不肯把你的事情统统告诉我？你知道我对于你是实在关心的。”

“你听见我的什么事情，螺底？”他安静地问。

“哦，关于你父亲的遗嘱是一件，关于你的脱离公司又是一件，还有些关于甘夫人的闲话，我却不大感兴趣。你懂得我的意思吗？你是不是要把事情解决，恢复你合法的财产呢？在我看来，这是很大的牺牲，雷斯脱，除非你对她真有爱情，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你到底爱她吗？”她狡猾地问道。

雷斯脱默默躊躇了一下。“我实在不知道怎样回答你这最后一个问题，螺底，”他说。“有时候我想是爱她的，有时候我可自己也不知道爱她不爱她。我现在要完全坦白的对你说。我实在从来不曾遇到过这种奇怪的境地。你是很喜欢我的，我呢——好吧，我不说我对你的感想吧，”他微笑了。“可是无论如何，我可以对你坦白的说。我是没有结婚的。”

“我也这么想，”她等他停顿下来就说。

“我之所以不结婚，因为我始终委决不下这事到底该怎样。我初次遇见珍妮的时候，我觉得她是我生平见过的第一个迷人的女子。”

“这就可以说明你那时候对我怎么看法了，”他的对座人插嘴说。

“請你不要插嘴，如果你愿意听下去的話，”他微笑說。

“請你告訴我一件事，”她說，“以后我再不开口了。那是在克利夫兰的时候嗎？”

“是的。”

“我也听见这么說，”她首肯道。

“她那时是这么——”

“一見就要爱上的，是不是？”螺底又冒昧着插嘴說。因为她那时心里总觉有点不宁貼。“我知道的。”

“你肯容我說下去嗎？”

“对不起，雷斯脫。我不由得要受几下刺激呢。”

“好吧，总而言之，我那时是被迷惑了。我当她是天底下最完美的一件东西，虽然她跟我的世界有点儿隔膜。但是我們是个平民主义的国家。我因而想要她来也是无妨的，于是我——好吧，你也知道了。那就是我的錯誤所在的一点。我想不到这事会有这般严重的。这时以前，我除你之外从来不曾关心过別的女子，而我对于你——可以坦白講——也不曉得自己究竟愿意不愿意跟你結婚。我想我是不愿意跟任何女子結婚的。我当时的主意，不过是要跟珍妮暫時結識，等到事情平靜下去，仍旧可以离开的。我只消給她充足的贍养費。我不至于留恋她。她也不会留恋我。你总明白这个意思吧。”

“是的，我明白，”他的听供人答道。

“好吧，可是你看，螺底，事实却不如我的預計。她是一个性情特別的女子。她是富于感情和情緒的。她并没有受过我們心目中的那种教育，但她具有一种天生的文雅和才情。她是一个很好的管家。她又是一个理想的母亲。她是天底下最多情的动物。她对于她的母亲和父亲的爱是非言語所能形容的。她对她的

女儿——是她的，不是我的——的爱，也是完全无缺的。她并没有一般漂亮社交女子那么的温雅。她跟人家对答并不怎么样机灵。她不能够跟人家作应对如流的谈话。她的思想是迟缓的，我想。她有一部分重要的思想始终不会流露到表面上来，可是你能感觉到她实有所思，实有所感。”

“你给她好一番赞美啊，雷斯脱，”螺底说。

“这是我应该的，”他回答说。“她确实是个好女子，螺底；可是话虽如此，我有时候想我对她不过有同情而已。”

“不要说得这般确凿吧，”她警告他说。

“确实是的，不过我后来却为了她遭遇许多不幸事儿了。第一着，我本来一开头就该跟她结婚的。只因为没有结婚，才发生了许多纠纷，受人家许多毁谤，许多议论，竟使我一时失措。又因我父亲的这张遗嘱，纠纷就愈加厉害起来。我如果跟她结婚，我就要丧失八十万元的财产——实在还不止此数，因为现在公司已改组成一个托辣斯了。大概丧失之数可以说是二百万。如果我不跟她结婚，那末两年之后什么都丧失干净。当然，我可以假说已经跟她分离的，可是我又不愿意说谎。我不能用这法子来伤她的感情，而她也是对我一心一意的。现在我自己问心，到底还不晓得自己愿不愿意弃绝她。老实说，我到底还不晓得怎么样才好。”

雷斯脱四面一看，用一种遥远的沉思态度点上一支雪茄，这才把眼睛看到窗外。

“这个问题真的没有法子解决吗？”螺底瞪视着地板问他。于是，经过几分钟的沉默，她就站了起来，把手放在他那坚实浑圆的脑袋上。她那微有香气的黄色绸便衣触着他的肩膀。“可怜的雷斯脱，”她说。“你的确是把自己牢牢拴住了。但这是个很难解

的結，亲爱的，你得一刀斬断它。你为什么不也跟現在对我一样，把全部事情跟她商量一下，看她有怎样的感想呢？”

“这好象是太殘忍些，”他回答道。

“你必須用断然的手段，亲爱的雷斯脫，”她坚持說。“你不能尽管这样耽誤下去。你实在是大大的对自己不起。坦白的說吧，我是不能劝你跟她結婚的，但我这話并不是为我自己着想，虽然我現在仍旧愿意要你。我可以对你老实說，無論你愿不愿意来求我，我总是爱你的，而且永远是爱你的。”

“我知道，”雷斯脫說着站了起来。他捏住了她的手，好奇地对着她的臉端詳一回，这才走开去。她气喘得一时說不出話来。他这行为使她心神勁蕩了。

“可是，雷斯脫，象你这样一个人，这每年万元的收入是养不住的，”她繼續說。“你是一个社会的人物，不應該就此耽誤終身。你應該回到你自己那个社交的和經濟的世界。只要你能恢复你在公司里的利益，以前的一切就都可于你无損。你可以操縱你自己的前途。如果你把实情告訴她，她應該不会反对。如果她是关心于你的，象你所料想的，那么，她就應該乐于做这样的牺牲。这是我可以肯定的。至于她的贍养，你当然可以很充裕的供給她。”

“珍妮所要的并不是錢，”雷斯脫阴郁地說。

“好吧，即使她是不要錢，她沒有你也能生活的；如果有了充裕的收入，就可以生活得更舒服了。”

“即使我能帮助她，她也决不会要的，”他又庄严地說。

“可是你必須离开她，”她又用断然的語气坚持說。“你必須离开她。每一天的光阴对你都是珍貴的，雷斯脫。你为什么不下馬上就下决心——今天就下决心——今天就行动起来呢？为什

么呢？”

“不能这么快！”他抗議說。“這是一件很為難的事情。老實對你說，我是不願意這麼做法的。這似乎太殘忍——太不公道的了。我不願意把自己的事情到處去跟人商量。我以前跟任何人都沒有談起這事——連我的父親、母親，也沒有向他們談起過。可是你似乎比任何人都親密些，所以我今天既遇到你，覺得應該對你解釋一番，這是我實在願意的。我對你很關心。我不知你了解不了解在這情形之下我何以還能如此。但是我確實是如此。你在知識上和感情上都同我非常接近，非我始料所及。你不要皺眉。你要我說實話，是不是？好吧，我已把實話對你說。現在要請你把我解釋給我自己聽，如果你能夠的話。”

“我不是要跟你辯論，雷斯脫，”她把手攔在他胳膊上溫和地說。“我只是要愛你。一切經過的情形我是十分了解的。我替自己難過。我替你難過。我又”——她疑遲了一下——“替甘夫人難過。她是一個美貌的女子。我喜歡她。我實在喜歡她。但是她跟你是不配的，雷斯脫，她實在是不配的。你需要另外一種女人。我們現在這樣議論她，原好象太不公道的，但實在並非不公道的。我們都要顧着我們自己的身分。我想你如果象方才對我說的一樣，把這事的實情完全擺在她面前，她就可以了解，並且對我們表示同意了。她決不能存心要害你。倘如我，雷斯脫，居于她的地位，我就會放你脫身。我這是老實話。你也應該相信我。我想凡是有良心的女人總都應該這樣的。這種辦法原也要使我傷心，我可是願意。她也原要傷心的，可是應該這麼做。我想我和你一樣能夠了解她，或者更了解些，因為我是女人。哦，”她停了一歇又說，“我恨不得親自同她談一談。我一定能夠使她了解的。”

雷斯脫看看螺底，深以她這樣的热心為可異。她是美麗的，

有吸引力的，实在值得注意的。

“事情总不能这么快法，”他重复說。“我要再想一想。我还有考虑的时间呢。”

她呆了一会，稍覺有点灰心，但是仍旧很坚决。

“这是該行动的时候了，”她也重复說，說时把整个心灵都从眼光中流露出来。她要这个人，而她并不覺得讓他看出自己要他为可羞。

“好吧，讓我考虑考虑，”他很覺不安地說了这句就匆匆告別而去了。

五十一

雷斯脫已經把他的困难处境热心考虑过，而且准备不久就要行动了，誰知他那海德公园的住宅里又发生变故，以致事态更加复杂起来。原来葛哈德的健康很快衰落下去了。

逐漸逐漸地，他已不得不放弃他在那里的种种职务；最后，他竟臥床不起了。他躺在他的房間里。珍妮虔誠地服侍着他，味絲搭也常常去看他，雷斯脫也偶尔到他房里去問問。离开他的床不远有一个窗口，可以看見底下的草地和附近的街道，老头子常常向窗外凝視，心想沒有了他，不知这个世界怎样过下去。他疑心馬夫烏子并不好好的看馬和馬具，送报的人不留心他的送报时间，管爐子的人把煤浪費，或者沒有給他們充分的热。还有其他許許多多的事情，关系虽然小，在他却都是真正的心事。他知道一家人家應該怎么样管理。他对于他自任的种种职务都絲毫不肯苟且，总怕事情做得不妥当。珍妮替他做了一件极华丽的粗羊毛浴衣，上面用深藍綢子鑲着，又配上一双又軟又厚的粗

羊毛拖鞋，但是他都不常穿。他情愿躺在床上，旁边放着聖經和路德教的报纸，随便拿来看看，时时要問珍妮外面的事情怎样。

“你得到地下室去看看那家伙在做什么。他連一点暖气都不給我們了，”他常要这样抱怨。“我可以賭咒他在做什么。他坐在那里看書，忘記了添煤，爐子都快熄掉了。啤酒放在那儿，他可以随便拿的。你該把它鎖起来才是。你不曉得他这人的好歹。也許他是个坏人。”

这种时候，珍妮就要对他抗議，說家里的暖气并非不足，那人也是个安分的好人，就算喝点啤酒，也算不了什么。于是葛哈德立刻就要发起脾气来。

“你們总是这个样子的，”他使劲嚷道。“你們簡直不講經濟。我要不管，你們就什么事情都随他去了。他是好人！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他的爐子常常生着嗎？院子里常常干淨嗎？你要不看牢他，他就跟別的人沒有两样，都不是好东西。家里的事情都得你亲自去看着的。”

“好的，爸爸，”她就竭力安慰他，“我会去的。你別操心。我要把啤酒鎖起来。你現在要吃点咖啡面包嗎？”

“不，”葛哈德立刻搖手說，“我的胃很不妥当。我不曉得怎样才会好呢。”

馬金医生是那一带的領袖內科医生，經驗學力都好，珍妮就把他請來看父亲的病。他指点了几件簡單的事情——热牛奶，滋补的酒，休息——但是告訴珍妮說希望不能太多。“你知道他已很有几岁年紀了。現在他很虛弱。假如他除了二十岁年紀，我們的办法就很多。他現在的症候已經很深。他也許能再維持一些时。他也許再能起床操作，也許再不能。这是我們大家迟早

总要有的事。我现在是什么都不担心的了。我自己的年纪也老了。”

珍妮知道父亲的病已将不起，不免有点悲伤，但她想他在这种舒服的情境之下过世，倒也可以安慰。在这里，至少是一切都能料理周到的。

后来不久，就已证明这是葛哈德的最后一场病了。珍妮因想自己有把消息通知兄弟姊妹的义务。她写信给巴斯，只说父亲有病，巴斯回信说他很忙，除非病势沉重他不能抽身。又说乔其在罗乞斯脱，想是在舍夫·耶弗孙花纸公司里工作。马大和她的丈夫已到波士頓去了。她的住址是在城外一个叫做贝尔蒙的近郊村落。威廉在奥马哈，替本地一个电气公司工作。味罗尼加已经同一个名叫阿柏脱·舍利登的结婚，他是跟克利夫兰的药材公司有关系的。“她从来没有来看我，”他抱怨道，“可是我会通知她的。”珍妮亲自给他们每个人都写了一封信。味罗尼加和马大回信都很简单。她们说听见父亲有病很难过，如有不测，希望珍妮通知她们。乔其回信说，除非父亲病重，他不能到芝加哥来，但他希望时时听到消息。威廉则据他后来说，并没有接到珍妮的信。

葛哈德的病一天沉重似一天，使得珍妮心里非常痛楚；因为他父女两人虽曾有过一时的齟齬，如今相处日久，感情已经非常融洽了。葛哈德已经明白认识他这一度被逐的女儿实在是善良不过的，至少对于她是无可指摘的。她对他从来没有出过恶言，从来不跟他违拗。如今他病了，她到他房里进进出出，一个晚上或是一个下午总要有十几回，不住来看他可舒服，问他可要吃东西。后来他更虚弱了，她就整天坐在他旁边读书，或是在他房里做针线。有一天，她替他铺枕头的时候，他拿住她的手，用嘴亲

它。他那时已經覺得很虛弱很頹唐了。她吃惊地抬起头来，喉中象有一块东西哽塞着。他眼中含着眼泪。

“你是好孩子，珍妮，”他断續地說。“你待我好。我曾經虐待你，委屈你，可是我年紀老了。你是肯饒恕我的，是不是？”

“哦，爸爸，你別那么說，”她央求道，同时也不由得泪如泉涌了。“你知道我是没有什么可饒恕的。我才对你不起呢。”

“不，不，”他說；她就跪在他旁边大哭起来。他把他的黃瘦的手攔在她的头发上。“你听，你听，”他断續地說，“我从前不懂得的事情現在有許多懂得了。我們年紀老了，人也聪明起来了。”

她装做要去洗手面，离开父亲的房間，这才又哭了个痛快。他真的終于饒恕她了嗎？她是曾經这样欺騙他的！她决計要更尽心的服侍他，事实上却已經不可能了。但是經過这次和解后，他似乎是更快乐更滿足了，因此父女两人又度过了几个非常快乐的鐘点，这就是他們的最后談話了。有一时他对她說，“你知道我現在覺得簡直同做小孩子的时候一样了。要不是骨头太硬，我竟要爬起床来到草地上去跳舞了。”

珍妮面作笑容，暗地却在嗚咽。“你会剛强起来的，爸爸，”她說。“你慢慢的好起来了。改天我同你出去坐車兜圈子。”她想起这最后几年能够使他舒服，心里很快乐。

雷斯脫呢，对他也是多情的，顧念的。

“他今天晚上怎么样？”他每天一回到家就要这样問，并且要到老头子房里坐了几分鐘才出来吃晚飯。“他气色还好，”他对珍妮說。“他总还可以活些时。我并不担心。”

味絲搭也費很多的时间去陪伴外祖父，因为她已經很爱他的了。她有时見老人不很嫌煩，就把她的書帶到他房里去背，有

时把他的房門开着，彈鋼琴給他听。雷斯脫曾經給她一个百音盒，她有时拿到他房里去开。但有时候他对什么东西什么人都覺厭煩，他就只要珍妮独个人陪伴他。珍妮就靜靜的坐在他旁边縫紉。她已經明白看出他是离开末日不远的了。

葛哈德性情拘泥，所以关于身后的事情一切都吩咐周到。他要葬在离开南区还有数哩的一个路德教堂的小坟場，又要那教堂里那个亲爱的牧师来替他举行葬礼。

“什么东西都要儉朴，”他說。“只消我的那套黑衣裳，和我禮拜天穿的鞋子，以及那条黑領帶。此外什么都不要。我能这样就好了。”

珍妮央求他不要說这些伤心的話，可是他仍旧要說。有一天四点鐘的时候，他忽然轉症，五点鐘就死了。弥留时，珍妮抓住他的手，看着他的費力的呼吸；他一两次开开眼睛来对珍妮微笑。“我是死无遺恨了，”他最后說。“我已尽我的能力了。”

“你別說死呀，爸爸，”她央求說。

“这是末日了，”他說。“你是待我好的。你是一个好女子。”

此后她就不再听見他的話了。

这个苦恼的一生的結局，使得珍妮感到深切的悲哀。他們父女的感情本来深厚，她覺得他不但是自己的父亲，并且是自己的朋友和顧問。她現在已經看出他的真相了——他是一个勤忙苦作、忠厚誠实的德国老人，曾經尽力撑起一个困苦的家庭，过着一生純厚的生活。的确，她曾經构成他的一桩重大的心事，而她又是騙他到死的。她心里疑惑，不知他死后也能发觉她曾对他說謊否。他能饒恕她嗎？他是曾經叫她好女子的。

所有的儿女都打电报去通知了。巴斯回电說馬上來，第二天果然就到。其余都回电說不能來，却要珍妮把詳細情形报告，

珍妮因又分別写信給他們。路德教堂的牧师被請来祈禱，并且擇定殯葬的日期。一个肥胖而整洁的殯殮員被請来料理一切。邻居的朋友也有几个——和他家最知己的几个——来吊唁，于是第二天早晨就举行葬礼了。雷斯脫陪伴珍妮、味絲搭和巴斯到一座紅磚头的小小路德教堂，沉悶地做过那干燥无味的仪式。他厌倦地听着那关于将来生活的美好和报酬的长篇演講，以及关于地獄的事情。巴斯听得几乎累死了，但是态度很矜持。他如今对于父亲已經跟陌路人无异了。只有珍妮同情地哭泣。她把过去的一切情境一重重回想起来，想起当初他过的是何等困苦顛連的生活——他的鋸木为生的日子，他在工厂頂楼居住的日子，他們在十三条街陋屋中栖身的日子，他們在克利夫兰劳利街吃苦的日子，他因她而起的悲哀，他因母亲之死而起的悲哀，他对于味絲搭的爱和关心，以至这最后几年的事。

“啊，他真是一个好人，”她想。“他的心是极好的。”想到这里，听见大家正唱贊美詩：“上帝是我們的雄壮的堡垒。”于是她大声呜咽了。

雷斯脫拉拉她的胳膊。他見她这般悲慟，自己也几乎忍不住要哭了。“你不可以这样，”他低語道。“我的天，我受不住了。我非出去不可了。”珍妮略略鎮靜了些，可是她跟父亲的最后一訣，确实是使她难堪的。

在贖罪者的坟場，雷斯脫已經替他买了一片地，当时大家同送那質朴的棺材落入穴中，堆上泥土。雷斯脫好奇地看看那赤裸的树木，那枯黃的荒草，及由这簡單坟墓旁边鋤起的褐色的泥土。他觉得这坟場并没有什么特色。这是平凡的，簡陋的，原是一般劳苦工人的葬地，但是死者自己要葬在这里，也只得随他去了。他又看看巴斯那張苦涩而瘦削的臉，心想这人不知是做什

么行业的。于是他看到珍妮身上，見她正在揩抹紅肿的两眼，就想道，“她真是个有心人。”那时珍妮的情緒是十分深切而真摯的。“无用說得，她是个好人呢，”他又自忖道。

回家經過那些风扫揚尘的街道，他跟巴斯和味絲搭談到一般的人生問題。“珍妮把事情太看得認真，”他說。“她很有点忧郁的傾向。人生并不是那么坏的，不过她自己过于敏感罢了。我們都有煩惱，只不过多少之分，大家都要能忍耐过去。我們不能断定誰比誰好，或者誰比誰不好，我們各人都有一份儿煩惱的。”

“我可情不自禁呢，”珍妮說，“我覺得有些人实在是可伤心的。”

“珍妮向来就有点儿忧郁，”巴斯插嘴說。那时他覺得雷斯脫是个漂亮人物，覺得他的生活非常美滿，又覺得珍妮确实是得意了。他想自己当初預料珍妮的将来，現在一点都不准。人生确实是不可思議的。当初，他以为珍妮是毫无办法而且毫无好处的呢。

“你要拿出勇气来应付事情，不要象这样一下子就会癱軟，”雷斯脫最后說。

巴斯的意見也是如此。

珍妮沉思地凝視着車窗外。随后她就看見自己的家，那一所靜默的巨厦，却再沒有葛哈德在里面了。她从今以后不能再跟他見面了。大家到家之后，都走进了圖書室。神經過敏而富于同情的香奶送上茶来。珍妮坐了一会儿就出去料理家事。她忽然发生一种奇想，不知自己死后葬身在什么地方。

五十二

葛哈德之死，对于雷斯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但他看见珍妮悲伤，也不免有点同情罢了。他的喜欢葛哈德，就只为他那许多道地的品德。除此之外，他对他并没有什么感情。他因要安慰珍妮，带她到海水浴场去住了十天，打算回来之后，过几天就把他的实情对她说明；他要把问题明白放在她前面。现在，事情已经比较容易些，因为地产生意的前途危险，已经对珍妮说过的了。她也知道他对于基拉特夫人是仍旧感兴趣的。雷斯脱曾经毫不犹豫地对珍妮说他和基拉特夫人确实要好。起初，基拉特夫人曾经正式请他带珍妮到她家里去，她自己却从来不来拜访，而珍妮也十分明白她是不会来的。如今父亲已死，她就开始疑惑到自己将来的身世；她怕雷斯脱是不会跟她结婚的了。事实上，他也从来没有露过要跟她结婚的意思。

事情真有不约而同的，那时罗伯脱也正决定要有所行动。他知道自己已经不能对雷斯脱直接规劝，所以也不再尝试，却想要从珍妮身上去用工夫。他以为她大概是还服从理性的。如果雷斯脱至今还没有跟她结婚，她就应该明白认识他并没有要跟她结婚的意思。倘如有一个肯负责任的第三者能够和她接近，将种种事情对她说明——其中当然包括供给她生活费一个条件——那末效果怎么样是难料的。怎见得她不会自愿离开雷斯脱，因而把一切的纠纷都解决呢？他想雷斯脱到底是他的兄弟，不应该把财产无端丧失的。那时罗伯脱已经把事情统统抓在自己手里，所以他乐得而慷慨了。因此，他就决定叫合组法律事务所里的奥白莲担任这疏通的工作，因为奥白莲虽然是个律师，为人却

很温和，脾气也很好。他可以把雷斯脫的家庭如何感覺，以及他如果維持着她的關係，必將遭受如何的損失，等等情由，都細細對她說明。如果雷斯脫已經跟珍妮結過婚，奧白蓮自然會曉得的。至於她的生活費，他打算不妨慷慨些給她，譬如說五萬，十萬，或者多至十五萬都可以。主意已定，他就把奧白蓮叫了來，授以機宜。奧白蓮既是甘家財產的顧問律師，對於雷斯脫的最後決定當然有去過問的義務。

奧白蓮到了芝加哥，先去找雷斯脫，剛巧出門去了，他認為機會很好，因就直接到海德公園的住宅，把名片送進去給珍妮。珍妮全然不知道他的來意，幾分鐘後就下樓來，很溫和地接待他。

“這位就是甘夫人嗎？”他把頭略略一點問道。

“是的，”珍妮答道。

“我是奈脫·啟脫雷·奧白蓮合組法律事務所里的奧白蓮，想在名片上已經看見了，”他開頭說道。“我們是已故的甘老先生——就是你的——甘先生的父親——的法律顧問。我今天冒昧而來，你要覺得奇怪，可是你家丈夫的父親在遺囑上立了條件，對於你和甘先生都有重大的關係。這幾個條件非常重要，如果甘先生沒有對你說過，我覺得應該通知你一聲。據我推測——對不起——可是我看情形——覺得他是不會告訴你的。”他停住了，現出詢問的神氣——他面上的每一個地方都含着一個詢問符號。

“我不十分明白，”珍妮說。“我一點也不知道那遺囑的事。如果上面有我應該知道的地方，我想甘先生總會告訴我的。可是他現在還沒有對我說過。”

“哦！”奧白蓮覺得非常滿意的轉過一口氣來說。“果然不出

我所料。現在如果你肯容許我，我先把這樁事講個大概。然後請你自己決定，要不要再聽詳情。請坐下好嗎？”原來他們這些話都是站着講的。至此，珍妮才坐下來，奧白蓮也就拉了一把椅子，靠近她坐下。

“現在開頭講吧，”他說。“我想有一層當然用不着我說，就是甘先生的父親對於——哦——你和他兒子的這種結合是竭力反對的。”

“我知道——”珍妮才說了半句又停住了。她覺得昏迷，煩亂，並且稍稍有點兒害怕。

“甘老先生未死之前，”他繼續說，“他就對於你的——哦——對於雷斯脫·甘先生表示反對了。後來他在遺囑中訂立幾條關於財產分配的条件，竟使他的兒子，就是你的——哦——你的丈夫很不容易享有他應得的股份。照理，他應該可以繼承甘氏製造公司財產的四分之一，照目前這帶地方的價值計算，可以值得一百萬元，或者還要多些；此外又可以分得其他財產的四分之一，也值得五十萬元模樣。我相信甘老先生實在是巴不得兒子能夠繼承這份財產的。但是因為你的——哦——甘先生的父親所訂立的條件，雷斯脫·甘先生除非依允他父親的一種——一種遺命，他就得不到他的遺產。”

奧白蓮收住話頭，眼珠在眶子里不住前後左右的亂動。他雖然懷着一肚子的成見而來，却不由得被珍妮那媚人的相貌深深感動。他至今才明白雷斯脫所以不顧一切人的反對而牢牢抓住她不肯放手的理由。當他坐在那裡等她開口的时候，他繼續偷偷地將她審視端詳。

“那遺命是怎麼樣的呢？”她最後問道；那時她的神經因受靜默的壓迫略覺有點緊張了。

“你問起这一层，使我非常高兴，”他繼續說。“可是这个題目我覺得很难提出——实在很难提出。我現在是用甘氏財產探訪人的資格来的，我可以說是甘老先生的遺囑的執行者。我知道你的——哦——甘先生对于这桩事情是很焦心的。我又知道你聽見了也一定要焦心。不过这是沒有法儿的事，必須要設法解决的。我現在虽然很不愿意說出来，却不得不对你明說。那甘老先生在遺囑里規定的办法是，除非，除非”——他的眼珠子又前后左右的乱动起来——“他愿意和——哦——和你离开”——他停住轉气——“他就不得享有这一笔遺產或其他遺產，或者只許他每年一万元的收入，而这一万元也是以他跟你結婚为条件的。”他又停了一歇。“还有一点，”他繼續說，“那遺囑上規定給他三年的考虑期間。現在这期間已經快要滿了。”

他停住了，心想珍妮或者将有怎样的感情冲动，但她只是呆呆地看着他，她的眼睛已被惊愕、苦恼和不幸所籠罩。現在她明白了。雷斯脫是为她而牺牲財產的。他近来的投机事业，就是謀求复兴和独立的一种努力。近来这几年，她常常看見他象有非常的心事，往往煩躁不安，到現在方才明白。他是不快乐，他是担着要丧失財產的心事，可是他始終沒有对她說過。原来他的父亲果真取消他的遺產了！

那时奧白蓮坐在她面前，心里也很不安。他看見她面上的表情漸漸明显，很是替她难过。但是他仍旧不得不說明实情，不得不讓她知道。

“我很抱歉，”他看准了她不准备馬上和他对答的一个当儿說道，“我把这不幸的消息送来給你。我老实告訴你，我覺得我自己的处境实在苦痛得很。我本人对你並沒有恶意——这个你当然應該諒解。他們的家庭現在也对你沒有恶意——这个我希

望你能相信。当那遗嘱宣读的时候，我曾经同你的——哦——同甘先生说过，这事是不公道的，可是我不过是甘老先生的顾问和遗嘱执行人，我当然没有办法。我想你最好能够知道这事的实情，才好帮助你的——你的丈夫”——他示意地停了一停——“寻出一种解决。他要把财产完全失掉，我觉得很可怜，就是他家里人也都觉得可怜。”

珍妮本来已经把头朝过去呆看着地板，至此才又朝过来呆看着他。“他决不可以失掉，”她说；“这是不公平的事情。”

“我听你说这句话非常快活，甘——甘夫人。”他第一次无犹豫地用着这个称呼。“我也可以很坦白的对你说，我来的时候还怕你要用另外一种态度接受这个消息呢。你当然知道甘家的家庭是很家族主义的。那位甘老夫人，就是你的——哦——你的丈夫的母亲，她是个很骄傲很孤僻的女人，而他的兄弟姊妹们对于亲戚关系也都具有很深的成见。他们都把他和你的这种关系认为不正常，并且是——请恕我鲁莽——不能使大家满意的。你总知道，前几年里外边的议论很多，甘老先生就觉得为家庭的名誉起见这事是无可妥协的了。他觉得他的儿子第一着就已弄错。所以遗嘱上的条件之一，是说如果你的丈夫——对不起——如果他的儿子不肯跟你断绝而想继承他应得的财产，那末就是要享有我刚才对你说的那每年一万元的收入，他也必须——哦，他必须饶恕我，我好象太残酷了，可是并非故意如此的——他也必须先跟你结婚。”

珍妮熬着心中的苦痛。她觉得这人对着她的面说出这种话来，实在是太残忍了。这非法同居的全部企图，已经显得逐步都是不幸的了。如今这桩不幸的事情只有一种解决法，她已看得很明白。她必须离开他，或者他必须离开她。此外再没有第二

条路。叫雷斯脫靠这每年一万元过活嗎！这似乎也太愚蠢了。

奧白蓮好奇地看着她。他想雷斯脫也可說是錯了，也可說是不錯。他为什么不早跟她結婚呢？她是这么迷人的。

“关于这件事情我只还有一点要对你說明，甘夫人，”他温和而随意地繼續說道。“我現在覺得這話說不說在你並沒有关系，可是我奉使命而来，就不得不說一說。我希望你也用我說时的态度来接受它。我不曉得你对于你丈夫商业上的关系清楚不清楚？”

“不，”珍妮简单地回答。

“好吧，那末現在我們說得简单些，好使你容易明白，就是你如果决計帮助你的丈夫解决这个极困难的局面——坦白說吧，你如果决計自愿离开他，各別去做事业，那末——我很高兴說——哦——那就無論多少，譬如說——哦——”

珍妮站起身来，昏然地走到一个窗口，一路扭着她的手。奧白蓮也跟着站了起来。

“好吧，無論如何只要你肯下决心断絕这个关系，他們主張随你指定怎样的款項，五万，十万”——奧白蓮面有得色——“替你另外存放生息，随时可以取用。准保你将来什么都不会缺少。”

“請不要說吧，”珍妮道；那时她已伤心到不但自己失却发表的能力，并且心理上和生理上都不能再听他的話了。“不要再說了。請你走开吧。請你讓我独个人在这里。我会离开的。我也愿意离开。我会打点起来走。只是請你不要再說下去了，可以嗎？”

“我也知道你心里难过，甘夫人，”分明認識她的苦痛的奧白蓮繼續說道。“我是十分明白的，你要相信我。我要說的話都說過了。你要原諒我这差使难干——实在很难干。我万不得已才

来的，实在非常遺憾。我的名片放在这里。請你注意我的名字。你要我来的时候，我随时都可以来——或者写信給我也可以。我不耽擱你的工夫了。我对不住你。我希望你不要对你丈夫說我来过——你最好是自己打主意。我跟他是极要好的朋友，我实在对不住他。”

珍妮只把眼睛瞠視着地板。

奥白蓮走到門厅里取了他的大衣。珍妮揷电鈴叫女仆，香奶应鈴而来。珍妮回到圖書室，奥白蓮急步自向前門过道而去。直到真正无人在旁的时候，她就用合着的双手托住下巴，眼睛瞠視在地上，覺得那土耳其絲絨地毯上的古怪图案漸漸幻化出奇怪的形象来。她看見自己在一所矮屋里，身边只有味絲搭一个人；她又看見雷斯脫住在另一个世界，旁边就是基拉特夫人。她看見現在这所房子已經空了，然后又看見长杳杳的一段时间，然后——

“啊，”她压下了一个要哭的冲动发出这声叹息。她用手从每只眼睛上擦去一顆热泪。然后她站起身来。

“一定是这样的，”她心中自語道。“一定是这样的。本来早就應該这样了。”这才又道——“哦，謝謝上帝，幸亏爸爸已經死了！他总算沒有看見这回事。”

五十三

雷斯脫那时已經断定，無論将来跟珍妮分离或是結合，对她一番解釋都属不可少，所以奥白蓮来过不久，他自己的主張也就实行了。奥白蓮来的那天，他是到威斯康星一个名叫海吉維基的小工业市里去的，为的那个市里发明一种新发电机，可作开动

升降机之用，那天請他去參觀試演，他自己也要去看看是否有投資的可能。參觀回來，他就打算同珍妮開始談判，誰知進門之後，就感覺到一種消沉氣氛，因為珍妮雖然已經作出一個嚴正而明達的結論，卻不容易掩飾心中的感情。她正在籌思自己應該採取的行動，認為離開是最好的辦法，但又覺得鼓不起勇氣去對他講明。象從前那樣不告而別是不行了的了。其實他是應該自願離開她的。她絕對相信這一種行動——分離——是必要的，是應當的。她想他即使願意為了她犧牲這麼大的財產，也決然沒有這勇氣。這是不可能的。他這樣的不顧危險，悶聲不響的把事情耽誤到如今，她覺得很可驚異。

他進門之後，珍妮仍舊勉力用她那種習慣的微笑迎接他，可是已經有點不大自然了。

“路上好嗎？”她還用她這句慣說的問話。

“很好，”他回答。“家里都好嗎？”

“沒有事。”她跟他同到圖書室中，他就拿起長火筷撥了壁爐中的火，這才回過頭來把整個屋子掠過一眼。那時是一月里一個下午的五點鐘。珍妮走到一個窗口面前去把窗簾摺下來。回轉身來的時候，他審視地把她看了一眼。“為什麼今天你的神色有點兒不同？”他覺察了她態度失常，因而問道。

“怎麼，我覺得很好啊，”她口里這麼回答，嘴唇上却顯出了一種特別不自然的顫抖，他分明看得出來。

“這是瞞不了我的，”他仍舊呆呆的看着她。“你有什么心事？家里出了什麼事了？”

她把頭朝過去，轉過一口氣，定了一定神。這才又朝過來跟他對面。“有一點兒事，”她勉力開口說。“我要告訴你一點兒事。”

“我知道你有事了，”他面上還帶着一點微笑，心里已經覺

得里面包含严重的意义了。“到底什么事？”

她沉默了一会，只嚙着自己的嘴唇。她不大知道怎样开头才好。最后她才打破寂靜道：“昨天有个人到这儿来过——一个叫奥白蓮的，辛辛那提人。你認識他嗎？”

“是的，我認識他。他来做什么？”

“他来跟我談起关于你和你父亲遺囑的事情。”

她停住了，因为她看見他臉上立时变色。“他見什么鬼要来跟你談我父亲的遺囑啊！”他嚷道。“他想要对你說些什么？”

“請你不要动气，”珍妮很平靜的說，因为她心里知道，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平心靜气不可。“他要对我說明你为着我要做多么大的牺牲，”她繼續說。“他要告訴我，你丧失財產的时间已經迫近。你不愿意馬上就行动嗎？你不愿意离开我嗎？”

“該死的东西！”雷斯脫凶狠狠的說。“他見什么鬼要来管我的事情？我真不懂他們对我为什么要这样好管閑事？”他气得渾身发抖起来。“都是些該死的东西！”他又嚷道。“我知道这是罗伯脫玩的把戏。奥白蓮为什么要干涉我的事情呢？事情越弄越討厭了！”說时他臉上已經发紫，眼里冒出火来，分明是怒不可遏的了。

珍妮見这情形，直吓得簌簌发抖。她不知道說什么才好了。

他过了許久，气稍平了些，才又接着說：

“好吧。他到底对你說什么来的？”

“他說你如果跟我結婚，你就只得每年一万元的收入。又說你如果不跟我結婚，仍旧同居下去，你就什么都得不到。如果你离开我，或是我离开你，你那一百五十万元的財產就可以完全得到。你現在还不覺得离开我的好嗎？”

她本来不打算馬上提出这个中心問題来，但是話已然說到

这里，这个问题就自然而然的跟着出来了。她当时立刻想穿，如果他真的爱她，他就该毅然决然的答出一个“不”字。如果他对她无所顾惜，他就要犹豫，要延宕，要把问题岔开去。

“我总觉得，”他烦躁地答道，“我总觉得现在没有加以干涉或是采取迅速行动的必要。我所反对的，是他们不该到我这里来干涉我的私事。”

珍妮听他话里分明是对她淡漠，分明只含怒而不含情，因而不由得伤心彻骨。在她这方面，主要的论点是她离开他，或是他离开她。在他呢，分明只认自己方才受人干涉一点为目前切要的问题。他自己还没有准备行动，却先受到别人的干涉，这是他觉得可恨的。她呢，虽然眼见过许多事情，却还是抱着希望，以为他和她同居日久，未免有情，明知有分离的必要，或者还不至于真的忍心分离。他原不曾跟她结过婚，但他当初有种种障碍，还是可以原谅的。如今，在这最后的一刻，即使他认为有离开她的必要，也总该对她表示一点深切的感情。谁知他仍旧这样淡漠，因而她感觉到自己虽曾和他同居这么久，却实在还没有了解他，但同时又知道自己实在是了解他的。他原有他那样的爱法。他对于任何人都不能热心地、公然地爱。他有充分的爱可以擒住她，可以把她弄到手，但是如果有更重要的事情发生，他就没有充分的爱可以庇护她了。现在他还正在辩论她的命运。她呢，是在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中受伤流血了，但她那素无决断的一生中，如今却有了决断。无论他愿意不愿意，她决不让他做这样的牺牲。如果他还不肯离开她，她也一定要离开他了。她留在这里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了。现在就只能有一种答案。但是他竟不会表示一点感情吗？

“你想马上就行动不更好吗？”她希望可以激出他一句表示

感情的話來，所以繼續問他一句。“你的期限已經迫近了，不是嗎？”

她說這話時，心神不安地把桌上的一本書不住往來推動，生怕自己把持不住，要現出難看的样子來。她覺得這時的行動和言語都很為難。雷斯脫發怒的時候，总是非常可怕的。但如今他已經有了基拉特夫人，要他離開她，應該不覺得困難，只要他愿意的話，而他是應該愿意的。無論她能替他做什么，他的財產總比她重要得多。

“你不要着急，”他倔強地回答她，因為他那時候對於他的哥哥、他的家庭和奧白蓮的怒氣還沒有平息。“時間還早得很呢。我還不知道自己到底打算怎麼辦。我實在佩服這班人的無恥！可是我不愿意再談了；晚飯快好了嗎？”他那時覺得自己的自尊心大受損傷，因而什麼禮貌都顧不得了。他已經把她和她當時的感情完全忘記了。他深恨哥哥羅伯脫對他的侮辱。他恨不得到那合組法律事務所里去，一个个的都飽以老拳。

但是這個問題不能就此擱下去，所以吃飯的時候，珍妮等心神稍定之後，就又重新把它提出來。其時有味絲搭和香奶在旁，他們說話不能很隨便，可是珍妮隱約其詞的偶爾插進一兩句。

“我可以到什麼地方去找一所小房子住住，”她和婉地說，希望他可以心平氣和的聽她。“我不要再住在这里。我獨個人用不着這麼大的房子。”

“我希望你不要再討論這樁事情，珍妮，”他堅持道。“我很不耐煩聽它。我不知道自己會做這樣的事兒。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打算怎麼樣。”他那時為着奧白蓮的事情非常氣憤而執拗，珍妮只得不再提起了。味絲搭見她的繼父平時都很溫和，今晚却這般严厉，心中大為驚異。

珍妮忽起一种奇异的感觉，以为只要她愿意的话，她还是可以笼络住他的，因为他仍旧犹豫未决；但是她又知道自己是不愿意的。这对于他是不公道，对于自己也是不公道，而且没好处，不光明。

“哦，雷斯脱，你非这样不可的，”她过了一会又央告道。“我从此再不提起这桩事了，可是你非这样不可的。此外我不要求你什么。”

此后差不多每天都有提起这个问题的时候，或是在卧室里，或是在图书室里，或是在餐室里，或是在早饭的时候，可是不一定都用语言表达出来。珍妮是一径担着心事。而她的心事又都显现到脸上来。她知道他是一定要被逼着行动的。近来这几天他对她格外体贴入微，她就尤其确定他不久就要行动了。他要用什么方式行动呢，她还不知道，但她渴望似地看着他，想要帮助他速下决断。她预料她自己将来一定会快乐——因为她去了之后他就可以快乐，那末她也快乐了。他是一个好人，什么事情都是可喜的。也许就只缺少爱。他实在从来不曾爱过她，或者是由于这许多不幸的事而不能爱她，虽然她是那么竭诚爱他的。但是他的家庭反对得太厉害，自不免要影响他的态度。这一层她也了解。那时她好象能够看见他那巨大而强壮的脑子正在那里绕圈子。他由于心眼儿好，不能残酷到了断然的把她抛弃，又由于思虑太多，不能专顾他自己的利益，或是专顾她的利益——其实他是应该这样的。

“你必须决断下来，雷斯脱，”她时时对他这样说。“你必须让我走路。我走了有什么关系呢？我是不用你担心的。也许，你把这桩事情解决了之后仍旧想要回到我那里去。你如果要去，我总是在那里的。”

“我还没有准备下决断，”是他的一贯不变的回答。“我还不知道自己想要离开你。这一笔钱，当然是重要的，但是钱并不就是一切。如果是必要的话，我有每年一万元也可以过活。我从前是这样过活过的。”

“哦，可是你决不是每年一万元维持得了的人，雷斯脱，”她辩论道。“这是办不到的。单单维持这家人家就该多少了。而且是一百五十万元呢——我决不让你打算把它丢掉。你如果不走，我就先走。”

“要是真的到了那一步，你打算走到哪里去？”他好奇地问道。

“哦，我会去找地方的。你记得在肯诺沙这边的那个山乌德小镇吗？我常常觉得它是一个住家的好地方。”

“我真不愿意想到这件事情，”他最后才有些坦白的说道。“这好象是不公道的。遗嘱上的条件都不利于你我的这种结合。我是开头就该跟你结婚的。现在我悔也来不及了。”

珍妮觉得喉咙里头有块东西塞上来，可是没有说什么。

“无论如何，现在不能够就算决定，如果我还有办法的话，”他结束道。他本来想到风波也许会过去，一等他把钱拿到手里，他就——但他是不愿意跟人家妥协也不愿意用诡计的。

后来他们就逐渐地彼此谅解起来，等到二月将尽，她就要到山乌德去看能不能找到房子了。他告诉她她可以得到充裕的赡养，无论要什么都可以有的。又说过些时候他就可以偶尔去看看她。而且他已决计要把那些播弄是非的人惩罚几个。他不久就要把奥白莲叫来，同他谈判。他要骂他一顿，以泄胸中的气愤。

但同时在他的心的背景上，却有那个魅人的、深知世故的、

正合身分的基拉特夫人的依稀倩影在那里走动。他并不要認真想念她，但她的影子老是在那里。他想了又想。“我或者不如就这样吧，”他这么說着就把事情决断了一半了。到了二月里，他就准备行动了。

五十四

珍妮所謂“在肯諾沙这边”的那个山烏德小鎮，离开芝加哥不过是很短一段距离，只消一小时十五分的火車就可以到的。鎮上大約有三百家人家，住的都是小屋，分散在湖濱一片风景秀丽的地面上。他們都不是有錢的人。那些房子的价值都过不了三千、五千，但是大部分都建筑得很适当，而且四周圍的树木长年都青，一徑都象娛目的夏景。珍妮初次是同雷斯脫坐着双馬車經過这地方的，当时看見綠树丛中挺出一个礼拜堂的白色小塔尖，又見夏日湖中有小船輕輕蕩漾，就曾經叹賞不置。

“我很喜欢到这样的地方来住，”她当时曾經对雷斯脫說，雷斯脫却嫌它太幽靜。“我将来也許有一天要喜欢这种地方，現在可还没有。这地方太偏僻了。”

后来珍妮曾經想起他这句话来。她想起的时候，正是她覺得世界太煩剧的时候。如果她将来要独个人住而且住得起的話，她就要住在山烏德这样的地方。她要在那里开辟一片小园地，养着几只小鷄子，或者树一根高竿，装一个美丽的鳥房在上面，至于花木和綠草，那是應該到处都有的。如果她能够住到这样一所临湖小屋里来，夏天晚上她就可对着湖水縫紉了。味絲搭从学校回来，也可以在四周圍玩耍了。她可以找到少数几个朋友，或者沒有朋友也可以。她覺得如果不为着味絲搭的社交的需要，她

是尽可以独个人生活的。她已經漸漸发现书——如欧文的見聞雜記，勒姆的伊丽亚，霍桑的故事新編一类——是有趣味的东西。味絲搭已經快要成为一个音乐家了；她对于乐曲的感觉是很敏銳的。她对于和諧具有一种自然的意識，对于那种感情濃烈的歌曲和乐調尤其爱好，而她自己也唱得好，彈得好。她的声音当然是完全天生的，虽然年紀不过十四岁，却已經很可听的了。那时她漸漸显出了母亲和父亲的合成的特質——珍妮的溫柔精細的心思，合着白兰德的活潑精神和干練才力。她能够很有見識地跟母亲談論自然、書本、衣服、恋爱，种种事情，而珍妮从她漸漸发展的傾向里，已經可窺見她要去开发的新世界了。近代学校生活的性質，以及其中种种知識的区分，珍妮因味絲搭的介紹，也都得知其崖略。她知道味絲搭显然要成为一个富有能力的女人。她将来一定可以自立。凡此，都使珍妮感覺到快乐，并且对于味絲搭的将来抱着很大的希望。

珍妮后来在山烏德找到的小屋，高度不过一楼半，但底下是紅磚的牆基，上面隔着綠色的格子壁，四面圍繞着游廊。屋子的形状是长而狹的，一溜儿的五开間，全部面湖。里面有一間餐室，窗子几乎直开到地板；一間大圖書室，書架嵌在壁中；一間客室，有三个大窗永远供給日光和空气。此屋占地一百方呎，四面略有几株树木点綴着。以前的住客曾經开辟出一片花床，并且放着几只綠色硬木的木桶，預备栽种耐冬植物和藤蘿之用。全屋都白漆，百叶窗和屋檐則用綠漆。

雷斯脫既知分离已属不可免，本来叫珍妮仍旧住海德公园，但是珍妮不肯。她覺得独个人住下去是不行的。那里可以触动記憶的东西太多了。起初，珍妮本不肯多带东西过去，后經雷斯脫力劝，才撿了几件銀器、挂物和家具，从海德公园带到新房子

里去。

“你一时是想不起来该要什么东西的，”他说。“统统都拿去吧。我当然是什么都不要的了。”

新房子的租期先定二年，订定得有续租五年的选择权，以及出价购买的优先权。雷斯脱既让她走，他就要尽量的对她慷慨。他不忍心也决不肯让她缺少什么。但有一件为难的事，就是对于味丝搭不知该怎样解释。他是非常喜欢她的，而且不愿意她的一生遭遇什么困难的。

“为什么不送她到学校去寄宿，等明年春天再出来呢？”他曾经有这样的提议；但因寄宿的时间已经过了，此议也就作罢。后来他们商量好，只说他有些事情要出外旅行，因而她不得不搬家。等到搬家之后，珍妮就可以随便找个理由对味丝搭说明自己已经跟他分离了。当时这种情景实在是非常难堪，而珍妮尤觉伤心的，是因她虽然知道这事出于不得已，却怪雷斯脱对她的态度未免太冷淡些。他实在是并不怎么舍不得她的，不象从前那么舍不得她的。

我们所常热心研究以期探得其中神秘的那种男女间的关系，其最难处、最苦痛的情境，当莫过于正当两情融洽美满的时候而忽遭一种全无关系的外力无端来冲破。所以这个布置妥贴而为许多乐事所由出的家庭当最后拆散、最后破裂的那几日，便是珍妮和雷斯脱都觉非常难受的期间。在她这方面，这是一种强烈的苦痛，因为象她那种稳重的性情，她是但愿和人结成一种有可效劳而和谐融洽的关系之后就这么永远下去的。原来她的一生系由许多同情和纪念的神秘缆索所织成，足以把自然中一切如同过眼云烟的元素结成一种和谐而持久的景象。这种神秘缆索之一，就在这个家是她的家，这个家是因有她对于每一个人

每一件东西的爱情和顧念而后結成而后美化的。如今，这条纜索已經到了必須断絕的时候了。

珍妮的爱情虽然絕不以物質的觀念为基础，但她生平从来没有經過这样的事情，所以如今跟这旧家庭訣別，实在覺得非常苦痛的。临动身之前，她在各个房間里走着，看看这条地毯，那套家具，和这样那样的裝飾品，都覺得不忍分离，但总以为这是无須有的了。你就想想看，从今以后雷斯脫晚上是不回来的了！从今以后她无須一早起来替他做咖啡、替他鋪餐桌了。往常，她每天总要到花房里選擇最美丽的花朵来插在桌上，而且总覺得这是特別为他而插的。現在，这是不必要的了——因为不是为他而插的了。如果一个人听慣了晚快边某种馬車的輪声打門前石徑上扎扎而来，如果一个人慣在十一点、十二点、乃至一点鐘的时候欣然自愿等听着某种脚步声打台阶上橐橐而上，那末这样的分离，这样的結局，其給人的苦痛一定是极厉害的。这些，就是珍妮未走之前时时刻刻輾轉在脑中的思想。

在雷斯脫那方面，却感受着另一样式的苦痛。他并非悲痛情之破裂，爱之失墜，却是感到一个人明知自己是为政策而牺牲仁慈忠爱等等德性因而自覺不公道的那样惨苦的意识。那时政策正指示他一条从某一观点看的光明的道路。脱离了珍妮，給她充分的贍养，他就可以自由去走他的路，就可以专心于那些自然跟着巨富而来的事务了。他也不由得想到珍妮日常替他做的种种小事情，以及她給他的种种舒适，种种快乐。她所具有的种种德性，都是他所心爱的。他已經領略过不止一次了。如今他又逼不得已而作最后一次的領略——最后見她心中苦痛而却絕无所表示的那种神情了。近几天来，他見她的举止行动和对他的态度都跟平常一样，一点沒有改变。她并不象別个女人表现出

感情的激动，也不故意在他面前假装悲伤。她仍旧很平静，很温和，很体贴他，只是暗暗猜想他要到哪里去，他要做什么，却不拿问题去激恼他。他很被她这种泰然自若的气度所感动，因而很是佩服她。这个女人确乎有一种不可及处，但这究竟是什么，且让大家自己想吧。要她的一生遭遇这样的苦命，实在是可羞耻的。然而有个伟大的世界正在呼唤他。它的呼唤声音已经到他耳朵里。而且它还曾有机会露过它的白齿呢。他真的还敢犹豫吗？

最后的时刻到了，既已跟邻人都告过别，既已放出了谣言，说他们要到外国去，雷斯脱也已经在公会堂旅馆定好房间，不用的家具也已经贮藏妥当，于是乎就不得不跟这海德公园的住宅诀别了。珍妮曾经同雷斯脱到山乌德去看过好几次。他曾经把那地方的情形留心察看。他见地方好，也觉得满意，只是嫌寂寞一点。春天将近了，花是很有意思的。她打算要雇用一个园丁，和一个管杂务的用人。咪丝搭要跟她同住。

“很好，”他说，“只是我希望你过得舒服些。”

在这当儿，雷斯脱也正在布置他自己的事。他叫他自己的律师华生通知奈脱·启脱雷·奥白莲合组法律事务所，要他们在一指定的日期把他一份财产的证书交付给他。他已经下了决心，以为自己既为情境所迫而做这种事，何妨索性用同样残忍的手段再做几件别的事。他大概是要跟基拉特夫人结婚的。他又要去做联合车辆公司的理事——因为他有他的股份，人家不能排斥他。再如果他把基拉特夫人的财产也併过来，他就可以去做辛辛那提联合拖拉机公司的管理人，在那里面，他哥哥是有重大关系的；同时又可以去管理西部制铁厂，在那里面，他哥哥也是一个领袖的顾问。他如今比之过去几年中的自己，将是多么不

同的一个人物了啊！

这时候，珍妮的心境消沉到了几乎絕望了。她感到非常寂寞。这个家庭对于她的意义太深了。当她初到这儿跟邻舍家开始往来的时候，她想象自己的前途不可限量，以为雷斯脫跟她結婚的事也作兴有能实现的一天。如今，却受了接連而来的打击了，家庭和美梦都已破碎无余了。葛哈德死了。香奶、瓦特和弗利塞婆子都已遣散了，家具大部分都封存起来了，而雷斯脫对于她也实际已經沒有关系了。她看得非常清楚，他是决不会回头的。只看他现在尚且做得出这样的事来，将来自由之后，必然要更甚于此。他将来大干一番，当然就要忘記她。而且为什么不該忘記呢？她是跟他不配的。件件事情不都已証明了嗎？在这世界上，爱是不充分的——这已然是非常明白的了。我們所需要的是教育，是財富，是訓練，是奋斗和策划的能力。她却偏不愿奋斗，不愿策划。同时她也不能。

那所房子最后封閉的一天終於到了；旧的生活終於結束了。雷斯脫伴送珍妮到山烏德。他在那小屋里耽擱些时，意欲珍妮稍稍习惯这变化——这是并不很坏的。他又說他不久就要来，可是他走了，事实是实际上和精神上都已分离，他的一切說話都属无效了。那天下午，珍妮看着他从那磚砌的过道上出去，目送着他那坚实而保守的形象，披着一套絨布的新衣，外套挂在胳膊上，仿佛滿身都写着自立和繁荣字样，不由得她一陣伤心，恨不得立时死去。她已曾和他亲吻，嘱別，她已曾祝愿他的快乐，繁荣和平安；然后她借故回到臥房中去。过一会儿，味絲搭进去找她，但她的眼睛已經很干了；一切情緒都已退落做一种模糊的沉痛了。她的新生活——一个沒有雷斯脫、沒有葛哈德、除味絲搭之外再沒有任何人的生活——已經实际开始了。

“我所遭遇的是多么奇怪的事情啊！”她一路想着走到厨房里去，因为她已决計要亲自操作至少一部分的事情。她要借此来解悶。她不愿意坐着想。倘若不因味絲搭，她就要到外面去找經常的工作做了。凡是可以减少她冥想的机会的，她都欢迎，因为她知道瘋狂就在冥想的路上。

五十五

雷斯脫跟珍妮脫脱离关系后的一两年中，芝加哥、辛辛那提、克利夫兰以及其他都市的社交界和商业界，就都看見他在社交上和营业上的精神好象返老还童一般蓬勃起来了。当他跟她同居的时候，他对于某些人物和某些事务的态度是疏远的，淡漠的，現在，他用許多方面的权势武装起来，突然的重新露臉，儼然是一个享有特权的人，要来过問这事那事了，儼然是一个金融界和商业界的要人了。当然，他的年龄也已經大了几岁。但从有些地方看，却不得不承認他是一个心理上已經完全改变过的雷斯脫了。他沒有遇見珍妮之前，原是充滿着一个从来不知失敗的人的那种自信力的。因为象他那样生长于奢侈之中，就只看見一个錢可通神的社会的乐观方面，所做的事业又都是大規模的，而其所以能如此，又并非因为他是事业的創造者，而是因为他是事业的一部份，享有天生的权利，如同人人享有空气的权利一般——因此之故，他就不得不产生一种足以蒙蔽清晰脑筋的幻覺。我們大家都很难知道沒有看見过的东西。我們大家都很难感覺沒有經驗过的事态。我們这个世界所以似乎坚实而耐久，是由于我們并不曉得那种創造它的力；雷斯脫覺得他的世界坚实而耐久，也就因它并非自己創造的緣故。必定要經過巨大的风波，必定要历过

艰难的逆境,使他觉得自己已经跟传统的力相抵触,这才他会觉悟当初对于自身的评价或有错误,觉悟自己个人的欲望和意见在公众的信念面前是要不值一文钱的。种族的精神,社会的好尚,乃至德国人所谓“时代精神”那一种东西,当其表现的时候,就有如对于某种制度负责一般,而社会组织的表现,也好像是基于一种精灵的或至少是超人间的复本的。他决不能对它抗拒。他决不能存心去蔑视它的命令。他那个时代的人,相信社会有特种组织的必要,除非他肯依顺这种组织,他就很容易成为一个被社会唾弃的人。他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曾经排斥他,他的兄弟、姊妹、社会、朋友都曾排斥他。我的天,他这行动曾经产生多大的纷扰啊!就连命运也象是背着他了。他那地产的投机,就是他生平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一个不幸运的事例。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天上的神道也是佑助他所认为不重要的那种社会组织的吗?分明是这样的。无论如何,他已经不得不把他所留恋的东西忍心割舍了,而他如今既已恢复本来面目,便又是一个雄健而坚强的人,虽不免有些被经验所消磨,却依然是有力量的,有价值的。

至于他回想以前的事,所以常常不免有点儿痛心,那不过是他所应受的惩罚的一部分。他总觉得自己是逼不得已而做了生平第一桩丑恶而残忍的事情了。他以为珍妮是不应该受这样待遇的。她曾经对他表示十分的虔诚,而他如今竟将她抛弃,实在是可羞愧的。确实,他的为人远不如她了。而最难堪的,就在他的行为实在不能以不得已的理由为借口。他尽可以靠那一万元过活;他尽可以无用这一百多万的财产。社交的快乐是他一向不能忘情的一种引诱,然而没有社交又何妨呢?他是不妨没有社交的,然而他竟舍不得,而他又把另外一个女人的思想掺入里边,于是事情更加复杂了。

这个女人跟珍妮一般好吗？这是他不住向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她也一般好心吗？她不是故意在他面前表示殷勤，希图把他从别个女人手里夺过去吗？这种行为是可钦佩的吗？这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女人会做的事吗？她毕竟是跟他相配的吗？他应该跟她结婚吗？他既知道自己对于珍妮法律上虽无责任，精神上实是负心，还应该跟谁结婚吗？谁还值得跟他结婚吗？这些思想不住在他脑子里转动。这些思想已经盘踞了他。他总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残忍而负心的事，始终都不能释然。

起先的物质上的错误，如今因加上精神上的错误而更复杂了。他是企图用第二种错误来纠正第一种错误的。这能使他自己感着满足吗？这在心理上和精神上能够得失相抵吗？这能使他心境安适吗？他想了又想，竭力要把他的生活去适应这个旧的（或宁说是新的）情境，然而他并不觉得更快乐。事实上，他倒觉得更坏了——他是充满着怨气和仇气了。如果他跟螺底结婚，他有时想，这不过是要用她的财产作武器去打击其他的敌人，而这样的结婚是他所深恨的。那时他寄寓在公会堂里，每到辛辛那提去，总带着一种疏远和敌意的精神，同理事团坐着会议，总是没精打采的，只愿自己的心境能够舒适，生活能够有兴味。然而他关于珍妮的政策却没有变更。

当然，基拉特夫人对于雷斯脱的复兴是非常关心的。她故意等了些时，暂不跟他通消息，后来才写信到海德公园的地址（好象她并不晓得他住在哪里似的），问他，“你在哪里？”这时候，雷斯脱对于他的生活的变化已经稍稍有点习惯了。他正想到自己需要一种同情的伴侣——当然是女性的伴侣。现在他已然脱离了珍妮，而业务上的往来也渐渐繁密，所以请他宴会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他曾经出现在好几个乡间别墅，都只带着一个日本的

仆人，証明他又是单身了。关于已往的事，谁都没有对他提及。

他既接到基拉特夫人的信，就想应该去看她。他觉得自己以前待她太怠慢了。跟珍妮分离以前的几个月里，他没有去看过她一次。就是现在，他也还是延宕着，直等她打电话来请他晚餐，他才应召而去。

在晚餐席上，基拉特夫人以主人的资格竭力招待客人。同席有阿蓬尼，是琴师，亚当·拉斯卡佛，是雕刻家，纳尔逊·基司爵士，是从英国来的一个科学家，尤其奇怪的，还有雷斯脱多年没有见面的贝利·陶其两夫妇。基拉特夫人和雷斯脱见面之后，就用知己重逢那么高兴的态度对答起来。“你不觉得不好意思吗？”她一见他进来就这么说，“对我这么冷淡法。我要好好的罚你一下呢。”

“该怎么罚法？”他微笑道。“我是不能辞罪的了。我想九十鞭子总该够了吧？”

“九十鞭子，嘿，真的！”她驳道。“你也太便宜了。你想想暹罗地方的犯人是怎么罚的？”

“下油锅吧，我想。”

“好吧，无论如何九十鞭子总太轻了些。我正想用个法子重重的罚你。”

“那末等你想定了请通知我一声，”他笑道。这时候，帮基拉特夫人作招待的特林肯夫人过来把他介绍给客人。大家就兴奋地谈起话来。雷斯脱本来很机敏，如今碰着这样的场面，更加兴致勃勃了。谈了一会儿，他就去跟站在身边的贝利·陶其打招呼。

陶其对他非常的客气。“你现在住在哪里？”他问道。“我们跟你不见面，差不多要有——哦，还是什么时候见过的？”陶其夫

人等着你說話呢。”雷斯脫覺察到他的態度跟上一次會面大不相同。

“的確有好些日子了，”他不在意地回答道。“我住在公會堂。”

“我前几天还打听你。你認識杰克孙·徒保亚吧？当然你認識的。我們正打算到加拿大去打猎去。你为什么不入加入呢？”

“我不能加入，”雷斯脫答道。“現在手邊的事情忙得不开交。等将来再說吧。”

陶其很想同他繼續談下去。原来他已經知道雷斯脫被举为C.H.D.公司的理事。显然，他又回到世面上来了。但是那时已宣告坐席，他就不能够再談。在席上，雷斯脫坐在基拉特夫人的右手。

“改天我还要請你吃晚飯，你肯来嗎？”基拉特夫人趁其他客人語声龐杂的当儿很誠懇地对他說。

“当然来的，”他答道。“老實話，我早就要来看你了。可是現在的情形怎么样，你知道了沒有？”

“我知道了。我已然听見過許多。我所以要你来，也就是为此。咱們應該談一談。”

十天之后，他又去看她。他好象覺得非跟她談一談不可。他感覺到煩悶和寂寞。已跟珍妮过了这么久的家庭生活，覺得旅館生活实在难堪了。他好象必須找到一个有同情、有見識的人去一抒心中的积悃，那末还有比这里再好的地方嗎？螺底是很能体諒他的心事的。如果情勢能允許的話，她是立刻就肯讓他那坚实的脑袋枕在她的胸膛上的。

“好吧，”他等一篇通套的寒暄过去之后就言归正傳，“你要我对你怎样解釋呢？”

“你已經斷了她的念頭了嗎？”她問道。

“這也不十分靠得住，”他莊嚴地回答道。“而且我不能說這全部事情是使我很快樂的。”

“我也這麼想。我很諒解你的心。我看見你在心理上是辛苦跋涉過來的，雷斯脫。我一向都注意著你，看著你一步一步的走過來，希望你心境能夠安貼。這樣的事情總是困難的，可是我始終以為這是唯一的辦法。非此是決然不對的。決然不能對的。你不能够重新陷入一種貝殼的生活。你也同我一樣，是天生不配過那種生活的。你覺得現在這樣做法要有遺憾，但是換了一個做法也仍舊要有遺憾，並且還厲害些。你是不能象那樣子過一輩子的，是不是？”

“這個我却不知道，螺底。我的确不知道。我早就想要來看你了，可是我覺得不應該。現在事情总算解決了——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是的，我很明白，”她帶著安慰的神氣說。

“但是也可以說沒有解決。我還沒有把它放下手。我还不曉得這種錢的事情是否能夠把我拘束牢。我可以坦白對你說，我雖然不能說全心的愛她，可是我心里不免抱歉，這也是有點關係的。”

“她當然是有了舒舒服服的贍養了。”她把一句問話改作一種猜測。

“她要什麼都給她。可是珍妮的脾氣很特別。她并不肯多要。她生來喜歡收斂，不喜歡鋪張。我替她在山烏德租了一幢小房子，就在這裡北邊，一個臨湖的小地方；錢也替她存了不少，但是她也知道，無論住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由她喜歡的。”

“她這時的感情我是十分了解的，雷斯脫。我也知道你的感

情。她暂时总要觉得非常痛心——这是我们在不得不有所割爱的时候大家都难免的。可是这样的时间我们总能够过去，而实际上也要过去。至少，我们总还能够活下去。她也总还愿意活下去。起先，她原要觉得难受，但是过了些时候，她就会把事情看明白，不会再抱怨你了。”

“珍妮始终不会责怪我，我知道的，”他回答道。“我才要责怪自己呢。我将要有一段时期不能不自怨。毛病就在我这种特别的性情。我自己也不能说，到底我这种烦乱的情绪有多少是由于习惯，有多少是由于同情。我有时候想我自己是世界上最没主意的一个人。我已然想过多回了。”

“可怜的雷斯脱啊！”她温柔地说。“可是有一层我可以了解的。你现在住在那里很寂寞，是不是呢？”

“这是有的，”他答道。

“那末到西巴登去住几天好不好？我就要到那里去了。”

“什么时候？”

“下礼拜二。”

“让我看看，”他答道。“我不一定能够去。”他翻查他的日记本。“我要到礼拜四才能去，也有几天可以住。”

“那末就礼拜四吧。你是需要伴侣的。咱们到那里去，可以一边散步一边谈。好吗？”

“好的，”他答道。

她曳着一件淡紫色的长袍向他走去。“你是这样庄严的一个哲学家，”她很觉舒适地批评道，“什么事情都要想得无微不至的。为什么要这样细心呢？你老是这个样儿。”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他答道。“我的性情就是这样的。”

“好吧，我可知道一件事——”她把他的耳朵轻轻一擰道。

“你大概不会再因同情而犯第二次的錯誤了。我希望你不再陷入糾紛，好把自己要做的事情有机会想一想。你是必須这样的。我呢，也愿意把我的事情交給你去管。你做我的顧問，一定能胜过我的律师。”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回过头来庄严地看着她。“我知道你要什么，”他固执地說。

“可是我为什么不应该要呢？”她又走近他去追問着。她帶着申訴和輕蔑的神气看着他。“你說，我为什么不应该要呢？”

“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他含糊着說，可是眼睛仍旧看着她，覺得她站在那里，虽然已不是妙齡，却仍旧动人得很，同时又是聰明，审慎，充滿着友誼和爱情的。

“螺底，”他說。“你不应该打算要跟我結婚。我是不值得的。实在是不值得的。我太瞧不起人了。太淡漠了。这是到底不值得什么的。”

“可是对于我却值得什么，”她坚持道。“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总之，我什么都不管。我只要你就是了！”

他拿住了她的手，然后又拿住了她的胳膊。最后，他把她拉近身来，一把摟住她的腰。“可怜的螺底！我是不值得的。你将来要后悔的。”

“不，我不会后悔的，”她答道。“我并不糊涂。我不管你想你自己值得不值得。”她把面頰貼在他的肩膀上。“我要你。”

“如果你坚持，我敢說你就可以有我，”他一面回答，一面弯下身去跟她亲吻。

“哦，”她喊着，把她的热臉埋在他的胸口里。

“这是不应该的，”他虽然还把她摟在怀中，心里却这么想。“我是不应该这样的。”

但是他仍旧把她搂着，及等她献媚地送上她的嘴唇，他就把它亲个不停了。

五十六

倘如沒有种种的勢力出来阻撓，那末雷斯脫是否終于要跟珍妮复合，那就有些难說。他过了一段时期，到了財產已經在手中拿得穩穩，而且最初那一陣风波也已經完全忘記的时候，他就十分明白，只要他肯昧却那种天生的性向，不去履行那不成文的义务，那末他是很容易用一点外交手段去謀与珍妮复合的。但是他在基拉特夫人身上已經認出了一种可謂重要的社会机会，而这观念是盘踞不去的了。因此，他对于珍妮的天然傾向，就不得不有一种关于她的勁敌的人格上和財產上的意識出来和它对抗，因为她那勁敌正是在社会上最出色而有趣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个多思想的人，当时意識之中就有这两个女人的观念一徑在那里冲突。其一是修养的、同情的、哲学的，对于优雅社会里的种种乐趣都曾有过訓練的，而且財力足以滿足她的一切欲求的；其他則是自然的、同情的、情緒濃烈的，未尝受过优雅社会的訓練，却能感覺生活的美，知道人类关系中可爱的事情，因而使她无疑地成为一个卓越的女人的。关于此，基拉特夫人也曾看出来，并且也曾承認过。所以她对于雷斯脫和珍妮的关系的批評，并非說她沒有价值，只說情境造成这种关系之失策罢了。反之，如果和她自己結合，那就可以使雷斯脫在社会上的志愿达到理想的頂点。他的物質問題之这种絕好的解决，不但是重要，而且也不宜延迟，所以他經過長時間認真考虑之后，也就决計不再延迟了。他已然对于珍妮做出这样万难弥补的負心事了。那末現

在再做这件事情又何妨呢？珍妮除他这个人之外，差不多什么东西都有了。而且她自己也認為他是應該离开的。由于这样的自解自慰，又当着这样乱人心曲的情形，他对于这个新結合的观念，就逐漸地不覺其突兀了。

雷斯脫所以終于不得跟珍妮作某种方式的复合，实在就因基拉特夫人常在面前的緣故。在这期間，好象一切情境都促成她来做他心上疑团的合理的解决。他是孤身人，除到这里那里去拜訪人家，別的无事可做，但这是他不愿意的。又因他性情冲淡，生平最喜享受的那种空气，是一个孤身人所不能造成的，基拉特夫人却很容易供給他。如果他跟她結合，事情就簡單得很。那时他們的家無論在哪里，必都会佳客盈庭。那时他就用不着操一点儿心，只消出来享受就是了。她是很曉得他喜欢怎样生活的。她的好客也不减于他。他們如果結合起来，就有許多賞心乐事可以共同去干。他已然依她的提議去同游西巴登了。在芝加哥的时候，他也竭力陪伴她宴会，跳舞，游泳。她的家已經跟他自己的家沒有两样——原是她使他有这样的感觉的。这是由于她常常同他商議家务，叫他彻底明白家里的情形，以及她要他干涉这事那事的緣故。她不愿意他感覺到太寂寞。她不愿意他思索，煩惱。她見他的时候，就是代表着舒适、忘怀和安慰。他偶尔带着朋友到她家里去，因而他要跟她結婚的謠言就慢慢的傳开了。但是螺底鉴于人家还在談論他以前的关系，所以打算同他結婚的时候絕不声張。她只愿意報紙上把他們結合的經過略略說明，及等事情恢复了常态，人家的談論平息下去，再来替他大大的鋪張一番。

“咱們何不四月里結了婚到外国去过夏呢？”她在他們已經彼此心照之后有一次問道。“咱們到日本去吧。咱們可以等秋

天回来，在跑馬場找个房子住。”

雷斯脫这时离开珍妮已久，最初那一陣自己譴責的热情已經冷却了。他虽然仍旧有点怀疑，却情愿把这疑念压下去。“那很好，”他差不多当玩笑似的回答說。“只是不要惊动人。”

“这話当真嗎，心肝儿？”她也斜着眼睛嚷道。这事是在他俩靜靜地把讀書談話消磨了一个晚上之后发生的。

“我也早已想到了，”他回說。“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該这样。”她走过他这边来，坐在他膝上，搂住了他的肩膀。

“我不大相信你会說这一句話，”她好奇地看着他說。

“那末我收回来好嗎？”他問道。

“哦，不要，不要。現在已經說定四月了。到日本去也說定了。你不要翻悔。一点儿不会惊动人的。可是天，我得預备怎样一套結婚衣服呢！”

当她攪乱他的头发时，他有点儿勉强的微笑一笑；这个快乐的音阶里不知什么地方缺了一个音，或者是因他年紀漸老的緣故吧。

五十七

在这期間，珍妮也在过她自己的生活，要在她从此栖身的这个显然不同的世界里安定下来。起先，这种离开了雷斯脫的生活似乎是可怕的。因为她虽然也有她自己的强烈的个性，却跟雷斯脫非常融洽，好象他俩已經沒有拆散的可能了。到現在，她的思想行动也还是跟他息息相关的，仿佛他們並沒有分离一般。他在哪里呢？他在做什么呢？他在說什么呢？他現在是怎么一个样子呢？每天早晨醒来，她总觉得他还在自己身边的样子。夜

里，她仿佛独个人不好上床去睡。他过一会儿一定会来的——啊，不，他当然不会来了。天啊，你就想想看，这是什么情景啊！再不会来了。却又是她自己要他不来的。

还有许多琐屑的事情，也一时觉得不惯，觉得难堪，因为这种性质的变化太彻底了，不是轻易能够渡过的。其中最为难的一件事，就是对于味絲搭不能不有个解说。原来这女孩子知识已开，不免要有所猜测、有所疑虑了。她记得人家说过，母亲生她的时候并没有跟父亲结过婚。当初星期报上登载珍妮和雷斯脱那段新闻，学校里的同学也曾拿给她看过，可是她那时就已经乖觉得很，知道母亲要不高兴，回来并没有提起这桩事情。雷斯脱的突然走开，在她当然要觉得十分惊异，但她在近来两三年中，已经看出母亲的多愁善感，生怕要触起她的伤心，所以也没有问起。最后，珍妮就不得不告诉味絲搭，说她跟雷斯脱身分不配，除非他离开了她，他的财产是很难保住。味絲搭認真听着她的话，心里却还有点儿怀疑。她非常替母亲伤心，但见母亲心里分明很苦恼，她反装出加倍有兴和勇敢的样子来。珍妮提起要送她到学校里寄宿，她立刻就反对，因为她不愿意离开母亲。她找有趣味的书本跟她共读；她劝她同她出去看戏；她弹琴给她听，又要她批评她的图画和手工。她在山烏德学校里寻到几个朋友，晚上常常带她们回来，希望可以增加家庭生活的兴趣。珍妮因对她那优美的品性渐渐重视，也就跟她愈加亲密起来。雷斯脱是走的了，但至少还有味絲搭在这里。在她这种无聊的生活里，味絲搭大概要算是她唯一的安慰了。

还有一层难处，就在她不能不把自己的历史讲给山烏德的邻居们听。大凡以幽居生活为满足的人，原有很多无须把自己已往的事情对人报告，但是照例，有些事情是不能不说的。人们

都有好問的習慣，即使是屠戶和餅師也所不能免。逐漸地，他們必須把一些實事對人家講述，如今在這裡，自然也不能例外。她不能說她的丈夫已經死了，因為說不定雷斯脫有一天要回來的。她只能說她已經離開他，使人看起來，好象唯有經她允許他才可以回來似的。因此，鄰居當中都用一種關切和同情的眼光看待她。這不能不算是她手腕高妙。這樣，對於內外兩重難關总算都應付過去，她就過起一種安靜的日常生活來，靜等着她一生的大結局。

山烏德的生活，對於一個愛好自然的人並非沒有它的魅人處，再加上味絲搭虔誠的愛她，因而珍妮也稍稍得到一點安慰。其一就是湖上風景的優美，常常有小舟蕩漾其間，供給一種沒有窮盡的樂趣。又其一是在周圍地方駕車游覽，也頗可消遣一時。原來珍妮有她自備的一匹馬和一輛游覽輕車——馬就是在海德公園常用的那對中的一匹。還有其他家庭的珍物，也慢慢都出現了。內中有一頭牧狗，味絲搭叫它獵茲的，當初從芝加哥帶來的時候，還是一只小狗，現在已長成一只靈敏而親人的看門狗了。又有一只貓，叫真米·渥茲，這是味絲搭用她所認識的一個孩子的名字來叫的，因為她硬說這貓跟那孩子有顯著的相似點。又有一只能唱的畫眉，真米·渥茲一經對它徘徊覬覦着，所以關防得十分嚴密。此外還有一缸金魚。這樣，這個小小的家庭很安靜地並且確如夢境一般度過日子去，可是永遠有一種感情的暗流非常安靜的流着，因為它是藏得很深的。

雷斯脫在分離後的幾個禮拜里面都沒有信來；這是一來因為他在新的業務關係上事情忙碌，二來因為他審慎得很，覺得在目前的情境下跟珍妮通信實在無謂，徒然引起她的傷感來。他情愿叫事情暫時定一定，打算過了幾天再用冷靜的態度寫信給她，報告事情的經過。第一封信是經過一個月的沉默之後才寫

的，說他商业上的事务非常忙迫，他要常常到别处去（这是事实），而且将来大概要有大部分的时间不在芝加哥。他問起味絲搭和山烏德的一般情形。“我过几天也許可以来一趟，”他又說，但事实上他并没有来的意思，而珍妮心里也明白。

又过了一个月，他才有第二封信来，就没有第一封信那么长了。珍妮也曾坦率而詳尽地写信給他，报告她自己的近状。她把自己对于这事的感情完全掩飾掉，只說她很喜欢这种生活，而且在山烏德很快乐。她又希望他現在凡百事情都如意，又表示她对于事情的解决实在是快乐的。“你不要当我不快乐，”她在—一个地方說道，“因为我并非不快乐。我知道事情的确應該这么办，換个样子我就不能快乐了。你要替你自己打算，使你的一生可以得到最大的快乐，”她又說。“你是應該享受最大的快乐的。你无论怎么样做，对于我总沒有不是处。我总不会怪你的。”她心里却有一个基拉特夫人在那里，他也疑心到这层，覺得她虽然豁达大度，却总难免掺杂着大量的自我牺牲精神和秘密的不快乐。他所以犹豫着不肯采取最后的一步，也就是为此。

但他信上写着的話和心中藏伏的思想是多么的矛盾啊！六个月后，他那方面的通信就很稀疏了，到八个月上，就暫时的停止了。

有一天早晨，当她把日报瞥过一下的时候，她看見社会簡訊中有下列的一条：

“德来克色路 4044 号之麦可姆·基拉特夫人与辛辛那提阿基巴德·甘之次子雷斯脫·甘之訂婚，已于女方礼拜二邀請之知友宴会席上正式宣布，并聞将在四月間举行結婚。”

那張報紙從她手里落下來。隨後的幾分鐘里，她坐着一點不動，只把眼睛直楞楞的看著面前。真有這種事情嗎？她對自己說。難道這事終於實現了嗎？她本來也知道這是一定要來的，可是——她總希望它不來。她為什麼要這樣希望呢？不是她自己請他離開的嗎？不是她自己委委曲曲提起這事來的嗎？如今果然實現了。她該怎麼辦呢？呆在這裡拿干薪嗎？這個主意是她覺得可反對的。但是他已經提出很大一筆款子來作為絕對是她的了。在拉掃拉路的一家信託公司里，現在存放着一批鐵路股票，價值七萬五千元，每年出息四千五百元，是直接送給她的。她能拒絕這筆收入嗎？她自己雖然不要緊，但她是要替味絲搭着想的。

珍妮見着這樣的大結局，心里自然徹底的痛傷，但她慢慢想過了一回，覺得忿怒是愚蠢的。人生對於她，向來就這樣看待。它以後也還是要這樣的看待她。這是她已經肯定了的。如果她出去自謀生計，對他有什么兩樣呢？對基拉特夫人有什么兩樣呢？這裡，她被關在這個小地方，過着一種無聲無臭的生活；那里，他在一個廣大的世界里，可說是真正在享受人生。這真太糟了。可是為什麼哭呢？為什麼呢？

她的眼睛確實是干的，但是她的肝腸好象已經寸斷了。她審慎地站了起來，把那張報紙放在一只箱底，拿鑰匙鎖起來。

五十八

雷斯脫和基拉特夫人的訂婚既是已成的事實，他對於他的新生活的適應就沒有特別困難了；無疑地這是十分圓滿的了。他

只替珍妮伤心——很是伤心。基拉特夫人也是这样；但实际上她却有种自解自慰的想法，以为这个办法实在对于雷斯脱和珍妮两方面都有好处的。他将来可以更快乐——现在已经快乐了。珍妮呢，也终于会明白这是一桩又聪明又好的事情；她会意识到自己这种行为是无私心的，因而一定会觉得快乐。至于基拉特夫人，她对麦可姆·基拉特本来就没有爱情，又因她青年时对于雷斯脱的梦想虽然实现得稍晚，可是终于实现了，所以她是极度快乐的。她以为世间最适意的东西，当莫过于跟雷斯脱同过的日常生活，跟他同游的地方，以及跟他同看的事物。她到今年冬天将以雷斯脱·甘夫人的资格在芝加哥过的第一季，一定是值得纪念的。至于在日本旅行的生活，那就差不多不能相信它是真的了。

雷斯脱写信给珍妮，告知自己将要跟基拉特夫人结婚的事。他说他是无话可以自解的。即使有，也是不值得什么的。他只想他应该跟基拉特夫人结婚。他又觉得他应该让她（珍妮）知道。他希望她好。他要她明白他是永远把她放在心上的。他要尽他的能力，务求她生活得十分快乐，十分适意。他希望她肯原谅他。他又给味丝搭问好，说她应该去进一个高级的学校。

珍妮对于此中的情形是完全了解的。她知道雷斯脱自从在伦敦卡尔登戏院跟基拉特夫人会见之后就被她吸引了。她一径都在勾引他。而她现在居然有了他了。这是很好的。她希望他快乐。她就很乐意的写信把这意思告诉他，并说她在报纸上已经看见他们订婚的启事了。雷斯脱将这信细细读过一遍，觉得字里行间是含着言外之意的。他觉得她那种坚忍的精神至今还具有魅力。尽管他以前做过了那些事，现在又正要做这桩事，他觉得自己对于珍妮依然是顾念的。她始终不失为一个高尚的

而且迷人的女子。如果不受环境的逼迫，他是不会跟基拉特夫人结婚的。可是他终于跟她结婚了。

结婚礼的举行是在四月十五日，地点在基拉特夫人的住宅，证婚的是个天主教的牧师。据雷斯脱偶尔自认，他的信仰是很薄弱的。他本来是一个神不可思议者，但他既然是受教会养育的人，觉得由教堂来证婚也无不可。那天所请的来宾大约有五十来人，都是知己朋友。结婚仪式进行得非常顺当。大家都欢呼庆祝，米和彩色纸条如同大雨一般撒下来。喜筵还没有完毕，新娘新郎就已从一个边门逃出去，坐着一部有掩蔽的马车走掉了。十五分钟之后，众宾客都追到芝加哥·太平洋铁道的停车场，但那时这快乐的一对已经稳稳坐在专车里，叫大家无可如何了。当时又开了许多香槟，及到火车开动，这才终止那一阵狂欢，而新婚的夫妇终于安全出发了。

“好吧，你现在把我弄到手了，”雷斯脱欣然把螺底拉到身边来坐下说，“又打算怎么样呢？”

“就是这个样，”她往他身边一挨，跟他热烈地亲起吻来。四天之后，他们已在旧金山，又两天之后，他们就在一只开往天皇之国的快船上了。

在这期间，珍妮的心绪正如潮水一般的涨落。报纸上第一次的报导，只说他们要在四月里结婚，她见了之后，就仔细留心着以后的消息。后来，她就知道婚期是四月十五，地点是新娘的住宅，时间是正午。她虽然想把这消息付之淡然，却不由得怀着失望的心情注意看下去，如同一个饥饿孤单的孩子在耶稣圣诞的夜里看进一个灯烛辉煌的窗口一般。

在结婚的那天，她惨苦地等着钟敲十二点，仿佛她实际在旁边观礼一般。她能在想象中看见那美丽的住宅、车马、来宾、筵

席、欢笑、仪式，以及一切。象有通神术一般，她对于他們的专車和他們的快乐旅行都仿佛是亲眼看見似的。报纸上曾說他們要到日本去度蜜月。他們的蜜月！她的雷斯脫！而基拉特夫人又是这么动人的。她現在好象看見她——这个新甘夫人，实在是第一个真正的甘夫人——躺在他的怀抱里。他曾經一度这样摟抱过自己。他曾經爱她。是的，他是爱过她的！想到这里，她覺得喉嚨里有一个硬块塞上来。啊，亲爱的！她对自己叹息，拚命的扭着双手，但这是沒有用处的。她的惨苦并不因此而减少。

及到那天过去，她心里才寬了許多；事情已經如此，誰也沒有回天之力了。咪絲搭对于这事心里也很明白，却只暗暗的怀着同情，嘴里不說什么。她也已經看見报纸上的报导了。过了一两天，珍妮的心境就已平靜了許多，因为她現在已跟不可避免的事情相对面了。但到几个礼拜之后，这种銳利的刺痛才能回復做当初那种麻木的沉痛。她想他們总要几个月之后才能回来，但是現在回来不回来当然已无关系。只不过想起他們在日本，好象地方很远，而她不知怎的，总觉得雷斯脫跟她近些的好。

春天和夏天轉眼已过，忽忽就是十月初头了。有一天天气寒冷，咪絲搭从学校回来只叫头痛。珍妮給她喝点热牛奶——这是她母亲常用的一种治疗法——叫她拿一块冷毛巾放在脑后，她就到房里去睡去了。第二天早晨，她微微有点发热。經当地的内科医生爱莫利給她一服試探的藥，热仍旧不退，疑心是伤寒症，因为那时村里已經发现了好几个这种病人。医生告訴珍妮，說咪絲搭体質很好，大概可以当得住，但是說不定要凶險一下。珍妮恐怕自己料理不妥当，特地到芝加哥去請了一个有訓練的看护来，自己也时时伺候在旁，胸中交混着恐惧、焦急、希望和勇气。

后来诊断确定，病是伤寒无疑了。珍妮想要通知雷斯脱，却是犹豫不决；那时报纸上說雷斯脱是在紐約，并說他准备在那里过冬。但到医生经过一礼拜的诊断而宣告病势严重之后，她就想无论如何都应该写信給他，因为天下的事情是誰也不能預料的。雷斯脱很喜欢味絲搭，大概不至于不愿意知道她的消息。

但是寄給他的信并没有收到，因为信到的时候，他已經动身到西印度群島去了。因此珍妮不得不单独服侍味絲搭的病。邻舍家心好的，也原有来相帮照料的人，但是他們不能供給精神上的安慰——这是唯有真正爱我們的人才能供給的。有一段期間，味絲搭好象很有起色，医生和看护都覺得有希望了，但是后来忽然又一天天衰弱下去。爱莫利医生說她的心脏和腎脏都已經受到影响。

于是到了那个时候，就知死是不能避免的了。医生的面孔很是严肃，看护的說話也很曖昧。珍妮坐立不安，心中不住的祈禱，把一腔欲愿都集中在一点上，但求味絲搭的病能够好，別的什么都不問了。近几年来，这孩子对她是这么亲热的！她能够了解她的母亲。她已开始明白母亲以前的身世。珍妮由于她，也获得了一种比較闊大的責任觀念了。她已經明白做好母亲和养孩子的意义。如果雷斯脱不反对，如果她曾經正式跟他結婚，她是愿意再养孩子的。而且，她覺得亏負味絲搭的地方很多，至少須有一种长久快乐的生活方才弥补得她的出身的不名誉。这几年来，珍妮看看女儿长成一个美丽、温雅而聪明的女子，心里正自快慰，誰知現在她又要死了！爱莫利医生最后从芝加哥請了一个医道中的朋友来，打算和他共同商酌。他的朋友是个老年人，庄严、同情而明达的。他看了后只是搖頭。“治法是不錯的，”他說。“她的體質似乎受不住这种病势。有些人的體質是特別容

易生这毛病的。”当时两人诊断的结果，都以为三天之内如果没有转机，绝命期就不远了。

大家都主张把老实话告诉珍妮，但是珍妮精神上有多么紧张，那是谁也意想不到的。她脸色苍白，两脚奔走不停，心里但有浓烈的感情，却不能想。她似乎是有意识地跟着味丝搭的变换状态在颤动的。如果她略略有点起色，她就会从自己的生理上感觉着。如果她衰弱下去，她那心情的风雨表也会把那事实显示出来。

跟珍妮的住宅相隔四家，有一个黛维斯夫人，年纪五十左右，身体强健而富于同情。她很了解珍妮的心境，所以自从味丝搭起病以来，她就帮同看护和医生竭力维持着她的心神的常态。

“现在你到房间里去躺一会儿吧，甘夫人，”她看见珍妮在病榻旁边无可奈何地伺候着或者奔来奔去不知所措的时候，就要对她这么說。“什么事情都交给我。我做的事是会同你一样的。上天会祝福于你，我有不知道的嗎？我养过七个孩子，失掉了三个。你想我有什么事情不懂呢？”有一天，珍妮把头靠在她那大而热的肩膀上大哭起来。黛维斯夫人也陪着她哭。“我也知道你心里的苦。现在，怪可怜的，别哭了。你跟我来吧。”她于是领她到卧室里去。

但是珍妮怎么能够长久离开味丝搭呢？她在房间里仍旧觉得不安，仍旧不能休息，一会儿就又回到病人那里去了。有一天半夜里，看护对她說，无论如何那天夜里断不会有什么事，劝她去睡一会儿。珍妮在隔壁房里躺了不过几分钟，就听见病房中有声响，当即又慌忙起来。那时黛维斯夫人也来了，正同看护低声谈论味丝搭的症状。

珍妮听见这声音，心里登时明白。她就急忙赶到女儿房中，

一看女儿面色白得同蜡一般，呼吸微弱，眼睛也閉了。“她現在虛弱得很，”那看護說。黛維斯夫人就拿住珍妮的手。

过了一会，穿堂里的鐘敲了一下。看護好几次走到放藥品的桌子边，拿了一块軟棉布蘸点酒精揩抹味絲搭的嘴。及到鐘敲一点半，見那病人的虛弱身体略有动作——原来是一种深沉的叹息声。珍妮急切地扑上前去，可是黛維斯夫人把她拉回来。那看護搶步上前，摆手叫她們退后。原来病人已經停止呼吸了。

黛維斯夫人把珍妮牢牢抓住。“你，你，可怜人，”她低語时，自己也不由得顫抖起来。“这是沒有法儿的。別哭。”

珍妮跪在床边，一把捏住味絲搭尚有微温的手。“啊，不，”她央告道。“不該你去的呀！不該你去的呀！”

“得了，得了，亲爱的，”黛維斯夫人安慰道。“你不能把一切都交給上帝去嗎？你不相信什么事情都是不得已的嗎？”

珍妮那时仿佛覺得大地已經沉落了。一切的維系都断了。她一生的无限黑暗里，什么地方都沒有光明了。

五十九

珍妮自从跟雷斯脫同居海德公园，过着几年舒服的生活，才算把她那种过分忧郁的气氛漸漸消除，如今經这由殘酷命运补充来的一下打击，就又回复当初的状态了。足足經過几个礼拜的工夫，她才能够認明味絲搭已經死。她在她死后一两天內看見的那副憔悴的形容，似乎并不象味絲搭。她那么的快乐和兴致，那么敏捷的动作，那么健康的容光，都到哪里去了呢？都沒有了。就只剩得这个百合花般惨白的軀壳以及一片沉默了。珍

妮已經是无泪可洒，只能感到一种深切而固执的苦痛罢了。哪里去找一个具有永恒智慧的顧問来把那显明可信的真理低声告诉她，說人間本无死呢！

麦弗理看护、爱莫利医生、黛維斯夫人，以及邻舍中别的几个人，都是对她极表同情并且极其关心的。黛維斯夫人打电报給雷斯脫，說味絲搭已經死了，但是雷斯脫不在那里，並沒有回音。家里的事情暂时由別人替她料理，因为那时珍妮自己已經不能照管了。她一天到晚只是东走走西走走，看看味絲搭生前所有和所喜爱的东西，这种物在人亡的情景沒有一刻儿不触起她的伤感。她要把味絲搭的遗体运到芝加哥，葬在贖罪者的墓地，因为雷斯脫当初曾經买了一片地在那里。她又要請葛哈德生前常去的那个路德教堂的牧师，在味絲搭下葬的时候來說几句话。棺材未移动之前，在家里也曾举行一点儿仪式。本地监理会的牧师来讀了一段聖經，味絲搭的一群同学来唱过一会儿贊美詩。白色的棺材上头有人送了很多的花来，又經過許多同情的吊唁，这才把味絲搭的尸体拿开。棺材装置妥当，送上火車，最后就交到芝加哥路德教堂的墓地。

当这些事情进行的时候，珍妮都象在做梦一般。她只觉得眩暈，几至于失去感觉。邻舍中有五个人，經黛維斯夫人的請求，竟肯伴送她到芝加哥去。举行葬礼的时候，她眼看着棺材落穴，始終都呆呆的楞着，不发一言。葬礼完毕后，她就回到山烏德，声言在那里住不久了。她要回到芝加哥去住，为的可以跟父亲和女儿相近些。

此后，她就开始想起自己的将来。她虽然沒有做事的必要，但她决計要去找点事做做。她想做看护，以为自己立刻可以开始学起来的。她又想起威廉。他还没有結婚，或者愿意来跟她同

住。但是她不曉得他住在什麼地方，就連巴斯的住址也不知道。她最後決計到店鋪里去找工作。她是天生就不願意閑着的。她決不能單獨住在山烏德，不能叫鄰舍家替她擔心。她想住在芝加哥旅館里去找工作，或者到贖罪者墳場的附近找一所小房子住住，或者可以減輕她的悲傷。她又想去領個無家的孩子來養。她知道芝加哥的孤兒院里是有這種孩子的。

味絲搭死後約莫三個禮拜，雷斯脫和他的夫人回到芝加哥，才發見那第一封信，那個電報，和另外一個報告味絲搭已死的條子。他得這消息，也的確傷心得很，因為他對於那孩子是有真愛情的。他又替珍妮傷心，因而告訴夫人，說他要去看她一趟。他不知道她此後怎麼樣才好。她是不能單獨過活的。或者他可以去幫她想點法兒。他就坐火車到山烏德，但是珍妮已經住到芝加哥的脫累蒙旅館去了。他就又趕到旅館，剛巧珍妮到女兒墳上去了，及到第二次再去，方才碰到她。當侍者把名片交給她的時候，她頓然感着一陣感情的沖動，比往常見他時加倍強烈，因為她那時更加需要他了。

雷斯脫雖然是燕爾新婚，又值他的財富、權力和尊嚴都已經恢復，但對於已往的事情還是有時候要想到的。他原來那種對自己懷疑和不滿意的感情，始終都沒有完全消失。他雖然知道珍妮的生活很舒服，也仍舊覺得不安，因為他很明白她的問題不在金錢上。她所熱望的乃是愛情。沒有愛情，她就要象一只沒舵的孤舟飄在無邊的大海上，這是他知道的。她需要他，而他知道自己的慈悲心腸不能勝過自保的意識和物質的欲求，因而覺得很慚愧。這一天，他乘電梯到她房間里去的時候，心里著實覺得難過，但也明知事情無可挽救了。他是自始至終不能辭咎的，

起初就不該去勾搭她，而又不能庇護她到底。好吧，現在是無法的了。他現在所能做的，就只有待她公道些，去跟她商量辦法，而把他的最好的同情和指導給她而已。

“喂，珍妮，”當她把門開開的時候，他就这样親昵的叫她，同時他就瞥見死和痛楚在她身上造成的痕迹。她已經瘦了許多，面上憔悴無血色，眼眶子已經深深的陷入。“我很替味絲搭悲痛，”他有點兒笨拙的說道。“我做夢也想不到會有這樣的事情。”

這是自從味絲搭死后——其實是自從雷斯脫離開后——第一句對她有點兒價值的安慰話。她覺得他是來表示同情的，一時却說不出話來。眼淚涌出她的眼眶，流下她的面頰。

“別哭，珍妮，”他摟抱着她，把她的頭放在自己肩膀上說。“我很难過。以前有許多事情我都覺得難過，現在都沒有法子挽救了。現在這樁事情當然更使我傷心。你把她葬在什麼地方？”

“爸爸旁邊，”她嗚咽着說。

“太糟了，”他說了這聲，仍舊默默的把她摟着。最後珍妮才鎮定下來，就離開他的懷抱，拿手帕擦干眼淚，請他坐下來。

“我真難過，”他繼續說，“偏偏我又不在芝加哥。要是我沒有出門，你也不至于獨個人担這惊吓。我想你現在不願意再住山烏德了吧？”

“我不能了，雷斯脫，”她答道。“我受不住了。”

“那末你打算到哪裡去？”

“哦，連我自己還不知道呢。我不好再在那裡攪擾別人。我想到哪裡去找個小房子，領個孩子來養養，或者找點事兒做做。我不願意獨個人住着。”

“這個主意不壞，”他說，“去領個孩子這主意。有個孩子就不寂寞了。你知道怎樣領法嗎？”

“就去向孤儿院里要一个去，是不是？”

“我想沒有这么简单吧，”他沉思地答道。“我想总有一个規矩的，我可也不知道怎么个办法。大概他們总要有个法子可以管得着那个孩子。你不如同华生商量一下，叫他帮帮你的忙。你自己只消把孩子挑好，其余的事情都交他办就是了。我去同他說去。”

雷斯脫看出她非常需要伴儿。“你的兄弟乔其在哪里？”他問道。

“他在罗乞斯脫，可是他不能来的。巴斯說他已經結婚了，”她补充說。

“你家里人再沒有一个能来跟你同住嗎？”

“我也許可以去找威廉来，可是我不知道他的住址。”

“你如果要在芝加哥住的話，为什么不到杰克孙公园西边新馬路上找找房子看呢？”他建議道。“我看見那边有些美丽的小房子。你用不着买。只消租下来住着，看你滿意不滿意。”

珍妮覺得这建議很好，就因为这是雷斯脫給她的。他对于她的事情这样关心，她覺得很感激。他到底还不是同她完全分离。他仍旧有点儿关心她的。她因問起他的夫人可好，旅行是否快乐，以及他将来是否住在芝加哥等等的話。在这一段時間里，他总覺得自己对珍妮实在負心。他走到窗口，俯瞰下面的第尔蓬街，那車馬往来的世界就吸住了他的注意。川流不息的車輛，匆匆来去的行人，象一个迷陣似的。他凝望之間，不覺时光忽忽的过去。一会儿天色漸黑，这里那里的灯火陸續出現了。

“我有几句话要对你講，珍妮，”雷斯脫最后从出神的状态里醒覺过來說。“你我現在經過这許多变故之后，你大概要覺得我这人有些奇特，可是我仍旧是关心你的，不过看起来好象奇特罢

了。自从我离开你，我一徑都想到你。我想离开你是有好处的，是事势造成的。我又想自己很喜欢螺底，可以跟她結婚。从某一个观点看，这件事情似乎直到現在还是不错的，但是我并不比从前快乐些。我将来即使快乐，也总不过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一样。那末可見在这事件里，关系重要的分明不是我自己；遇到这样的情境，个人是无能为力的。我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我所要說明的意思，总之我們大家多少都属一种走卒的性質。我們都象棋子一般受着环境的驅使，而那环境是我們所不能支配的。”

“我懂得，雷斯脫，”她答道。“我并不是怨你。我知道这是不得已的。”

“講到归根，人生多少带点滑稽剧的性質，”他有些沉痛地繼續說道。“这是一种愚蠢的戏剧。我們所能做的，至多只能保全自己这个人。要想人生无缺陷，好象是沒有这回事。”

珍妮不十分懂得他这話，但她知道他总是說他对于自己不能完全滿意并且对她抱歉的意思。

“你別替我担忧，雷斯脫，”她安慰道。“我是沒有什么的；我仍旧可以过日子。要过这种孤独的生活，暫時原好象是可怕的。現在我也覺得沒有什么了。我可以过下去的。”

“我要你覺得我的态度并沒有改变，”他急切地繼續說。“你的事情我仍旧是关心的。甘——螺底也能够諒解。她很知道我的感情。等你找定了地方，我再来看你。我过几天就会来的。你知道我心里是多么难过的，是不是？”

“是的，我知道，”她說。

他拿住她的手，在他自己手里同情地捏了一回。“你別焦心，”他說。“我不愿意你焦心。我总尽我的力量就是了。你仍旧是我的珍妮，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原对你不起，不过我还不至

于坏到十分。”

“好了，雷斯脫。我但愿你能这样干下去。这是不得已的事情。你大概总能快乐的，自从你——”

“哦，珍妮，”他打断了她的話，这才很亲热地捏捏她的手，她的胳膊和她的肩膀。“你肯看旧日的情份跟我亲个嘴嗎？”他微笑道。

她就两只手攀住他的肩膀，眼睛看着他的眼睛，跟他亲起吻来。他們的嘴唇一經相接触，她就不由得顫抖起来，雷斯脫也有些站立不稳。珍妮看出了他的震动，想要說話一时說不出来。

“你早些去吧，”她最后坚决地說道。“天色快要黑了。”

他就走开了，心里却恨不得留在那里，因为她仍旧是他所心爱的一个女人。珍妮呢，虽然知道分离已成定局，却也覺得有些安慰。她对于这事件中的道德和倫理的葛藤，并不要嘗試去解釋或整理。她不象有許多人試想把海洋納入一个茶杯，或是把这迁流无定的宇宙用一束所謂法則的繩索来扎縛。雷斯脫是仍旧喜欢她的。他又喜欢螺底。那也沒有什么。她当初原曾希望他只要她一个。現在他既不能这样，他的爱情就不值得什么了嗎？关于这問題，她不能想，也不能感。而他也是这样的。

六十

此后經過五年的时间，雷斯脫和珍妮就愈加疏远了。起初在脫累蒙旅館会过几次面，好象他們还可以恢复旧时的关系，哪知后来双方都在各人自己的境界里根深柢固起来，以致这旧时的关系終于不能恢复。雷斯脫所处的境地，适在社交和商业事务的最忙迫处；他所走的道路，都是珍妮那种喜欢隱退的心灵从

来想望不到的。珍妮自己呢，正在过着一种安静幽闲的生活。南区杰克孙公园附近一带幽静地面有一所朴素的小房子，她和一个领养的孩子隐居在里边。那是一个栗色头发的女孩子，她从孤儿西院领来做自己唯一的伴侣的。在这里，她自称为施篤佛夫人，因为她觉得不姓甘的好。雷斯脱两夫妇当在芝加哥的时候，住的是湖滨马路一所美丽的巨邸，这其中茶会、跳舞会和宴会紧接着举行，有时竟象放焰火似的連續不断。

不过雷斯脱本人是爱好安静而舒服的生活的。他因熟人太多，有时不得不把有些可疑的、太熟的、淡漠的或是多话的朋友去掉几个，暂不同他们往来。他一身担任着西部九个最重要的金融商业組織——就是辛辛那提联合拖拉机公司、西部制铁公司、联合車輛公司、芝加哥第二国家銀行、辛辛那提第一国家銀行以及其他几个同样重要的公司——的經理，有几处还兼理事会的主席。他对于联合車輛公司的事务从来不亲自經手，总叫他的律师华生去代表，但对事务的进行仍旧非常关心。他跟他哥哥罗伯脱已经有七年沒有見面說过話。伊木真虽然住在芝加哥，他也三年沒有見過她。至于露意絲，阿弥，和她們的丈夫，以及她們几个最亲密的朋友，那就簡直是陌生人一般了。奈脱·启脱雷·奥白蓮的联合事务所，也跟他的事情絕對不发生关系。

实情是因雷斯脱对于人生已經不但有点儿冷漠，并且逐漸形成一种批判的人生觀了。他到底想不出人生究竟是为着什么。他知道在遙远的年代里曾經发生一件奇异的事情。当这事情以进化的形式开始时，天地間本来只有一种微渺的細胞組織，后来分明因分裂而繁殖，又和其他細胞相結合，漸漸組成了物体，組成了魚类、兽类、鳥类种种奇异的形状，而終于組成了人。人，象他那样，本来是由自动組織的細胞組成的，但如今象他那样，却

要跟別的人聯合組織起來，借以求得舒適，進行種種態相的生活。為什麼的呢？只有天曉得。他如今在這裡，承受着一個特殊的腦筋，和一定分量的才具，並且承襲了一定數量的財富，這是他不相信自己值得享有的，只因有幸運才獲得的。但他看看別人，也不能就說他們應該享有，因為他的使用財富，也是跟別人一樣慎重、一樣不浪費、一樣實事求是的。他也許是生而貧窮，那末他就又該跟那個別人一樣的知足。所以他為什麼要抱怨，要擔憂，要空想呢？無論他願意不願意，世界總是要按照它自己的志願向前進行的。這是確定不移的事實。那末他還有煩悶的必要嗎？沒有的。他有時幻想，以為當初大可不必有這人類的世界。詩人所謂“那神聖的曠古事件”在他是覺得沒有一點事實做根據的。甘夫人也差不多抱着同樣的意見。

珍妮那時帶着養女薔薇住在南區，却不曾對於人生的意義構成什麼確定的結論。她沒有象雷斯脫夫婦那樣推理的能力。她見識得很多，吃苦也不少，而且也瀏覽過一些書本。她從來不能把握各種專門知識的意義。在她腦子里，不象在雷斯脫夫婦腦子里那樣，歷史、物理學、化學、植物學、地質學、社會學等等，都不覺其為固定的知識部門。她只感覺着世界是用一種奇異的、無常的樣式在行動的，分明誰都不能明確知道它究竟為着什麼。人們生了又死了。有些人相信世界是六千年前造成的；有些人却說它已經有幾百萬年的壽命。這都是盲目的機會嗎？或者是有一種智慧——一個神——主宰其間的呢？她雖然想不相信，却總覺得一定有一種東西——一種較高的力造成這一切美的事物——花、星、樹、草。自然是這麼美的！人生有時雖然似乎太殘酷，自然的美却是始終不變的。這樣的思想頗能使她安慰；她當孤寂無聊的時候，就拿這種思想來排悶。

前面已經說過，珍妮是天生喜欢勤劳的。虽然她做事的时候也仍旧不住要想，却总喜欢找点事儿做做。这几年来，她的身体已經发胖，但并非臃肿不堪，虽然肥碩而仍合度的，面上也并没有因多愁而起皺紋。她的眼睛是灰色的，动人的。她的头发仍旧是富丽的褐色，却已經略有几絲灰白了。她的邻人都說她脾气好，很仁厚，很好客。他們都不知道她的历史，只知道她从前住过山烏德，再从前住过克利夫兰。她对自己已往的身世是諱莫如深的。

珍妮因天生喜欢服侍病人，所以曾經一度幻想要去当看护。但她不得不把这主意打消，因为她后来发見看护只要青年女子充当的。她又曾經想到慈善机关去服务，但她对于当时很流行的所謂只可帮助那些能自助者的学說，实在不解所以然。她只相信助人是好的，至于那求助于人的人的資格，她却不愿去查問，因此，她屡次向慈善机关去探問，虽未遭其呵責，却都受着淡漠的待遇。她最后决計为蔷薇起見，再去領个孩子来，結果是領到一个四岁的男孩子，就把他取名亨利·施篤佛。她的贍养費是穩当的，因为她的收入由一个信托公司付給她。她不想拿錢去做投机的事業，或是去做渺茫的买卖。养花，教孩子，料理家事，已經够她操心了。

自从这分离事件确定以后，有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就是关于罗伯脫和雷斯脫两个人的关系，原来从宣讀遺囑那一天起，他兄弟俩就从来没有見過面。罗伯脫是常常想起他的兄弟的。他从雷斯脫跟珍妮分离以来，一徑都注意着他的行动。他在報紙上看見他跟基拉特夫人結婚的消息，心里覺得很高兴，因为他一徑以为她是他兄弟的理想的伴侶。自从父亲决定了态度，自从他自己用特別手腕攫得甘氏公司的管理权，他就从种种地方看出兄

弟对他不滿了。但又覺得他們在心理上始終都不怎么样隔絕，至少在营业意見上是不隔絕的。而且如今雷斯脫自己已經繁榮，他就樂得對他慷慨，樂得對他表示好感了。況且他對於兄弟本來就沒有惡意，向來都是尽心竭力促他覺悟的。如果他們能言歸于好，彼此得益的地方一定很多。他因此時時猜測，不知雷斯脫究竟有沒有意思要跟他和好。

过了些時，有一天他在芝加哥，故意叫他同車的朋友把車放到北岸，要去看看雷斯脫所居的巨邸。原來他聽別人的報告，早已知道這巨邸的所在了。

及到那里一看，他就立刻感触着當年甘氏老家的那種空氣。原來雷斯脫把那房子買過來之後，曾經自己改造過一番，一邊造起座花房，頗象辛辛那提老家的舊制。就在那天晚上，羅伯脫寫信給雷斯脫，請他同在友聯俱樂部吃飯。信上說他一兩天就要走，盼望在這期間跟他見一面。又說多年不見，不免難以為情，但有一個提議，務必要同他面談。日期定在禮拜四，來否要他先給個回音。

雷斯脫接到這封信，頓時蹙起眉頭，落入一種冥想。他父親給他的那個深創，他是始終沒有治愈過的。羅伯脫當初那麼斷然的把他棄絕，他至今未能釋然。他現在已經明白哥哥當時的利害關係原是很大的，但他到底該顧點兄弟的情分。如果自己當時居他的地位，就不會用那樣的手段，至少是要希望不用的。如今，羅伯脫却要見他，怎么對付呢？

他的第一個念頭，是想把這信置之不復。後來又想復信去回絕。但他忽然起了一種好奇心，想要跟羅伯脫見一見面，看他到底說些什麼，有什麼事情要向他提議。因此，他就決計回信答應去了。他想這是沒有害處的。他却明知道見一見面也不會有

什么結果。他們也許可以同意，把以前的事情一笔勾銷，但是損害已經造成，无法可以弥补了。一口补起来的破碗能說是完整的嗎？也許能叫做完整，但到底有什么用处呢？这不是破了而后补的嗎？这样想了过后，他就写信通知他愿去。

到禮拜四那天，罗伯脫又从公会堂打电话給他提醒那个約會。雷斯脫好奇地听着他的声音。“好吧，”他說，“我会来的。”正午的时候，他就来到市中，在友联俱乐部的特別室里两兄弟重新見面了。罗伯脫已經比上次見面时瘦了一点，头发也有点白了。他的眼睛仍旧光輝而鋒利，可是两角都有了縐紋。他的举止行动是敏捷的，精明的，剛勁的。雷斯脫則显然另属一个典型——是坚实的，粗率的，淡漠的。近来人都說雷斯脫有些近乎冷酷了。罗伯脫那双敏銳的藍眼睛絲毫不能打动他，不能引起他对任何方面的感动。他看他的哥哥还是跟从前一样，因为他是具有較闊大的哲学眼光的。罗伯脫却看不准雷斯脫究竟怎么样。他窺測不出他这几年来究竟有过怎样的变化，但是覺得他不知什么緣故并不見蒼老，反而变結实起来，气色也很好，象似一个人覺得生活很滿足的样子。雷斯脫用一种敏銳而固定的眼光看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却須把眼光略略移动，因为他心里覺得不很安貼。他覺得雷斯脫向来有的那种心力和勇气都並沒有喪失。

“我想我很高兴跟你再見見面，雷斯脫，”他們照例握了一回手之后，罗伯脫就这么开口。“我們是多年不見了——差不多要有八年了，是不是？”

“差不多有了，”雷斯脫答道。“你一向都好？”

“也不过如此。我看你很好吧。”

“一向沒有病，”雷斯脫答道。“偶尔有点小感冒罢了。因为

我一經上床睡覺，就什麼心事都沒有的。嫂子可好？”

“哦，馬加略很好。”

“孩子們呢？”

“拉爾夫和柏倫尼斯自從結婚以後就很少見面，其他的孩子是常在一起的。我想弟婦也總很好，”他躊躇着說道。這是羅伯脫很難措辭的地方。

雷斯脫表情不變的看了看他。

“是的，”他答道。“她向來都很健康，現在也很好。”

此後，他就問起營業的情形，以及阿彌、露意絲和伊木真的消息。他坦白說他近來沒有看見她們，也沒有接到她們的信。羅伯脫就把她們的住址告訴他。

“我此番有一件跟你有关系的事情要告訴你，雷斯脫，”羅伯脫最後說道，“就是關於西部制鐵公司的事。我知道你現在並不親自到那里去當經理，却是叫你的律師華生去代表的。華生的確是一個好人。管理上也還不錯，我們都知道的。可是我們如果要公司賺錢，應該有個實際制鋼家去做領袖。我的股权向來都跟你一致投票的，因為我覺得華生的提議很對。他贊成我的意思，認為里面有改組的必要。現在我有一個機會，可以把羅西脫的寡婦那七十股去买過來。再加上你我自己的現有的股权，我們就不難操縱那公司的事務。雖然你我一家人沒有分別，但我願意把那七十股讓給你去买。將來你高興放誰去做總理，我們就可把那公司弄好起來。”

雷斯脫微微一笑。這是一個很好的提議。華生曾經告訴他，說羅伯脫一心想要同他合作。他也早知羅伯脫是要同他和解的。現在這值得一百五十萬左右的財產支配權，就是羅伯脫要向自己求和的証據了。

“你真好心，”雷斯脫庄严地說。“你太慷慨了。可是你怎么会想起这事来的？”

“这个嗎，老实对你說吧，雷斯脫，”罗伯脫答道。“我对于那遺囑的事件是始終覺得不对的。后来又发生你辞职的事件，以及别的几件事，我都覺得过意不去。我并不是高兴旧事重提——你已經微笑过了——可是我不能不把心里的感情告訴你。当时我是抱着很大的野心的。当父亲死的那个时候，我正有野心要把这联合公司的計劃实现起来，但我恐怕你不愿意。我以后也不想不應該这么做，但是已經无法挽回了。我猜你对于这些过去的事情也不愿再听了吧。至于現在这件事——”

“那是用来賠补以前的过失的，”雷斯脫安靜地插进来說。

“倒也不完全如此，雷斯脫——虽然里面也許有点这种用意。我知道現在这些事情在你是沒有多大关系的了。我知道做事情的时候是在几年之前，不是現在。可是我想你对于这个提議总还不是沒有兴趣。它的作用并不单在它本身，也許可以发生别的作用的。坦白說吧，我希望这个提議可以弥縫你我的感情。因为你我毕竟是兄弟。”

“是的，”雷斯脫道，“你我是兄弟。”

他說这話时，心想事情实在滑稽得很。从前的时候，这所謂兄弟的意識是值得什么的呢？实际上，他所以会有目前的处境，都是罗伯脫逼成的，虽然現在吃苦的只是珍妮一个人，他也不由得心怀憤怒。罗伯脫原不想截断他父亲給他的四分之一的財產，但他确乎不曾帮助他去取得，而如今罗伯脫却想用这提議来弥縫感情了。这不免使他——雷斯脫——覺得有点伤心。这不免使他有点恼怒。他覺得人生确是奇怪的。

“我可还不明白，罗伯脫，”他最后坚决地說道。“我很明白

你这提議的动机是可感激的。我却不明白我所以應該接受的道理。你的机会是你的机会。我不要你讓給我。你如果把那七十股买过来，就可以照你的意思去改組。我現在反正已經够富的了。过去的事情不必再提起。我很愿意时时跟你談談。你所要的不过如此。至于現在这个提議，只不过是用来胶合旧創痕的羹汁罢了。你所要的是我的友誼，这是我一向都愿意給你的。我对于你并沒有任何的怨恨。不会有的。”

罗伯脫呆呆的看着他，臉上露出一点儿微笑。无论雷斯脫以前对他的态度怎么样，現在对他的态度怎么样，他总不由得不佩服他。

“你方才說的話，我不能不說是对的，”他最后承認道。“不过我这提議并非出于卑鄙的动机。我只要弥縫你我两人的感情。好吧，現在不談这事了。你不久就要到辛辛那提去嗎？”

“我想不見得去，”雷斯脫答道。

“你要去的話，希望你到我們那里去住。弟妇也同来。我們可以談談从前的事情。”

雷斯脫現出一种曖昧的微笑。

“我很高兴来的，”他不动感情地說。但他記起珍妮的时代，情形是不同的。他們是決不肯因她而屈辱自己的地位的。“好吧，”他想，“也許我不能責怪他們。随它去吧。”

他們又談了些別的事情。最后，雷斯脫記起另外有約会。“我該走了，”他看着表說。

“我也該走了，”罗伯脫說。哥儿俩就都站了起来。“好吧，”他走到衣物間的时候又說，“无论如何，咱們将来总不会同陌路人一般相待的，是不是？”

“当然不会的，”雷斯脫說。“我常常会去看你的。”說着，他

們就握了手，很親睦的作別了。當羅伯脫看着他兄弟匆匆走去時，他心中感着一種歉仄和懊悔。雷斯脫是有能干的。那末為什麼在珍妮未出現之前他們感情上就已發生齟齬呢？他於是又記起他缺乏所謂“詭巧的手段”。他是沒有詭巧的，因而不是陰險的。“這是怎麼個世界啊？”他想。

雷斯脫一路走去，也想着他兄弟的關係，覺得自己對於哥哥略有一點反對的意識，卻又並不是沒有同情。他覺得他沒有什麼特別的坏处，和一般人並沒有兩樣。那末為什麼要批評他呢？倘如自己居羅伯脫的地位又怎麼樣呢？羅伯脫現在仍舊很好。他自己也很好。至於他當初為什麼會做犧牲，他哥哥為什麼會保全巨大的財產，他現在也都看透了。“世界本來就是如此的，”他想。“那末我又何必懊惱呢？我現在也頗可以過活。這種事情還去想它做什麼呢？”

六十一

按照向來所謂天命，或者按照那假定的聖經公式，一個人的壽命通常只有七十歲。這個公式已因口口相傳而深深刻入人類的意識，所以似乎已成一種極精微的真理了。事實上，一個人雖存一種必死的幻覺，組織上却能活到他的成熟期的五倍那麼久，而且他如果知道精神可以長存，年壽本來虛幻，那末他是可以不死的。然而這種不知由什麼物質主義的夢里出來的人類意識，却要繼續存在着，於是人的死亡就按照這個可怕的數學公式而日有所記錄了。

雷斯脫就是相信這個公式的一個人。他現在已經將近六十了。他因而想起自己最多也不過再活二十年，或者還活不到那

么久。好吧，他的一生是舒服的。他觉得自己沒有可以怨尤的地方。如果死要来的話，就讓它来吧。他是随时都准备着的。他决沒有怨尤，沒有抵抗。人生从許多方面看起来，反正不过是一场愚蠢的戏剧。

他承認人生大部分都是幻覺——这是很容易証明的。有时候，他还疑心它全部都是幻覺。他所不得認為真实的，只是他日常所接触的种种实質的事务——来往交际的人，理事会的會議，計劃这样那样的个人和机构，以至他夫人的种种社交任务。螺底所以爱他，就因他是一种漂亮的灰色哲学家。她也跟当初珍妮一样，佩服他在煩惱面前那种强硬、坚决、而漠然的态度。无论幸运或不幸运的遭际，对于雷斯脫都不能显然的激动他或是扰乱他。他从来都沒有吃过惊吓。他如果心有所信，心有所感，就再也不会动摇，有时受情勢的逼迫而不得不放弃，但是信心仍旧坚定的。他有一个信条，就是“跟事实对面”，所以他生平所做的事都无非是实践这个信条，都无非是奋斗。他一經受到欺凌，就馬上要起来奋斗，但他一斗起来就只能是頑强的，抗拒性的。他的計劃就是要同那欺凌他的力量抵抗到底。如果他終于讓步，也一定要等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至于他对不讓步的态度，是始終認為有价值的。

他的人生觀始終属于物質主义，以求舒服为基础，所以他生平凡事都力求尽美尽善。家庭用具稍稍有点儿陈旧，他就要撤換它，卖掉它，重新再来鋪設。出外旅行，也务必旅資充裕，不愿受一点儿委屈。他不喜欢跟人家辯論，不喜欢无謂的閑談，不喜欢他所謂愚蠢的空論。誰要跟他談話，只能談有趣味的題目，否則他就不愿談。螺底很能了解他。早上起来，她常要托托他的下巴頰儿，或者双手捧住他那坚实的脑袋，同他开玩笑，說他是

一种野兽，不过是一种很漂亮的野兽。“是的，是的，”他就咕囁着說。“我知道的。我的确是一种动物，我想。你的思想是輕灵得如同天使一般的。”

“哦，你瞎說！”她就要覺得难为情起来；原来他的說話虽然不是存心挖苦人，却有时跟刀一般的鋒利。然后他又要对她表示一点疼爱的意思，因为他心里明白，她为人虽然心气剛强，却多少有点要依靠他的。她也十分明白他尽可以无須她。但他恐怕她难过，竭力把这心情掩飾掉，故意装出自己少她不了的样儿，而事实上，显然他是很容易撇掉她的。現在，螺底确实是依靠雷斯脫了。因为在这种动摇不定的世界里，能得这么熊一般的一个坚定果决的男子跟她相伴，那是不无意义的。这就譬如黑暗之中靠近一盞温暖的明灯，或是寒冷之中靠近一爐熊熊的旺火。雷斯脫是什么都不怕的。他覺得自己知道應該怎样生，應該怎样死。

象这样一种气质，自然处处地方都要有它的实质的、具体的表現。他既把一切財政权操在手中，所执有的又都是大公司的股票，自然有經理人会替他尽力經營，他因而頗有生活的余暇。他同螺底常常喜欢到美国和欧洲各处海水浴場去游覽。他不时也要賭賭錢，覺得把錢放在一个輪盘或是一顆彈子上去冒險，实在是頗可消遣的。他的酒兴也漸漸增高起来，但并不如酒徒那样的酗酒，只不过酬酢之际显得兴致好而已。他非貴品不进口，即或得不到醇美的威士忌，也总少不得香檳、白兰地，或者貴重的白葡萄酒。他不飲則已，飲必非巨量不能过瘾，而食量也能相称。东西要不是上品，你就不必送給他，湯呀，魚呀，冷盘呀，燒烤呀，野味呀，点心呀，色色都要精美。他又一向以为廚师长是非出重价雇来不可的。他家里曾經找到一个名师，叫路易·貝尔多，曾在某一匹头大王家里做过的。他要求雷斯脫每禮拜給

他一百元，但他对于任何问题的答案都只說他自己只能活这一辈子，因此无论怎样貴法也不嫌貴了。

他这态度中有一种毛病，就在他不肯去整理事情，不肯去求事情的进步，只讓一切事情向着一个不确定的目标任意迁流下去。假如他当初跟珍妮結婚，接受那每年万元的收入，他也就会把那样的生活方式維持下去。他就会对社交界始終抱着冷漠的态度，就会只同少数意气相投的人往来往来，而珍妮也始終不能有現在这样的生活。

至于他們現在的生活，却曾有过一种变化，那是因他們迁居紐約而起的。原来甘夫人跟东部名流帮中有一班时髦女人成了知己，她們都劝她搬到紐約去換換空气。她到紐約之后，就在馬的孙馬路邻近的七十八条街上租了一所房子。她在那里完全換了一套新排場，仿英国的样式用起全班制服的仆役，并且把各房間按节令布置起来。雷斯脫对于她这样爱好虛荣和鋪排，只是微笑而已。

“你是常常談平民主义的，”他有一天埋怨道。“我看你的平民主义也跟我的宗教一样，簡直就是沒有罢了。”

“怎么，你这是什么話！”她否認道。“我是平民主义的。我們大家都过着阶级的生活。你也是这样。我也不过采用这局势中的邏輯罢了。”

“是你祖老太太的邏輯吧！你以为一个穿紅制服的仆役长和司閤人也属一种必要嗎？”

“我确实以为如此，”她应道。“也許不一定要叫做一种必要，可一定是一种精神。你为什么要同我鬧呢？你自己不是事事都要求完备，有一点缺点就要鬧的嗎？”

“我几时同你鬧过？”

“哦，我不是說你真鬧。可是你事事都求完備——我也不過是表現我們的精神罷了，你總知道的。”

“我也許知道，可是跟你的平民主義有什麼相干呢？”

“我是平民主義的。我決然要這麼說。我在精神上是同任何女人一樣平民主義的。只不過我喜欢實事求是，也只为圖個舒服，跟你正是一樣的。我的心象一所玻璃房子，你可別拿石頭來砸它，我的老爺。至于你心里的一切行動，我是看得剔透玲瓏的。”

“我是平民主義的，你是不平民主義的，”他故意這樣的撩撥她；但他實在是對於她的一切舉動無不贊成的。他有时幻想，她處理她的世界，實在優于自己處理自己的世界。

他過着這種閑蕩的生活，終日除吃喝之外無所事事，就是到各處旅行，也很安閑舒適，不用費一點力，又沒有任何的運動，于是乎他的身體終於從一種強旺活潑而均衡的組織變成一種每個重要機能都粘着多余物質的組織了。他的肝臟、腎臟、脾臟、胰臟——事實上每個臟腑——都因過度辛勞而不足以維持消化和排泄的程序了。在過去七年當中，他的身體已經重到很不舒服的程度。他的腎臟已經衰弱，腦血管也衰弱了。如果食品適宜，運動得當，心境舒適，他是可以活到八九十歲的。而事實上，他却把自己糟蹋成爲一種極壞的體質，即使有一點小毛病也要發生危險了。因為這樣的結果是不能避免的，而事實上也果然來了。

病的起因是這樣的。他和螺底曾有一次加入朋友的團體去游北極角。他因有重要事務，決計十一月下旬回到芝加哥，約定夫人在聖誕假日以前和他在紐約相會。他預先寫信給華生，叫他在芝加哥等他，並且替他在公會堂里定房間，因為他打算久住紐約，已經在兩年前把芝加哥的住宅賣掉了。

十一月下旬的一天，他把事务料理清楚之后，就觉得有点不适，当即请医生来看，说他是肠内着了凉。这病的症候，寻常总是血液和其他一部分器官都要呈衰弱状态。他当时觉得很苦痛，医生就把寻常的治疗方法施行起来。先用红法兰絨敷着芥末来包扎，同时服用特效药。他暂时觉得好些，可是不知为什么，仿佛危险就要临头似的。他叫华生打海底电报给他夫人，不说病势严重，就只说他有病。又特雇一个有过训练的看护来，又叫一个仆人守住门口，以防一切的吵闹。螺底是分明不能在三个礼拜以内赶到芝加哥的。他就仿佛觉得自己不能跟她见面了。

稀奇得很，他这时候一径都想着珍妮，这不但因为他当时是在芝加哥，却也因为他精神上始终没有跟她离开过。他得病之先，本来想把事情料理清楚就去看她的。他曾经向华生问起她的近状，华生报告她一切都好，说她的生活很安静，并且很健康。现在他病了，就很想见她一见。

后来一天天的过去，病却没有起色，他想见她的意思就愈加迫切起来。他时时觉着绞一般的腹痛，仿佛内脏打起结来一般；痛过一阵，就觉得非常虚弱。有好几次，医生用古加因打进去替他止痛。

经过这样的几阵剧痛之后，他就把华生叫到身边，要他先把看护差开去，这才对他说道：“华生，我想托你一件事。你去替我问问施篤佛夫人，肯不肯到我这里来一趟。我想你最好是带她同来。你叫看护和科佐（就是那个跟班）今天下午不要来，或者她在这里的时候暂时避一避。不管她什么时候到，马上就叫她进来。”

华生懂得了。他很赞成雷斯脱的这一举动。他很代珍妮伤心，也代雷斯脱伤心。他以为大家如果知道这样一位有名人物

曾經有過這樣一段浪漫史，正不知要有怎樣的感想呢。雷斯脫是待華生很好的。華生是靠雷斯脫得意的。所以他差他無論做什么事情，他決无不樂從之理。

他就雇了一輛馬車，趕到珍妮的住宅。珍妮正在澆花，見他突如其來，臉上現出驚異的神色。

“我是帶着一桩為難的差使來的，施篤佛夫人，”他用她的假名字叫道。“你的——就是甘先生在公會堂里病得很厲害。他的夫人現在歐洲，他叫我来問你肯不肯去一趟。他叫我跟你一同去，如果可能的話。現在你能跟我去嗎？”

“哦，可以的，”珍妮說時臉上現出沉思的樣子。那時兩個孩子都在學校里。一個管家的瑞士老太婆是在厨房里。她原是去得成的。但是她忽然想起前些時的一個夢來。她夢見自己仿佛是在一片黑暗而神秘的水里，水上罩着一團又象烟又象霧的東西。她先聽見那水微微的響動，一會兒就見四周的黑影里現出一只船來。那是一只很小的船，旁邊沒有槳，也不見它移動，船中坐着她的母親和味絲搭，還有一个人却辨不清楚。她母親的臉蒼白而悲慘，跟生前常常看見的一般。她很莊嚴而同情地把珍妮看看，忽然珍妮認出還有一个人就是雷斯脫。他很陰郁地看着珍妮，這種表情是她從來不曾見他有過的。一會兒，她母親就提醒道，“好吧，咱們該走了。”於是那小船開始移動，珍妮當時感到一種難舍難分的悲痛，就大叫道，“哦，不要離開我啊，媽！”

但她母親只用她那悲慘而沉着的眼光把她看了看，那小船就不見了。

她一驚而醒，幻想雷斯脫仿佛在她身邊。她伸出手去摸摸他的胳膊，摸了個空，就在黑暗中坐了起來，擦擦眼睛，才知自己只是獨个人在那里。她當時滿腹驚疑，過了兩天也還排遣不開

去。現在她已經忘記這件事了，及等華生送來这不祥的消息，才又使她想起。

當時她進去穿了衣服，等到出來，神色上現出非常慌亂的樣子。可是她的相貌仍舊很動人，依然是個衣衫齊楚、溫柔姣好的女子。她在精神上是始終沒有跟雷斯脫分離過的，也同雷斯脫對她一樣。她雖然孤身獨處，思想上卻一徑不忘雷斯脫，無異當初同居的日子。她所最不能忘的，就是他在克利夫蘭初次向她調情的时候——就是他同野蠻人一般把她劫持而去的时候。現在，她一心只想自己能够替他再盡幾分力。因為這次的喚召，固然使她驚駭非常，同時却是一個很好的証據。他是愛她的，他畢竟是愛她的。

馬車匆匆駛過長杳的街道，進入烟塵弥漫的市中區。一會兒到達公會堂，珍妮就被伴送到雷斯脫的房間里。華生一路來非常謹慎。他沒有說什麼話，只讓珍妮獨個人冥想。她經過許多年的隱居生活，如今走進這個大旅館里來，已覺有點羞怯了。她一進房中，就用一雙充滿同情的大眼睛向雷斯脫看去。他用兩個枕头支着躺在那兒，他那向來蓋着深褐色頭髮的腦袋，現在已經微微有點灰白了。他用他含着智慧的眼睛好奇地看了看她，雖然眼神有些兒疲倦，却閃出了同情和愛情的光。珍妮看見這神情，禁不住一陣酸楚。他那瘦削而蒼白的臉直同一把刀似的刺痛了她。她就拿住他伸在被外的手，緊緊捏着。她又彎下身去親他的嘴唇。

“我很难过，雷斯脫，”她喃喃的說道。“我很难过。可是你的病并不怎么沉重，是不是？你是一定会好的，雷斯脫——而且馬上就会好的！”說着，她輕輕地拍拍他的手。

“是的，珍妮，可是我實在對你不起，”他說。“我覺得這樁事

情做錯了。我心里始終都不能安貼。可是告訴我，你近來怎麼樣？”

“哦，還是那樣，親愛的，”她答道。“我很好。你別那麼想。你不久也就會安貼了。”

他冷笑了一聲。“你这么想嗎？”說着，他搖搖頭，因為他自己覺得這是辦不到的。“坐下吧，親愛的，”他接着說，“我倒也并不怎麼焦心。我要同你談談。我要你跟我靠近些。”他嘆了一口氣，把眼睛閉了一會。

她拉了一把椅子，緊靠他床邊坐着。她把臉兒向着他，握住他的手。她覺得他這一次叫她來，是件極可感的事。她眼中流露出同情、愛情和感激交混着的心緒。同時，她又感覺到一種恐懼——看他的神色，病是沉重的了！

“事情是不可料的，”他繼續說。“螺底現在歐洲。我早就想去看你。我此番來就是為此。我們現在住在紐約了，你知道的。我看你的身體結實起來了，珍妮。”

“是的，我快老了，雷斯脫，”她微笑說。

“哦，老不老沒有什麼關係，”他呆呆的看着她說。“年紀算不得什麼。我們大家都一樣。我們的人生觀都是這樣的。”

他停了一停，眼睛凝視着天花板。腹中一陣微痛使他知道自己用力又太緊張了。象上次那樣的劇痛，他已經沒有多回好受了。

“我覺得未去之前總不能不跟你再見一面，”他等陣痛過後能夠自由思想的時候就又繼續說。“我早就要對你說明，珍妮，我對於我們這樣的分離是不能夠滿意的。事實上，這樣辦法到底也不對。我并不比從前快樂。我是無時不覺抱歉的。早知我的心境這般不能安貼，我就等不到現在才懊悔了。”

“你別那麼說吧，”她說着，心上登時浮現出他們當初在一起的一切情景來。直到現在，她才得到他們的真正結合的一個証據，才知道他們精神上是一向都融洽的。“現在不是也很好嗎？我看離不離沒有什麼兩樣。你待我已經很好了。要叫你失掉財產，我就不能安心了。那樣辦法是決然不對的。現在這樣，我覺得滿意得多。起初原也有點兒難受，親愛的，可是無論什麼事情有時總要覺得難受的。”她停住了。

“不是的，”他說。“這是決然不對的。事情從頭就錯了，可不是你的過失。我很抱歉。我早就要對你說。幸而現在還有這個機會告訴你。”

“別那麼說吧，雷斯脫——請你別那麼說吧，”她央告道。“現在什麼都很好。你用不着抱歉。你沒有什麼該抱歉的。你待我一向都很好。怎麼，我每回想起——”她停住了，因為她說不下去了。她被愛情和同情所激動而哽咽起來。她捏緊了他的手。她正想起他替她家人在克利夫蘭找房子，想起他待葛哈德的好處，以及其他種種的好處來。

“好吧，我現在話已對你說，心裡就覺得寬暢些了。你是好人，珍妮，現在還肯到我這裡來。我是愛你的，現在還是愛你的。你要知道我的心。你看看好象奇怪，但我生平真正愛的只有你一個人。我們是應該永遠不分離的。”

珍妮許久才轉過一口氣來。這幾句話——這種愛的証據——是她等了這許多年了的。如今听了這番顯示他們雖無肉體結合却有精神結合的供狀，她就覺得一切都可滿意了。她現在可以稱心如意的生活了。她是死也甘心的了。“啊，雷斯脫，”她嗚咽着，捏住他的手。雷斯脫也還捏她的手。暫時的沉默。他這才又開口來。

“那两个孤儿怎么样了？”他問道。

“哦，他們都很可愛，”她就把两个孩子詳詳細細的形容一番。他听着覺得很舒服，因為她的聲音是使他安慰的。她的整個人格都是使他愉快的。後來她到了不能不去的時候，他好像很想留住她。

“要去了嗎，珍妮？”

“我去不去是沒有關係的，雷斯脫，”她道。“我在這裡開個房間吧。我只消寫個條子給施溫生婆子，就沒有事了。”

“何必如此呢？”他道，但她看出他很想要她留在那裡，也就不去了。

自從那時起，一直到他死的時候，她就一步沒有離開過旅館。

六十二

雷斯脫的死是四天以後的事情，在那四天裡面，珍妮差不多寸步不離他床邊。那雇用的看護得着這個幫手，又可以不寂寞，所以很歡迎她，醫生却露出反對的意思。但是雷斯脫非常執拗。“這是我的死呀，”他帶着一種慘痛的幽默說道。“我現在要死了，你們難道不能由我怎麼死法嗎？”

華生見他這種堅韌不拔的勇氣，不由得展出笑容。這樣的事情是他從來沒有看見過的。

那幾天裡，朋友問病的紛至沓來，報紙上也紛紛登載。羅伯脫在報上看見消息，就決計親自到芝加哥來。伊木真和她的丈夫也來了，雷斯脫先叫珍妮到自己房間里去，容許他們進房來坐幾分鐘。雷斯脫並沒有多話可說。看護預先警告過他們，不能

跟病人多談。他們走了后，他對珍妮說，“伊木真變得多了。”此外沒有其他的評論。

雷斯脫死的那天下午，甘夫人正在大西洋船上，離開紐約還有三天的路程。他臨終之前，曾想要幫珍妮一點忙，可是他終于想不出方法。再多給她錢，當然是沒有用的。因為她並不要錢。他最後發作一陣劇痛時，心中正想起螺底那時不知在哪里，又不知她何時可到。但是等不得醫生施用止痛劑，他就絕命了。後來方才查出他致命的地方並不是腸病，而是腦中大血管的損傷。

珍妮侍候了幾天病，已經是心力俱悴，現在一悲慟，就更加不能自持。原來雷斯脫一向都是她的思想感情的一部分，如今他一死，就仿佛她自己死去了半个一般。她是專心一意愛他的，他也一徑都有幾分顧念她。她不能感覺那用眼淚表現出來的情緒，只覺得一種沉痛，一種似乎使她失却痛苦知覺的麻木。她看看他——她的雷斯脫——安安靜靜的死在那里，依然顯得那麼的剛強。他臉上的表情也沒有改變——倔強的，堅決的，却又是和平的。那時甘夫人已經有電報來，說她禮拜三可以趕到。因此，大家決計暫時不入殮。珍妮曾聽華生說，將來遺體是要送到辛辛那提去安葬的，因為貝斯家有個墓窖在那里。不一時家族先後都到了，珍妮只得回避進自己的房間，不能再出頭管事。

至於最後的儀式，頗有些不倫不類的地方，足証那家族關係的不上軌道。原來當時家族和甘夫人通電商定，叫把遺體移到伊木真的住宅，將來出殯就從那里發引。羅伯脫是死的那天晚上趕到的，加上貝利·陶其，伊木真的丈夫米基雷先生，以及其他三個地方上有聲望的人士，就算是執紼人了。露意絲和她的丈夫從布法羅趕到了，阿彌和她的丈夫也從辛辛那提趕到了。滿

屋子挤着吊客，有的誠心来吊唁，有的是虛应故事罢了。由于雷斯脫和他的家族都自命为天主教徒，所以請的是天主教的神甫，用的是天主教的仪式。于是雷斯脫停灵在异姓人的客堂，头前脚后都点着阴惨惨的蜡烛，胸前放着一个銀質十字架，由死者白蜡一般的双手亲自捧着，看起来觉得很奇怪。倘叫死者自己活轉来看看，怕也不免要失笑，但甘家是拘泥古礼的，决不能叫他們輕易改变，所以他們自己并不覺得奇怪。至于教堂，当然不会出来反对的。他們是有名望的人家，他們要怎么样誰敢同他們拗呢？

禮拜三，甘夫人到了。她覺得非常悲痛，因为她的爱也同珍妮一样，是誠摯的。那天她到夜中人靜的时候，独自从房間里出来，弯身在棺材上，凭那烛光把雷斯脫的可爱面目細細审視一会。她不由得泪流滿面，因为她同雷斯脫的日子是过得很快乐的。她又亲亲他那冰冷的面頰和双手。“可怜啊，亲爱的雷斯脫！”她低声哭道。“可怜啊，勇敢的灵魂！”至于雷斯脫曾把珍妮叫来的事，并沒有人告訴她，甘家也都沒有人知道。

这时候，南公园路一家人家里有个妇人，正是只影单形的在那里悲痛，悲痛着一种无可挽回的损失。許多年来，虽然情境屡迁，她那一絲的希望却始終未絕，总望他有一天要回来，他也有确回来过了——在梦里回来过了——但是他又去了。到哪里去了呢？她的母亲，她的父亲，她的味絲搭，都到哪里去了呢？她現在不能希望再見他了，因为報紙上說他已經移到米基雷住宅里去，并且是要載回辛辛那提去安葬的。她又听說在芝加哥还要举行一次最后的仪式，地点在南区的圣米格尔天主教堂。

这事使得珍妮受到很深的感触。她是极希望他葬在芝加哥的，为的可以常常到他坟上去，但这是办不到的了。她从来不能

主宰自己的命运。什么事情都是要由别人操縱的。她覺得他此一番运到辛辛那提去，就可算从此永別；虽然辛辛那提和芝加哥不过地方远近之分，但她覺得是有区别的。最后，她就决計带上一个厚面幕，到那教堂里去参加出殯仪式。报上曾說仪式在下午两点鐘举行，四点鐘移柩上車，又說家族都要伴送到辛辛那提的。她想这是最后的机会。她何不也到車站去送一送呢？

出殯的仪仗还没有到礼拜堂，有个带厚面幕的黑衣妇人就从边門进礼拜堂去，在一隱僻的角落里坐下了。她起初有点惊慌，因为她看那礼拜堂里黑洞洞，靜悄悄，恐怕自己弄錯時間和地方，但經過十分鐘的疑虑后，礼拜堂尖塔上的一个鐘就开始庄严地敲响起来。当即有个黑袍白袈裟的小僧徒从里面出来，到講坛的两旁点起了几簇蜡烛。琴台上有輕輕的脚音，知道这次仪式是用音乐的。有些被鐘声引来的閑游人，有些未被邀請的熟人和居民，陸續的进来坐下了。

珍妮用惊异的眼光看着这一切。她是从来不曾走进过一个天主教堂的。那阴森的气氛，那美丽的窗戶，那白色的講坛，那金光的蜡烛，都使她受着很深刻的印象。她充滿着一种悲哀、缺失、美丽和神秘的意識了。渺茫而不确定的人生，似乎由这景象显示出一个范例。

鐘鳴声里，从圣器貯藏所走出一个值坛童子的行列来。最小的一个，是个十一岁的天使般的少年，高擎着一个华丽的銀十字架走在头里。以后两个一排，手里都拿着点得光輝灿烂的长蜡烛。殿后的才是神甫，穿着鑲花边的黑袍，左右各一小僧徒跟着。那行列穿过了門，走进礼拜堂的走廊就不見了，直要等到乐队作起哀乐来方才出現。

哀乐作后，那行列又出現了。十字架和蜡烛过去，就見那面

色黝黑的神甫，一路念念有詞，引着雷斯脫的黑漆銀環大棺材出來，由執紼人抬着，脚步走得很齊。珍妮一見棺材，登時覺得渾身僵硬，仿佛神經通過電流一般。那些抬的人，她是一個都不認識的。她不認識羅伯脫。她也不認識米基雷。後面成對跟着的一大群送喪人中，她只認識三個，都是雷斯脫從前指給她看過的。甘夫人她當然認識。她那時緊緊跟在棺材後面，有一個人換着她。她後面就是華生，現出一副莊嚴懇切的神氣。他眼睛向兩廂一瞥，分明是要找她的樣子，但既然看不見她，就仍舊嚴肅地低頭前進。珍妮勉力審視着一切，那一顆心却被痛苦抽緊。她似乎是這莊嚴儀式中的一部分，却又是跟它絕不相關的。

行列到達講壇的欄杆，棺材就放下來了。隨後把一個綉着受難徽章的白材罩罩在上頭，又放上一個黑十字架，旁邊點着一對大蠟燭。此後就是唱歌，棺材上洒聖水，點香，揚香，循誦祈禱文，呼告聖母等等節目。珍妮見着這莊嚴的儀式，不由得肅然起敬起來，但其中沒有哪一個節目，沒有哪一個印象，能夠祛却那死的痛傷，祛却那永久喪失的意識。在珍妮眼中，那蠟燭，那香，那聖歌，覺得都是美的。它們感触她的悲哀的心弦，使它在她的心的深處顫動。她就好象一所房子，里面充滿着哀歌和死的現象。她哭了又哭。她好奇地看看甘夫人，見她也在那里抽咽。

儀式畢後，大家都上了馬車，棺材也出發到車站。客人和參觀人漸漸散走，直到禮拜堂中已經清靜，她才站起來。她也要到車站去，因為她還希望看見棺材裝上火車。她想他們一定也要先在月台上停一停，跟從前味絲搭的棺材一樣。她因而雇車追去，一會兒就在候車室里了。她先在鐵柵欄里面的人群里徘徊了一會，又到候車室里踟躕了一會，希望可以聽到棺材上車的程序。最後，她看見家族中人都在那里等了——甘夫人、羅伯

脫、米基雷、露意絲、阿弥、伊木真，還有別的幾個人都在那里。她實際上已經大部分認得出來，但並沒有什麼人告知她，純然是凭本能和直覺認識的。

忙亂之中，大家都沒有注意到那天是感恩節的前夕。車站一帶，人人都正興高采烈的準備着過節。有一些人正在上火車去過假日。那時車站入口停着許多的車輛。每一路車將要開動的時候，都有個人放着高嗓子在那里報告路程。珍妮听那報出的地名，大部分都是她和雷斯脫生前屢次涉足的，因而不由得一陣陣心酸起來。有一次報道，“底特律，托利多，克利夫蘭，布法羅，紐約。”又一次報道，“惠恩港，科倫坡，匹茲堡，費拉德爾菲亞及東路各站。”最後才報道，“印第安納波利斯，路易斯維，科倫坡，辛辛那提，以及南路各站。”過一会儿，報告開車的鐘就敲起來了。

珍妮已經好幾次擠進候車室和軌道之間的人叢中，想要趁棺材沒有裝上車，從鐵柵欄里再看它一眼。現在她見它來了。一個行李車的搬運夫把一部搬運車推到行李車停靠的所在。那搬運車上放着雷斯脫——這就是用木頭和布和銀子裝置起來的他的實體的最後影子了。在那搬運夫，他是萬想不到這件東西就是代表一種喪失的苦痛的。他並不知道她那時心里正把財富和地位兩件東西看做一種大籬笆，一種使她和她的愛人永遠分離的大牆壁。不是一向就如此的嗎？她的一生不就是始終受她目前所見的這些東西——財和力——所支配的嗎？她分明是生來就只配順從人，而不配有所求於人的。這一套表示權勢的全武行，直從她的兒童時期已經陳列在她面前了。那末她如今除開眼睜睜看着它凱旋而去，還有別的法子嗎？這行列所尊重的只是他。關於她，它是絕無所知的。她繼續從鐵柵欄里看過去，那“印第安納

波利斯，路易斯維，科倫坡，辛辛那提，以及南路各站”的叫声又起来了。一列灯火辉煌的红色列车进来停下了，内中包含行李車，客座車，鋪着白桌布和銀器的餐車，以及半打普尔門式車。一台气咻咻的机车已經把它們統統挂定了。

当行李車移近那搬运車等着的所在时，那藍衣服的搬运夫就向車上喊道：

“喂，杰克！下来帮我們一手。这家伙沉呢！”

珍妮是听不見的。

她所能見的只是那口不久就要看不見的大箱。她所能感覺的只是那列車馬上就要开出，此后就万事全休。罗伯脫、阿弥、露意絲和米基雷，都进后面的普尔門式車厢里去了。他們已經跟送行的朋友們告过別，无須再重复了。三个助手下来帮了忙，就把那大木匣子搬上車去。珍妮眼見它藏入車中，心中覺着刀割一般的痛楚。

以后还有許多箱子陸續搬上車，便見那行李車的門关了一半，但是等不到机车上鐘声响动，它就关严了。四处喊了一陣“大家上車，”那大机车就慢慢的移动起来。它的鐘鏗鏘响着，它的汽嚕嚕噴着，它的大烟囱高高豎起一道黑烟，这才又同尾巴一般拖到后面的列車上。那火夫知道后面拖着的东西沉重，便打开那烈焰熊熊的爐子，多添些煤在里边。那爐子的光焰照得如同一只金眼睛似的。

珍妮硬僵僵站在那里，眼看着这种种的奇景；她的面色惨白，她的眼睛大張，她的两手无意識地相互扭絞着，她心中只有一个思想——他們把他的尸体拿走了。一个鉛色的十一月的天在她头上，差不多是黑暗的。她看了又看，直到最后一盞紅灯消失在那凝聚在远处軌道上的烟霧里面。

“是的，”一个正预备快乐过节的过路人的声音道。“我们这里将有一段快乐的时间。记得安妮吗？哲姆叔叔和爱拉姑娘都要来的。”

这几句话，以及四周语声嘈杂中的一切，珍妮都没有听见。在她面前，她只凝视着一个寂寞余年的长杳视景。现在怎么样呢？她的年纪又还不很老。她还有两个孤儿要抚养。他们将来也要结婚，也有离开她的一日，那末又怎么样呢？无非一天又一天的过去，那末——？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8 3

S S □ = 1 1 2 5 6 2 8 9

□ □ □ □ = 1 9 7 9 □ 1 1 □ □ 1 □

